分湖三志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
吴江市档案局 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湖三志/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吴江市档案局编.
扬州:广陵书社,2008.9
ISBN 978-7-80694-366-3

Ⅰ.分… Ⅱ.①吴…②吴… Ⅲ.①吴江市—地方史—史料—元代~清代②吴江市—地方史—史料—民国
Ⅳ.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722 号

书　　名　分湖三志
编　　者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
　　吴江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江苏京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366-3/K·161
定　　价　30.00 元

序

分湖位于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之间，历史上是吴越的界湖，以湖南、湖北分属两地而得名。分湖，人们又把它称作汾湖，湖南有汾玉集镇，湖北则有政区面积258.68平方千米，在籍人口14.45万人的省级汾湖经济开发区和汾湖镇。

分湖水质清冽，风光旖旎，有伍子胥点将台、子胥滩、湖底金缆等美丽传说，盛产独特的大小螯紫须分湖蟹、肥硕的鱼虾、黄雀等，“分湖白”大米、“黎里青”蚕豆历来被世人称赞。但它毕竟是长三角腹部一个仅4.7平方千米的湖泊，静静地流淌，默默地存在，不为外地人知晓。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诗句“分湖便是子陵滩”，让分湖的名声大振。分湖孕育了诸多名人，名人为分湖增添了光彩。

叶绍袁的《湖隐外史》、沈刚中的《分湖志》、柳树芳的《分湖小识》，记述了分湖周围二十里之内的人和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泊，竟有三本不同时

期的书进行记述，而作者又都是吴江人，这在方志领域是不多见的。

对照传统的志书体例，《湖隐外史》仅是个人笔记的归类，称不上真正的“志”。《分湖志》与《分湖小识》符合志书横排竖写的基本要求，但门类缺口较大。前者偏重于诗文，后者侧重于人物，两志如能合一就比较完备。尽管如此，这三本书还是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可信史料，为后世研究分湖，开发分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在，把三本书合称为“分湖三志”比较得体。

盛世兴文，将“分湖三志”校点付梓，既可展现分湖乃至吴江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可以让今日分湖在加快接轨上海，崛起于长三角，走向世界的征途上迈得更快更好。

中共吴江市委书记 徐明

点校说明

《分湖三志》由清乾隆年间沈刚中的《分湖志》、道光年间柳树芳的《分湖小识》、明末叶绍袁的《湖隐外史》组合而成。这是现在所知记述分湖周围二三十里的人和事仅有的三本地方专著。

沈刚中，字需尊，家芦墟之北，自号北溪居士。以布衣终老。家中藏书甚富，博闻强记。曾游历江西、浙江、广东等地，足迹所至，或为文，或为诗。在撰修《赣州府志》时，提出要为唐末保护地方的卢光稠立传，开福寿沟以兴民利。他参加编修乾隆《吴江县志》后，把收集到的有关分湖内容辑成《分湖志》。校订者陆燿，字青来，号朗夫，芦墟镇人。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年）恩科中明通榜，以清廉著称于时，乾隆皇帝赐“龙章宠锡”御书，卒于湖南巡抚任上。《分湖志》系手抄稿本，虽然仍署“吴江沈刚中纂，同里陆燿订”，其实已经柳树芳等人的续纂，下限至道光十年（1830年）。稿本曾经“依佛龛

主梦琴氏陈希恕”点校，并作了诸多眉批和尾注、旁注。陈希恕字梦琴，芦墟人，医学世家，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参加《分湖小识》的纂修。柳亚子亦对此抄本有一处眉批，并署“弃疾”。

柳树芳，字湄生，晚自号古楂，自称“胜溪居士”，北厍大胜村人，柳亚子的高祖。他喜欢刊刻自认为不会为害后人的先贤书。为了不致收藏的书失窃，曾把书送到娄县(今属上海)姚椿家，请代为保管。他对《湖隐外史》的看法是“乃一家之言，未经完稿”；对《分湖志》的评价是“多袭邑志所已言，其未见者寥寥”，但所编纂的《分湖小识》中引用了诸多《湖隐外史》和《分湖志》的内容。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号粟庵，又号天寥道人，北厍叶家埭人。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崇祯四年(1631年)，请辞回乡侍奉老母，与妻子沈宜修及子女以诗词歌咏自娱。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到达吴江。八月二十五日，他率四个儿子离家，二十七日夜在栖真寺(今嘉兴马厍汇)由可生上人剃度，自号桐华流衲，又号木拂。五年，卒于平湖外祖父冯兼山的别墅“耘庐”。《湖隐外史》是他众多著作中的小品，以个人的所见所闻为记述内容。

此次校点采用《分湖志》手抄本、《分湖小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胜溪堂藏版木刻本、《湖隐外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初版“国学保存会”的铅印本。为保持各书的原貌,对三本书中记述互为矛盾的内容,未作比对。但对记述中明显的史实错误和错别字,作了说明和订正,注解附于各页下端。

原《分湖志》、《分湖小识》中的双行注释、眉批、尾注、旁注均用小字号楷体字,并注明“眉批”、“尾注”、“旁注”;“按语”则采用仿宋体字。

除人名、书名外,凡不致引起歧义的,尽量采用简体字,异体字尽量用常用字,以方便读者阅读。由于水平有限,点校的错舛必多,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2008年8月

目　录

序 / 1

点校说明 / 1

分湖志

卷一

水志 / 1　　村市 / 2　　河荡 / 4　　人物 / 6

卷二

人物 / 11　　寓贤 / 19

卷三

贞节 / 25　　烈行 / 27　　贞女 / 27　　孝女 / 28

文行 / 29　　节孝 / 30　　《松陵见闻录》备采 / 30

列女 / 31　　高僧 / 32　　古迹 / 33　　物产 / 35

习俗 / 36

卷四

梵寺 / 38　　野庙 / 40　　冢墓 / 41　　津梁 / 43

撰述 / 46

卷五

赋 / 49　　集诗 / 51

卷六

集诗 / 60

卷七

集文 / 74

卷八

集文 / 86　　别录 / 94　　旧事 / 98

分湖小识

校勘姓氏 / 103

分湖小识自序 / 104

凡例 / 106

分湖小识卷目 / 107

分湖小识人物目录 / 108

卷一

古迹一 村墅 / 110　　古迹二 桥梁 / 112

古迹三 祠庙 / 115　　古迹四 宅第 / 117

古迹五 墓域 / 119　　古迹六 寺观 / 121

卷二

人物上 仕宦 / 125　　人物上 隐逸 / 135

人物上 孝友 / 138　　人物上 谊行 / 142

卷三

人物中 文学 / 155
人物中 流寓 / 162
人物中 释道 / 166

卷四

人物下 列女已旌 / 172
人物下 列女未旌 / 181

卷五

别录上 轶事 / 201

卷六

别录下 灵异 / 217
别录下 风俗 / 221
别录下 灾祥 / 223

湖隐外史

风景 / 229
灵异 / 231
古迹 / 233
天行 / 235
社赛 / 236
祠寺 / 237
名哲 / 240
懿戚 / 241
文帷 / 242
令望 / 242
兴会 / 244
补遗 / 251
著作 / 252
殉难 / 254
武略 / 256
侠游 / 257
敦履 / 258
栖逸 / 261
容止 / 262
艺事 / 263
战功 / 263
义赀 / 264
侨聚 / 264
晦迹 / 265
流寓 / 266
遁合 / 267
梵衲 / 269
飞锡 / 270
灵章 / 272
冥秘 / 274
方钞 / 274
鸿术 / 275
庶姓 / 275
青衣 / 276
土产 / 277
村落 / 278
园墅 / 279
桥梁 / 280
冢墓 / 281

分湖志

吴江　沈刚中　纂
同里　陆　燿　订

分湖志　卷一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水　志

《苏州府志》:

汾湖一名分湖,以其分属吴江县及浙之嘉兴县,故名。其东入谢宅荡、莼菜荡、南阳港,又东通三泖湖,入华亭界;北入三白荡,又北受曹龙港,通莺脰湖。

《嘉兴府志》:

分湖,治西北三十六里,产巨蟹,半属吴江,故名。

徐师曾《吴江县志》(眉批:此则依徐志校正):

分湖去县治东六十里。其南支东折,为蒋家荡、为大渠荡、为东古荡、为官场滩、为冰印荡、为白巨兜、为双沙兜、为萧湖、为洪荡、为骷髅漾、为西天荒、为东天荒、为雪落漾、为油车辗。东出华亭县金泽三泖湖。分湖北支为连荡、为石底荡、为天荒荡、为茶泽荡、为东古塘。十五里播为顾家草、为刘家漾、为徐家渠、为窩歇梁、为杨沙坑。过陈思港 即陈思村,东为白荡湾、为朱长荡、为萧田衖,出华亭金泽三泖湖。

内有长桥河、金泾溪、尤家港、北泽港 属二十八都、鞋皮漾、田蚕荡、府字港、蒋家港、茶泽港、小油车、大塔港、赵田港、南莘塔、北莘塔、八埠港、槐字港、兵字港、卖盐港、徐婆港。俱属二十九都。

叶燮《吴江县志》(眉批：此则依叶志校正)：

分湖在县东南境。湖两界中分，南属浙江之嘉善县，北属吴江，故名。分湖分南北二支，合诸漾荡出华亭县三泖湖。今俗名汾河。眉批：五字系小注。县志：芦墟镇在二十九都，离县治九十里，居民千家成市，有巡司。

杨廉《嘉善县志》[1]：

分湖坐下保东区，县西北四十里，产巨蟹。半属吴江，故名。陶庄镇在县西北下保东区，距城三十六里，名柳溪。宋绍兴中，保义郎陶文幹自姑苏徙居，遂名陶庄。元设巡检司、陶庄务。明洪武中，罢司改务，曰税课局，今革。初，世家鼎峙，桥亭相望，南曰南陶庄，北曰北陶庄。今民居凋敝，已成乡落。

村　市

人民之所聚处，商贾之所贸易，其成市成村。与分湖邻近者，为纂其大概焉。

湖之东，曰芦墟镇。元设巡官，曰巡官寨。居民千家，成市。芦墟之东，曰东园、曰东路村、曰邢上、曰南盘、曰双沙、

---

〔1〕原文为杨廉夫，应为杨廉，字淡庵，辽阳人，康熙十四年任嘉善知县，在任三年，修《嘉善县志》，以罣误去职。

曰华冢。芦墟之北，曰范坞 一名万港、曰瓜墩。少东，曰东顾里、曰朱家港、曰赵田 一名邵田、曰孙田。直北，曰北芦墟 即北顾里、曰江家湾、曰冠溪、曰南莘塔、曰陆家桥、曰北莘塔、曰南传。南莘塔之东，曰杨沙坑、曰陈思村；北曰南印村、曰吴家村。莘塔之西，曰池基、曰黄巢浜、曰分港、沈庄、曰杨圹。杨圹之南曰南湖、曰潘思港、曰北舍港、曰梅墩、曰大胜、曰来秀里、曰费家埂、曰槐家汇。槐家汇之西，曰金鸡庙村、曰胜塘、曰浮楼、曰金塘、曰池亭、曰葫芦兜、曰华氏、曰木渎簖、曰草田、曰史家田。

湖之北，曰湖滩、曰大港、曰叶家带、曰东竹港、曰东林、曰湖田、曰大树下 即西顾里、曰前长浜、曰高字港、曰庞家湾、曰沈家扇、曰倪家扇、曰孙家汇。

湖之西，曰尤家港、曰西浒、曰水月村、曰南胜、曰北胜、曰虞坟湾、曰大祥村、曰泥田、曰高桥村、曰计衖村、曰浦家带、曰菱塘湾、曰西小港、曰天荒荡村、曰清风桥、曰东宁村。

湖之南，曰地园 一名花园、曰西江寨、元末，红巾屯此，故名。曰东红寨、曰绛田、曰陆家港、曰屠家浜、曰陈庄、曰陶庄、一名柳溪。宋绍兴中，保义郎陶文幹居此，因名陶庄。元设巡检司。明洪武间，改税课局。初，世家鼎峙，桥亭相望。南曰南陶庄，北曰北陶庄。今居民凋敝，成村落矣。曰净池里、曰梗田村、曰张港、曰胡家港、曰俞家村、曰殷港。

湖之东，曰四里村、曰陈田、曰唐家港、曰蕴草泾、曰东朱村。其南曰祖家浜、曰南金村、曰南张浜、曰北张浜、曰计家扇、曰唐浜、曰贺家带。又南曰南苏村、曰北苏村、曰中苏村、

曰董港、曰俞家港、曰皮匠港、曰殷港、小西港、曰后洋港、曰湖湾、曰徐婆浜、曰溇坝、曰新浜、曰东洋浜、曰丁家桥、曰金舍湾、曰祝家浜。

陶庄之南，曰南蒋村、曰北蒋村、曰怀家带、曰陈和村、曰董港村、曰王舍村。其西南曰西顾村、曰薛家村。又南曰施家湾、曰符家湾、曰杨家浜。西曰沈港、曰施港、曰金港、曰陈港、曰冯港村、曰吴港、曰庞港。其南曰南许村、曰北姚庄、曰南姚庄、曰北张浜、曰东张浜。又西曰东潘村、曰西潘村、曰西陆港、曰丘家村、曰朱庄、曰乾墩村。

河 荡

分湖之来源去派[1]，以及支流旁渠，其在附近，当收录者，纂之使览者得以知其概焉。

湖之东，为莲荡、为石底荡、为莼菜湖、为簖头港。折而南为鞋皮漾。又东而为蒋家荡、为大渠荡、为东顾荡、为官场滩、为冰印荡、为白渠兜、为东白荡、为双沙荡、为华冢[2]港、为萧河、为洪荡。自簖头港折而北为十字港、为高字港、为庞家湾。少西为胡芦兜、为倪家扇港、为沈家扇港、为传港、为孙家汇、为西张港、为乌龟漾、为盐田港、为打铁港、为油车辗港、为杨树兜、为大胜港、为尚家湾、为来秀港 即武陵溪。

由鞋皮漾而北，为范坞港、为北芦墟港、为南莘塔港。其西为冠溪荡、为芝港。又西为陆家桥港、为南传港。其东为

〔1〕“派”原文为“汊”，两字同。本志其他的“派”均为此字，不一一注明。
〔2〕“冢”同“蒙”。

顾家草、为刘家漾、为徐家渠、为窩歇梁、为杨沙坑、为陈思港。内有殷家潭、穿心港、站船浜 详“古迹”、里港、龚家旱浜，又有师姑、薛家、荡头、朱虎、杨家、石家、吴家、水清、蛮子、东岳等浜。北有九曲港，南有曲尺港，东有张金港。南传之南为南分港、为北分港、为陆家浜、为池基湾、为黄巢 一作蜡浜。

赵田之北为许田港、为南传港。又其东为芸田港、为陆家桥。折而南为胡家港、为八埠港、为姚港、为槐字港、为兵字港、为卖盐港、为徐婆港、为庙漕港。东为杨树港、为菱塘港、为苏家港、为五娘子港、为马家路港。又支而南为田蚕港、为府字港、为蒋家港、为茶泽港、为十字港、为邱家港。

石底荡之北为天荒荡、为茶泽荡、为莼菜荡。东为西黎漾、为濮家荡、为野鸭滩。又北为李公漾、为三角荡、为梅墩荡、为坟前港。

湖之西，为尤家港、为木瓜漾、为斗港、为东陵港、为徐洪港、为览桥荡。木瓜漾之南为破锣漾、为五舍港、为北洋港。

市河内，施家浜、为花园港 褚学士所居、为刘家池、为秦家浜、为秦家湾、为传浜、为鬼头潭。吴俘越兵，埋首级于此。其南为滉潭浜、为御儿滉、越伐吴，吴御于此。为道院浜、为焦牙兜、为吴家洋、为杨家荡。支而东为陆家荡 陆鲁望别业。北为鸭栏泾 陆鲁望养鸭处、为月湾漾。又其西为西陵港、为萧家浜、为大洛港、为杨家荡。支而北为楔袴湖、为蜘蛛潭、为后长荡、为潘家漾 元潘学士所居、为大平荡[1]、为小平荡、为包家池。自潘家漾之北为将军荡、为庄前荡、为前村荡、为乌

〔1〕“大”原文为“太”字，误。

龟漾。又北为五架荡、为笑面湖。其南为杜公漾、为大月荡、为杨苏荡、一名杨舒，一名杨师。为西忙荡。

湖之南，为染店浜、为地园港、为红寨港、为绛[1]田港。又南为陆家港、为屠家港、为陈庄港、为柳溪即陶庄、为净池以水中不生杂草故名。又南为夏墓荡。○其东为四里港、为陈田浜、为虞字港、为芦墟塘、为唐家港、为蕴草泾、为竖头河。折而西为南白荡、为戎率港、为符家浜。

湖之西，为祖家浜、为南张浜、为计家扇港、为唐家浜、为贺家带港、为雄坊浜、为苏家浜、为沈家浜、为新浜、为北蒋浜、为约人浜、为北庄浜、为金沙浜、为西傅浜、为田螺浜、为荷花潭、为居家浜、为徐婆浜、为屠家浜、为传浜、为东阳浜、为王家浜、为长浜。○其西为水月荡、为天荒荡。折而南为许家漾、为小缺荡、为菜花荡、为潘家荡、为卢家浜、为南沈浜、为西陆浜、为和尚荡、为败落荡、为南丘浜、为西丘浜、为冯家浜、为北张浜、为南张浜，至乾墩浜而止焉。

人　物

江浙人才，素甲天下。分湖当江浙之区，其钟秀毓灵，必有超群绝类之士，生于其间见称于世。其以仕官显者：

陆大猷，字雅叔，唐忠宣公之裔。大猷器度宏深，赋性闲雅，明《春秋》大义。宋仕为儒学提举。时贾似道当国，大猷见国事日非，且不可支，遂致仕归。营别墅于分湖滨，极林泉之胜。绕岸植桃数百株，为桃花源。名人往来，宴赏无虚日，

〔1〕"绛"原文为"缝"字，误。

自号武陵主人。

陆行直，字季道，一字壶天，大猷季子也。善诗文，兼事书画，为时所称。元中叶，以人才荐，授翰林典籍。未几，致仕归，筑别业于分湖东。一时名士如杨廉夫、倪元镇皆与之游，常泛轻舟携笔床、茶具，往来烟波间，人称陆隐君焉。

按：钱重鼎为季道作《水村隐居记》，在元延祐乙卯年。《记》称，"季道陆翰林"。又行直《跋季直表帖》时至正九年，记年七十七，则陆之荐授当在元中叶，乃屈、叶二志《荐举表》俱列于明洪武间。其误明矣。眉批：元中叶。

陈约，字博文。父尧道，由嘉兴徙陶庄。元季之乱，放情湖海，与杨廉夫、顾仲瑛以诗相倡和，有《竹林集》。约承家学，与兄弟相师友。明洪武中，召对称旨，授大理寺卿，调山西布政司，卒于官。著有《一默居士集》。弟绸、绎、缉，有文行，俱隐不仕。

杨任，字子重 一作重之，杨港人。性至孝，嗜学。洪武中，由人材擢袁州府牧。黄子澄见而以国士许之。及靖难师起，引疾归。子澄数通往来，相与密戡大事。壬午，子澄出征兵，往约苏守姚善航海。善不可，因至任家，谋图兴复。后事泄，子澄被执。任与其子礼益亦为许百户缚献至京，俱不屈，磔于市，产籍亲族百馀家。任妾当谪戍，时有孕，知县徐本纵之，依兄沈广家而生男，匿于魏塘乡间，祀得不绝。任之始生，有异僧过其门，闻啼声，叹曰："此子异日必显，然族无馀类者矣。"

汤涤，字新之。性刚介，诗文高古。登天顺己卯乡荐，成

化丙戌进士，授清江尹。常耻干谒，欲归田园。时观察使某闻其名，邀至署，命赋诗，有“如有如无梦里官”之句。观察疑其隐讽。涤谢曰：“此涤自轻其官，将去耳。”遂解绶于案，而单骑就道，行李萧然。士民攀辕遮道，哭者声振天地，夜乃得逸。既归，灌圃治产，粗衣淡食泊如也。所著有《思庵杂稿》。

叶芳，字子春，号味莼。先世以洪武初徙富民实京师，不从，诏族诛，存者冒陆氏，禁解复姓，始居叶家埭。祖仲宾，以人才荐，仕九江府仓使，卒于官。父蕙，字惠清，少从宦，后官上林署丞。芳性笃而敏，善记诵。为县学生，每试必列优等。值当贡，同学有徐文玉者，母老，遂让之。又二年，乃贡授广西布政司理问。居官志存公恕，治行卓著。凡九年，以老乞归。平居敦礼义，治家严整，虽妻子不敢亵见，大暑必敛衽焉。诲其子耕且读，先后皆登科第，欿然不自满。岁时蜡社，与乡人往来欢洽。邻有不孝子，召而戒之，卒能感化。年七十六卒。以子绅贵，封吏科给事中，赠尚宝司少卿。

叶绅，字廷缙，芳子。性质雅，人皆称为长者。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弘治改元，选老成司封驳，授绅户科给事中。以母丧归。三年，补吏科，进礼科左给事中，以谨重称职。七年，奉使闽浙过家，值吴中连岁大水，民罹饥馑。绅上言：国家粮饷仰给东南。顷苏、松、常、杭、嘉、湖诸郡水道湮塞，甚为农事害，请择任廷臣中有才力者疏通之，并议蠲赈以甦民困。上报可，命工部侍郎徐贯治水，户部主事祝萃赈饥。贯至吴，遣官相度，开浚吴江长桥、吴淞江、白茆江，以及斜堰、

七浦诸处，水大泄，民甚德之。十年，绅以太子年十七犹未出阁，请择讲官教谕。寻以修省陈八事，斥中官李广，又劾尚书徐琼、童轩、侯瓒、侍郎郑纪、王宗彝、巡抚都御史刘璶、张诰、张岫等二十人，乞赐罢斥，而未言去大奸，则专劾李广八大罪：诳陛下以烧炼，而进不经之药，罪一；为太子立寄坛，而兴暖炕之说，罪二；拨置皇亲，希求恩宠，罪三；盗引玉泉，经绕私第，罪四；首开倖门，大肆奸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应祚辈称广为教主真人，广即代求善官，乞赐玉带，罪六；假碗户为名，侵夺畿民土地，几至激变，罪七；四方输纳土贡，威取势逼，至远民破产，罪八。内而皇亲驸马事之如父，外而总兵、镇守称之为公，乞置之法，以为后戒。时御史张缙亦以为言，帝曰：照置之。明年十月，广竟得罪，饮鸠死。绅又极陈大臣恩荫葬祭之滥，下所司议，颇有减损。未几，擢尚宝少卿，卒于官邸。里人感其疏请治水之功，作爱遗亭祀焉。

叶绅有弟绲，字文粹，成化十年举人，由中书升楚府审理，进长史。《松陵见闻录》内本《王文恪公集》载叶文粹同年会一条。可入别录。

顾昺，字仲光，北芦墟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将乐县令。县杂戎伍，犷悍难治。昺至明约束，以禁绝之。入为刑部主事。时方议大礼，昺疏不附张璁、桂萼议，坐夺俸，乃以母老请改南京，迁汝宁知府。汝宁多宗藩大姓，俗尤忮刻，昺以清静化之，政教大洽。后引疾归。先是昺去将乐，士民思之久而不忘，立碑县庭，以表其德，至今县有顾公祠焉。尝作《忠孝经传注》藏于家。孙大纲，事母以孝闻，作诗有雅裁。

叶可成，字懋学，绅孙，嘉靖乙酉登乡荐，癸丑成进士，授会稽、山阴知县。浙江巡抚胡宗宪开府办倭，知可成才，留之幕府参机谋，凡兵食调度、攻守形势皆从中赞决，动中机宜。吾邑盛墩之捷、敌楼之筑，可成实有力焉。宗宪性懆有所失，军吏莫敢争，可成善为调护，多所补救。尝有裨将四人，失律当斩，可成请赦其死，以责后效，率皆立奇功。寻以荐擢南京工部主事，未几谪同县知县。眉批：旧志作蒲州同知，此何所据而改之，须查。有婺妇私于僧，诬其子以逆。可成佯坐子死，令妇具棺。伺具棺者乃僧，遂纳僧于棺埋之，而释其子。人咸快之。后寻免归，卒。

《分湖志》卷一终。

分湖志　卷二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人　物

袁黄，字坤仪，其先陶庄人。祖赘于嘉善殳氏，遂居焉，后居赵田。黄少孤力学，补嘉善诸生，名声籍盛。岁大祲，邑令许某问策于黄，黄引《洪范·五行》及管辂、邵雍语以对。令大服，乃辟书院，令高才生从受经学，多所造就。隆庆庚午举于乡，万历乙丑[1]会试拟第一人，以策忤权倖不果。丙戌成进士。黄通今古，识时务，甫释褐，奉都御史札清核苏松钱粮。黄上《赋役议》：一曰分赋役以免混派，二曰清加派以绝影射，三曰修实政以省兵饷，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赋，五曰免协济以恤穷民。又请“减额外加征”十馀条。豪猾以不便己阻格不行，识者憾焉。十六年，授宝坻县令。邑田正赋颇轻，独苦诸役编派，而车运皇木役最疲。黄请由会通河运人，移皇木厂于三贤祠北，使滨水受木。台使奏报，可。因尽革重夫、

〔1〕万历无乙丑年，应为丁丑，是年开科。

重马、采石及箭手诸役，里甲银由此省派焉。内臣开厂，督贡银鱼，甚为民害。黄上书阁臣，谓“鱼自海抵邑而抵京，道纡易败，请由海滨驰至京，以应上供”。阁臣奏允之，自是中贵不至。潞藩之国，邻邑多科赋为公费。水浅舟胶，留顿则费愈广。黄令囊沙壅下流，水满舟易达，及舟将至则启沙囊，更壅其下，不移日越境去。邑田洼下，比岁大潦。黄浚治三坌河，筑堤捍之。海水时溢入为患，令海滩多植柳，高数尺。潮退，沙遇柳辄淤，渐成堤。因于堤内开沟塍，课耕种，旷土大辟。是时，蓟镇主客兵且二十万，眉批：《文徵》云，不满十二万，详下文“酌减年例银”语，势宜从《文徵》为合。而年例银及屯田、民运诸项计一百五十万。巡抚以黄晓畅边事，檄令酌议。乃列十事以献：一革养军虚费，二汰台兵冗员，三谨抚赏机宜，四定市马良法，五复旧耕额田，六广山林种植，七兴险阻水利，八增将领供给，九置轻车便利，十核器械冒滥。又，兵备王某令议防海事宜及军民利病。黄各列八款上之，语皆顾画。壬辰，召为兵部职方司主事，适倭侵朝鲜，朝廷大举东征。黄甫到部，经略蓟辽宋应昌疏请黄赞画军前，兼督朝鲜兵政。监军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调护诸师。提督李如松捷于平壤，部下多割死高丽人级报功。黄驰谕禁止，且面数之。如松大恨，与赞画郎中刘黄裳谋，自引兵面东委守平壤，不畀一卒。倭酋清正来袭，黄率挥下及朝鲜兵三千击却之。如松旋败于碧蹄馆。兵部尚书石星意遂主款，黄亦以将骄兵罢上书于星。而如松以十罪款黄。未几，拾遗疏劾在宝坻时纵民逋税，革职归。十馀年卒，年七十四。熹宗立，吏部尚书赵南

星追叙黄东征功，赠尚宝司少卿。黄好奇尚博，四方游学，学书于文衡山，学文于唐荆川、薛方山，学道于王龙溪、罗近溪。其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铃、赋役、屯田、马政及太乙、岐黄、奇门、六壬、勾股、堪舆、星命之学靡不洞悉原委，各有撰述，盖其家学然也。黄尝受兵法于终南隐士刘，服黄冠独行塞外者经年，九边形胜、山川、营堡历历能道之。其赞理东征也，言岁星历尾为辽分野，朝鲜属焉。今不青而白，此兵征，乃倭入朝鲜之应。然朝鲜得岁，而倭伐之，倭将有内变，朝鲜必复国。后果如其言。初，黄尝为张居正客。居正议正乐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气，不应。使黄视之，曰，候气之室宜择闲旷地，今瓦砾丛积，则地气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墙宜入地三尺三寸，眉批："三寸"字何本。二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仅可固地上之气，不可固地中之气，二不合也；室三重各启门，为门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内复以子，所以反复，而固气也。今皆面午，三不合也；声气之元，寄之象数，有自然之理，今所截众管大小不伦，四不合也；天之午尝偏于丙二分有半，今日圭所测是也，地之午尝偏于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黄钟之管，宜埋壬子之中位一而已，岂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居正如黄言，择地天坛之南隅，候之飞灰果应。居正大喜，欲属黄正乐事。黄请先改历法，语不合，遂谢去。黄尝受律法于长洲陈壤，其法本回回历，而以监法会通之。更定历元，纠正五纬，号为详密，有《历法新书》行于世。

潘柽章《松陵文献》云，黄赵田人。地与嘉善接，因入籍焉。考

黄作《叶重第墓志》云：庚辰年，得陆龟蒙遗址于分湖之滨，卜筑居之。又有《赵田新居》诗，则非赵田人，明矣。按黄四世祖杞山为陶庄人，曾祖颖亦居陶庄，其祖赘于嘉善殳氏，始居嘉善。父仁隐于医，今遗药圃在嘉善城南，则黄始居嘉善，后迁赵田为是。梓章未之考耳。

叶绍袁，字仲韶，给事绅四世孙也。天启甲子举于乡，乙丑成进士。时首辅顾秉谦实座主，且同乡里。或曰，即谒之，庶常可得。绍袁曰："进身之始，岂可附阉党走权门乎？即朝走谒而夕得公卿，吾不忍为也。"其人惭而退。例当得县，以不习吏事，授南京武学教授，改国子监助教，升工部虞衡司主事，督盔甲廒，兼城工，已复兼城守，督胖袄监，开九门河。劳瘁甚，至移家产为京邸费。以不耐吏职，又常忤中贵，悒悒不自得。念母年老，遂乞终养归。绍袁家故饶，及官不达，复不治生产，遂日落。闭门读书，与妻沈氏宜修供菽水。闺门之内，歌咏倡酬以娱眷亲。巡抚都御史张国维、备兵副使冯元飚、凌义渠先后列荐章，绍袁坚卧不起。无何，母与妻相继殂丧，绍袁幽忧憔悴，萧然如枯衲。乙酉八月，忽一夕出门走馀姚径山薙[1]发为僧。后依平湖母家冯氏，感怆凄，其郁郁成疾，卒年六十岁。中表冯洪业周恤其丧。绍袁博淹载籍，通内典，生平不识财利，处饥寒吟哦不辍口，所著在《撰述》。子佺、傛、侗、傝、倕，并有才名，俱早世。

袁俨，字若思，黄子。少承家学，博涉群书，留心经济。为诸生时即有名坛坫间，性坦直不修城府，与人交谦和自下。天启乙丑成进士，授高要令，以惠爱称。丁卯夏潦，江骤涨，

〔1〕"薙"同"剃"。

城中水深三尺，漂庐舍，没死者百馀人。俨流涕走风雨中，为治苫盖，作粥糜饥者，捞浮尸殓瘞之。又秋霖不止，复躬自散赈，竟以劳悴呕血卒。殁之日，士民皆巷哭。著有《抱膝斋漫笔》三卷行世，又有《紫薇集》，不传。

叶重第，字道及，尚宝卿绅曾孙，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玉田知县。玉田地瘠而贫，输解尤苦。重第立条约，禁浮派，听民自封投柜，而官为起解。吏胥不得上下其手，民始不病践更。又如筑堤捍水，发廪赈饥，径正马场，分土蠲免，流寓差徭，释大辟有成案者数人，皆循吏事。秩满进工部。

此本史册《吴江志·人物传》，尚嫌其略。袁黄有叶重第墓志，当钞录补成一传。叶绍袁父重第，万历十四年进士，至贵州佥事，崇祀乡矣。沈志[1]附见绍袁传中。惟史册《吴江志》有传，今《分湖志》理宜立传，乃于绍袁传中亦不载其父名，仅云绅四世孙，甚属不解。

叶绍颙，字季若，天启甲子登乡荐，乙丑成进士，初授行人，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崇祯七年巡按广东，值海盗刘香老作乱。道臣洪云蒸、康承祖及参将夏之木、张一杰皆被执，朝议以罢。绍颙悉心筹画，盗灭，海疆底定。眉批："悉心筹画"以下，当再详悉。再巡山西。时号邢山老虎者，方肆毒杀戮。绍颙檄文武协力剿御歼之。进太常寺卿，升大理卿。因念老母，告终养归。年七十七卒。著详后。

洪祖烈，字定远。其先休宁人，祖旸客于吴，居芦墟，遂占籍焉。祖烈少有异气，以古名将自命，不屑为经生言。万历乙卯登武乡荐，丙辰成进士。初授金山把总，升汀州守备。

---

〔1〕倪师孟、沈彤纂的乾隆《吴江县志》58卷、首1卷。

天启三年，以安邦彦危桂阳，调祖烈赴援，奉巡抚王三善令进兵攻金刀坑，克之；复进兵攻平塘、卧墟，克之。祖烈念先人夺人攻其不备，乃克有济，遂由李稍塘合流水两路夹攻之，连破乐坝、石骨等三十馀寨，降人卒二百户。又围攻蔡氏渡，贼乞降，降之。十月，三善自将兵督阵。祖烈率众战盘山，再战毕节寨。贼败走。追至七山箐，直捣大方，以千人杀出大广河。总督杨述中令护饷，仍进剿往来百馀里。兵不过千人，贼莫敢撄。以功加副总兵衔。寻以调兵征江留镇偏桥，会焦溪黑脚苗焚劫粮船，祖烈以二百人御之，败苗兵千人。山箐复纠精锐三千馀骑与祖烈决胜，乃以二百残卒扼险以待之，竟莫敢犯。督抚交章论荐，而阉党崔呈秀时为兵部尚书，方荼毒正人，迎忠贤意，格不上。崇祯初，都城戒严，命守西直门，而中贵肆横，诸将屈膝下之。祖烈因投劾求去。戎政尚书闵某慰留之，调神枢营参将，复调湖广黎靖等处参将。忌者中以考功法，坐降调归。既复，以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荐起，补龙江水兵游击。常愤时事，数求去，而上官辄慰留之。寻，累迁至后军都督。时福王立南都，祖烈屡上书言兵事，不报。后与马士英、阮大铖忤，因罢归。国朝顺治二年，嘉善吏部侍郎钱棅招乡兵，延祖烈主其事。棅寻败死，祖烈奔闽，从御史郑为虹[1]、给事中黄大鹏守仙霞岭。三年八月，大兵南下围仙霞，粮饷告绝，且力不支，竟受缚拥见贝勒，屹立不跪。劝之降，则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忠孝已亏，何用生为？"明日复拥见，令输饷。祖烈厉声曰："有饷即与尔决战，何至

〔1〕原文为"郑为蛤虹"，多一"蛤"字。郑为虹是扬州郑元勋的侄子，明末官至御史，带兵抗清。

今日乎？”时百姓欲代输焉，祖烈不可，曰：“我不能保有此地以致此，安忍更累尔等以苟生。况为男子而肯与人乞活乎？”遂嚼舌喷血大骂。勒乃下令斩之。祖烈奋跃夺刃自刺胸死。贝勒悯其忠，衣冠殓之。门人王正梵及仆进兴扶柩归葬。子明桢，高才生，削发入山，终父志也。初，祖烈与文文肃震孟、周忠介顺昌相砺名节，故忠贤之炽几及于祸。而晋抚蔡懋德、抚院闵□交章论荐，俱格不上。以祖烈之数显奇功，使得早用尽其谋画，或可救长城之坏也。斯亦阉党之馀孽云。

叶燮，字星期，绍袁子。康熙丙子举于乡，庚戌以浙籍举人成进士，选扬州宝应知县。时调兵讨三藩，驿站夫马倍增，而裁存银不及需用之半；运河堤为黄淮溢决者百六十里。燮多方筹画，并克襄事。后以不能事上官被劾归，遂移家于横山之麓，筑小园曰“独立苍茫处”，额其堂曰“二弃”。时巡抚宋荦闻其名访之，辞不见。荦曰：“独立苍茫处容一立否？”徘徊延伫而去。燮不往报也。燮少警敏，无不通达，诗学东坡，出入少陵、昌黎间，掉鞅词坛，为一时宗匠；作文纵轶有才藻，然性耿介，与物多忤，好指人瑕疵，朝仕不得达也。所著见《撰述》。从子元礼，字舒崇，少有神童称。康熙乙卯举顺天乡魁，丙辰成进士，授中书舍人，后膺博学鸿词荐，不及试，卒于邸。尝注庾子山《哀江南赋》未竟，又有《宗山集》、《谢斋词》行世。

陆琦，字公璐，嘉善当书何名。眉批：其以义行称者。邑诸生，家故饶。明宣德四年，改魏塘为县。琦承父命，献地为学

宫，复创义塾于分湖之阴，眉批：曾记创塾之父名孟琦，如与公璐同，乃须查明为妙。又批：名坦，非孟琦。捐田五百亩，延师以训宗党里闬之愿学而无力者。学士曾鹤龄为记。琦好施与，凡河海之士过其门，款留不倦，人比之陈孟公云。

迮霖，字惠卿，好施与，邻里有以急告者，每周恤之。每岁出馀赀，给族之贫乏者。当嘉靖、隆庆间，连岁大祲，当事下令劝捐输，霖每率先倡助，历数年，输粟至二千馀石。郡守、邑令嘉其行，咸给匾旌其庐。

迮绍原，字休仲，莘塔村人，为邑诸生，师事杨廷枢。廷枢遇害芦墟，悬首于市，绍原赎其首而殓焉。人皆义之。同时有陆山斗字圣谋者，亦与其事。

尝见杨震伯戒子遗嘱云，先忠文被难日，赖门人迮轩霞绍原力，得以成殓。每祀先忠文，必以配享，戒子孙无怠。今陆山斗亦附于杨氏家祠，同时有附会数人不录。旁注：此句须酌。

顾亨，字舜泰，上海人。通音律，工诗，善丹青。平生好施与，尝立义仓、义学、义冢，以便贫乏者。宋理宗闻其名，征为秘阁校书，固辞不仕。理宗所付手札，称为睦静先生。后避兵乱，徙居陈思村，竟以疾卒。眉批：朱鹭应入“方伎”补，其以隐逸称者。

王原傑，字子英。其四世祖扈跸南渡，葬陈思村，因家焉。世业儒，至原傑益以文学显。至正四年，以春秋领乡荐，值兵乱，遂绝意仕进，隐居授徒。深于性命之学，诗文雅健高古。中书巎巎子山称其诗“言近指远，无风云月露之态”。识者以为知言。所著有《春秋谳议》、《贞白英华集》、《水云清

啸诗集》。今列乡贤祠。子思忠，能继父志，学有武略，当张士诚据吴时，屡招之不起。思忠率义勇以障乡闾，纪律严明，若素娴习者。至正二十六年，明师东下，徐相国达顿兵石[1]里村，眉批：县志作石，须考之。单骑至城下谕降，知州杨彝不知所为。思忠谓之曰："中原沦丧且百年，为群雄割据，生民之荼毒极矣。今王师吊伐，祸自此弭耳。又且山卵之势，奈何不归附乎？"遂与彝率众降。徐相国嘉之，赐思忠旗章，俾镇守事。思忠志存康济，不乐仕进，故事平归里，不取禄仕之。

叶继武，字桓奏，浙江归安诸生。性温厚，尤笃气谊。甲申间，隐居唐湖，有烟霞泉石之胜。时吴宗潜辈结"惊隐诗社"，继武与其每过从唱酬不倦。家故饶，以好事破其产。诗惊切，有萧闲之趣。所著有《南雅堂集》。

寓　贤

分湖在旁注：为。荒江寞寂之区，菰乡芦渚间，宜为隐者之所乐处。苟遁迹林泉，寓隐于钓圃，而非生长于斯者，亦有记之寓贤事。眉批：未清顺，难改，不如去之。下有修改稿：分湖为荒江寂寞之滨，菰乡芦渚之间，宜为隐者之所盘旋，亦有乐志山泉寓隐钓圃者，亦有遁趾所至而流连于此者，并列之寓贤。元本。

陆龟蒙，字鲁望，故相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

〔1〕初稿作"若"，原校改作"石"书于旁，又加眉批。

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博，眉批：旧志作搏，须查定。历苏湖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淞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忧幽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篋中，或历年不省。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雠此。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秩袠坏舛必为辑缀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尝苦饥身，畚锸茀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我一匹夫敢不勤乎？"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维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洁壶置杯不复饮。不喜与俗流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仕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按：王鏊《姑苏志》，龟蒙宅在临顿桥。《幽居赋》云：陆子居全吴，东距长洲[1]一里，又有别墅在甫里，为龟蒙躬耕处，俗有白莲寺；一在震泽。集中有遗诗，为震泽别业。而分湖西有陆家漾、鸭栏泾，俱以龟蒙得名者。又考袁黄所撰《叶重第墓志》，有"余庚辰得陆龟

〔1〕"洲"原文为"州"，误。

蒙遗址于分湖之滨”等语。又叶绍袁《湖隐外史》云,“安知今之分湖,不即昔之甫里哉?今其子孙散居湖以南,世系历有可证”,则分湖龟蒙亦尝寓焉,故照列之“寓贤”云。

杨维祯,字廉夫,会稽人。泰定丁卯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十年不调。后升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屡招之不往,又忤达识丞相,自杭徙松江,筑篷台于淞江之上,往来三泖莲溪间,常寓陶庄陈氏,与主人尧道以诗唱和。维祯常戴华阳巾,披鹤氅衣,挟歌妓四五辈,驾画舫,酣欣歌舞,笔墨淋漓,人谓之“神仙中人”。洪武二年,眉批:旧志作“三”。召修《礼乐书》,维祯作《老客妇》词以进,赐安车诣阙,留百馀日。书毕,即以白衣乞归。上允之,抵家而卒。维祯自号铁崖,既得铁笛,又号铁笛道人。所著最富,有数百卷,为学者所宗。

钱重鼎,字德均,通州人。元至正间,渡淮游吴至分湖,寓陆行直家。数年后,筑室其傍,为游息之所。初,赵孟頫为重鼎作《水村图》,其林樾荫翳茅屋荒湾,与所筑宛然无异,遂名之曰《水村隐居》。重鼎自为记,一时名士题咏至数十篇。重鼎作文有逸致,诗亦高古。

陶振,字子昌,华亭金泽人,后徙居吴江。少与谢常从学于杨廉夫,兼治《诗》、《书》、《春秋》三经,自号钓鳌生。振天才超逸,吐语豪俊,有神童之称,常寓陶庄分湖。洪武中,举明经。振授吴江县学训导。坐佃居官房,逮至京师,作《紫金山》、《金水河》二赋以进,随命作《飞龙在天》赋,称旨得释。改安化教谕,不仕,隐九峰间,课徒自给,后死于虎。王

达善挽诗云："昔为江上钓鳌客，今作山中饲虎人。"钱谦益曰："饲虎人者，悲其困处深山，只堪饲虎耳，非实事也。余谓不然。若生而赠之，则可。今达善是挽诗，其可乎？"眉批：王达善挽诗以下当作按语，著所以从死于虎之说为妥。

潘柽章《献集》云：陶振，华亭金泽人，赘于庞山谢氏，遂为吴江人。屈运隆《吴江志》为分湖人，杨廉《嘉善志》为陶庄人。考《云间清啸集》有《柳溪旅感题分湖客舍》二诗，则知二地俱属流寓，当从潘说为是。

杨廷枢，字维斗，郡之吴县人，崇祯庚午解元。自东林后，继创复社，文章声气主盟一时。本朝平江南，避地芦墟，泛舟芦苇间。顺治四年，眉批：杨公死节之年，当以自题中丁亥之年为正。旧志云顺治二年，此云四年，并未核，当改。以未薙发为官兵所执，至泗洲寺见巡抚土国宝，劝谕不从，曰"头可断，发不可断"，即题血书其衣云："苏州有明朝遗士杨廷枢，幼读圣贤之书，长怀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于古人。积学高文，名常满乎宇内。为孝廉者一十八载，生世间者五十三年。作士林乡党之规模，庶几东京郭有道；负纲常名教之重任，愿为宋室文文山。惜时命之不犹，未登朝而食禄；值中原之多难，遂蒙祸以捐生。其年则丁亥之年，其月则孟夏之月。才隐遁于山阿，忽罹陷于罗网。时遭其变，命付于天。虽云突如其来，吾已知之久矣。视死如归，轰轰烈烈，成仁无愧，炳炳琅琅。生平所学，至此方为快，然千古为昭，到底终须不没。但因报国无能，怀忠未展，终是人臣未竟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魂惘惘而升天，当为厉鬼；气英英而坠地，

期待来生。舟中书志不能尽言，留此血衣以俟异日。愿我知己，面付遗孤，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没之言，以此为诀。四月念八日舟中血书。”并赋绝命词十二首。五月二日遂见杀，首坠，声由项中出曰：“生为大明臣，死作大明鬼。”赖门人连绍原力，得成殓。学者私谥忠文先生。乾隆九年，邑令衡阳丁元正立祠于永安桥北，即廷枢殉节处也。

王崇简，字敬哉，宛平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避地来吴中。乙酉，挈家来分湖叶绍袁家，迨冬乃归。顺治三年，选庶吉士，官翰林学士，至礼部尚书。崇简笃于朋友，喜奖进后学，立朝以端谨称，谥文贞。眉批：与宋琬、王熙诸[1]人寓居日甚浅，可去，须商。

宋琬，字玉叔，莱阳人。乙酉春，同其庚辰进士璜，旁注：当补书弟兄。挈家至叶绍袁家，至冬与王崇简同北。顺治丁亥成进士，历官浙江、四川按察使。琬诗雄丽，为词坛冠，所著有《安雅堂集》。

方文，字尔止，桐城人。工诗，素与吴易、沈自炳、徐鑛、史元辈友善。申酉间，避兵来吴江，隐于分湖及梅墩，以占卦为业，饮酒赋诗为乐，有《嵞山集》行世。

王熙，字子雍，从父崇简避乱分湖。顺治丁亥成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至大学士。

魏坤，字禹平，魏塘人，康熙乡贡士。学问渊博，工填词，与太史朱锡鬯并称。以不得志隐居分湖，仿钱德均故事，作《水村第二图》，名人题赠几遍。乙酉北上，应春官试，卒于邸。

---

〔1〕原文无“诸”字。

所著有《水村琴趣》、《倚晴阁诗钞》。

《分湖志》卷二终。

分湖志　卷三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分湖之所钟秀，为名臣、为贤士既表见于志矣，而女子之时命不辰，或遭乱离，或处蓼困，或势穷力竭，其志洁节完者，又有从事文墨，以文词见称者，为表而著之。

贞　节 旁注：此为标题，行款尚须斟酌。

赵氏，袁柏妻。

李氏，迮应中妻，明天启初给旌。

陆氏，迮应绍妻，崇祯中旌。

韦氏，叶绍业妻，崇祯十四年旌。

庞氏，费中允妻。

宋氏，陆守潜妾，县令某旌曰“节志可风”，道光十年苏抚陶澍请旌。

吴氏，御史涣女，叶世俊妻。世俊早卒，家贫，氏脱簪珥葬姑。康熙二十五年，巡抚汤斌题祀烈妇祠。初，氏姑以千

金寄之，姑死无子，乃召诸兄弟而与之。

周氏，邹存玉妻，道光十年旌。

吴氏，王来徵妻，县令张寿峒旌曰“节并冰霜”，道光十年旌。

吴氏，叶伯英妻，康熙中旌。

赵氏，生员叶敷奏妻，道光十年旌。

杨氏，朱少溪妻。

顾氏，朱瑞溪妻。

陆氏，瑞溪弟爱溪妻，并乾隆□年旌。

迮氏，潘九思妻。夫亡，遗孤未晬，家贫。后姑每逼之嫁，氏翁伯亦利之，阴受人聘。其兄文量亦渐闻其事，亟往探之。至则夜半排户入，欲劫之。氏引刃欲自裁，姑兄感泣而止，遂归依母氏，以抚孤成立而终。道光十年旌。

沈氏，名宪英，叶世傛妻，能诗，道光十年旌。

邱氏，胡大宪妻。

郭氏，生员钱嵩妻，道光十年旌。

赵氏，生员陈苞丰妻，雍正五年旌。

金氏，韩子光妻。

沈氏，即子光之子韩卜臣妻。

沈氏，监生陈鎔妻，已旌，崇祀节孝祠。

毛氏，叶君素妻。

周氏，陆希文妻。

陆氏，生员顾铨妻，乾隆四年旌。

陈氏，徐应来妻，乾隆四年旌。

王氏，许昌期妻，乾隆七年旌。

陆氏，举人周天生妻。

郭氏，沈克猷妻，道光十年旌。

费氏，顾尚恒妻，乾隆□年旌。

马氏，生员陈宗潮妻，乾隆□年旌。

张氏，监生沈兰妻，现题旌。

烈　行

钱氏，叶舒芑妻。顺治三年，兵过分湖，氏匿芦苇中，既度不免，赴水死。道光十年旌。

钱氏，生员陆象坤妻。顺治二年，盗掠芦墟，象坤匿氏于垣。盗见而执之出，欲污氏焉。氏曰："首可断，身不可辱。"痛骂碎贼衣。盗怒砍之，嚎泣三日而绝。道光十年旌。

陈氏，连斌妻。顺治二年，湖寇掠斌并其父而杀之，声言曰："有敢取尸者，杀之无赦。"氏闻，即同仆顾恩往，寇以刃示之。氏延颈曰："我已备死来，但归尸，死无恨矣。"贼怜而与之。今配祀烈妇祠，道光十年旌。

鲁氏，陈孟楚妻。康熙二年，盗入室逼污之，大骂被杀，时年卅七岁。道光十年旌。

贞　女

顾氏，文康公曾孙女，钱塘令咸建女，归 旁注：疑"字"字。

叶世佺。世佺夭，氏欲守志。其父阻以嫁殇之禁。氏曰："先王之礼不夺人情，情之正即为礼。今大人乃泥于礼文乎？"遂归叶氏。嗣子舒崇见《人物传》。下注：道光十年旌"贞女"。

陈氏，许字生员蔡纯仁。纯仁没，氏闻，欲奔丧，其父母阻之。氏自缢环绝，救甦，又以针数枚欲吞。父母悯焉，遂白其翁家，迎归成礼。乾隆二年旌。初，氏父病，氏默祷神前，割股饵之。

顾氏，幼字诸生郭宏，字隽伟。隽伟卒，氏闻讣，即绝粒，父母劝之，则曰"往郭躬殓即食耳"，遂归郭氏，守志尽礼。氏与陈氏为中姊娣，行谊一师陈焉。太史顾嗣立为作《双节传》。

陆氏，字周钦文。未嫁，钦文死，氏过门成礼。

陈氏，幼字屠应权。年十五，母亡，氏归屠为养媳。应权夭死，直严寒，氏喑哭不衣絮，终丧无笑语声。后归宁，其父怜之，更以许人。氏闻一恸，呕血悲泣成病而卒。太史潘耒为之传。道光十年旌"贞烈"。

孝 女

方氏，农家女也。亲老病，无兄弟，不继饘飧。女矢志不嫁，辍环珥，纺织以养父母。及亲没，祝发空门，清操毕世。魏塘胡允滋有诗记之。

某女，年十三丧父，母鬻之连氏，旁注：南传。与居相近。女每节缩己食，复与诸婢任劳，丐其馀饭抟以饷母。积年馀，

忽坠于溷。女深自咎，取濯而食之，复丐饷母。具告其故，母女持哭。忽雷震其室，有遗金，包裹如抟饭状，上缄“天赐孝女”等字。道光十年旌“孝女”。

文　行

沈宜修，字宛君，山东副使琉女，叶绍袁妻。少通经史，年十六归叶绍袁，能尽妇道。生三女，曰纨纨，曰小纨，眉批：志云次曰蕙绸，云小纨何本？本沈氏诗集《传》，小纨字蕙绸。曰小鸾，皆能诗文。宜修及诸女题咏无虚日，人每艳称之。无何，小鸾、小纨相继夭殁。宜修幽忧憔悴，形于篇什，越三载而卒。

叶纨纨，字昭齐，宜修长女。三岁能诵《长恨歌》，十三能诗，卓然成家。书法有晋人风韵，年十六归袁侃子某，常以匹偶非伦，悒悒不得志。越七载，妹小鸾将嫁，纨纨作《催妆诗》。诗甫就，而小鸾讣至，哭之过哀而没。纨纨皈心法门，日诵梵篋，病亟，抗身念佛而逝。所著《愁言集》，犹具淑贞之命意于《断肠》云。

叶小鸾，字琼章，又字瑶期。四岁能读楚词，十岁与其母宜修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清露湿”，即应声云“枫冷乱红凋”，咸喜其敏捷，不知为夭征也。十二工诗，十四能奕，十六善琴，兼事山水花鸟，日临大令十三行，及藏真帖。静坐疏香阁中，维与薰炉、茗碗、琴书、古画为伴而已。小鸾少字昆山张氏，婚有期，先七日卒，年十七。眉批：补，兼补传，应补。凡

嫁者，例不合传。

续贞节孝妇 下注：后有采闻续此。

节　孝

邱氏，生员郭柱周名如隆妻，乾隆□年旌坊。

顾氏，文童陈克昌名基之妻，归十六月克昌卒，家极贫，事姑备极艰辛。屏处一室，椎发垢面，日勤纺绩，邻妪未得见。其叔章伯名焕，命长子希曾承其后，嘱其奉养如一。氏教子亦如己出，苦节三十五载卒。嘉庆二年，有司闻于上，旁注：章伯请旌建坊。得旌其门。下注：新府志载，乾隆六十年旌。

《松陵见闻录》备采

专就分湖二十里之内。古楂柳树芳。

人　物

迮徵君云龙，号哱石。郭麐《樗园销夏录》。

沈刚中，需尊，自号北溪居士。同上。

孙炎，字奎章，号立夫。参袁氏《松陵诗徵》及《嘉善县志》。

迮尚忠，字倍功，居莘塔。本《切问斋文集·静学迮先生墓表》。

袁琏，字惕三，居赵田，黄六世孙。本《渊疋堂集·袁惕三墓志》，并参《嘉善县志》。

迮朗，字蕴高，号卍川，居南传村，初名百谦。参冯金伯

《国朝画识》及沈钦霖所撰传。

沈芳，即北溪之父。《江震续志稿》。

陆燿。《金学诗文集》有行状。

郭麐。《灵芬馆诗文集》附见吴鲲、徐涛。

方　外

德亮，字霁堂，号雪床，甫里陈氏子。本《雪床自叙》，参《国朝号裁》。[1]志已载。

列　女

汝氏，名蕙芳，字端英，庠生承汪女，莘塔陈日升室。本《汝氏世谱》。旁注：道光十年旌“孝妇”。

梅氏，诸生毓祥女，旁注：乾隆五十四年旌。归泮水港顾瞻洙字慎斋继室。本《潘琴堂文集·梅孺人节孝传》。

顾氏，为壶芦兜张维叙字亮功继室。本王以衔所撰墓志、鲍廷博所撰传。

芦墟詹氏有两节妇，一沈氏，詹廷桂之妇；旁注：乾隆六十年旌。一詹羲祥之妇吴氏。本郭麐《灵芬馆诗集·詹氏双节妇诗序》。

胜溪沈氏有两节妇，一吴氏，武生大勋字羽吉；一蒯氏，为元恺字性良。

柳氏北舍港有两节妇，一袁氏，从兄锐字进堂室，早寡守节；一张氏，从兄镛字东序室。[2]

---

〔1〕《国朝号裁》疑为《国朝别裁》。

〔2〕 原文无“室”字。

高　僧 羽士附

浮居氏之有戒行，能说法，能谈艺，居于湖之邻近与生于湖滨者，悉录之，为《高僧传》。

净瑄，不知何许人，有儒行，通内典，住泗洲寺。明永乐间，夏忠靖公元吉奉诏治江浙水，闻瑄名，驻跸寺中，下榻禅房数月，与瑄相唱和，缔方外交，数相往来。惜所著诗文散失不传。

如谷，号日海，性渊默，行不动尘，往谒云谷于栖霞寺，又参荆山月庭讲席，名震丛林。归居景莲精舍，闭关三年，道大悟，诣五台礼文殊，未数月归，逝。

东溪，陶庄人，薙发嘉兴精严寺，通内典，有戒行。

德亮，字霁堂，本姓郑[1]氏，工诗，格律高古。游京师，行卧雪中数日，道大悟，更字雪床。后栖莘塔云舫庵，杖履破衲，日事吟哦。性耿介，好直指人过，遇俗人掉头不顾。寻以老病卒。

龚子音，少业舟，至武陵、天竺，见妇人履，纳诸袖返。遇老人，谓曰："袖中物吾知之矣。汝本命夭，作此孽当即日死。"子音大惊，乞救。老人曰："此妇在某，急返之，即汝处破刹，致金身暴露者，出家而修理之。逾三十年可见吾也。"子音一一如其言，名其刹曰"遇仙庵"。后貌渐闲雅，能诗，豫知风雨晦冥。越二十年，云游访师，不知其处，归而逝。

---

〔1〕即冠溪和尚，此为郑姓，前为陈姓，疑是方言读音相同所致。

古　迹

分湖相传古迹，已为荒烟蔓草，或在或亡，已不可问矣。然经贤士大夫之游息，见于篇章、传记，要不庸默默也，乃录古人遗迹得十又六。

伍子滩，在分湖东南石底荡口，相传子胥渡吴处。明王庭润诗云："斜日胥滩吊子胥，英灵千古岂曾无。云开山口如吞越，潮怒江心似恨吴。甲冷鱼鳞埋雪苇，带消龙气坠烟芜。三忠祠近须停棹，拟把椒浆奠一壶。"又某和云："立马逢人问子胥，当年曾此过东吴。一江潮撼精灵在，两岸烟消怒气无。带洛王孙空绿草，剑留渔父化青蒲。临流欲作招魂赋，猎猎西风日又晡。"

鸭栏泾，在木瓜漾西，唐陆龟蒙养鸭处。

鲍氏园 旁注：池。亭，在陶庄，宋鲍节制所居。节制无考。元杨维祯《游分湖记》云：游鲍池亭，有古松数十株，奇石数十章。亭已废，环翠池、石屋洞尚无恙。今尽为阡陌矣。

陶氏旧墅，在柳溪，宋保义郎陶文幹居此。有南北二庄，桥亭相望。今俱废。

陶氏义塾，在陶庄。自陶文幹居此，族姓最繁。陶大章等创立义塾，以教族之无力者，岁捐资以供常膳。今为陶氏公祠。

站船浜，在陈思。元，亲王有为僧在金泽寺者，封尉贡问，驿站不绝，故名。

陆氏桃园，在来秀里。陆大猷别业，中有翠岩亭、嘉树堂、佚老堂、问芦处、翡翠巢、钓鱼所、半亩居、乐潜丈室。大猷常延宾客觞咏于中。明王庭润诗云："桃花流水洞中春，此地悠悠迹已陈。今日犹闻传陆氏，当年非是避秦人。题诗吊客空依棹，鼓枻渔郎罢问津。莫论兴亡眼前事，桑田沧海几波尘。"今俱废。

水村隐居，在分湖东。元延祐中，钱重鼎卜居于此。初，赵孟頫与重鼎作《水村图》，其风景与此不异，遂命曰"水村隐居"。重鼎自为记。

依绿轩，在湖东。元延祐三年，陆行直所创别业，架屋池上，为游观之所。寓公钱重鼎作记。

陆氏义塾，在湖之南。明宣德八年，里人陆坦建，为一乡童子讲学，捐田五百亩，供束脩常膳。学士曾鹤龄作记。又创夫子庙于前，朔望相率拜谒。明末毁。

微笑堂，在陶庄东禅寺。前明周文忠襄忱治水江浙，驻节于此。有诗云："来从东浙往西湖，瓶锡随身道貌癯。鹤闻惯经松下舞，猿频献果月中呼。坐来禅定诸缘息，话到真空百念无。微笑堂前又相见，明朝回首白云孤。"崇祯末，毁于火。眉批：永乐二年，夏原吉治苏松水；正统二年，周忱治吴中水。诗果出自夏与周当考定。今夏忠襄忱矣，察因乃误夏字耳。

袁黄宅，在赵田小字圩。黄字了凡，有《新居诗》云："晓服松间露，晚餐云外霞。道情随薜荔，秋色冷蒹葭。趺坐容吾老，焚香日影斜。如何忘旧隐，落尽故园花。"

洪都督宅，在芦墟南忠字圩，今为他姓所居矣。

午梦堂，在叶家埭。工部主事叶绍袁宅，中有绣垂馆、芳雪轩、疏香阁。检讨陈维崧《经疏香阁故址》词云："鸟啄双环，蝶粘交网，此是阿谁门第。垫巾绕柱背手寻廊，直恁冷清清地，想为草没空园。总到春归，也无人至。只樱桃一树，有时和雨暗垂红泪。料昔日，人在小楼，窗儿帘子，定比今番不似。望残屋角立尽街心，何处玉钗声腻。惟有门前远山，还学当年眉峰空翠。忆香词尚在吟，向东风斜倚。"

尾注：华下填词，舫客陈希恕，灯下读一过，并加墨。

物　产

分湖为泽国，其水土之产，有擅美一方见称书册者，集为记之。

紫须蟹，出湖中。凡蟹以腹贴泥而行，独紫须者耸爪行如兽，味甘美不腥。又他产者多黄色厚壳，此蟹壳独薄而青。行漆桌上，爪犀利如锥。周永年诗："秋宜动食指，地独让分湖。肥为甘黄稻，鲜犹贵紫须。"

黑背鲫，出陈思殷潭。首小腹大如鳊，肉匀细肥美。今蓄杂鱼家，鲜有乌背者，即他产亦鲜有。

银鱼，出东白荡。细白如丝，风味至佳，不让莺脰湖产者。宋张子野有"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之句。

眉批：原诗不专汾湖所产，此撤去了可。

莼菜，出莼菜荡、大巨荡，张翰所思莼羹是也。下注：宋杨万里诗云："蛟人直下白龙潭，割得龙公滑碧髯。"今为蜀泥者蜀

尽，二处俱绝不生矣。

牡蛎，出石底荡。“底荡”旁注：此二字该倒用。牡蛎俗名千层蚌，每冬月水落，沿岸垒垒相接。《本草》云：味咸，性微寒，无毒。入肾经，主治遗泄、带下。

黄雀，出陶庄。一名嘉宾，言栖息人家，如宾客。羽黄而极肥，他方所不及。当八九月谷熟时来集，谋稻粱也。《吴地记》谓：海边小鱼所化。

蚕豆，出芦墟非角圩，味甘美。宋杨万里诗云：“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欺酥。沙瓶新孰水□□，漆櫑分尝晓露腴。味与樱桃三益友，名同蚕茧一丝绚。老夫稼圃方农学，谱入新诗当稼书。”直实录也。

木绵布，妇女俱治木绵花为布，以衣被远方。其精细者，不让华亭、常熟之所产也。

习　俗

汉志云，大江之南，五湖之滨，其人轻心。今观之良然。其在分湖，未之或易也。此为山川钟气之偏欤？抑为习俗浇薄之染欤？然而风俗亦有可称者，并录之。

湖旁居民，以农为业。或为商贾，贩卖稻粱等物，不越千里之内，赢馀足以给衣食。或业舟楫曰小艓者，则在百里之内为业；又曰挡扳船及尖头船者，凡通舟楫之处无不至焉，盖往来南北者以万计。

其女治布，以木绵花为之。凡女未及笄，及至老者俱业

此。

土田贵在湖滨者，无水旱之灾。水有大湖去处，旱有大河所来，沃者多而瘠者少，故较他处其价倍之。

男女勤，乡民农事有馀力，则灌蔬种植，无少怠。其女，女工外能农事。眉批：俱须有所改，可一事一段。

俗薄好斗，凡百事，行以剋剥居心，且多好斗者。缘地界江浙，游民易于逃窜，最为此方病也。

居室侈，自百年来，屋宇渐事雕琢，较于旧者大悬绝矣。

尾注：陶庄诸处则不然。

冠服华美，男女冠饰衣服俱极华丽，绮罗锦绣之服，比屋皆然。浙界诸村市则不然。

婚丧奢多礼文，婚丧之礼，其俗务以胜人为尚，多不称其家。而俗礼之不经者尤多。惟婚礼用婿亲迎，此古礼之仅存者也。

《分湖志》卷三终。

尾注：庚辰七月廿又九日夜，依佛龛主梦琴氏陈希恕阅竟。

分湖志　卷四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梵　寺 野庙附

浮屠寺之入中国，其法遍寰区矣。而分湖为一丸之地，即梵宫僧舍不既多乎？其为民之蠹甚矣，故悉录之，而淫祀之庙并志焉。

泗洲教寺，在芦墟兵字圩。唐景龙二年建。宋开禧中，僧法行重建；绍定中，僧清杲修。元至正间，僧文玖重修。明永乐中，僧道璿再修；正统间，毁于盗；景泰中，僧道珩募重建；天顺元年又毁，弘治[1]十五年，僧慧鑑募重建，刑部主事赵宽记；天启中，增建观音殿；崇祯乙亥，里人叶绍袁、绍颙、僧鑑远增建禅堂，归并七庵。国朝康熙己卯，里人徐绥等募修，太师潘耒记。

陶冶禅院，在杜字圩。明万历间，里人陈蓼建。康熙六十年，僧焕章修，增建大悲殿。

---

〔1〕"弘治"原文为"洪治"。

小基庵，北芦墟，建置无考。杨维祯有题壁诗。

太平庵，在北芦墟，元时顾氏所建。明隆庆间改为乡约所，康熙中重修。

遇仙庵 即小基庵，在东顾，初建无考。明隆庆间改为乡约所，国朝顺治中圮。康熙中，道人龚子音募建，乾隆六年重修。

法华庵，在陈思，元至正中建。洪武间，僧妙净修；万历间圮，僧智海重建；崇祯末又毁。康熙二十四年，朱昌等建，捐饭僧田若干亩，里人叶燮记。

南陆庵，在来秀里，宋末建于陆氏。杨维祯《游分湖记》云“过来秀桥，至南陆庵”是也。今改名广阳庵，明时修，乾隆十一年重修。

洪泽庵，在红寨，宋景定三年建。明洪武五年，敕谕二章，赐金身大士，改名圆照观音堂。

圆觉禅院 向名“庵”，在陶庄，宋景定间建。院有四景：曰净池春晓、圆觉谈经、松风为伴、荷雨生香。在陶庄，以[1]下所同。

东禅寺，建置无考。中有微笑堂，明末毁于火，今废为民居矣。

吉祥寺，唐时建，今无考。

善聚庵，元至大中，僧原海建。正统八年，僧良琚修，今废。

三清殿，初建无考。明崇祯庚午修，康熙间重修。

---

〔1〕“以”原文为“六”字。

清宁道院，向为土谷祠。宋淳熙中建，明嘉靖间重修。中有石鼎，石工年云林制。

宝积禅院 眉批：大明庵，在蒋村，旧名漏泽寺。宋建炎四年建，旁注：僧德性。明洪武四年归天宁寺。后沈惠和重建，改今名。

定慧禅院，宋乾道五年敕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僧衡琬重修。

圆通庵，在湖滨。元至正中，僧净心建，后圮。明崇祯间重建，里人叶绍颙记。

水月禅院，宋嘉熙间，僧觉春建，初名庵。六传至久谅，更创法堂、后殿楼阁，释大诉记。元末毁，明洪武初重建。院有八景，曰古殿灯烬、重楼钟韵、龙潭映月、马鬣蒸云、分湖客帆、澧溪渔唱、茗栖睡鹤、竹坞栖鸾。武塘朱钦为之记。

水西庄，元至正间创。

宝慧寺，建置无考。

野　庙

东岳庙，在梅墩。宋建炎四年敕建，转运司赵开记。元至正二十四年，里人徐安卿舍地拓之。明正统四年，道人陈某重建；正德八年毁，道人周乙建。

分泽庙，在湖阴，名白龙庙。相传见白龙于此，故立庙。元至正初建，每值岁旱，乡人祷之辄应。

东岳庙，在芦墟西，今废。

城隍庙，在芦墟南，康熙中建。

城隍庙，在莘塔。

城隍庙，在陈思。

文昌阁，在芦墟东栅，坐水渚中。[1]

福善庵，即观音堂、关帝阁。

冢　墓

冢墓以人重也，在湖滨之可录者得十有六。

吴郡馀姚邵氏夫人墓，在陈思村，吴赤乌五年葬，今无考。

晋东曹掾张翰墓，在南役圩。翰字季鹰，有逸才，善属文，性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晋泰安初，辟为大司马东曹掾[2]。后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作《思吴江》赋而归。人谓之曰：“卿可纵适一时，独不思身后名耶？”翰曰：“使我有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按：《吴地记》及《吴郡续图经》并云：张翰墓在横山东五里。然某《分类采风集》及屈运隆《吴江志》并云，在南役圩，而南役圩有古墓无封植者，共指为翰墓。故存之，以待考焉。

杨游击墓，在里亦圩。明万历末年，里人沈某欲去土为田，得石碑，上镌曰“游击杨公之墓”，亟掩之，名无考。按周之道诗云：“宋末元初世已梦，相传州将葬杨坟。”意其为宋

〔1〕“在芦墟东栅，坐水渚中”一句，原稿中被划去。

〔2〕“掾”原文为“椽”，误。

元间人也。

保义郎陶文幹墓，在陶庄埂田村坐字圩。俗呼圆妙山，又有圆妙池。眉批：等当考世，以定先后。文幹，遍[1]考诸书只一处可指，为之立传，仅铁厓游记也。

梅妃墓，在梅墩村口字圩，为宋南渡时所葬妃嫔。向墓上有巨梅，荫见数里，今无矣。

陶神童墓，在圆妙山傍，为陶氏盛时殇子。

元贡士王原傑墓，在陈思村柳字圩。

今按，王氏有二墓：其一，众称为原傑子思忠墓。按旧《吴江志》原傑传云，其先四世祖扈跸南渡，葬邑之陈思村，因家焉，则为原傑祖墓无疑。其为思忠墓者误也。

卿卿墓，在大胜圩，俗呼小娘坟。为元翰林陆行直家妓。卿卿色艺俱绝，善声歌，尤为行直钟爱。其友张舜夏以词赠之，有“多情为爱卿卿”之语。

明崖州知州陈尧恩墓，在北室圩。

解元陈山毓墓，在体字圩。山毓字贲闻，魏塘人。万历戊子解元。性淡静，不慕荣禄，工骚赋，门人私谥曰“靖质先生”。高忠宪公口作墓志。

副使黄鋐墓，在体字圩。按：鋐字崇文，嘉靖丙辰进士，仕湖广按察副使。

御史周相墓，在槐家汇西房圩。相字君弼，仕湖南参议，又云陕西副使。

太仆卿顾际明墓，在大陶圩。际明字海若，万历己丑进

〔1〕“遍”原文为“偏”。

士,为御史。抗疏杨应龙叛,坐革职。后应龙果叛。天启初,起为太常少卿,因逆党擅朝,引疾归。

光禄寺少卿沈璟墓,在陈思村。司业沈懋学志。

大理寺卿叶绍颙墓,在北班圩。

通政司参议柯耸墓,在草字圩。耸字素培,嘉善人。崇祯己卯举人,康熙己丑进士。[1]初授枣阳令,寻升工部□科掌印给事,晋通政司左参议。论疏如请恤湖广凋敝、蠲吴江岁租,言《春秋》宜并重四传,不得专主胡氏,及请方孝孺入祠,皆卓然可称者。

津　梁

桥梁所以利涉也。分湖既为泽国,非舟不行。其在市井,商贾贸易之所往来,政无急于此者也。故备详其修建之年月以志焉。

永安桥,在泗洲寺东,明崇祯九年建,主事叶绍袁记。

泗通桥,在芦墟镇东,元时已有,见杨维祯记,康熙中修。

庆丰桥,明永乐五年建,乾隆六年修。

太平桥,明天启丙寅建,康熙中重建。

永福桥,明正德年间建,国朝雍正四年重建。

登云桥,康熙中建。

泰生桥,建于□年。[2]以上六桥并在芦墟。

---

〔1〕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柯耸为顺治六年己丑科(1649年)三甲135名进士,原文此处有误。

〔2〕原文无年数则空格。

大有桥，初建无考。明成化甲辰凌通等建，朱存理记。乾隆八年重修。

里仁桥，明时建，康熙四年重建。以上二桥在莘塔村。〔1〕

嘉泰桥，在北顾里。宋景定间里人顾享建。洪武二十四年重建。

陆家桥，在莘塔西，今废。

锦里桥，废。

万里桥，废。

东明桥，以上二桥俱在陈思。〔2〕

来秀桥，在来秀里。向长二十馀丈，今两旁多筑堤岸，长不及数丈，乾隆五年重建。

胜秀桥，在大胜。乾隆八年修。

清风桥，在湖西。

登瀛桥，宋政和中建。明宣德间重建，乾隆八年修。以上桥，下十一俱在陶庄。

智公桥，初建无考。明万历十年重建，乾隆八年修。

永济桥，明成化七年曹以山建。

迎恩桥，明弘治三年曹以山建，今无考。

登丰桥，在清宁道院前。

环秀桥，元至正初建。

和嘉桥。

大明桥，杨维祯有诗。

---

〔1〕“以”原文为“已”字。

〔2〕“以”原文为“已”字。

丁家桥，在清宁道院南。

流庆桥，旧名永庆。宋嘉定间皖陶大猷重建。

安福桥，明正统中，陶荣建。

吴家桥，明隆庆元年，吴楫建。

薛家桥，在净池南。万历十年修，今圮。

阜民桥，在蒋村宝积禅院，建置无考。

义和桥，初建无考。明成化三年曹琼重建。

环碧桥，名夏墓支塘。明弘治五年陆衍建。

安义桥，在南金圩。

普宁桥。下注：以上二桥俱在南金圩。注者又将此句划去。

众安桥，在冯家港。

存德桥，明弘治中建，万历桥圮。

普安桥，在北许港。

永宁桥，明万历十九年，沈贤募建。

祖家桥。

计港桥。

明河桥。

张家桥，在官字圩。

寿老桥，俗呼陆家桥。

万春桥，在分湖口，明洪武年间建。

朱将军桥，在湖口伐字圩，里人朱某建成。

桥梁之同在一地者，或云以上几桥俱在某地，或云以[1]下几桥俱在某地，当划一，不宜互异。其建置不详者，当补明“建置无考”。

---

〔1〕“以”原文为“已”字。

浙界诸桥仍至桥所无年月可考，至县志多不载，又何从而问之。后有刊刻者，宜至各处查明为是。

撰 述

尾注：前序皆不存，则此可改作按语于后。

分湖自元以下，撰述家不下数十，而散亡磨灭十不一二存焉。用博考载籍，访问故家遗族，得其残篇断稿，及目录之仅存者，并录而志之。其工拙未暇论也。

元

贞白英华集　水云清啸集　春秋谳议　王原傑撰

一默居士集　陈约撰

明

袁氏春秋传 三十卷　周易奥义 八卷　庭帏杂录 一卷

主德录　袁氏脉经　痘疹全书　袁氏家训 一卷　以上袁灏撰

建文私记 一卷　春秋或问 八卷　新旧应书扎衷 二十四卷

天官记事　慧星占验　《六壬大全》三十六卷　以上并袁祥撰

袁氏易传 十卷，府志作《周易补传》四卷　河图洛书解

诗外别传　石经大学解 补一　中庸疏意 二卷

京都水利考 一卷　历代纲鉴补 三十九卷　皇极考

郡书备考 二十卷　两行斋集 十四卷　宝坻劝农书 二卷

赋役新书 府志作《袁氏政书》二卷　历法新书 五卷

静坐要诀　文规　以上并袁黄撰

大易心德　毛诗或问 二卷　尚书砭蔡编 一卷

三礼六法 十八卷　铖胡篇 一卷　一螺集 二卷

历代纪元汇编 二卷　以上并袁仁撰

寥寥集　唐类函　俞安期著

建文书法拟　朱鹭撰

陆田遗稿　周相撰

分湖唱和集　王廷润撰

思庵杂稿　汤涤撰

尚书百家汇解 六卷　紫薇集　抱膝斋漫笔 三卷　以上俱袁俨撰

天寥集　桐麈集[1]　读史碎金

纬学辨义　风庐纪事诗　甲行日注

参同契注　楞严集解　金刚经注　以上叶绍袁撰

名文宝符　汉魏别解 四十卷　叶绍泰撰

按粤疏草 二卷　按晋矜疑　叶绍颙撰

阳明要书　叶绍颙 陈龙正撰

国朝

己畦文集 二十卷　己畦诗集 十卷　江南星野辨 一卷

原诗 四卷　残馀 一卷　宝应志　吴江县志

〔1〕"麈"原文为"麈",即"尘",误。

以上俱叶燮撰

宗山集　哀江南赋注　谢斋词　叶舒崇撰

南山草堂遗集　叶继武撰

酿春堂诗集　金嗣龄撰

芦中吟　陆山斗撰

凝翠楼诗集　陆旭光撰

读书志　孙蓼撰

云舫庵诗稿　僧 德亮撰

鹏吹集　梅花诗　伊人思　明 沈宜修撰

愁言集　叶纨纨撰

返魂香集　叶小鸾撰

存馀草　叶小纨撰[1]

《分湖志》卷四终。

〔1〕原稿此句被划去。

分湖志　卷五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赋

分湖赋

陶　振

钓鳌生朝发踪乎东海，夕归抵乎西都，遇茫洋之大泽，势吞滔乎太虚，以为洞庭耶，则层楼不见翠飞乎黄鹤，近山不见翠列于苍梧。以为彭蠡耶，则泻不见银河九天之瀑布，张不见屏风九垒之匡庐。于是东览三泖，西瞻具区，然后知其为吴江之巨浸，名谓之分湖者欤！

是时也，日落苍湾，烟淡平芜，恍东山之月出。遇邻舟之老渔，停桂棹而揖余，言曰：吾将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子以分湖之大义，子亦乐而闻之乎？是湖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绠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馀。故南其半为嘉禾之境，北其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故老相传，信而不诬。原其始，则具区之溢出，而傍汇于此潴。然亦安知其不滥觞乎昆仑之顶，泄瀚海而来尾闾者耶？

乃若微波不兴，一碧万顷，如青铜之争拭，似白练之平铺。飓风倏起，长鲸怒呼，拔银山之千尺，卷惊涛之雪如。观者不觉心战而胆裂，顷刻碎行人之辘轳。其产则辛夷、杜若、菡萏、珊瑚、大贝之宝，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鳜，秋风莼菜之鲈。白颊夺淮西之风味，紫蟹剖吴下之膏腴。又有鱼鳞之屋，水精之居。其源莫测，其奥莫窥。搆波神之窟宅，作冯夷之幽都。月白风清，似或听广乐钧[1]天于飘渺；云消雨霁，恍若见金支翠旂之有无。或有临波之仙子，岂无骑鲤之仲夫。玉宇生凉，则足以称纯阳飞剑之渡；绿云晓涨，则足以供汉阴抱瓮之�。散落霞锦光于荡漾，濯残阳红缬于扶疏。昔杜少陵空有渼陂之羡，曾未至此一睹；李翰林空有即官之泛，曾不及此一窥。故化游乎此者，自有以得其乐，又何必渡黄陵而游赤壁，隔沧海而望蓬壶也哉？此特其概耳。

若夫地灵人杰，同德相符，则有陆龟蒙之茂裔，陶弘景之从徒。天游子学周乎载籍，六一翁道究乎精粗。灵樵先生之磊落，采芝居士之清耀。是数公者，莫不韬光于草泽，混趾于樵渔。披羊裘于风雨，恣纶竿之卷舒。一棋不肯却淝水之战，一箭不肯射聊城之书。仰高名于辞汉之严子，慕清风于去越之陶朱。悉能葆光于治世，处高明而不污。彼其人，盖南州高士之列，孰为诞而为迂。若是，则今之分湖，不独有异芳奇物之产，神仙巨灵之宅，抑且为浙闽人物之渊薮，东吴学海之归墟也。

语毕，老渔鼓枻波间，倏[2]别而去。飞玉龙之一掇，卷

〔1〕原文此处仅一“钧”字，应为“广乐钧”。
〔2〕“倏”原文为“條”字。

惊涛于别浦。折风木于太湖八百之西湾，不觉七十二峰翠峦之掀舞。纷落叶以相觞，洒蓬窗之急雨。起而视之，时夜将半，斗阑干，月已坠海西丈五矣。于是叱湘妃捧砚，命洛神展素，受长杠大笔于青天，蘸蟾窟九秋之清露，想老渔所述之前言，而写为分湖之赋。

尾注：照《吴江县志》校对一过，梦琴希恕。

集　诗

分　湖

张尧同

我本沧浪叟，闲来系钓舸。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吴江。

紫　蟹

宋　祈

秋水江南紫蟹生，寄来千里佐吴羹。楚人欲佚先留甲，齐客何妨死愿烹。下筋未休资快嚼，持来有味散朝腥。定知不作螃蜞误，曾厕东都博士名。

至正壬午九月三日，余寓吴江，适逢初度。袁礼部、柯翰林、叶宿州同至，为余寿。即席赋之

王原傑

玉堂仙客气如虹，联辔相过意甚浓。喜有黄花浮太白，愧无翠袖捧金钟。萧萧客邸逢初度，落落鬓边添老容。好客好怀须一醉，明朝有约采芙蓉。

游分湖得“武”字

杨维祯

荡舟武陵溪，朝出伍子浦。述过西陆家，仙童启岩户。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遗我古铁枝，色比修月斧。为作古江调，江乌乱凌舞。携之谒龙君，湖水吹暮雨。晚饮花石冈，[1]亭台已无主。瀛桥步月归，竹枝与铜鼓。道人早归来，脱冠挂玄武。

与僧宴于水月池

僧即得我衡云中，秋水精神霁月容。药树移来金粟椤，昙花开满玉芙蓉。经谈孔雀传鹦鹉，呪落神鱼化子龙。从此海蓬添小股，何须更到祝融峰。

净　池

分水南头第几湾，净池初晓日光寒。渔舟晒网日将出，酒肆招帘露未干。杨柳淡烟迷隔浦，桃花新水涌前滩。习家回首今何在，风物争好此地看。

陶　庄

村落成行市井连，日中云集是年年。刀锥有利图衣食，贸易无人索税钱。渔鼓画桥杨柳外，酒旗茅店杏花前。陶家义塾相闻近，教子何须孟母传。

圆觉禅院

圆觉招提隔市喧，潮音满座自晨昏。雨来宝地天香匝，风动珠林贝叶翻。供养奇花凭白鹿，齐分珍果仗黄猿。从今结却东林社，净土持修礼法门。

---

〔1〕原句缺“石”字。

桃源主人翡翠巢 二首

罗浮花使春先到，来傍玉楼深处巢。白雪乱翻杨柳絮，绛云轻压海棠梢。[1]屏开时露鸦青袜，弦断空衔凤嘴胶。却笑雪衣娘太劣，雕龙深锁未成交。

梦中骑鹤访容成，翠羽层层逼眼明。夜月箫笙双凤下，天风环珮八鸾鸣。玉楼要结鸳鸯伴，彩笔应题燕子名。拟倩蓬莱花鸟使，碧云高处觅芳卿。

游小基庵题壁

东吴大姓称顾陆，南渡衣冠泽未涯。翠岩亭前问棠树，小基原上看荆花。泗洲台殿带乔木，圣窦清冷明白沙。惆怅南山寒麦饭，墓田今属梵王家。

过天明桥

曾闻此地布金沙，劫火烧来几岁华。但有市农开户稼，更无天女散空花。旃檀香冷留春社，钟鼓声沉闹晓蛙。何事溪名迹仍在，一番回首重兴嗟。

游分湖得“陵”字

陆　恒

春风画舫锦帆乘，鲍陆池亭次第登。翡翠花枝人似玉，葡萄银瓮酒如渑。泗洲寺里看题竹，伍子滩头听采菱。歌扇斜摇波縠绉，舞衫轻脱唾珠凝。七星铁管金为点，万斛珠琴宝作层。臂脱朱鞓明越白，燕衔乌帽湿吴绫。雄诗夺锦欺三谢，侠气凌云比五陵。醉卧氍毹惊露下，芙蓉月浸碧冰壶。

眉批：游分湖诗，《珊瑚木难》多此倍之，应补录。

---

〔1〕“绛”原文为“缝“字，误。

游分湖得“溪”字

陆　宣

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问舟过柳溪。花下停歌听鹦鹉，竹间把酒引玻璃。绯桃照眼春无赖，石洞关云路转迷。金粟弹筝银面冷，珠帘度曲翠眉低。锦帆浪卷风生座，罗袜生尘草被堤。屡舞不妨飞野马，醉归遮莫报邻鸡。梵王台殿空陈迹，鲍氏池亭忆故栖。铁笛吹残山月白，竹枝唱过泗桥西。

游分湖得“上”字

程　翼

楼船载酒分湖上，万顷玻璃新绿涨。玉箫檀板馆娃歌，铜鼓云璈仙侣唱。凉蜜金盘荔子浆，紫驼银瓮葡萄酿。挑心大舞天魔宫，分班小摆花神仗。人坐盘陀左翠岩，鹤立海棠青锦障。醉挥玉麈夺诗魁，气喷铁龙驱酒将。三五珠扉流水香，十二栏干花气王。归来凉月白纷纷，涌出银涛三万丈。

游分湖得“花”字

王　佐

青帘画舫载吴娃，晶晶行云十里赊。湖光远带柳溪水，春色好在桃源家。千幅锦帆风正健，一声铁笛月初斜。玉壶香醪兴未尽，更醉海棠嘉树花。

游分湖得“如”字

孙　焕

今朝好天气，天朗阴云舒。湖中朱雀舫，花下碧油车。题诗过子建，鸣琴续相如。四美古难具，馀欢动踌躇。

游分湖得“锦”字

殷　奎

平湖天镜落，波涛殷寒枕。鸢飞下帖帖，龙眠惊淰淰。道人吹铁龙，百窍声尽噤。柳溪千花明，灿若天马锦。交朋类搏沙，美令犹拾瀋。主人爱敬客，十日相泥饮。嗟余一介微，好古亦天禀。作诗续貂末，芳评赖题品。

顾　逊

武陵溪上花如锦，花气熏人如酒浓。箫声时倚镆铘铁，云影忽落琉璃钟。小娃传令复仙掌，游子掀篷招玉客。分湖归来夜何许，明月近挂青螺峰。

蟹

郭　鄴

请君听说吴江蟹，除却吴江无处买。岂无郁州与上海，独许分湖十分倍。筐如负笈行披铠，大者盈斗吁可怪。爬沙惊倒儿女骇，[1]黄金填胸高块磊，十月尖脐更精彩。玻璃马脑光璀璀，髓香骨脆味潇洒。坐令华堂厌烹宰，速营糟丘兴醢醢。蕴藉风流无不改，介夫佳传传千载。

赠陆隐君

倪　瓒

甫里高人后，风流有裔孙。爱山仍爱画，留饭复留樽。每看云眠石，因寻竹款门。今朝峦翠湿，应是雨倾盆。

〔1〕此诗原稿少一句，似应在此处。

丙子十一月十九日避兵泖上，丁未十二月十六日始去。此近陈湖、分湖间矣

泖渚淹留再燠寒，移居何处卜林峦。可怜产不能恒业，聊复心随所寓安。船底流澌微淅淅，苇间初日已团团。故人存没应难访，愁里题诗强自宽。

吴门赋谢陆继善 一作"继之"。黄柑紫蟹之贶

阖闾城外皆春水，斜日维舟方醉眠。携手故人惊梦里，送书飞雁落樽前。黄柑开裹烦相赠，紫蟹倾囊也可怜。怀尔独居湖上宅，晴窗奇石翠生烟。

致仕还分湖问讯海棠

陆行直

湖滨春水似桃源，杨柳青青燕子喧。晴日暖云歌别树，锦天绣地醉金门。流光冉冉长为客，清梦时时绕故园。借问当时花下影，紫箫吹断几黄昏。

题水村图

马足黄尘三尺深，清风吹断自难侵。乾坤老矣惊浮世，泉石萧然动隐心。鸥鸟起沙春漠漠，溪舟系柳尽阴阴。他年欲访幽栖处，莫似仙原无路寻。眉批：《水村图》诗，《珊瑚木难》所录甚多，宜补入。

题钱德均水村隐居图

邓 楠

向来寓意思卜居，住处只今成画图。胸中本自渺江海，主人相浼写江湖。

吴延寿

村南村北树濛濛，秋水清涵野色空。道外俗尘飞不到，似移家住画图中。

叶齐贤

坐窗不遨呻蠹竹，厄厄那知髀生肉。眼明见此水边村，浣我胸中尘百斛。

荒山寂历苍烟斜，惊风飒飒鸣蒹葭。平沙暮寒群雁 旁注：疑雀字，亦疑雇字。起，垂柳掩映幽人家。

风流王孙摩诘手，妙处端为神所授。等闲点缀皆精妍，怪底秋光生户牖。

我家本住松江滨，怳然一见融心神。他年卜筑遂居志，留取青山容散人。

赵孟籲

暖暖水边村，萧条绝尘滓。钱居智者徒，而后能乐此。平生丘壑情，所尚政在是。问谁为此图，吾兄固能尔。

黄肖翁

幽人心地本翛然，此境相谐七十年。茅屋数椽依约外，云山一抹有无边。眼前生意今林屋，笔底秋风古辋川。胜景有馀描不尽，归鸿几点落寒烟。

王　钧

寒烟漠漠锁荒村，日暮帆归浦溆昏。飒飒秋风鸣老树，涓涓流水绕柴门。平沙堆起声如寂，断岸曾悬影若翻。要问先生得真趣，玩图默默欲无言。

牟　嶲

山色浓还淡，孤村水绕之。俗尘飞不到，野老住偏宜。碕岸疏疏柳，茅檐短短篱。小舟欹侧过，便是少陵诗。

钱良石

每怜北苑风流远，笔底精神此日同。春水孤舟无限意，题诗输与杜陵翁。

邓文原

芳草孤舟渡，幽居一径通。江湖春雨外，墟里暮烟中。机息鸥先下，花飞鸟自东。临流每限意，画史若为工。

郭麟孙

泽国净秋色，远山横夕烟。水田群雁起，芦渚一罾悬。林树几间屋，君家若个边。扁舟何日去，相伴白鸥眠。

高克恭

帘卷苍茫野色，屋连演迤清流。岁晚晚兮自适，褰谁留兮中洲。

陆祖凯

一片宽闲景，波涵万顷天。雁飞秋影外，树倚夕阳边。山色来窗牖，溪声自管弦。何当明月夜，著我钓鱼船。

赵由祚

不入山林不入城，孤舟容我寄浮生。年来与世殊相远，渐喜无人识姓名。

赵由俊

清溪抱村流，茅屋荫疏柳。天秋雁行远，山翠当户牖。罢钓者谁子，延缘来渡口。野情固超逸，图画传不朽。何当

从之游，扁舟落我手。

赵承孙

谁识渔樵兴趣闲，由来家计在江干。羡君图画能殊胜，愧我田园卒未安。浩荡闲云低树影，萧条野屋蔽天寒。秋深夜色犹堪爱，写取婵娟浸石滩。

朱梓瑞

家住吴淞江水西，短垣矮屋绿阴齐。朝云树色知山近，暮雨舟平觉岸低。骑犊看书闲自适，得鱼沽酒醉相携。从游尚记髫年日，白首荇边感旧题。

柳溪旅感

陶　振

漂泊东南万里船，故乡回首白云边。慈亲白发三千丈，客子貂裘二十年。韩信每朝思寄食，张衡何日赋归田。不堪肠断思乡处，风雨萧萧暗海天。

题分湖客舍壁

草堂新筑东湖上，琴剑相随逆旅中。脱颖休夸赵毛遂，草玄甘学汉杨雄。芦花絮被秋云白，苜蓿堆盘晓日红。应胜京华冠珮客，早朝辛苦大明宫。眉批：《珊瑚木难》更有陆季道《碧梧翠石图诗》。〔1〕

〔1〕原稿卷末无“分湖志卷五终”字句。

分湖志　卷六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集　诗

分湖义塾[1]

魏　骥

弦歌俎豆肃雍客，俨然当年鲁泮宫。不是名家敦望教，那能廓地蔼文风。洛芹出水丛丛碧，坛杏当庭树树红。最喜哦声昭远迩，一方浑有几家同。

清宁道院石鼎歌

（明）王贞

老年落魄犹非昔，破帽遮头谁说得。不论水郭与山村，杖履到处寻陈迹。清宁道院柳溪阿，松扉昼掩萦藤萝。元圣之前石为鼎，藓痕云色何其多。苍烟腾入苍虬口，神气冲天贯牛斗。无传巩固不知年，断送几年先白首。叹余老眼空摩挲，碧晕重重奈尔何。古往今来成一叹，不须见此兴悲歌。

---

〔1〕此诗原稿列于卷首作眉批。

水村图

沈　周

鱼庄蟹舍一丛丛，湖上成村似画中。亘渚断沙桥自贯，轻鸥远水地俱空。船迷杨柳人依绿，灯隔蒹葭火映红。全与我家风致合，草堂会有此愚翁。

游分湖

姚纶 原姓卞

万里秋天万里湖，月轮飞作片云无。影摇黄鹤矶头梦，光夺骊龙颔下珠。渔唱攸攸来远渡，雁声呖呖起烟芜。蒲船风露凉如水，身世分明在玉壶。

泗洲 二首

易庵 僧

幽寻林壑间，春暝护禅关。到寺遇眉杖，开门对面山。灯传清昼永，僧与白云闲。欲觅泗洲老，高风讵可攀。

开寺僧中彦，翻经昼掩关。禅心秋水观，诗景夕阳山。鹤下松云破，鹿眠苔径闲。老寻栖息地，着意欲返攀。

水月禅院

盛　周

光发千峰雾，声涵万壑秋。生来无一事，悟入虎溪头。

漏泽寺

斯觉 僧

一径草萧萧，三门岁月遥。白云非旧主，黄叶是前朝。有法空高座，无灯掩破寮。谒来生感慨，暮雨作衣飘。

陶神童墓

孙　询

神童墓上草茫茫，舟泊陶溪访旧庄。记井尚闻当日鲍，探环深想昔时羊。侍宾礼让何须教，过眼诗书不再忘。天道何为先短折，一丘黄土盖文章。

凌孝子歌

钱　均

凌孝子，渥洼种，鵕鸃姿，金精玉魄蕴藉[1]骨与肌。老嫔秀毓明月颗，浊海挺出珊瑚枝。十五志学富文史，灯火夜夜藏书帷。二十应门足宾客，交游往往称白首。凌孝子，父典粟，人控词，一朝逮系归京师。仰天哀号眼流血，突地吼急心剜锥。重明不照覆盆底，壮气直拂青云涯。上书欲雪父非罪，父罪既释身先萎。水航陆走有馀苦，风餐雨宿无良医。天公与才不与寿，吾党堪恨仍堪悲。凌孝子，死绝奇，生年未永人见推。乡邻闻讣杵不舂，亲戚奔丧泪再挥。白杨悲风云惨淡，穗帐月冷香逶迤。萦怀手提如意舞，无复梦把连环持。鹊巢伶俜哀锦树，琴弦断绝凋朱丝。呜呼！月溪传，周郎引，於公词，当时三绝人见之。石湖大篇又超迈，东柯八句同返思。香名脍炙囊人口，风烈照耀群贤诗。呜呼！半隐老，才力薄，人品卑，纵有空言何所施。笔力既无扛鼎势，文藻适足为时嗤。愿求当世采风者，表而出之天下知。不然排云叫阊阖，请树绰楔光门楣。遂令首行身朽誉不朽，簉迹二十四子肩相随。卓哉，簉迹二十四子肩相随。天荒地老，磊磊落落声名垂。

〔1〕“蕴藉”两字疑衍。

柳溪怀古

周　鼎

不见当年种柳人，数枝犹自绕河滨。长条只解年年绿，絮柳多成滚滚春。张绪别来情易老，陶潜归去迹空陈。客边无限登临兴，问讯莺声几度新。

芦墟夜泊

袁　仁

东风清夜独扬舲，几点渔灯过远村。净波月明归路杳，孤舟冲破一滩星。

水月禅院

苏　恩

古时贫僧无袴着，今日贫僧还买药。却嗔病者来打门，松花无语僧前落。

分湖再次怀友

周　相

仙槎微放分湖曲，新洗匏樽避俗喧。梁月几回惊倒屣，秋风何处迓行轩。临溪倚杖随流水，落日怀人检赠言。漫兴肯虚莫率令，不妨促膝慰寒暄。

涉分湖

冯　科

一片烟波接远洲，十重萑苇夹中流。飞帆欲骇云边雁，击楫犹惊水上鸥。

题圆觉庵旭上人壁

君能远过小芳斋，风雨萧萧昼不开。语到心无人我处，

如来即我我如来。

水月庵

章士雅

滉漾湖光远接天，坐来水月境疑仙。一程芦荻寒相映，半壁松萝静可怜。孤磬自悬开士榻，浮云不系使君船。水天遥望青如黛，愁入乡关倍惘然。

农父篇

袁　黄

春日郊行江水绿，春云黯淡家哭哭。昼锁千门断野烟，白骨纵横满川谷。去年五月风雨多，处处长鲸吼茅屋。姑苏城外天欲浮，荇带荷钱舂作谷。东家有女娇如花，西家有男惜如玉。天时人事共厄危，女卖为奴男作仆。为奴为仆负初心，万户萧条春恨深。皇家德泽浩如海，何时湛露下平林。湛露未零愁落叶，室人交悔谋身拙。蹴碎床头雨后梨，从今不复供锄锸。沿门残豆贵如金，一步一呼肠一结。杼轴霄空鸟雀稀，梧桐冷落行踪绝。独有鸣鸱巢嵯峨。[1]王孙挟弹不敢诃，修修苍天奈尔何。

感兴

结屋分湖滨，渔樵日为伍。寒蛩鸣何悲，明月正当午。士有鸿鹄志，寸心自千古。富贵会有时，箪瓢岂称婆。握手谈时事，倾囊为君吐。风雷惜变化，慷慨报明主。长安五上书，独立泪如雨。

---

〔1〕原稿此处疑漏一句。

泗洲禅院

树绕清溪溪绕门，疏桐滴露月黄昏。蒲团昨夜开金钥，一寸春风编入恨。

过分湖访叶虞部张献美　“美”字旁注：似奚字。[1]

五湖东去接江乡，今日波光似渭阳。谁诏清时无拙官，自怜波客有高堂。嬉以半是云孙树，遁迹真成水一方。莫讶宁家亲久绝，相逢俱可问行藏。

长荡泛湖

皇甫信

清风江上下银钩，一片芦花万顷秋。向晚月明舟子畔，数声欸乃起吴讴。

三白荡

沈　啓

一迈征帆岁月徂，烟波尤拟洞庭湖。遥村雨暗灯明灭，低树天连岸有无。唤客春愁三荡草，可人酒味十斤鲈。方舟不兢怀先德，推让遗风独在吴。

绝命词　十首之二

杨廷枢

浩气临空死不难，千年血泪未能干。夜来星斗中天灿，一点忠魂在此间。

骂贼常山有舌锋，月星炯炯贯空中。子规啼血归来后，夜半声传远寺钟。

---

〔1〕此诗原稿列于眉批中。

月夜偕宇玉仲邱子廉放舟览形胜

王崇简

客路干戈到处繁，放舟何处问桃源。穿来芦荻方知径，拨乱麦花始到门。寒水见星风乍定，惊波起鹭月遗痕。绕田度陌三更后，犬吠林移又一村。

杨维斗过分湖知闇公孟宏隐去

吴阊三月忆相逢，讵意飘蓬处处烽。客舍喜来良友棹，畏途快得故人踪。时危何有田千亩，地险难凭水数重。君去湖东跂余望，蒹葭萧戚晚云封。

本朝

吴日生见访瓦官有赠

方　文

湖上有良匹，高吟世所宗。史元真老骥，赵涣亦雕龙。并探灵威动，“动”旁注：洞。先听长乐钟。朱生才不添，扬辔蹑芳踪。

赠钱少驭

梅墩谋共隐，村小恨无庐。谁料分湖曲，仍成比屋居。风尘催战彀，郡邑走降书。愁杀萧萧发，人前不敢梳。

哭杨主事廷枢

顾炎武

吴下多经儒，杨君实宗匠。方其入对时，已负人伦望。未得侍承明，西京一沦丧。五马遂南来，汪黄位丞相。几同陈东岳，幸遇明主放。佛狸饮江南，真龙起芒砀。首大献横

占，并奏匈奴状。诏曰：朕甚感杨廷枢之占卦。自日天颜回，喜气临彩仗。御笔授二官，天墨春俱盎。擢兵部主事兼监察御史。鱼丽笠泽兵，乌合松陵将。灭迹遂躬耕，犹为义声唱。松江舟蹉跎，搜伏穷千嶂。竟入南冠囚，一死慨神忼。往秋夜中论，指事并嘘怅。我慕凌御史驹，仓卒当绝吭。齐烛与楚龚，相期各风尚。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谅。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惟有大节存，亦足酬帝贶。洒泪见羊昙 令甥卫向，停豪默凄怆。他日大鸟来，同会华阴葬。

过吴江有怀旧游

方　文

葭莩苍苍水国居，前年曾寄此为渔。谈兵义烈归吴沈，对酒风骚傍史徐。纵死光芒争日月，苟全妻子困蓬庐。重过此路肠堪断，开箧犹存所惠书。

夏日为漏泽招提游 二首

叶　燮

避暑无奇策，清游遣昼眠。闲愁消觉地，热客谢林边。溪转听蝉换，风柔趁柳圆。野花随一径，人处得初蝉。

古刹[1]绍兴废，微尘产蔚兰。萝烟舒自合，竿影动如探。意冷钟初寂，香闲壁尚寒。一方澄倒影，生意满寒潭。

题水村图

徐　釚

舍南舍北响鱼叉，垂柳阴浓静不哗。一曲鉴湖底用乞，烟波自处有生涯。

---

〔1〕“古刹”原文为“刹古”。

过芦墟吊杨维斗

丁　彪

日冷松楸野殿虚，伤心天地见丘墟。孤臣姓氏旗常后，百战山川涕泪馀。黄鹄歌残悲翟义，素车潮落吊灵胥。相逢谁是王琳客，洒酒城边恨未除。

又

金石麟

一时师表说文章，今日孤忠魂更香。报国丹心从九庙，漫天血泪倒三湘。关西已丧杨子夫，江左谁传李侍郎。灵丧应随三闾去，痛返汨水荐蒲浆。

旅舍忆家乡雀蟹

柯崇朴

九月正获稻，稻田黄雀肥。陶庄产特最，举世实所稀。复矜分湖蟹，高脚不贴泥。煮食无腥气，况有橙姜裔。一手持其螯，一手持酒卮。与雀兼饱啖，其乐何可支。季鹰忆鲈脍，举网亦其时。较兹二物美，仅堪作佐而。凉秋气萧瑟，蟋蟀鸣阶墀。良友正迢迢，红烛耀罗帏。酌醴馔雀蟹，妇子同嘻嘻。羁客独亡此，对酒长相思。

题门人魏禹平水村图　二首

王士祯

天边如黛九峰青，一曲分湖望渺冥。剩客不来苔满径，日修蟹志补鱼经。

水红花发一丛丛，翡翠双飞西复东。好与吴兴斗清远，道人合住水晶宫。

题水村图为魏樗庵

汤右曾

梅子雨过麦陇黄，瓜蔓水流菰叶香。江南夏浅好时节，水村处处分新秧。新秧分时蚕上簇，吴蚕结茧莹如玉。缫丝得谷网得鱼，船头醉歌船尾宿。河豚欲上芦芽生，清江波泻镜面平。吴儿踏浪不踏土，点点帆影浮明空。十家五家矮茅屋，门前乌桕树浓绿。林梢雨歇呼鹁鸠，原上耕忙催布谷。艑郎唱舻何处来，青山如画须当杯。烟中微微见孤寺，塘外隐隐闻轻雷。长安三年饱尘土，归梦江乡剧连努。今年久旱气郁蒸，白汗翻浆愁卓午。陆生叩门贻此图，挂壁如有清风俱。山兄溪弟莫相笑，我亦识字耕田夫。

水村图

姜宸英

通志堂前前日见，生绡一幅似桃源。不知神物归何处，留得青衫旧酒痕。

水村图

朱昆田

垂虹亭子好画手，戏作水村第二图。何日闲田买千稜，浓花淡柳占分湖。

水村图

魏禹平

君从诗里能寻画，我向图中又觅诗。一片苍苔数枝柳，分明秋色雁来时。

二兄约同夏雪子余淡心顾病

钱继车

钓船正傍绿杨矶，矶上人家白板扉。门外毗哑风送急，一罾网得夕阳归。

岩栖乐事尽无穷，短槛疏帘面面通。秋岸鲈鱼春瓮酒，邀人醉饱听松风。

芦墟夕泛[1]

查慎行

树低草没一重重，晓日横生白荡风。拍岸水痕高一尺，布帆抄路稻田中。

芦墟夕泛

僧 德亮

舟楫偏宜夜，微风起浪痕。寒塘宿鹭立，野渡钓人喧。枫叶谁朝寺，芦花几处村。钟声沉又续，新月照黄昏。

哭宛君姑叶安人

李玉照

想象丰姿欲见难，春风容易妒花残。焚香手把遗编读，百遍长嘘斗鸭栏。

挽照齐甥女

沈 媛

柳絮因风淡远空，海棠照月雾香濛。莫愁强字卢家妇，闭影梨花芳雪中。

---

〔1〕此诗原稿列于眉批中。

挽琼章甥女

仿佛琼姿照笔床，寒归空阁燕归梁。最怜琴绝无人和，句里梅花亦暗香。

分湖竹枝词 八首之三

宜修 沈氏

八月湖边紫蟹肥，豆花棚底露痕微。但凭笑傲烟波阔，采得莼丝钩月归。

门临绿水绕蒹葭，雪浪风摇逐浪斜。日晚渔舟收网钓，穿来玉箸照麦花。

清秋桂露冷寒香，一夜西风剪叶黄。湖水澄澄浸明月，月明何处不潇湘。

挽照齐甥女

沈倩君

云静烟飞降蕊渊，幽兰比格锦为篇。伤心赚梦梨花月，闲锁春风听杜鹃。

挽琼章表妹

周兰秀

十咏梅花获镜台，柔情端不为春来。琴亡谁谱江南弄，空使疏香度夜台。

分湖竹枝词 八首之三

纨纨 叶氏

绕岸青青杨柳枝，烟丝长向白鸥欹。临流尽日垂金缕，不向春风赠别离。

秋来麦芋味新鲜，雪白银鱼更可怜。八月良宵[1]堪赏处，一村灯火月当天。

湖水微茫远接天，绕天低树碧于烟。湖边芳草年年绿，天际征帆日日悬。

前题 八首之一

小纨 叶氏

好景年年二三月，桃花开遍向春风。绛[2]田洪宅传名久，只在沿湖十里中。

分湖竹枝词 八首之四

小　鸾

门外枝枝杨柳青，东风历乱拂烟汀。无端昨夜花如雪，化作江头数点萍。

板扉茅屋野人家，绿树阴阴一半遮。小艇无风来去稳，满湖明月捉鱼虾。

秋入湖边一望空，蘋花摇荡浪花风。渔人网得霜螯去，深闭柴关暮雨中。

芦花如雪稻初收，雁阵来时已暮秋。烟树参差绕湖际，浪痕来去送行舟。

分湖烟霭

碧空掩映媚晴晖，应是霓裳衬羽衣。光散水中旋黯黮，影销天际转依稀。骚人刻烛情何限，画师临摹态已非。任说富春江景丽，只争留个钓鱼矶。

---

〔1〕“宵”原文为“霄”字。

〔2〕“绛”原文为“缑”字。

过分湖兼怀铁崖先生

吴黄 钱拭妻

诗老昔流寓，高踪今未磨。风尘辞凤阙，烟月老渔蓑。舞动翻红袖，诗成醉绿荷。残膏流落在，尚老有渔歌。

水村即事

紫门落日晚波明，闲立沙头杖履轻。鸥鸟有情如索句，又成芦荻送秋声。

寒波南去接分流，词客精灵此尚留。料得月明三五夜，玉龙吟送水西头。

哭照齐姊

沈宪英

云散遥空锁碧岑，人间无路月沉沉。可怜寒食梨花夜，依旧东风小院深。

尾注：庚辰七月廿又八日夜，梦琴生陈希恕注一过于吟琴读画楼之灯次，并加墨。[1]

〔1〕原稿卷末无“分湖志卷六终”字句。

分湖志　卷七

吴江沈刚中 需尊纂　同里陆燿 青来订

集 文

宝积禅院记

范宗尹

建炎间，有神僧德性飞锡于南阳，驻于浙西嘉禾之思贤里。见其境土饶沃，水木清华，爰率其徒芟舍以处，垒石崇垣负栋为栖禅之所，题曰“宝积”，而属余为记。余惟宝在释氏，惟佛、法、僧三者而已，自此之外更无所为宝也。所宝者道德，所积者功行，而宝之积与弗积，直藐之为躯壳外长物。故千百亿劫之后，出现三宝于无为而化之区，融作舍利镇四部洲，天、龙、人等莫不称扬赞叹。仰散八宝天花于无遮会上，普作津梁无有涯际。此汝大圣人三宝之贵，所以无敌于恒河沙界者也。今师舍身济物，率登彼岸。其尚散星宝之积，以沾足天、龙、人等也哉。

东岳庙记

赵开宗

今上皇帝车驾南巡，驻跸松陵之梅墩。乃于整饬六师之暇，特念圣武布昭乎遐迩，王灵丕振于华彝。四海永清，万姓悦服，悉本于天地山川神祇[1]之所佑。相爰恭行柴告东方之礼，崇建岳庙于梅坡之艮隅。中立正殿三楹，奉岳神象。翼以两庑，卫以石垣。仍于殿之两奥，力加奋筑，搆斋堂、庖爨、湢室凡三十馀楹，以为道众祝釐居守之所。

群工告成，皇上喜率百僚，诣殿庭载瞻载拜，奠以玉帛，精虔有加。而神若降灵于彩云香霭间，灵旗缤蔌，鸾凤回旋，风日交畅，而焄蒿凄怆之天，悉万姓崩角稽首之地。神人协庆，福有攸归。皇上乃命臣开为之记，以诏后世。爰序绩如右，而系之以颂曰：於赫有宋，享有中国。河岳效灵，翼我皇极。泰山有神，永奠东土。兹翼圣驾，陟降斯所。帝曰乃都，盍享以祠。基殿妥灵，皇釐是资。磐石崇社，万古弗泐。佑我生民，岁蕃黍稷。丽牲有碑，帝命勤勋。后有式者，尚考斯文。

水村隐居记

钱重鼎

予游淮水来吴会，客于季道陆翰林之宇下近十年。知其别墅在松江之南，分湖之东，欲往来未能。每思宽间寂寞之

〔1〕“祇”原文为“衹”，误。

滨，得与鲈乡蟹舍邻接，庶城市委巷偪仄之怀有所托以舒焉。季道悉予志，为卜渠于别墅之傍，至则聚书其中，以自召悦。屋前流水清澈鉴毛发，居人类汲以须，时有鸥鸟舞而下，若相忘于江湖，可取以□也。异时，子昂赵集贤为作《水村图》，林樾荫乎茅屋，□□横乎荒湾。秋风鸿雁，夕阳网罟。短棹延缘苇间，不闻拏音迹其意匠图□于大德壬寅，迄延祐甲寅，十有四年。景物处所，宛然不异于今所居。事固有不相期而相符若是。然者季道泛舟往来吾庐，手丛书一编，笔床茶□之风流。故在明月之夜，共载以游。抚清绝之区，得咏歌之趣，或能追皮陆清事可乎？噫！予老矣，方将卷书，学钓容与于烟波之上，而为之歌曰：舟摇摇兮，风嫋嫋兮，波鳞鳞兮，鸥翩翩兮，扣舷渔歌兮，孰知其他兮。歌已，遂书水村隐居之记。

依绿轩记

季道为甫里贤子孙。予久客其门，束书相随于分湖。予居其第宅东偏。池上驾屋，亢爽扁依绿，俾二三子于焉澄怀涤虑，诵诗读书。暇日倚阑俯瞰，鱼行镜中无遁形，天寒水落石嵚然，离列其涯，可坐而钓。其清流清澈滉瀁，非断港绝潢，居然有濠濮之想。予常独立沧茫，欲穷水脉之所自来。第见短篷拂芦苇丛，来往烟波之上，若鸟鹭然悠悠乎，不知其所之。中秋雨歇，夕阳依依，季道谓予曰："此距分湖数里，子能共载以否？"遂呼轻舟泛中流。云破月出，水上下辉烛照澈肝胆，徘徊者久之。东望槜李，渺然有无间，分湖水之半

舒舒焉。西南向趋第宅之傍，不为湖所吞，而资其所润，故其积渟者得以为沼为沚。演迤于阑槛之下而不去，岐而东西以逝者，其为泽枒为川乎！然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者，非耶。二三子睇流动而得其固有之智，咏沦漪而得其自然之文，目盈科而进，悟成章而达，未必不为藏修游息之一助。某水某丘，童子钓游云乎哉。予老学落，不工于文，姑记其胜，为季道言之，曰："子之言不虚。"其书遂为记。

游分湖记

杨维祯

至正九年三月十有六日，吴江顾君逊既招客游东林，明日复命钓雪舫载声妓、酒具游分湖。客凡[1]七人：会稽杨维祯、甫里陆宣、大梁陈翼、金陵孙焕、云间王佐、吴郡陆恒、汝南殷奎，妓二人：珠帘氏、金粟氏。朝出自武陵溪，过伍子滩二里许北望，见鹊巢乔树颠，杏花与水杨柳绯翠相间，长竿旆出绯翠顶。主人云，西顾村也。又五里，所见修篁、乔木、蔽芾、亭台于岩洞之上，遂解舟维来秀桥。

不问主，迳诣亭所，亭曰"翠岩"。主人与陆君继善出肃客，憩乐潜丈室，设茗饮谈。乐潜诗有"向夕群动息，时闻落叶声"之句，余嘉而录之。复引客至嘉树堂，观先翁手植百年。就饮堂上，出铁笛一枝，云江南后唐物也。有刻字云："一枝横寒玉，七点明瑞星。"一弄声劲亮甚。笛阕，陆君恒楔余二弦琴，顾君逊亦自起弹十四弦，命珠帘氏与孙君焕，交

〔1〕原文"客九七人"，"九"旁注"凡"。从行文看，客七人，加上二妓，实为九人。

作十六天魔舞，馀彻枝踏歌。引客至长堤上，度来秀桥，至南陆庵，班荆坐大树下。珠帘氏用白莲瓣行杯，酌主客酒。舟中鼓吹交作，两岸士女驰逐而观者褶属不绝。

解缆出汪港五里，所至分湖。湖东西袤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故名分湖云。舟经龙王庙，酹酒龙君借便风，果应。锦帆一开，即抵柳溪。过吉祥寺，游鲍氏池亭。亭有古松数十株，奇石数十章。亭已废，环翠池及石屋洞尚无恙。时寺客亦徐徐柳边出，陪谈兴废事。云，池亭为前朝鲍节制旧墅也，今子孙无噍类，惟遗八十老媪不能立，乞人〔1〕寺去。

再出柳溪，过登瀛桥十里许，北过芦墟为巡官寨，寨官李氏邀客啜茗。徐步过泗通桥，月已上青松顶一丈矣。遂步月色归苍雪所，用主人顾君逊“武陵溪上花如锦”之句，分韵赋诗。

夫水国之游众矣，得名者鸱夷子，后惟陶水仙、僧州秃翁耳。鸱夷子先几去国，并挟西子偕去，智矣。而客则未闻秃翁赤壁之乐。客有吹洞箫者，清矣。而声妓尚无闻水仙。宾客、声妓俱载，客为焦革之流，酒徒耳。而觞咏之乐未闻也。觞咏至，而妓之娱又无流连之行。

今分湖之游备矣。其可不有记述，以为后人之慕乎？于是乎书，俾主人刻之苍雪轩上，主客诗各系于后。时期而未至者：茅山张君雨、界溪顾君瑛也。

志曰：偶尔逍遥，寄情尘壒之外，则选声征妓，亦古人所

〔1〕原文“乞”后为一空格，应为“入”字。

不废乎。如必房中之歌为正，则三百篇以下无诗；必山水有清音，则阳春白雪皆绝响矣。读斯记者，可与陶赋并参。

水月院记

释　大诉

吴江州南五十里，有湖数百顷。湖中有土阜隆然，广可五亩，旷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间，僧觉春庐其上，曰水月庵。六传至久□□筑堤以广之，作殿堂楼阁悉完好，请于帝师，易庵为院，而求记于予，且曰：世以良田美宅贵粥豪夺，及积之浸广，而官之赋役益重。于是有不胜其用，而病且覆者相望也。故我祖取人所弃而有，以至予我。我以一身之微，寄于水月之上，泛泛如虚舟之凌滉瀁，何往而不自得哉。

余谓：志卑者徇利乐，闲旷者徇境。其诱于外，而为物所胜一也。若是，则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为子记之，皆外物也。能敛念，以返观乎内，虽宇宙之大，虚空之无穷，曾无一区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之过影耳。则子之居将无所寄庸，寄吾喙于其间哉。虽然虚已以观物皆吾用，不泯于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是，则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为子记之，载歌水月之章以遗之，其孰曰不然。辞曰：水之逝乎，有潮有汐。惟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递化，孰不知物不有人。会万若一，爰执其枢，以游化物。物吾无朕，水乎？月乎？

陆氏义塾记

曾鹤龄

分湖在县西北三十六里。眉批：据《湖隐外史》补首句，弁疾。并湖有田衍迤肥沃，无虑数千亩，皆陆氏物。陆氏家故饶，至孟琛益尚儒雅，喜导人读书。尝曰："使一乡之人皆知学，则风俗自变，礼义自生。"又曰："好学者，人情皆然也。顾其力弱，无所从游而怠废耳。使有游学之地，不翕然相从如归耶？"于是，命其子构屋十数楹为塾，聘有文学德行者为师，告于其里闬后进小子，愿学者率诣焉。惧其无所瞻仰也，创夫子庙于塾前，俾朔望相率谒拜。又惧其乏资给也，割常稔之田若干亩，岁收其租，以供常膳束脩之资费。

塾成，而参政饶公礼行部过之，周览咨嗟，谓曰："此盛举也，可名义塾，吾当为尔求记。"今年，公来京师，适有河南布政司之命，且以属余曰："吾欲践吾言耳，且褒善励俗，亦大夫君子宜辞也。"余惟义塾之建古道罕用，而陆氏有之。见人有一善汲汲欲著之，不俾磨灭此仁人心也，而饶公有之。士庶之子不涉远不劳费，坐蒙造就之功，所在未之见也。而分湖则然，皆不可不书。塾经始于宣德六年九月一日，落成于八年三月十日。

水月庵八景记

朱　钦

余闻嘉善水月禅庵八景之胜，尝造而问其主僧月松上

人。月松起而对曰：吾院大雄宝殿肇自宋绍定间，以迄于今，灯凡数百祀矣。而道脉增光，流而不息，因名曰“古殿灯晖”。左架层楼高可百尺，悬钟其上，晨夕叩之，俾鲸音四达，司一乡起居之节，因名曰“崇楼钟韵”。院南曰龙湫，一方斋澄如玉，时海月东上，飞浸其中，则道心同一莹澈，妙绝不可言喻，因名曰“龙潭映月”。院之乾方为列祖窣堵坡一区，松楸云雾，滃郁如嶂，因名“马鬣蒸云”。院之震方为分湖，界吴越之半，征商争竞，飞舸往来，帆影逐鸟，沙落百里平镜中，宛矣如画，因名曰“分湖客帆”。院之巽隅为优曇溪，口上业渔者蚁集，日鼓枻云水中，欸乃作子夜歌，落石床可听，因名“曇溪渔唱”。院四周匝苔蹊数百重，鹤避茶烟，则垂头插翅青绡中，九皋三岛梦入寥廓，盖亦人定类也，因名曰“苔蹊睡鹤”。院后修篁如节，天风引青鸾入林，吐韶音与经呗相应答，因名曰“竹坞栖鸾”。院有八景，其概如此。惟先生记之，以诏后。

今惟地因人胜，地不能以胜人，使后之至是院者，果能务道德，如支遁词章，如皎然纳文墨士，如大颠辈以扶持宗教，则八景不求胜而自胜矣。不然，则胜景自天设，奚足取哉？月松起而谢曰：“先生之言所以磨顶受记于吾。”徒者谅月至矣，请书此为记，遂为之书。

泗洲寺重建大雄宝殿记

赵　宽

诚主天下之事，而勤以成其功。持是二者，矢金石弗渝，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成之功。要亦得人焉，苟得其

人，则胸中绳墨盖已素定。而施之事功，应手卒办矣。何也？以志而帅气也。泗洲大士于佛教上乘，神化无为，道德浸涵乎天下，故其所建寺触处其寓。吴江泗洲寺，其一也。寺建于唐景龙二年，择徒以守，传至宋绍定间僧清果，元至正间僧文玖，皆以文德道戒黼黻崇拓。而玖尝沐宠《官僧录》善世。

国朝永乐间，僧净瑄绰有儒学。时户部尚书夏忠靖公奉诏，治水江南，获闻瑄名，尝驻泗洲，更相唱和，缔为方外诗友，寺为益显。而其徒行璿尤以儒饰佛，拓置以辅焚修，翼殿以壮雄观。迄正统毁于盗。景泰，道珩募檀越屠隐云等，建复旧规。奈罹冰霜之戒，又毁焉。时则天顺改元也。土绵力脆，啬于施建，仅存庖湢之区，以延绵线脉。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迄今四十有二载，而有僧鉴无、私璘、辉彰者出，慨然以兴复为己任，各矢诚务勤，靡间夙夜。檀越响应如云而集，赢者授赀，窭者攎勩，技者呈能，而大雄宝殿就地而成，自天而下。盖自弘治丁巳，迄于壬戌，才五完岁而已。是非积功效勤，而收事功于浩然之气之中者乎？是宜记其绩，以待将来。□其成者，则耆僧□鲧澜、琳玉、田鐩、照心、珙壁、中琅、宗器、琼碧、岩聪、无闻、珀如、德传、正宗、能无，为庵僧则庭竹、隐瑛、楚珍，市材则阊关张宗太，倡首施主则本境屠以德、沈德中良则、香山曹廷礼也。

重修泗洲寺记

潘　耒

事有似缓而实急，功有难成而不朽者。智士图之，庸众忽焉。佛氏之兴废，若与四民无与，然名蓝大刹有关一方形

胜，而禅律高僧居之，上足以阐法化，革贪顽，下足以植福田，资津济。设任其倾颓，则夫栖止人毁善根，而形胜不完，亦非乡井之利。故曰似缓而实急也。林林之众各营其利，非已事而劝之出财，鲜有乐应者。然田园地宅或不长有，而布金佛地远植净因，事美一时，绩垂千载。故曰难成而不朽也。

吾邑芦墟镇旧有泗洲寺，创于唐景龙二年，相传为泗洲大圣过化之地，塑像存焉。宋元祐间，名僧迭居。明初，夏尚书治水吴江，中数至斯寺，与僧净瑄有倡酬之篇。正统、景泰间，再毁再建，分为应院，而禅堂存中，法席不替。湖泖间往来参学者，恒以此为津梁。其地居镇北方，水所分泄，关遮拥护，尤以形势为宜。故芦墟之有慈寺，为坊表、为辅车，非他庵院比也。惟是岁久不修，日就颓圮，殿堂门庑殆无完架，作治之费无虑千金，惮难因循亦久已矣。

镇人某某协力赞襄，募助本土及四方之有力者，盖戛戛乎难之。惟首事抗直秉公，不避嫌怨。初焉勉强，徐而翕集，即大殿而更新之，栋梁榱桷无不坚完。改作山门，高广倍昔。禅堂两廊、斋厨诸屋，则住持万资禅师拮据经营，次第整修。兴作于己卯之冬，落成庚辰之春，不四五月而大功毕举。由任事者之刚果，赞助者之协和，故能卒作就工，若斯之速也。由是而僧得以安居，云水有所栖托，宗风可振，法化可行。而远近之瞻望者，岿然翼然，顿还壮观，风气不患亏疏，闾井日臻蕃庶，不亦休乎。

夫自唐以来，京都之寺观，王侯之第宅鲜不毁废。而荒村古寺乃能久存，盖有以俱存者也。诸君子力能使梵宇更新，

而梵之力亦能使诸君子功德为不朽，岂非交相助者哉。余数游憩于兹，其替而复兴也，辄因万公之请而记之，以示后人。

新建杨先生祠堂记

丁元正

杨维斗先生，讳廷枢，明崇祯庚午解元。明既亡，死节于芦墟之泗洲寺桥，盖顺治丙戌年□月□日也。余令吴江之明年，至其地，父老咸指以相告，具言先生之被执也，四野震骇，环观如堵。时巡抚土公国宝重先生之名，欲必降之，而先生不屈，乃曳之桥上。将就刑，复召至前好语之。如是者三，卒甘心授首于桥之东堍。良久不仆，声若从项出，其言与今《明史》所载颇合。

嗟乎！先生之死且百年，而斯土之人啧啧传述，犹凛若目前事。盖其风节之足以廉顽立懦也，信矣。我国家崇尚宽大，褒录忠节，光昭史册，罔有忌讳。而吏斯土者，不能即其地而表章之，岂所以风厉方来之意乎？

土人旧置先生主于寺庑，余拜谒之馀，惧不足以妥英灵、肃瞻望，乃与其乡绅士沈芳等谋为之祠。寺之左，向为社仓，前后各五楹，拟移于镇中，而撤其旧新之。奉先生主于堂，复辟其旁舍为子弟课诵之所，颜曰“杨先生祠”。上申其议于各宪，皆以为善。方鸠工，而余不获蒇其事。代余者为熊君晋，与分湖巡司史君迁义醵金修建如前议。自今以往登斯堂者，仰承先生之俎豆，因以想见其读书明理、志贞行洁之由来。其所以勖成人而造小子者，胥于是乎赖焉。又不特重先生之

立节于此，而志之，而不忘已也。余自愧莅官日浅，无以嘉惠邑人，而乐观斯祠之有成，爰叙其本末而为之记。〔1〕

〔1〕原稿卷末无“分湖志卷七终”字句。

分湖志　卷八

吴江沈刚中纂　同里陆燿订

分湖八景诗序

朱　钦

王君廷润隐分湖之滨，日以搜奇吊古为事。以湖东有泗洲，洲上有古寺，而钟声隐隐逐苍茫而来也，命曰“泗洲晓钟”。缘湖而南，更漏分明，滴铜龙而御暴寇者，有巡楼也，命曰“巡楼更韵”。棹乎柳溪，则满船明月，而浮光静影照见毛发，使人欲乘风露而上下于宇宙之间，命曰“柳溪月色”。武陵之上，渔歌互起，遏行云而送残阳，悠扬呕哑，人林稍犹有馀响，命曰“武陵渔歌”。文鸳浴于蒲汀，则两两出没于烟波间，斓斑可爱，命曰“蒲汀鸳浴”。湖泽中有龙窟，时岁大旱，则起作霖雨以膏下土，命曰“分泽龙潭”。桃源本陆氏有，及元仕既往，陆亦丘墟，而桃源仅存奇峰、怪石屏障左右，名卉、修竹映照流水，命曰“陆氏桃源”。子胥渡吴处适在湖溆，至今千馀年间，潮头肃爽犹有生气，命曰“胥滩古渡”。遇一名而授一名，举一名而状一景，名从景立，景遂名彰。其为目

也,凡八。诗坛墨社闻而歌之,动以成卷。廷润俾余为之序。

夫松陵胜境,在分湖一区。然景自天开,乐由时致。有是景,而无是人以领之,则景为徒设。有是景,有是人,而或不际乎太平无事之时,则朝楚暮越,视桑梓如传舍,景虽设,何能乐哉?今分湖之景,领之者有廷润,而又时乎太平之无事,则其品之而为八也,固宜品之。既宜,则夫形之诗歌也亦宜,二者皆宜,则予之序也,又胡为而不宜?

弘治三年岁次庚戌仲冬月,南至龙山外史朱钦书。

叶廷美还吴江诗序

商良臣

泰山之于丘垤皆山也,沧海之于行潦皆水也。彼或以丘垤为高,行潦为大者,何哉?盖未尝一登泰山,一观沧海耳。至于人之僻处,于乡里也亦然,其耳目之所接者不越乎一乡之士,固无以豁其心胸,广其闻见,几何其不高丘垤,而大行潦耶?此余于叶廷美有所取也。

廷美吴江世族,与余友鸿胪应君最相善。廷美尝谓鸿胪君曰:"余少时,获闻吾乡长之馀论,以为京师乃首善之地,礼乐刑政之所自出,名人硕士之所会同。窃识之意,以为稍长当即一游,而卒未也。去年冬,会都宪邢公檄余赍奏章,谒天子之庭,始克乘传逾大江,以达于淮泗,由淮泗以达于京师,得以仰圣主之德辉,挹群贤之礼度,则知向所闻者,不我欺矣。"余闻而叹曰:《传》不云乎,观于海者难为水。又不云乎,登泰山而小天下。自知京师者,非泰山沧海之谓欤!

今廷美既游京师，则心胸豁而见闻广，丘垤行潦焉能重其中哉！他日或梓之文章，或形之事业，于廷美尤有望焉。廷美勉之。南辕既膏，仆夫在道，与之游者，载酒崇肴饯于都门外，善吟者或作诗以送之，遇而请余序诸简首。余因举闻以鸿胪君以复，若夫道离别之情，有诸君诗在焉。

泗洲寺桥碑铭

叶绍袁[1]

窃闻秦帝东巡，始留鞭石之迹；周王西幸，爰有造舟之咏。盖津堠之阻而必通，川泽非桥而莫济。是以惜民乏政，早称单子之明；居动无财，每动薛宣之叹。晋传杜预之绩，病涉无人；汉籍季冰之功，行师有地。故民尚脸，是铸铁牛；河北多艰，用沉石鳌。岸飞千里，曾表丈夫之名；桥异七星，亦惟雀公之惠。况如来说法，悬盘石之金桥；菩提悲心，接恒沙于彼岸。恢弘象教，原为薙人之门；开设龙宫，自作经门之地者哉。

惟兹泗洲古刹，实在分湖北浒。葭风蓼月，旧号江乡；渔笛征帆，夙称泽国。鹭山宫阙垂接鸟洲，鹿苑园亭即临鹤渚。惟杠梁之未成，叹往来之乏济。靡不人患蹇裳，车劳濡轨。断岸苍茫，莫免泳游之惧；修途恍惚，奚堪揭厉之艰。徐某等誓愿悯念洪□，积累年之撷据，更数载辛勤，身困奔驰，精疲化募。求仁养志，布慧筏于迷津；大力诚心，扬智舟于苦海。于是就莲宫而启建，悬石磴之穹窿。长螭亘而横

〔1〕此文作者应为叶世傛，为代父之作，且原稿脱落差错甚多，此处原文照录，未作补正。

渡，落雁下而临波。影入青溟，乍疑龙伏；梁栖浊雾，恒似虹飞。虚驾重流，妙应斜星之制；跨连绝岸，高分半月之辉。春堤杨柳，濯濯层栏；秋壑芙蓉，依依画柱。朝来入市，无烦鹢鹈之舟；暮欲归田，爰俟沙棠之棹。文成未遇，或逢授履之仙；武骑来过，还表题书之志。兼且隅栖四起，未拱相临，重阁三层，雕帘间大。庵罗蓄翠，临铁锁而垂阴；蒹葡延芩，拂石梁而结荫。山僧持钵，时来王舍之城；士女烧香，常入维摩之室。岂特紫宫南渡，徒法牵牛；夏墓[1]东来，空传饮马而已。

铭曰：巍巍崇桥，实河之梁。除道偏成，在树之阳。临江列楹，安压修塘。横绝春水，驾凌流汤。川连岸近，路接堤长。跨道龟浮，乘空雁行。用济舟徒，以续舟航。风行帆疾，花落水香。栏称汉帝，柱称秦王。方彼元凯，河桥举觞。

题赵子昂水村图

李日华

胜国时，华亭隶我秀。秀与苏、湖相接壤。余尝渡泖过大小蒸，其地有馆公楼，知赵集贤游历处。盖宋既南跸，以湖、秀为扶风、冯翊，诸王孙邸第棋布焉。子昂兄弟[2]尤以风流翰墨相映带。钱德均所栖分湖，正子昂书画舫出没，啸咏其间者。德钧淮楚士，不知江南处处水村，处处是此景色，乃谓：得图在先，卜筑在后，景色相肖，以为奇绝。亦何异得

〔1〕原文“夏墓”二字处为空格。
〔2〕“弟”，原文为“第”。

公马图，已走冀北牧[1]场符兆耶？季白既居我秀，兼得是卷，即连雨甚雪独坐斗室，亦与此种清景不隔。譬之兜率院人感果既胜，横股掷足无非宝地，断不以德钧作两截见也。书竟，适泼顾渚初芽野薇，风拂拂如摇，篱薄送香，并成消受。

陆行直碧梧苍石图

《碧梧苍石图》一幅，姑苏分湖湖天居士陆行直甫之所作。行直有家妓名卿卿者，以才色见称。友人张叔夏为作古词赠之，所谓“多情应为卿卿”是也。后二十有一载，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归，作此《碧梧苍石》。复与其宗人冶仙话旧，因记叔夏之赠，则张公、卿卿皆杳隔尘世矣。故并书张词于卷端。当时，诸公仍踵而和之。其辞音抑扬凄惋，似寓乎悼惜无涯之意。然至治到今，又百馀年矣，而此图无恙，墨色如新。岂非有类歧阳石鼓、昭陵茧纸，人人得而珍之耶！

乡先生主公暇日持示余索赋，遂书以续貂后。公字孟宽，号绿畴轩，吾乡诗礼古族，其风流蕴藉不减行直云。

陆季道作《碧梧苍石图》，盖追写故友张叔夏之词意也。按季道载叔夏《清平调》一词于左云云，且识其后曰：至治月日，与冶仙西窗夜坐，偶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卿卿、叔夏皆成故人。卿卿，叔夏词中云，不知所指谁，疑是当时妓妾之类。但不宜序叔夏之上。元室士大夫诗画绝有可观。梧石清润，大似云林。盖季道人品，亦与云林相上下。恨予生晚，不能论其世，徒赏其词画，而击节三叹也。

---

〔1〕“牧”原文为“收”字。

正统己未花朝前三日，饮桂林朱孟宽，同观者屠冰壶、陶耕学云。

分湖赋 并序

吴　黄

分湖者，在西浙南直交，具区之衍波也。以其半为松陵，其半为武水，故名分湖。地多亭台池馆，见于铁崖诗老之记，盖一方之胜矣。自铁崖以声妓、文酒跌宕其间，又泐石为记，而地并胜。后吴江教训钓鳌陶先生又赋之。余慕焉，因游水村。一舟过之，访当年亭馆，已不可得，独赋与记尚传。欧阳子所云“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不余欺也，遂为之赋。

稽古帝王体国经野，凭山川以正域，溯有截其分湖，实表镇于泽国。滉瀁华亭之南，澎濞嘉禾之北，襟带禾松，控引浙直。其广也，环十里而有奇；其深也，垂千绠而莫测。五湖遥泻，衍三湘七泽之波；一水分驰，壮三泖九峰之色。能止朗陵之争，不借左慈之力。划焉中断，似剪并州之刀；豁尔平分，绝胜蓟丘之植。乃吴根越角所剖判，而武水松陵之表识。

其为水也，纡馀涴渒，撇烈汪洋，翯乎滈滈，汩乎汤汤，澄焉如练，平焉如庄，激焉如矢，立焉如墙，虚涵玉宇，直走银塘。蹙微风以潋滟，腾越罗楚练之文章；鼓奔涛而震荡，若黄钟大吕之铿锵。春水灌而不溢其量，秋潦尽而不涸其藏。远以滩濑，环以阡陌，汀渚纵横，沙砾所积。于是乎溪毛争披，野卉纷坼，菱蘅菁莪，蔷薇萝薜，薰风十里；芙蓉春雨，千畦韭麦，垂流翠荇，连寻照水，新篁百尺。莼丝萦逸士之思，

草带长义塾之洋。绯桃、碧柳和晓露以迎曦，朱蓼、青苹拂凉飔而向夕。参天绿雪，松围鲍老之园；喷日红霞，花老陆郎之宅。于是乎潜鳞飞羽，呼朋引雏，娱戏翔集，卵育涵濡。金衣玉羽，□甲青襦，名公美舌，国号长须。碧海舍人之皓洁，红当祭酒之清腴。春残帝魄，秋尽王馀。鸠有妇而莺有友，鱼有婢而雁有奴。锦鳞比目以游泳，文禽共命而相呼。算首莫能计，画史不胜图。既时以旨，洵美且都，拥剑紫螯伴橙香而佐筋，披绵黄雀渍兰酒以充厨。岂必雪翮云横，独下华亭之鹤；霜刀缕切，别慕松江之鲈。若乃舟楫争驰，舳舻竞骛，烟篙共浪桨交横，青雀斗黄龙轩翥。毛生捧檄以南来，季子怀书而北赴。商归阳翟，绿鬓倚柁，□春生客去浮梁，皓皖抱檀橹夜诉。持竿渔父，趁明月以投纶；荷锸田夫，倚斜阳而唤渡。白足沙头萧寺僧，红衣水面莲舟妇；日落樵歌隔水闻，风微牧笛穿林度，皆足以点缀云物之华，而增长溪山之趣。爰有东山逸客，南国诗豪，初辞轩冕，乍返林皋。有良朋以结伴，有难主以相招。挟飞琼之丽质，泛钓雪之轻舠。流连烟水，跌宕风骚。红袖捧红螺之盌，白莲泛白玉之醪。饯鸦轮于柳岸，伫蟾影于松梢。铁笛一声，吹起湖边宿鹭；冰红三弄，惊浮洞屋潜蛟。别有吏隐蓬莱，官闲苜蓿。檀玉屑之清辞，企铁仙之高躅。唤清艇以游敖，趁寒波而洄溯。逢[1]江上之老渔，话斜阳之孤鹜。蘸月露之清芬，写霞天之巨幅。日落平芜，烟高古木。吐云凤之褵褷，灿江花之簉簌。流珠喷雪，光摇泉客。鲛宫裂石穿云，声振冯夷鳞屋。

〔1〕“逢”原文为“逢”字。

然而日月如梭，人生几何！林催后叶，水让前波。呜呼！玉貌绛唇，既魂消于朽壤；锦心绣口，亦骨冷于山阿。讽武陵之篇，空馀衰草；访节制之墅，□老青柯。萧条云水，寂寞林萝，幸文章之可托，留姓氏于不磨。矧余躬之渺末，获胜景以婆娑。敢兴怀于往哲，爰抚手而清歌。歌曰：一曲分湖清可俯，湖水沄沄自前古。凤琶鹤氅最风流，金粟珠帘共歌舞。玉龙沉波化不回，金鳌失水更堪哀。惟有松颠一丈月，照人好去读残碑。

分湖石记

叶小鸾

分湖石者，盖得之于分湖也。其时，水落岸高，流涸崖出。有人曰：湖之湄有石焉，累累然而多。遂命舟致之。其大小圆缺，袤尺不一，其色则苍然，其状则崟然，皆可爱也。询之居傍之人，亦不知谁之所遗矣。岂其昔为繁华之所，以年代邈远，故湮没而无闻耶？抑开辟以来，石固生于兹水者耶？若其生于兹水，今不过迩而出之也。若其昔为繁华之所，湮没而无闻者，则可悲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隐映，池台依倚，歌舞流连，骚人啸咏，烟霞有主，不亦游观之乐乎？今皆不知化为何物，且并颓垣废井，荒涂旧址之迹，一无从考之。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湖侧，不知其几何时也。而今出之，不足悲哉！虽然，当夫流波之冲激而奔排，鱼虾之游泳而窟穴，秋风吹芦叶之瑟瑟，寒霄唳征鸿之嘹嘹，苍烟白露，蒹葭无际，钓艇渔帆之出没，萍田荇带之深覆，则此石之存于

天地间也，其殆与湖之水冷落于无穷已耶？今乃一旦罗之以庭，复使累之而山，荫之以茂树，披之以苍苔，杂红英之璀璨，纷素蕊之芬芳。细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缭绕于其颠，飞花点缀于其岩。乃至楹槛之间，登高台而送归云；窗轩之际，招遐景而生清风。回思昔之流连游观之乐者，不又复见之于今乎？则自石之沉于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使水不落，湖不涸，则至今犹埋于层波之间耳。石固亦有时也哉？

别　录

袁顺，字巽之，别号杞山，陶庄人，豪侠好义。时姚善知苏州，与之甚契，荐于王叔英，游公卿间。靖难师起，黄子澄恒往来顺家，图匡复事。后苏州卫指挥获子澄于顺友杨任家。顺遂逃至吴江北门，作绝命词云："北风萧萧兮秋水绿，木落松陵兮野老哭。周武岂不仁兮，乃耻食其粟。生无益于时兮，死又奚赎。吾将遵彭咸之遗则兮，葬于江鱼之腹。"行吟数四，自投于湖。居民吴贵三援而出之。吴亦好义，询其状，愿破家相容，竟以得免。后闻子澄有遗子，冒姓在其乡，顺欣往纵迹得之，遂携奔湖广。永乐中，诏赦始归，隐于吴江，课蒙自给。后归老陶庄而终焉。顺为黄四世祖也。

胡斋，初名浚，字元海，陶庄人，常居魏塘卖卜，言多奇中。其学盖得袁杞山，斋母即袁之姑也。斋与袁游金陵，提点姚一山偶失金杯，酷责其徒。二人怜之，占得剥之颐，告之

曰:金在土中,未亡也。汝第从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则得矣。如其言,果得杯。永乐八年,以一山荐至京师。所卜如神,名闻禁掖,遂授钦天监漏刻博士,赐今名。时上新筑殿,命之卜。布算讫曰:某月某日午时当毁。上怒,囚之以待。至期,倩狱卒觇视。返报曰:午过矣,无火。胡服毒。午时正三刻,殿果焚。上急召斋,已死矣,甚惜之,驰驿归葬之。孙昺遂以善画名,山水人物尤精。初命下,袁为胡卜,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属君,升阳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锡名之庆乎?斋曰:土口壬午,壬为人,而午者子之冲也。锡名必不离水。袁曰:非,徒然也。四为渊,而又值升阳。而五居洞上,渊而大者乎。以草莽之臣践五位,终非吉地。五为火,丁者壬之合,遇火则危矣。后闻赐名斋,袁大笑曰:验矣,死不远矣。后果因殿焚死。

袁泽,字世霑,祥侄孙。精痘疹,视儿色理,即知吉凶。当出痘时,每至一家,或一村,集群童阅之。与之期日,某当生,某当死,靡不毕验。更无口利心,求者阗门,有神仙之称。子朴、栢,咸克继业。

凌孝子,下保东区人。永乐中,父以典税被诬,逮系京师。孝子年未及壮,冒死至都下,上书明父冤,遂得释。往来跋涉,风雨侵凌,劳苦惫极而殒。

陆竹坡,下保东区人。笃实仗义,处里间不立崖岸,好济扶贫弱。凡过文人词客,款留浹旬不倦。景泰间饥,出粟赈贷。县官奉文授冠带,以旌焉。

顾昌,陶庄人,为镊工。性至孝,母年八十馀,患痢疾且

革，日往真武祠拜祝，祈以身代。转度不济，即于神前刳心，探之不得，割旁膜煮羹以进。母已绝粒数日。进食，母强食之渐愈。后每遇风雨，痛楚难禁，亦不令母知。母年逾九旬而卒。昌亦年九十馀。

赵田乃邵田，明末，中山王之裔孙魏国公徐洪基，甲申之变，南都诸臣迎立福王，定议于某家。明年，南都不守，洪基率妻子避于邵田袁世履家，了凡先生孙也。洪基形貌魁梧，须长过腹，每一振声，骨节珊然。尝以匡复王室为念，树帜招军，有助饷之议。富家陆醇儒同其弟梗之。醇儒悬赏集众，又聘吴淞伏法总兵黄蜚部将田胜嘉攻洪基。洪基持矛出，三人擒杀之。醇儒同胜嘉籍其资两巨舰以去，又致及袁氏。今醇儒子孙一家居青浦之西城，土人犹能道其事。出《大事记》.

赵鸾立，字思溪，芦墟人。性耿介，不避豪贵。崇祯初，举约正，凡地方是非利害，必径情规切以报，有司亦信行之。本朝定鼎初，芦墟左近为盗巢穴，巡抚土公国宝欲尽剿灭。思溪闻，往谒之。土公曰："汝为前朝约正，今国家已更，当非约正矣。"思溪曰："国祚虽移，齿德靡改。"又曰："芦墟尽为盗薮，诛之不已。吾欲剿之，何如？"思溪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盗多他处巢集者，居民无与焉。若尽剿之，而民何辜乎？如欲弭之，某请数其人而殄灭之。"抚从之，盗乃息。邑令叶某旌其闾，曰"三代逸老"。

费元谦，字子美。乙酉，避兵芦墟，遇盗执其母。元谦泣曰：金在我，执母无益也。出橐金赎母，金尽盗未厌，遂被害。及殓解衣，见怀父像于胸，人尽哀之。

孙蓼，字寿□，年四十七。父病，蓼默祷神前，割股作羹以进，病不痊。性好读书，凡遇切要，必稽句以出，为读书鉴之。

朱铨，字御升，南传人。年十九，父客死广东。讣闻，御升欲往，亲党阻之。御升以死誓，遂行。过梅岭时，安南疫死遍野，至其处无不立毙者。御升不之顾。又值本朝定鼎数年耳，世路干戈。历数千里得父骨，怀以归。舟至鄱阳湖，水忽起沙带，舟不能行。御升跪祝曰："天岂绝意于我乎？我将与父俱尽于此矣。"遂抱骨欲入湖，其患遂息，得归葬。邑令涂应旂旌其闾，曰"奇孝格天"。

尚孝子，芦墟人，以磨腐为业。性至孝，每出，先备亲膳，归必买甘旨以供。寒暑历二十年，温情无怠，人称为"纯孝"云。县令郭琇有匾额其闾。

费汇典，旁注：興。[1]字晋叔。崇祯十五年监生，授山东齐河县丞。时戎事方急，知县逸去。汇典独守城五月，城完。巡按御史余日新题叙，擢青川府通判，命下以疾归。后隐居芦墟，不入城市者三十年。眉批：费汇兴见屈志[2]《人物传》，即鹤江给谏之上世也。

陈大年，本姓宓，陈其曾祖赘姓。其父好饮酒、赌博。其叔谋于祖，而杀之，大年甫二岁。后葬父棺朽，见断骨，乃号泣数日。母告以故。迨年十四，即自经营供奉，馀积金娶妇生子。岁馀，忽与母辞曰：父祀不绝矣，仇之不报，焉用生为？遂侦叔而弒之。即欲到县坐罪，里人周邦翰怜而匿之，卒无

〔1〕"興"即今简化字"兴"，形状与"典"相近，原抄录者误为"典"。

〔2〕屈运隆纂的康熙《吴江县志》16卷、首1卷。

事。大年明大义，其祖晚年，奉养恪虔，以代父之职。叔之妯，事奉如己母焉。

柴阿采，芦墟人。父业圃。阿采少，间读书辄熟记。后渐识字，读《千家诗》，遂能诗，信口成诵。日负蔬菜鬻于市，行吟不绝。其诗虽多俚鄙之辞，然亦有可观者。如《咏灯花》云“不借东风力，花开自有光”；《咏午日》云“节届天中榴破色，时逢地腊艾添长”之类甚多。后益贫，为人佣，竟以饥寒卒。

旧　事

丛胜不经之事，见于前闻旧说者，往往可以为劝戒、资谈笑。录之为旧事。

至正四年，吴江陈思村耕夫垦土，得砖于古圹中。村民王氏买得之，有文云“赤乌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甓，上刻云“吴郡馀姚夫人邵氏之墓”。又一小铜带钩，背有“大吉”二字。出《研北杂志》。

至正间，分湖煅工家有一柳椿，以安铁砧者且十年馀矣，忽发长条数茎如苇。出陶宗仪《辍耕录》。

分湖陆氏宅，在廿九都，元季富室也。明初号采芝者，悉以田产送沈万三，家私悉散之亲族，夫妇出家云游而去，人皆笑之。后沈受祸，人始服其见。名行直者，洪武中为翰林典籍，有《仕还分湖问海棠》诗。斯时，已为小家矣。

沈万三秀之富，得之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秀其门

婿，甚见信用。一日叹曰："老矣，积而不散以酿祸也。"尽以与秀，弃家为道士，筑室于陈湖之上，曰"开云观"，居之竟以寿终。出朱国桢《涌幢小品》。叶燮云：按《涌幢》所载陈湖道士，疑即分湖陆氏也。

袁颢精医，每诊辍以太素脉，悬断祸福。有王氏子，素不孝。颢诊之曰："心脉为己身，肝脉为父母。今心脉弦急凌肝，子未能顺亲乎？急更之，不更，三日后有火灾。"果验。诣门谢，泪潸潸下。后卒为孝子。苏州胡司理讶，能吏也。眉批：司理名有误否？居官不廉，微服求诊。颢曰："心脉圆而清，公殆贵人乎？"曰："然。"曰："肺金为财，脾土生之，眉批：此有脱误。脾脉且浮且沉，得无羡心乎？"胡面赤不语，敬奉教而退。后竟成廉名。出章士雅《嘉善县志》。

下保东区后杨港民家一杨树，围五六尺，倒于水涯。年久，四旁腐尽，止存其心，犹大如箕。明正德十三年，忽浮水面，溯流而去，若人撑驾者。然其家挽归数次，锁之，终不留。欲析为薪，槌斧莫入。复纵于水，径入分湖，不知所之。出杨廉《嘉善县志》。[1]

袁了凡好谈地理，曾访至光福，问一老农曰：闻此地有佳穴。对曰："小人生长于斯三十年矣，但见带纱帽者来寻地，不见带纱帽者来上坟。"袁恍然去。见《昨非庵日纂》。

万历以来，袁黄、李贽之说盛行于世。黄子俨，举天启乙丑进士，师儒守令，请祠黄于乡贤。俨奉其状，见学使者樊公。樊公不应。复以著书立教为言。公正色曰："若无此著

〔1〕原文为杨廉夫，误。

述，亦不害。”其同年进士陆君，亦为其父广文请祠，而以爵卑为嫌。公阅其状，徐曰：“匹夫为善于乡，身没之后，使人不忘即可从祠。况士乎？乡贤之典，以贤不以爵也。”许之。因复代袁请，而称其著书有裨学者。公复正色曰：“只为多此著述，故必不可。”既退，吏抱文书，公立批数十言。末曰：“提调官永不许溷请，请者参处。以为创立邪说，畔道背经学之蟊贼，名教之罪人，立案。”吏以白俨，俨捧书涕泣而去。出杨园《见闻录》。

另附纸：此条亦见县志，向尝疑之，似宜删去。了凡先生学问经济，为吾邑第一流人物。其著述不能尽见，想亦无甚悖理，惟教人以功过格，近于佛教。然为下愚说法，诚可以砭顽诱钝。固不同李贽之狂悖也。樊公之“为畔道背经，名教罪人”，则为太过。即捧书涕泣之语，亦未必实事。杨园之书自宗朱子，了凡之学则宗陆、王，所以不同。今陆、王已崇祀圣庙，而设了凡不当祀乡贤，亦太苛矣。

吴门有神降于乩，自言天台泐子智者大师大弟子，转女人身，坠鬼神道中，借乩示视而为说法。崇祯□年，主事叶绍袁延致其家，问其女小鸾因果。师云：“小鸾者，月府中侍书女。本名寒簧，今复名叶小鸾矣。”俄而，小鸾魂至，赋诗与家人酬对甚悉。泐师演说无明缘，行生老病苦因缘。小鸾曰：“愿从大师受记，不复往仙府矣。”师与审戒，问犯淫否？答云：“对镜偷窥眉曲曲，春裙罢绣鸟双双。”问犯杀否？答云：“曾呼小玉除花蚤，尝遣轻纨坏蝶衣。”问犯盗否？答云：“不知新绿谁家树，怪的清箫入耳来。”问犯贪否？答云：“经营箱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问妄言否？答云：“自诏

生前欢喜地，诡云今世辨寸天。”问口业否？答云：“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问绮语否？答云：“团香制就夫人字，白雪裁成幼妇诗。”问两舌否？答云：“对月频添欢喜句，拈诗评出短长谣。”问犯嗔否？答云：“怪他道蕴槁枯研，薄彼崔徽扑玉簪。”问犯痴否？答云：“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祀毕，师大惊曰：“我不敢以神仙待子也，可谓回绝无际矣。”名之曰：智断。

杨廷枢遇难，芦区门人拟谥未决。有黄冠草履，古貌霜发者哭人。问何谥，咸谓方拟文烈、文忠，未有所定。其人曰：忠字义广而难烈，则一时而易，宜谥忠文。语毕，题诗壁间而去。

叶元礼过流虹桥，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以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其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元礼。入哭，女目始瞑。秀水朱彝尊有《高阳台》词云：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画帘不卷春深，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阴。游丝不系羊车住，倩谁人传语。青禽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谁寻。眉批：此事坏人心术，宜删去。

康熙三十二年，官溪吴圣揆家白昼晦冥，有龙自中门入，夭矫倏忽破屋而逝。榱桷甍栋挟以俱飞，耕牛三头摄至云中而坠。出钮琇《觚賸》。

吴江芦墟镇陈姓世业打笋。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岁，患痘。至痘神前，俗号痘疮老太者，许愿禳保，未几竟死。陈

愤之极，至痘神掌击数千，牵像下阶，扑之。五月初三日，陈忽昏晕，至吴江城隍庙。城隍责之曰："汝子命当死，何乃触犯正神邪？今痘神控诉，罪所不免。"因责陈二十板。陈见痘神亦傍立听责，怒未息，犹哓哓不已。城隍曰："汝无忧绝嗣，但此子非汝之子，乃汝之业对，来索棉花债者。今债楚而去，神何责焉？"陈曰："小人三世卜筮，未尝营运棉花，兹恐误耳。"城隍曰："此又汝前身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当拘此人与汝对面，汝方无辞耳。"陈遂醒，而杖痕显然，犹觉甚楚也。迨十七，果复如前昏晕，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则绝非子形状矣，恍悟棉花因果，爽然不诬。后遍人言，始知冤业对非偶然也。徐庆《信徵录》。

清宁道院石鼎，为宋熙宁初物，石工年云林制，款式奇古。明王贞有歌记之。偶过陶庄，土人云：前年风雨时，鼎首二龙蜿蜒动，似将行雨者。云雾四塞，庙宇几倾，居人恐为害，击破之。

雍正乙卯春，分湖左近村落，园竹尽开花，望之如芦苇然。花落竹随枯，根亦朽败。眉批：不足记。尾注：数十村落皆然。

乾隆十年六月大雷电，分湖数村农夫衣多印红印，长短方圆不一。归检诸笥箱，复如之。辍用水洗净，干复如故。

是年九月芦墟下乡民家瓮忽鸣如鼓浪声，又似吹笙竽者，历数日不绝。其家疑为妖，击破之，遂不复鸣。[1]

〔1〕原稿卷末无"分湖志卷八终"，又无"分湖志终"字句。

分湖小识

柳树芳　辑录

分湖小识

柳树芳辑录　道光丁未年镌　胜溪草堂藏版

校勘姓氏

姚　椿春木娄　姚　楗建木娄　迮鹤寿青霞吴江

张　履渊甫震泽　赵兰佩眉山吴江　吴家骐柯亭吴江

周嘉福峙亭震泽　陈泰来忉庵吴江　周星彩白庵吴江

陈元堃古愚吴江　顾广誉访溪平湖　朱启华霭堂青浦

张潜之石云新阳　周庚华辛峤昆山　陈希恕梦琴吴江

王致望少吕吴江　沈超然笑山吴江　殷兆镛谱经吴江

叶春涛曲江吴江　叶春浩澍堂吴江　邱曾诒子谦吴江

邱彭寿紫玖震泽　邱绥寿味梅吴江　王　忠新甫秀水

袁荫槐午亭嘉善　袁嵩龄松巢嘉善　汤嘉树小芸钱塘

王希曾吉人震泽　陈克家梁叔元和　沈曰富南一吴江

顾友桂子仙吴江　董兆熊梦兰吴江　孙　楷秋伊吴江

夏　墉蓉山吴江　蔡尧栋云生吴江　何昌治补之青浦

柳清原松琴震泽　柳兆薰时庵吴江

分湖小识自序

国家纂修官书，自《统志》而下，有一省之志，有一郡一邑之志等，而至于一里微乎微者也。然凡事莫不积小以成大，河海之大不择细流，泰山之高不让土壤。古君子格致之功，必一名一物精析无遗，而后全体大用无不明。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忽近图远，岂诗人敬恭之义乎？

分湖地属吴江，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唐宋以来，代有闻人，其得登邑乘者未易更仆数。然自乾隆丁卯年，沈徵君修志后，迄今将及百年。邑中诸镇若同里、盛泽、黄溪、黎里均有人焉，刻其里志，以备采访，独分湖无闻焉。生其地者忍听其文献无传，废坠而不知举耶？抑或尚有待于来者，谓此事非我责耶？树芳志在搜罗，阅二十馀年矣。家庭多故，岁月少闲，惟兹一事拳拳于寝兴食息之馀，而不忍释。昔者，莫氏之创修邑志也，积三十一年；后徐氏继之，亦阅二十有四年，撰述之难如此。树与莫、徐诸公无能为役，而区区好尚之志，则固今昔之所同也。

今年夏，杜门养疴，罕接人事，爰将未竟之业重加补辑，得若干卷，其大略悉见诸“凡例”中。然其见闻未及，与见闻

虽及而无文字可征者，尚少登录。日月逝矣，老之将至，不急出而公诸世，恐同志日鲜将并此而忘之。

夫分湖虽一隅地，百年以来其人才之出，亦有足以盖一省者，盖一郡一邑者。是书虽纪载无多，使后之贤有司，复有如郭华野、唐六枳其人者，征文考献，容亦备什一于千百云。

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四月上浣，胜溪居士柳树芳书于养馀斋。

凡 例

一、分湖向有纪载，如叶虞部 绍袁《湖隐外史》乃一家之言，未经完稿；沈北溪 刚中《分湖志》多袭邑志所已言，其未见者寥寥。兹就两书及各家谱牒、同人闻见广加纂辑，所采录诸书一一注明，不敢攘善也。

一、凡志书门类颇多，如天文、星野、疆域、形胜等目，尤所首重。分湖，县之一隅，故诸条不更登列。

一、是书专就未登邑志及与邑志有相发明者，若已见邑志者，概不登录。

一、分湖巡检署向在芦墟，今移黎里，其姓字题名自当次长贰之后。今不敢僭列职官表。其所辖地极广，除盛泽、黎里、黄溪三镇已有志外，如八尺[1]下塘一带地势较近，其中人物兹亦附入。

一、分湖界江浙之间，地与嘉善接壤。其在陶庄镇一带尤为濒湖，故亦广为采入。

一、人物略仿《松陵献集》体，分门虽不敢滥，亦不敢过严，里志之体不得不然。名曰“小识”，盖识其小者也。

---

〔1〕“八尺”即今“八坼”。

分湖小识卷目

卷一 古迹　村墅　桥梁　祠庙　墓域　宅第
寺观 野庙附
卷二 人物上　仕宦　隐逸　孝友　谊行
卷三 人物中　文学　流寓　释道
卷四 人物下　列女 已旌　列女 未旌
卷五 别录上　轶事
卷六 别录下　灵异　风俗　灾祥

分湖小识人物目录

仕　宦

陆大猷 陆行直 陆德源 陈约 父尧道，弟绸、绛、缉

杨任 子礼益 叶芳 祖仲宾、父惠 叶缜 子龙、孙叙叙、曾孙鼎新 顾昺 陈尧恩 叶允 叶重第 袁俨 袁黄 叶绍冕 陈桂 陈鑲 陆瓒 陆燿 孙银槎 弟铭彝 迮朗

隐　逸

顾亨 迮宥 父原霖 叶舒瓒 迮尚志 子友筠 沈刚中

孝　友

凌孝子 叶可与、可畏 朱铨 孙岐 尚孝子 袁孝子 叶树伟

谊　行

陆琦 陆竹坡 叶夔 子可大、孙重元 管渊 李枝芳 朱永祚 周瑞 赵鸾立 朱璜 潘羹五 子元、孙士鉴 吴中黄 孙性纯、性敏 叶朝晖卓 陈敬 子汝树、汝懋，孙世燿 叶振德 父永茂，子树凤、树鹤，从兄振统，振统子树棠，族兄思深 袁琏 陆汝贤 吴之湄 郭学洪 子星榆 张大观 袁腾涛 沈锡爵 曾祖文旭 陈焕 祖策、父琳 柳琇 父学洙、子毓芳 柳嗣锋 父珩 袁青 弟茂荆，茂荆子昌龄

夏时彦 父应龙 张孝嗣 子与龄、益龄 许照

文 学

孙炌 子念畴 叶舒璐 马鼇 迮灏 迮云龙 陈鉴 父尧臣 陈文星 郁扬勋 沈芳 张方湛 顾思虞 父英、子学周、孙乃赓 郁吴邑 族侄圯传 郭元灏 郁文 胡一珠 子星垣 沈璟 郭麐 弟凤 叶昉升 兄肇元、弟肇旸 叶树枚 潘眉

流 寓

钱重鼎 袁颢 袁泽 朱南 张采 陈子龙 杨廷枢

徐枋 赵进美 朱懋 魏坤 沈栻

释 道

琤瑄[1] 大远 智静 附智上 如谷 真可 皋豫 但月 大惺 嶽峙 灵具 东溪 雪径 德亮 龚志音 天寥 显洁 附玲如

〔1〕"人物中·释道"中作"净瑄"。

分湖小识　卷一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录

古迹一　村墅

伍子滩，见杨维祯《游分湖记》。在分湖东南石底荡口。相传吴子胥渡河[1]处。明王庭润诗云："斜日胥滩吊子胥，英灵千古岂真无。云开山口如吞越，潮怒江心似恨吴。甲冷鱼鳞埋雪苇，带销龙气坠烟芜。三忠祠近须停棹，拟把椒浆奠一壶。"本沈刚中《分湖志》。

按：朱嵌《分湖八景诗序》有曰"胥滩古渡"，而沈遇黄《分湖赋》中则曰"胥塔古渡"，与此稍异。至赋所云："吴军呼渡而南来，伍相引兵而遥跨"，则知故老相传子胥尝结水寨于此，以备越兵，语非无据。

蒲叶滩，在湖之西，四围皆水，芦荻丛生其上。本叶绍袁《湖隐外史》。今俗名"分湖滩"。

按：《分湖八景》中有"蒲滩鸳浴"。朱序与沈赋同。

---

〔1〕史称"渡吴"，此处为"渡河"，疑误。

野鸭滩，在湖之北。见沈志．前有二荡，东曰“东野鸭”，西曰“西野鸭”。养鸭家时驾小舟徜徉于二荡间，每一成群多至千百，遂以名滩。

白头公湾，在湖之西。相传旧有大藤萦盘如虬，顶上时见一老父坐焉，故名。后有人知此藤为甘草也，夜劚之去，老人遂不复见。本《湖隐外史》。

湖之西北地名“据代”有一古墓。墓上有二树，俱可十围，老蔓枯藤萦绕其上，数百年物也。两树相去五六尺许，而下根相连。其相连处如瓢如罂，中空上缺，泓然贮水焉，寒暑不涸。崇祯[1]十六年辛巳大旱，湖底尽见，而此水如故。本《湖隐外史》。

北芦墟旧名北顾里，前有武陵溪。见杨维祯《游分湖记》。

按吴江《嘉泰桥记》云：“距松陵五十里，曰‘芦墟’。梁太学博士顾野王子安饶、安文卜居于此，遂有‘北顾里’名，里前为武陵溪。明成化三年[2]立石。”予尝细考顾氏谱牒，北顾里及东顾村、西顾村，缘宋秘阁校书顾亨避兵陈思，后子姓繁衍散居村落，遂以名其地。桥记不知何据。

叶家埭，在北富圩，向为叶氏发祥地。相传仙人白玉蟾道经此地，为定所居。元季，以富起家，迄明乃大显。本《湖隐外史》。

来秀里，在分湖之北，以来秀桥得名，为宋元以来陆氏旧居。前有双漾，亦号“武陵溪”，环如明镜。时当春晓，“绿柳丝垂，碧桃花破”，直是一幅辋川小景。惜村居野朴，无人点

〔1〕“崇祯”原文为“崇正”，全志多次出现，不一一作注。
〔2〕桥碑为“二十三年”。

缀耳。旧时古迹多不可问。详后“宅第”内。参《分湖志》.

梅墩，在分湖之西。相传宋高宗南渡时，梅妃葬此得名。其地有东岳庙，庙后有墓穹然，清流湾环，有卧龙之形。近年，墓旁为狐兔所穴居。人窥之，见一朱棺以铁缆空悬。尝观《漱石闲谈》云：成都人得薛涛墓，棺悬石室中。涛为唐人，岂唐宋人葬皆悬棺耶？本叶昉升《文竹山房杂录》。

站船浜，在陈思村。元宗室有为僧于金泽寺者，封尉贡问，驿站不绝，故名。本《分湖志》。

太平庄，在北翊圩广阳庵之东。前有小漾，颇宜纳凉，后有卿卿墓，相悬不及数武。

经堂港，在分湖西北四五里。相传旧有大刹，为盗所匿而焚，今皆民居。其地有方池一亩，人呼为“写经池”。有田一顷为经堂路，云是僧徒诵经处也。其南为殿基，以地考之，广可容数千人。又其南百馀步，竹树葱蒨，清流环绕，有精舍数椽，为南询庵，乃昔之寺门也。水自西芒港来，屈曲注于寺门，汇为方塘。每携琴闲眺，有帆随湘转之想。今邑志所载，都未及详。本《文竹山房杂录》。

梅湾，去邑城二十馀里。申文定公别墅在其地。有水田一顷，人称为“鹤田”，云是申公养鹤处也。本《文竹山房杂录》.

古迹二　桥梁

永安桥，平三徙，初建无考，明永乐年中[1]重建。本邑

〔1〕原文作“永乐中年”。

志。在泗洲寺东，后圮[1]。崇祯九年重建，主事叶绍袁记。本《湖隐外史》。后又圮。国朝乾隆四十七年，里人吴之湄等募资重建，改作环桥，跨兵字、槐字两圩。

四通桥，在芦墟东栅，元时已有，见杨维祯《记》。《记》中"四"作"泗"。国朝康熙中重修。本《分湖志》。俗呼为圣堂桥，以旁有庙，故名。后圮。乾隆五十六年，里人吴定国等募资重建，跨槐字、非角两圩。

太平桥，明天启丙寅年建，后圮。国朝康熙中重建。本《分湖志》。后又圮。乾隆中重建。嘉庆元年，里人袁兰等募资重修，俗名中塘桥，环三硙，跨槐字、忠字两圩。

永福桥，明正德间建，后圮。国朝雍正四年重建。本《分湖志》。后又圮。嘉庆初年重建，俗呼为小桥，在镇中市，跨忠字、宿字两圩。

登云桥，国朝康熙中建。本《分湖志》。后因形家言，河势太直，于乾隆四十六年毁桥筑坝，别通水路。嘉庆二年，复因行旅不便，仍议开坝筑桥。里人陈汝懋等募资不足，自捐百馀金创成其事。桥跨忠字、小角两圩。

泰生桥，建置无考。本《分湖志》。国朝乾隆三十五年，里人吴之湄等募资重建。俗呼为观音桥，以寺旁有庵，故名。在镇北栅，跨槐字、杜字两圩。

庆丰桥，在镇南栅，明永乐五年建。国朝乾隆六年重修，本《分湖志》。后圮。道光十六年，里人许应铨等募资重建，俗呼为檀家桥，跨忠字、非角两圩。

---

〔1〕"圮"原文为"圯"字，全志多次出现，不一一作注。

均丰桥，在镇中市，初建无考。国初至乾隆中，相传已经两建。道光十五年，里人黄冈等募资重建平桥一徯，俗呼为新桥，跨槐字、宿字两圩。以下两桥皆本陈堃所述。

通源桥，在镇东南，俗呼为城隍庙桥。国朝乾隆中，陆中丞燿因镇中河形太直，无留顿之势，于镇之南栅拆去一桥，填基筑坝，开通岳家浜作桥，以利行人。时有里民顾芳年捐资独建。中丞为请于当事，于四十六年，知县何世珩特给“德周利涉”匾额，以旌其庐。桥跨非角、小角两圩。

里仁桥，在莘塔村，初建无考。国朝康熙四年重建，本《分湖志》。后圮。乾隆初年再建，改名德庆桥。

嘉泰桥，在北顾里。宋景定间，里人顾亨建，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本《分湖志》。

陆家桥，在莘塔村，明初建，后圮。国朝康熙二十九年，陆典重建。雍正五年修。本邑志。乾隆四十年间，再建。

按：陆家桥在莘塔西，今废。两岸桥石尚在，其地即名陆家桥。

锦里桥。

万里桥。

东明桥。以上三桥俱在陈思村，今废。本《分湖志》.

来秀桥，在来秀里。向长二十馀丈，今两旁多筑堤岸，长不及数丈。国朝乾隆五年重建。本《分湖志》。

按邑志，来秀桥在分湖北，里许，建置未详。《湖隐外史》云，相传陆秀夫曾至此访天随遗址，故土人以此名之。今桥石已圮，两旁长堤尚存。土人架木板以通往来。

胜秀桥，在大胜村，以别于来秀桥，故名。初建无考，国

朝乾隆八年修。本《分湖志》。道光二十二年，僧觉修募化重建，里人柳树芳记。

按：此桥于壬寅夏重建时，搜得一石若碑记然，载“康熙六年改造”，馀字漫漶不可辨。

清风桥，建置无考，在分湖西。本《分湖志》。

按邑志，“黎里镇”下有清风桥。徐氏《黎里志》云，跨上丝、作字两圩。今考，湖西之桥实跨张夏、呵邑两圩。访之土人云，旧有石桥已圮，易以木桥，其地即名清风桥。

朱将军桥，在分湖口伐字圩。本嘉善万志。[1]里人朱某建。本《分湖志》。

按：桥在绛[2]田村。土人云，朱某膂力过人，尝取陆庙之石挟以渡湖，筑成此桥，遂以将军名之。“分湖八景”中有“朱桥牧笛”。

古迹三　祠庙

东岳庙，奉东岳泰山之神。初建无考，旧址在非角圩，与城隍庙并列。神座设于中堂，后无内寝堂，左上有斗母阁。相传为陈氏旧居，后舍为庙，现有陈琳匾额悬于阁中。道光三年，里人于此设立同善堂，乃迁神庙于河南，筑室两重，视前稍加式廓，命羽士主持香火。经始于道光六年，落成于七年之冬。里人施光裕、吴若珩之力居多。本陈堃所述。

按：沈志载，东岳庙之在吴江者，惟宋高宗所建为合礼。庙在梅墩，已详邑志，故不复载。

---

〔1〕万相宾纂修的嘉庆《重修嘉善县志》20卷、首1卷。

〔2〕“绛”原文为“缂”字。

昭灵侯庙，祀唐苏州刺史李公明，详见邑志。在芦墟镇，初建无考。自明迄国初，设立于槐字圩，割圣帝堂半弓之地，权栖神主。康熙二十二年，里人以其狭陋，卜地于非角圩东岳神祠之左，创立庙宇。堂寝门庑，略具规模。乾隆五十三年，里人张敬天复于庙旁隙地，小筑园亭，杂植花木，以备游观之所。嘉庆初年，日就坍塌。至二十四年春，有歙人吴慕东寓居里中，同庙祝张象明创起万人缘，广为募建，视前更加宏敞，又于神寝殿堂之前添设戏台。经始于道光元年，落成于二年。司其事者吴毓芳、施光裕、顾绍雍、沈鑑，作记者为里人陈日照，勒碑于壁。同上。

按沈志载，昭灵侯庙其在乡都者凡七，芦墟其一也。建置亦未载。

文昌阁，在芦墟东栅水渚中。相传乾隆十五年，陆氏、郁氏所创建。道光二十一年，诸生夏焕、许照、黄冈等重修，同邑举人沈曰富记。

杨忠节公祠，祀明解元杨廷枢，在芦墟泗洲寺东。其初设木主于寺，周孝廉邦翰为之记。乾隆九年，邑宰丁元正与乡士沈芳等谋建专祠，移社仓于别所，即其地为堂，颜曰“杨忠文先生祠”。按：“忠文”乃其及门私谥。国朝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元正有记，载邑志。后祠就圮，木主复送入僧寮。嘉庆晚年，诸生陈希恕倡谋捐建，属同邑郭麐为记，后又不果。本《灵芬馆杂著·文集》，参沈志。

古迹四　宅第

陆氏桃园，在来秀里。宋陆大猷别业，中有翠岩亭、嘉树堂、佚老堂、问芦处、翡翠巢、钓渔所、半亩居、乐潜丈室。大猷常延宾客觞咏其中。明王庭润诗云："桃花流水洞中春，此地悠悠迹已陈。今日犹闻传陆氏，当年非是避秦人。题诗吊客空依棹，鼓枻渔郎罢问津。莫论兴亡眼前事，桑田沧海几波尘。"今，俱废为民居。本《分湖志》。

水村隐居，在分湖东。本《分湖志》。元延祐中，钱重鼎自通州徙居分湖之涯，搆水村聚书其中。赵子昂为作《水村图》，题者四十八人，皆知名之士。本《楩李诗系》。重鼎自为记。本《元诗癸集》。

按：《水村图》后归纳兰容若，曾嘱朱竹垞题签。容若死，或云此图已入秘府。见《曝书亭文集》题跋。

依绿轩，在湖东。元延祐三年，陆行直所搆，架屋池上，为游观之所。钱重鼎作记。本《分湖志》。

瑞芝堂，故址在叶家埭，相传是明尚宝司少卿叶绅旧宅。至曾孙工部主事绍袁时，堂已圮。有农人治地，获一古铜印章。绍袁索视之，则"叶氏瑞芝堂印"六字。云堂侧时生石芝，绍袁尝记其异。本《湖隐外史》。

袁司马黄宅，在赵田方城圩。黄有新居诗云："晓报松间露，晚餐云外霞。道情随薜荔，秋色冷蒹葭。趺坐容吾老，焚香日影斜。如何忘旧隐，落尽故园花。"本《分湖志》。

按：宅中有"万卷楼"，为黄藏书之所，明天启间毁于火。

沈会元别业，在二十八都仁字圩张家浜，今遗址尚存。本朱德基所述。

按：会元名同和，字志学，吴江人，晚年隐于周庄。美丰姿，善词赋，独不长于制义。万历乙卯南场中式，皆其亲赵鸣阳代笔。丙辰会试，文亦出赵手。沈中第一，赵中第六。京师哗然，遂致涂榜。朝廷榜发素纸，墨可洗刷，惟用蛋白调和点滴直透纸背，不能上呈。事发后，有荐其能诗者。上命赋梅花百首，顷刻而成。意欲赦之，旋命覆试，出“士憎兹多口”题，竟日不能成篇，遂与赵并除名。时有“丙辰会录断么绝六”之语。后沈、赵俱遇恩赦回。本章腾龙《贞丰拟乘》。先是南场中有鱼见于圃。鱼水族也，水至洁也，而污秽至此，又见于场中，此文明失位之象。吴为水国，遂应其占，亦厄运也。本《制义科琐记》。同和之在张家浜也，与浔阳湾陶处士、唐谏为棋友，相隔不过一溪。沈有句云，“昨日灯前曾有约，今朝移艇渡溪来”。本《拟乘》。屈志“丛谈”内，载沈、赵事甚略，故详及之。

洪都督宅，在芦墟南忠字圩，为明后军都督府都督洪祖烈所居，今已易他姓。本《分湖志》。

按：沈志载，洪都督第不言忠字圩，今本《分湖志》详载之。

梧月轩遗址，在南莘塔，明诸生迮绍原所搆。其先人有《梧月吟》二章，遂以名轩。其中往来多吴下名流，如杨解元廷枢及子无咎、陈给谏子龙，皆有寄怀留宿之作。无咎云：“一夕秋风枕簟凉，怀人此夕倍堪伤。梦回不见梧桐影，残月馀辉照半床。”子龙云：“当年吟处草凄凉，百尺梧桐亦感伤。留得几行忠义传，自应长与月争光。”余尤爱廷枢二句云：“怕践阶前一片石，遗书犹自满绳床。”惜不得其全。参《迮氏

家乘》.

叶氏别业,在分湖西南,地名池亭。工部主事叶可成子重元号后湖之宅。其先住叶家埭,自重元析居于此。四面皆水,不与俗通,真读书栖隐地也。

池上草堂,在二十九都是字圩,国朝迮云龙别业。云龙历游黔滇,既归,筑室种树,有池塘数亩,为栖隐之所。今已易他姓。本迮尚志《静念斋诗注》及郭麐《樗园销夏录》。

华黍庄,在华冢小港,国朝孙炌别业。

按:炌为嘉善县岁贡生,而沈志"科贡"及"书目"内并列其人,以炌应试虽在嘉善,而村居则在江邑,与赵田袁氏同。

古迹五　墓域

晋东曹掾张翰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本屈志。

按:屈志所载,沈志驳之。引《吴地记》及《吴郡续图经》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坟亡。然今弥陀港南役圩上,现有祠墓,惟碑文漫漶不可读。考张大纯《三吴采风类记》载张墓与屈志同。大纯有《过季鹰墓感赋诗》:"珥节江干日已晡,季鹰高节冠东吴。宦情落落空千载,墓草青青傍五湖。杯酒生前轻将相,秋风身后重莼鲈。只今势利滔滔是,过此还应愧汗无。"

游击杨将军墓,在二十八都里亦圩,今地名杨坟。本邑志.

按:杨坟村在舍月甲圩,里亦圩在其西。今舍月圩上,现有杨将军坟。邑志所载,殆传闻之误。

元翰林典籍陆行直家妓卿卿墓，在二十九都北珝圩南陆庵左，俗呼为小娘坟。本《分湖志》。

按：卿卿以色艺见称，为行直所钟爱。友人张叔夏赠词，所谓“多情应为卿卿”是也。没后，行直为作《碧梧苍石图》以寄意。

明御史周相墓，在怀家汇，二十九都西房圩。本《分湖志》.

按：府志云，相字君弼，吴江人，嘉靖八年己丑进士，仕河南参议。《姑苏志》云，陕西副使。屈志云，御史巡盐升陕西副使.《扬州府志》〔1〕云，周相于嘉靖十年任盐法御史。

明赠尚宝司少卿、任广西布政司理问、岁贡生叶芳墓，在二十八都殿字圩，长洲李东阳志墓。本《叶氏世谱》。

明安化教谕陶振墓，在湖北叶家埭北富圩。本《湖隐外史》。

按：潘氏《献集》振传，其先华亭金泽人，赘于庞山谢氏，遂为吴江人。屈志云，分湖人。嘉善万志载，陶庄西有陶神童墓，分注即指为陶振墓，似未可据。愚谓《外史》虽系绍袁未成之书，然以本地人载本地事，谅能真知灼见，非传闻可比也。录此俟考。《献集》云，金泽人，赘为庞山人，后迁安化教谕，归隐九峰间，一夕死于虎，则又在松江矣。屈志作分湖人，未知何本。嘉善志既云陶神童，或另是一人.盖因各志及《献集》所撰振传，均无少小颖敏之语，恐难附会也。

明靖安知县周麟墓，在二十八都里亦圩。

按：麟见沈志“别录”，而“墓域”内不载。今于周氏后人处访得之。

明副使沈琉子自龙、自驹墓，在二十八都舍月甲圩。本

〔1〕“扬”原文为“杨”字。

《沈氏族谱》。

按:自龙、自骍当崇祯末,自城中析居杨坟村。自龙为明游击,至国朝康熙中卒。自骍为明诸生,与吴易同举义兵,兵败赴水死。今其子孙散在村落。

明名媛叶小鸾墓,在大富圩宝生庵后。本叶氏后人所述。

按:《湖隐外史》云,宝生庵左有一小冢[1],女史莲侣所葬,年二十卒,叶绍袁曾题其圹。余尝过访小鸾之墓与侣莲之冢,榛莽荒秽,几于莫辨,惜无人为之表碣云。后阅叶虞部《自撰年谱》载,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移世偁、世儴、昭齐、琼章四棺,权厝于宝生庵荷花池之北址。盖此时实未葬也。见《年谱续》第七页。

近阅叶肇旸《榆庄杂录》引证高祖方邵公日记,琼章生于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没于崇祯五年十月十一日,年十有七岁。越五十八年,康熙庚午正月十七日,横山公葬无后兄、嫂、姊、侄于大富圩关帝庙后。是日,方邵公同去送葬。琼章坟乃始确凿无疑。小鸾名琼章,一字瑶期。

清晋赠通奉大夫、山东布政使、原任山西保德州吏目陆璨墓,在二十九都群字圩东顾新阡。子燿自为记。

诰授资政大夫、湖南巡抚陆燿墓,在东顾群字圩。桐乡冯浩志墓,钱塘梁同书书丹并篆盖。

古迹六　寺观 野庙附

泗洲教寺,在芦墟兵字圩,建修详邑志。国朝康熙己卯,

---

〔1〕"冢"原文为"冢"字,即"蒙",误。全志多次出现,不一一作注。

里人徐绶等募修，检讨潘耒记。本《分湖志》。

按：《湖隐外史》云，泗洲有东寺、西寺。西寺基今皆民居，人称为“西寺湾”。仅存陶冶庵，俗名三官堂。

陶冶禅院，在芦墟杜字圩。明万历间，里人陈蓼建。国朝康熙六十年，僧焕章创修大悲殿。本《分湖志》。后圮。嘉庆庚申年，僧启周募修。至道光辛丑年，有黎里僧昌龄来住此院，有志募修。经始于壬寅春，告竣于癸卯冬。本陈塾所述，

小基庵，在北芦墟，建置无考。元杨维祯有题壁诗：“东吴大姓称顾陆，南渡衣冠泽未涯。翠岩亭前问棠树，小基庵上看荆花。泗洲台殿带乔木，圣窦清泠明月沙。惆怅南山寒麦饭，墓田今属梵王家。”本《分湖志》。

太平庵，在北芦墟。元时，顾氏所建。明隆庆间，改为乡约所。国朝康熙中重修。本《分湖志》。

遇仙庵，在东顾村，初建无考。明隆庆间，改为乡约所。国朝顺治中圮。康熙中，道人龚志音募建。乾隆六年重修。本《分湖志》。

法华庵，在陈思村。元至正中建，明洪武间僧妙净修。本屈志。万历间，僧智海重建，崇祯末又毁。国朝康熙二十四年朱昌等重建，捐饭僧田若干亩，里人叶燮记。本《分湖志》。

南陆庵，在来秀里，宋末陆氏所建。元杨维祯《游分湖记》云“过来秀桥，至南陆庵”是也。今改名广阳庵，明时修。国朝乾隆十一年重修。本《分湖志》。嘉庆初，僧文言再修。道光二十一年，僧觉修又修。

吉祥寺，在陶庄镇，元时已有，见杨维祯《游分湖记》，今

无考。参《分湖志》。

善聚庵，在陶庄。元至大中僧原海建。明正统八年僧良琚修。今废。本《分湖志》，下四条同。

三清殿，在陶庄，初建无考。明崇祯庚午修，国朝康熙间重修。

大明庵，在陶庄。

水西庄，在分湖之滨，元至正间创。

宝慧寺，亦在湖滨，建置无考。

真武庙，今名弥陀庵，在叶家埭北。向有术士谓叶绍袁曰，君命乙丑，此庙在子位，贵人方也，修之必发。绍袁初以为迂。有道士居之久，天启三年癸亥秋，忽以其风雨鸟鼠也，庀材葺之，既新更崇敞焉。四年甲子春告成，绍袁即于是秋偕公车。可见形家之术信有之。本《湖隐外史》。

无多庵，在西连湾淀字圩北汀，茅茨数椽，仅容瓢笠。主事叶绍袁名之曰“无多”，取黄蘗“佛法无多子”话也。同上。

宝生庵，旧名关帝祠，在大富圩，濒湖之涘。向来祠前每夕有火光煜煜不定，及庙圮无矣。明崇祯六年癸酉春，葺庙塑像，香火崇盛，光复故而更大焉。至十二年己卯，又于祠东建静室，供释迦檀像。前有放生栅三十丈，内种菱，后有荷花池十馀亩。本《湖隐外史》。今池已荒，惟祠尚存，土人通称曰“庙”。

圆通庵，在宝生庵东北，元至正间僧净心建。明崇祯间，僧大远即其旧壤重为楚邱，殚力勤瘁椓橐成之。碑记叶绍袁所撰，中有云“风娑雨钵，饥餐秋夜香花；破衲虚瓶，辱忍

雪山钟磬”。盖目睹其拮据之劳，非拾珠布金，藉力檀度者比也。本《湖隐外史》，参屈志。

陆庙，天随故香火遗址也。在湖中，别有一小渚，不与岸接。昔日周围四十亩，水日砰激徙去，仅存二三亩。本《湖隐外史》。

西庵，一名永福庵，初建无考。在胜溪西南兽圩，四面皆水，旁无人居。内有清赏处、静香居、牡丹房、绿野草堂，皆乾隆间僧静芳修葺。静芳雅爱文墨，远近名流辄一棹过访，或雨花初度，或玉版同参，相与盘桓而去。厥后梵宇荒凉，金身剥落，惟有青竹数竿撑持风月而已。嘉庆十四年，僧侣柏重修。

宏化庵，在二十八都大畐圩，建置无考。乾隆中年，为迮鹤寿、潘眉、顾宗海、柳嗣锋等文会之所。嘉庆、道光以来，踵行弗替。庵不甚宏敞，而丈室禅房尽可作课诵地，蒙师画客时留寓焉。

三官堂，在二十八都拑虚圩。乾隆十三年建，中有钟楼极高敞，可眺远。里人亦曾于此结文会焉。

《分湖小识》卷一终。

分湖小识　卷二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

人物上　仕宦

宋

陆大猷，字雅叔，唐忠宣公之裔。器识深宏，赋性闲雅，明《春秋》大义，仕宋为儒学提举。时贾似道当国，大猷见国事日非，遂致仕归。营别墅于分湖滨，极林泉之胜，绕岸植桃数百株，号"桃花源"。名人往来宴赏无虚日，自号武陵主人。本《分湖志》。

元

陆行直，字季道，自号壶天居士，大猷季子也。善诗文，兼事书画，为时所称。元中叶，荐授翰林典籍，未几致仕归，筑别业于分湖东。一时名士如杨廉夫、倪元镇皆与之游，常泛轻舟携笔床茶具，往来烟波间，人称陆隐君云。本《分湖志》。子宣，字天游，风流文采，不减于父。本元钱重鼎《水村隐

居记》。

按:《元诗癸集》行直本传及钱重鼎传,皆称其官翰林典籍.考重鼎《水村图》写于元大德壬寅,迄仁宗元年甲寅,而行直为重鼎筑《水村隐居记》中,亦称陆翰林,则陆之荐授当在元中叶也。乃邑志列于洪武"荐贤表",在明太祖二十一年戊辰。本沈志。自戊辰溯元甲寅,相距七十五年,即使行直尚在,年已老迈,安能重应征辟耶?沈氏《分湖志》直指行直为元人,与《元诗癸集》同,必非无据,兹从之.

陆德源,字静远,又字志宁,天随子九世孙。按:德源《笠泽丛书》题跋自云十一世孙。好学博古,尝创义塾,迎陆子方、龚子敬、柳道传为之师。复创甫里书院于城南,拨良田以给学徒。元初,有司举茂异署甫里书院山长,秩满上名中书,调徽州路儒学教授,卒。黄晋卿志其墓。本《元诗癸集》.

按:章腾龙《贞丰拟乘》载,德源分湖人,元末家颇饶,知世将乱,尽以家赀畀沈万三,去为黄冠。今郡中竹堂寺,即德源故宅。而《癸集》云,长洲甫里人,录此俟考。

明

陈约,字博文,号一默居士。父尧道由嘉兴徙陶庄,元季之乱放情湖海,与杨廉夫、顾仲瑛以诗相唱和,有《竹林集》。幼承家学,与兄弟相师友。明洪武中,召对称旨,授大理寺卿,升山西左布政使,卒于官。著有《一默居士集》。弟纲、绎、缉有文行,俱隐不仕。本《分湖志》.

按:约见《嘉兴府志》"选举表",而未立传。今嘉善万志采入"文苑传"。

杨任，字子重，分湖人，嘉善籍。性至孝，嗜学。洪武间，由人才擢知袁州。黄子澄以国士许之。靖难师起，引疾归。子澄数通往来，相与密谋大事。壬午，子澄出征兵，往约苏守姚善航海，善不可。因至任家图兴复，后事泄被执。任与其子礼益亦为许百户缚献至京，俱不屈，磔于市，籍产及亲族百馀家。任妾沈当谪戍，时有孕，知县徐本纵之，依兄沈广家，生男宏，隐匿魏塘乡间，得不绝祀。任之始生也，有僧过其门，闻啼声，叹曰："此子异日必显，然族无遗类矣。"后果如其言。福王时，赠太仆少卿。国朝乾隆四十一年，赐谥烈愍。子礼益诏入忠义祠。本《钦定胜朝徇节录》，参《分湖志》。

按：任见嘉善万志"名臣传"，所载甚略，故本《分湖志》详述之。

叶芳，字子春，号味莼。先世以明洪武初徙富民实京师，不从，诏族诛。存者冒陆氏，禁解复姓，始居叶家埭。祖仲宾以人才荐，仕九江府仓使，卒于官。父蕙，字惠清，少从宦，后官上林署丞。芳性笃而敏，善记诵，为县学生，每试必列优等。值当贡，同学有徐文玉者母老，遂让之。又二年，乃贡授广西布政司理问，居官志存公恕。贺县卒四人樵于谷，皆坐淫罪，久不决。芳廉得其实，止罪二人，时称为明。富川民林姓者，以荒岁转徙其田为富民所业，比归不克复，讼之。他官以田久无主，不直林。芳曰："田本林产也，主固在。"乃断以大半归林。富民赂芳，欲尽得田，芳不许。在官九载，以老乞归。平居敦礼义，治家严整，虽妻子不敢以亵见，大暑必敛衽焉。诲其子耕且读。二子绅、缜先后皆登科第，欿然不自满。岁时蜡社，与乡人往来欢洽。邻有不孝子，召而戒之，卒能感

化。年七十六卒。以绅贵，封吏科给事中，赠尚宝司少卿。绅见邑志“名臣”中，绲另有传。本明李文正东阳撰墓志。

叶绲，字廷佩，号半湖，芳第四子。与兄绅同肄《尚书》，互相师友。尝梦牛游田中，占之为“甲午”二字，遂以是科中乡榜。后以荐授中书舍人，考满除四川寿府审理。丁内艰归，服阕，升湖广楚府长史。故事，王官惟备员典签，优闲养望而已。绲独悉心辅弼，整躬率属，极为王所严惮。尝署抽分厂，号为美缺，分毫无所沾染，世称清白。及归，当事者多慕其品，愿与之交，未尝轻通片牍。年六十八卒。子龙，字舜言，号允斋。少颖异，五中副榜，卒不售，遂援例入国雍谒选，得太常寺典簿。耽经史，工书，好交游，卒年四十九。孙叙文，字伯惇，号少斋，龙长子。少从无锡喻仪部义受《尚书》，以随父宦入北雍，应乙卯乡试。梦人馈以羊半头，占者曰：“羊角解也，半之，其亚元乎？”果以第二名中式。后以乳媪谋鸩其妻，置毒茗碗，误为叙所饮，暴卒，年止二十九。先是，主司刘学士龙尝谓曰：“子善自爱，天下宝当为天下惜之。”盖预知其不寿云。本同邑徐燮撰“三传”。叙曾孙鼎新，字立三。少孤贫，既婚，寄食外家，妻兄弟亵视之，怒而去。读书泗洲寺，瓦锅土灶，日啖糠粃，裕如也。重气节，工文章，困于场屋，以廪膳生终。子桓奏，入邑志“隐逸传”。本子桓奏撰“行述”。

顾昺，字仲光，北芦墟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将乐知县。县杂戎伍，犷悍难治。昺至，明约束，以禁绝之。入为刑部主事。时方议大礼，昺上疏，不肯附张璁、桂萼，坐夺俸，

乃以母老，请改南京，迁汝宁知府。按沈志注：部属必历郎中，而后外转铨，法也。此节当有脱文。汝宁多宗藩大姓，俗尤忮刻。昺以清静化之，政教大洽。后引疾归。先是，昺去将乐，士民思之久而不忘，立碑县庭以表其德，至今县有顾公祠焉。尝作《忠孝经传注》藏于家。孙大纲，事母以孝闻，作诗有雅裁。本《分湖志》。大典见邑志“文学传”。

按：昺见沈志“名臣传”，不载北芦墟人，盖略之也。

陈尧恩，见沈志“别录”。字汝济，号荻洲，白荡湾人。正德庚午举人，初任广西永安知州，丁内艰归。服阕，起补广东崖州知州。崖州滨海，土官恣横，前刺史皆被掣肘。尧恩独毅然曰：“岂有天子命官而竟受制于土酋乎？”乃申请抚按、诸司奏状其罪。世宗震怒，发兵讨捕歼厥渠魁。遂平其土地，均其赋税，至今州人犹颂德焉。居乡敦厚正直，性不佞佛，力毁淫祠，风俗为之一变。里中无力读书者，为设义塾，以广栽培。卒年五十有三。本《颍川族谱》。

按：尧恩，屈志载在“科第表”，叶志失载，沈志本《广西通志》，只载永安政绩，而不及崖州事，故本其裔孙元堃所述补入之。

叶允原，名可嘉，字茂绩，号韦庵，尚宝卿绅孙。父燮，详“谊行”。少从鄞县陈给谏侃、范方伯钦、钱塘傅给谏珮受书，就试有司辄弗售。会天子敕所司遴有儒行善医者，晋太医院供事左右。王仪、曹宗明以允荐，乃入都。居三年，谢事归。性孝友慷慨，交游满坐，求无不应。见人之才，若己有之。敬事寡嫂，爱诸甥如己子。晚遘风疾，闻季兄可观病京邸，痛哭乃甦，甦更哭，疾遂笃，卒年五十二。无子，以从弟可成子重

华为后。本鄞范方伯钦撰墓志。

叶重第，字道及。曾祖绅，见吴江沈志“名臣传”。重第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玉田知县。地瘠而贫，输解尤苦。重第令民自封投柜，而官为起解，吏胥不得染指，民始免累。徭银数浮于额，清查捐免，开发数千人。蓟民率诉监司，求玉田令编审，一郡畏服。景府租税，内阉重征。重第令民先期纳之，阉不能为虐。邑时患水，筑长堤捍之。岁饥议赈，亲查户口，即发仓粟，每斗减半价，至秋以原价补籴，仓粟无损，而活民无算。邑故孔道，驰驿者诛求无厌，乃置轮牌于堂，亲为验拨。入贡者恣横骚扰，则盛陈兵卫，躬往发赍。两者岁省数万金。万历壬辰，东征兵过，例给刍糈。重第先为储备，不取民粒米束薪。往时，牧马蹂躏阡陌，重第分地定界，置横者于法。听讼不假敲扑，而发奸摘伏如神。加意疑狱，虽成案必力争之。秩满，授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升贵州提学佥事，以母老乞养归，遂卒。本明袁黄撰墓志，参史册志。子绍袁，见吴江沈志“节义传”。

按：重第附见沈志“节义传”，甚略。今本赵兰佩所辑《江震人物备考》，详载之。

袁黄，见吴江沈志“名臣传”。赞画东征，访求奇士，得山阴冯仲缨、吴人金相，置之幕下。是时，倭酋行长已渡大同江，绕出平壤西界。朝廷遣沈惟敬入倭营，议封贡罢兵。行长许之。大将军李如松诈称入平壤受册，遂袭而克之，进取王京，遇伏大败，退保开城。而行长据龙山，倭酋清正自咸镜趋截鸭绿江。经略宋应昌时驻定州前后，阻倭计无所出。仲缨言

于黄曰："师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貌行长而贰于关白。愿与金相偕使，可以间也。"黄告应昌，遣仲缨往。清正出迎。仲缨曰："汝巨州名将，故主之介弟。今行长以弄臣主封贡，而汝雄踞海滨自甘牛后，心窃耻之。宜与定约，急还朝鲜。王子陪臣退兵决封贡，勿令册封盛典出自弄臣。此千载一时也。"清正悦，与仲缨盟，订期归国，即解兵而东。仲缨之往也，金相度如松忌之，必以通倭罪仲缨，为中黄地。于是率健卒二千，伏于南山观音洞，邀其归师，袭倭之星落者，杀九十馀人，生擒其将叶实。仲缨归，如松果以通倭为言。仲缨取所斩倭级示之，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黄，遂坐察典免。仲缨、相亦坐废。本朱鹤龄《松陵文徵》，参牧斋《初学集·诗注》卷二。

按：沈志黄传载此事甚略，今从赵兰佩所辑《江震人物备考》补入。

袁俨，字思若，尚宝卿黄子。少承家学，博极群书，尤留心经济。性坦直，与人交谦和自下。天启五年进士，授高要知县。七年夏，西潦骤涨，城中水深三尺，飘流庐舍，死者无数。俨走暑雨中，竭力救援。治苫盖，作糜粥，倩人捞溺敛瘞浮骸。入秋，淫雨淋不止，米价腾涌，细勘而亲赈之，以劳瘁呕血不起。归时囊箧萧然，士民巷哭如丧所生。著有《抱膝斋漫笔》三卷行世。《紫薇集》不传。本万相宾《嘉善县志》，参《分湖志》。

按：沈志俨附黄传后，甚略，故本万志详载之。

叶绍冕，字尔端。父重元，详"谊行"。绍冕岁贡生，入

国子监，肄业岁满，授江西按察司经历。少有文誉，与从弟工部主事绍袁、大理寺卿绍颙[1]，时称“分湖三秀”。本同邑沈赠公宗德所记。

国朝

陈桂，字葆元，号香岩。世居白荡湾，后迁青浦金泽镇，入青浦学。康熙丁酉科举人，雍正五年授浙江永康县知县。居官清廉公正，颇有强项名，后忤上官意，遂谢职归里。日与故乡知交论文讲学，以栽培后进为己任。虽琴鹤萧然，淡如也。卒年六十有五，所著诗文以无子散轶不传。本《颖川族谱》，监察御史江西道徐凤池序。

陈镶，字广安，号云门，芦墟人。康熙戊子岁贡生，选授滁州全椒学教谕。少孤力学，早游黉序，试辄高等。雍正二年，为母请旌，特建坊于门楣，以表苦节。后秉铎数年，士之被其教者咸笃于文行，一时推为贤广文焉。以老病谢事归，时时训饬子孙，惟以读书敦品为要务。卒年七十有九，著有《惕若斋文稿》八卷。同上。

陆瓒，字虔实，初名无咎，字乾日。世居芦墟镇，性孝友，壮岁父挞之不怨。父卒，抚两幼弟成立，悉以遗产授之，而自以砚田锄口。习举子业不售，遂弃去，专攻古学。家贫不能自给，走京师。乾隆元年，会修“三礼”，以国子生充誊录官，先后纂笔十年，议叙授山西保德州吏目。既精楷法，尤工隶书，书凡三变。初模《曹全》、《史晨》等碑，以流丽胜；中变

〔1〕“颙”原文为“禺”字，误。

而风格峻整，仿佛《衡方》、《尹宙》诸碑；再变为奇古，夏承戚伯乃其宗也。晚得《华山碑》初拓本，日夕临摹至二百馀本。故其书出入纵恣，正变乖合，无所不可书，名遍海内，而楷书反为所掩。其在保德也，官卑无所见其才。及署曲沃尉，曲沃善地可多得钱，苞苴之至拒益峻，遂重困。大吏嘉其守而怜其贫，故索书而厚酬之。积卖字钱百馀金，悉以葺保德官舍。凡在职八年，以老疾告归，年六十三卒。以子燿贵，赠通奉大夫，著有《茶仙遗稿》。本长洲何发所撰传，参子燿所撰《东颓新阡记》。

陆燿，字青来，号朗夫，芦墟人，瓒子。自幼寒苦，太夫人陈氏手制冥镮藉以抚养。既长，笃志于学，以古君子自励。乾隆十七年壬申举于京兆，甲戌会试明通榜，考授内阁中书，遭父丧。服除，入军机处，洊历户部郎中，出授山东登州府知府，调济南，升运河道按察使、布政使，至湖南巡抚。燿学优品端，精析义理，处事衷诸道，不意为同异。为郎官时，公卿藉以决疑议。岁甲午，在运河任，寿张逆匪啸聚，距济宁仅二百里。民生长太平，猝惊骇。燿严禁诸官所，毋或远行滋民疑。乡人争入城，虑良奸莫辨，众议闭门。燿曰："贼未至，何闭以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佚被贼害，或胁诱耶？"乃洞开重闉，身坐其间，稽察容纳，民心大安。未几，天兵歼贼，皆重燿镇定有方略云。先是，选大理府，改登州，升西宁道，调运河，皆以母老蒙恩体恤。及为方伯时，又以巡抚某贪暴不相能，燿规之弗应，继以怒事辄龃龉。适太夫人病，乞假不许，燿乃自为章奏上之，蒙恩得归。故宅无可居，乃侨居禾

中。太夫人痰疾颠狂，燿夜不解衣，闻母声响，即扶掖婉劝就枕。积六年，遭母丧。既葬，起督运河堤工，复任藩司年馀。拜巡抚湖南之命。于运河成《备考》六卷。秉臬则议免命案中，徒犯解谳省，拖累总藩。时佐杂人员壅积贫窘，请停止分发；又以亏空多，请定耗羡仓谷数条，奉旨议行。湖南盐务有助公陋规，燿至则峻却之。适盐价奇昂，遂勒减其半。社仓捐谷未输者六万二千七百馀石，计贮谷已足，请止催收。亲老来需次者，劾归养，因请申明终养成例。上皆是之。岁乙巳，湖南大旱。时总督钮钴禄公特昇额以阅兵来长沙，燿郊迎而归。总督踵至直入署中，方食皆蔬笋，问之，徐应曰："此间不雨久矣，祷雨戒屠杀，以是不茹荤。"总督叹曰："吾自前日入境，所至馆舍酒肉淋漓，奴隶醉饱，而家人莫以告。是吾过也。"于是归而悉撤其供具。人谓总督贤，实燿诚有以感之。馀如创葺书院，加惠生徒，刊前修之遗集，钞本朝之名文，辑家乘，厚宗党，笃师友，事不胜书。卒于乾隆五十年乙巳六月，年六十三。奏上，硃批"可惜"，赐祭如例。著有《扣槃集》、《切问斋集》，皆力追古作者。初涖长沙，梦吟七言长篇，记一联云："能开衡岳千层云，但饮湘江一杯水"，被其德者挥涕诵之。其在京也，创立江震会馆于贾家胡同。集同志醵资为经久计，惠爱桑梓尤倍至云。嘉庆三年，奉旨崇祀乡贤祠。本冯浩所撰墓志，参阅王昶《爱日图跋》及石府志。

孙银槎，字阶青，号竹尹，华冢小港人。祖炌，见"文学传"。银槎乾隆乙酉，与弟铭彝同举乡试，丙戌成进士，归班主虞山书院十年。铨授山东潍县，引见特调安徽绩溪，是年

为丁酉。分校乡闱，得榜首吴槱；己亥又分校，得钱塘薛淇等，皆名士。嘉庆丙辰状元赵文楷即出薛淇之门。绩溪学额止十五名，银槎以人数、文风，实多屈抑，力言于学使，奏请增二名。邑人上匾曰“泽留黉序”。被劾归，主江西萍乡书院，卒于萍乡。著《曝书亭集注》，较江、杨二家为精博，盛行于世。诗文散佚。铭彝字巽扬，号东柯，以教习得赣榆县知县，迁山西忻州知州。本汪能肃《魏塘人物记》。

按：银槎、铭彝世籍嘉善，住居在吴江界，故并录之。

诜朗，字蕴高，号卍川，居南传村。初名百谦，入江庠。后寄籍宛平，更名入泮，充四库馆誊录，议叙县丞，不就。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中顺天举人。朗久客京师，北抵居庸，南游楚豫，主讲淮阴书院，所至与贤士大夫交。性豪爽，善谈论，有干济才。游历既广，襟怀益旷，诗古文词汪洋恣肆，自出机杼，绝不随人步趋。工为骈体，精切新颖。亦精绘事，人物花草俱入神品。铁漕督保、徐河督端咸器重焉。授凤阳府训导，未几归里。年六十七卒。著有《卍川诗文集》、《淮上纪闻》、《粤游笔谈》、《绘事琐言》、《绘事雕虫》。本沈钦霖所撰传，参冯金伯《墨香居画识》。

人物上　隐逸

宋

顾亨，字叔泰，吴郡人。通音律，善丹青，尤工诗。平生好施与，尝立义仓、义学、义冢，以济贫乏。宋理宗闻其贤，征

为秘书阁校书，上疏固辞。理宗亲札付之，称为"睦静先生"。后避兵乱，徙居长洲之陈思村。明隶吴江二十九都。卒，葬于村之左。本魏天祐所撰墓志，见《顾氏族谱》。

按：邑志"隐逸传"不载顾亨，而其人之谊行实有可风，故本《分湖志》详载之。志载上海人。

明

迮宥，字宽夫，号碧峰，始居莘塔村。父原霖，字雨苍，号谢山居士，吴郡人。幼有神童称，为嘉善贝廷琚高弟。明洪武三年，续修《元史》，征为翰林院修撰。十二年，擢通政司右参议。方正学曾受业焉，旋患病归里。建文四年，靖难兵起，有以原霖为方党者。成祖召问不屈，族诛。时宥年方六龄，家人陆方匿之乳母家，既而负之以逃，托于高邮同宗，得以成长。赦后复归故里，尝作《息影图》，以记其事，至今子孙藏于家。本卜世昌《皇明通纪述遗》、顾大典所撰《迮怀皋居士墓志》，参《迮氏家乘》。

叶舒瓒，字隽千，池亭人。祖绍冕，详"仕宦"。舒瓒，明嘉兴府学生，入国朝不薙发，为有司所执。伯父世彦以粟十五石赎归，醉而薙之。既醒，哭曰："还我发来，还我发来。"自此遂绝足尘市，读书奉母兼治农桑。母史氏年八十，舒瓒六十，从父宝应令燮，戚党洛阳令吴源起，先后为文寿之。本五世孙春浩所述。

国朝

迮尚志，字倍功，世居莘塔村。读书谈道，授徒自给，不

妄交外人，与族兄云龙自相师友。后云龙以博学鸿词征，交游满天下。而尚志一亩之居，蓬蒿翳如，独与陆璨为淡水交。方璨之人都也，知尚志必能成就后学，以子燿师事之。后燿位至中丞，以文章经济显名于时，得尚志培植之功居多。所居宅外杂植竹木桑榆，颜其室曰“静念”，嘱璨以隶书写之。后十馀年，益究心濂洛诸书，谓“余近知禅陆之非静念，适坠彼术”，遂易“静学”二字。时璨宦游三晋，闻之易书以寄。偶为小诗，与诗僧德亮相唱酬。蓄书不甚多，皆精整完洁，手自丹黄。于天文、星象、三礼之图用功尤深。殁后，贫不能葬，中丞为之经纪其事。著有《静学斋诗钞》。本《切问斋文集》、《静学迮先生墓表》。子友筠，字修君，号绿亭，敏而好学，尤工书法。高宗纯皇帝南巡，献字者数十人，友筠取第一，管世铭第二，秦钟王第三，馀皆不入选。惜早卒，吉光片羽存者甚罕。本迮鹤寿所辑家乘。

按：赵兰佩《江震人物续志》采入“别录”内。

沈刚中，字需尊，家芦墟之北，自号“北溪居士”。父芳，见“文学传”。沈氏家故饶，尤多藏书，凡金石碑版，琳琅秘笈尽人搜罗。至其父时，结客好事，家遂中落。刚中少承家学，不喜习举子业。专意为有韵之言，因得尽发所藏书，博习强记以资诗料，旁及古文词。为人野逸古雅，有隐者风。喜论说古今，目张口哆，唾涕杂下。中岁好游，尝渡钱塘入豫章，越梅岭抵南粤，浮海至惠州，还客赣江，历游清远之峡、莲花之岩，双鹤垂云、章源之洞，足迹所至，辄忘其身之贫困，而一发于文。其为赣州郡志，移书当事，极言当为卢光稠立传。

又请开福寿沟以兴民利，前后数百言，皆非经生常谈。以布衣终，著有《分湖志》、《石刻考录》、《北溪文稿》，今惟《北溪草堂诗稿》七卷行世。参袁景辂《松陵诗徵》、《沈芳小传》、陆耀《切问斋文集·北溪文稿序》、郭麐《樗园销夏录》。

按：《江震人物续志》采入“别录”内。

人物上　孝友

明

凌孝子，下保东区人。永乐中，父以典税被诬，逮系京师。孝子年未及壮，冒死至都下，上书明父冤，遂得释。往来跋涉，风雨侵凌，劳苦惫极而殒。本《分湖志》“别录”。

叶可与、可畏，工部主事可成之两弟也。可与，字懋志，号两溪，太学生，与兄共学。自祖尚宝卿绅卒，家日落，乃慨然曰：“显亲、养亲事两重，株守佔毕如菽水何？”遂独任生计，与僮仆共甘苦。久之，故业尽复。可成令山阴，欲迎亲就养。可与报以书，谓“不可以家众溷官，亦不可以劳衰年远涉。且二大人安于仲养，弗果往”。人谓其善体亲志。邑令杨芷以年谊延见之，可与陈民间利害数事，无一语及私属。邑有警，起大徭，辄挺身为闾里先。为人忠勤好义，倜傥而韬让，不喜谈人隐慝。有冤者洗之，有争者为居间解之。其待之而火，与待之而骨不露者，凡若干家。其大者，输腴田二顷置之公社，以给役事。闻当道予帖蠲徭，至今合族无追胥焉。年五十六卒。本顾端文公宪成撰墓志。可畏字懋时，号肖愚，

诸生。试辄冠其曹。见伯兄通籍，兄子重光复领乡荐，自以不得一举以博亲欢，居恒郁郁。父卒，乃更严督其二子重科、重第，学以日计程，漏尽乙其处，日乃更始。不中程，抶之已，复相持泣曰："抶我不如抶汝之易矣。"二子感奋，寻同游庠。而重第遂成进士，授山阴令。报至，可畏病已亟，犹笑曰："山阴者，吾家世县耶。伯兄所得，我子得之，犹我得也。"初，可畏以哭伯兄，及兄殇孙，致疾不食，重第在京将上疏请假，可畏闻，遣急足止之曰："谁言乃公病者，乃公日进肉糜如恒时。且汝甫仕即先亲而后君，不可。"重第乃强就选得山阴，遽驰归，则疾不可为矣。可畏袭父业，家甚贫。迨两兄贵富，或曰幸有籍也，可以自封。可畏笑而不答。然族党间复有贫于可畏者，以称贷请。可畏视橐中若洗，乃解新衣与之，而更自衣故衣。衣且尽，复有请，环视内室有鬃器数具，辄以与之。或曰："此旦晚供客膳，奈何弃之？"可畏曰："我有食客，而我兄不能自食。可乎？"年五十一卒。参王弇洲世贞撰墓志，同邑沈季文撰行述。重第详"仕宦"。重科字道登。子绍禹，入邑志"名臣传"。

国朝

朱铨，字御陛，世居南传村。顺治十年，父圣希有妻党之戚皇甫绍先，任广东王鼎司巡检，往探之，触瘴死。时铨年甫弱冠，又新娶才数日，闻变即恸哭不食，欲往归父骨。亲党以途远沮之。铨誓曰："不归父骨，何用生还？"遂往。时海内兵革未息，路人争相惊窜。过梅岭，逢南安府疫，死者遍

野，过客立毙。铨不避险阻，自顺治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启行，至十二月十六日始至王鼎司署中，抚棺大恸，遂函骨附舟归。抵鄱阳湖，湖中忽起沙带，舟不能行。铨默祷于神曰："天若不绝我，愿与父骨同归。若绝我，愿与父骨同殉。"遂抱父骨投湖中。倏忽间，沙带竟平，舟子共相惊诧，拯之起。十五年五月五日始归里，葬父骨于南传村。其姑之夫丁仲馀哀其志，闻于邑令涂公应旂。涂公特旌其门曰"奇孝格天"。邑中诸缙绅欲为请于大吏，以闻于朝。铨执不可，曰："我父无禄即世，铨于子职有亏，旌之适以滋愧。"遂中止。铨终身不御酒肉，卒年六十有三。临殁，令子孙咸集，嘱之毕，怡然而逝。

按：沈志"别录"内载铨事甚略，将鄱阳湖中祷神获宥一节删去不书，与下"奇孝格天"四字反无著落矣。兹本顾思虞所撰《行略》一一补入。思虞与铨同居南传村，得诸其家后人所述，最为详悉。志言芦墟人，亦未悉其实在居址，故约略言之耳。后铨之族孙士信，字应昌，于道光七年为之请旌，建"孝子坊"。事载迮鹤寿《潜德编·附录》卷末。

孙岐，字子鸣，世居孙家汇。性至孝，七八岁时与里中儿戏，父母怒或挞之，辄喜谓群儿曰："吾亲爱吾也。"人以是奇之。国初扰攘，群盗满野。顺治十一年，岐父永言为盗陷，守镇卒捕永言，械系凡七昼夜，濒死。岐往来省视，尽变家产得百锾赎之。归未及一月，永言没，母邹亦相继亡。岐号哭不欲生，得危疾卧床褥间，已而忽自叹曰："天不共戴，仇不并生，郁郁奚为乎？"遂蹶起走金陵，质于总制马公，得直追锾，

杖杀守卒，磔盗于市。凡三年，而父冤雪。人以是称孙孝子云。先是孝子以力田起家，后为父复仇，家中落。至康熙间，移居邑之梅里，营生圹于吴山侧，构别业二间，卒葬于旁。曾写《风木馀哀图》以寄意，前辈题咏甚多，今藏于其曾孙复亨家。

按：岐载沈志“别录”内，不言分湖人。嘉庆丁丑岁，其曾孙府庠生复亨，字豫贞，曾以《风木馀哀图》见示，首有长洲宋实颖传，且言，“我曾祖世居孙家汇，迨晚年移居城西”。历历言之，故得详其始末云。

尚孝子，芦墟人，以磨腐为业。性至孝，每出先备亲膳，归必买甘旨以供，历二十年不怠。邑令郭公琇有匾旌其闾。本《分湖志》“别录”。

袁孝子，字学周。母病，曾割股医母。有司闻于朝，为旌其闾。孝子之父世居孙家浜，后迁至南浔镇，家遂中落。孝子之孙复归故里，至今堂前有雍正二年乌程县旌匾。本族人袁腾涛所述。

叶树伟，字立方，号南村，池亭人。少孤，事母至孝。家赤贫，晨起担水淅米，躬执爨，取母厕牖涤之，即闭户琅琅诵书。夜无灯火，酿钱以具膏油。补诸生，出馆于外供膳。偶丰则逡巡不下箸，以母未获食也。节假归，必备甘旨以奉。娶妇以为不善事亲，居恒不相得。然未尝疾言遽色，恐伤母意。母卒，殡敛毕，大哭而詈之。同室皆为感动。湛深经籍，为制义，一守先正绳尺，不肯为时尚以规进取。同郡顾侍讲元熙见其文，叹服之，特造访焉。教生徒程课外，铿铿述儒先

言行，以开迪之。亲朋中有忧患，或忿憬事，就之谈数语，辄怡然融释。后与黎里邱璿游。颇好内典，断荤血者数年，疾病乃更肉食。年六十馀卒，无子，以从兄子为嗣。本沈曰富所述。

人物上　谊行

明

陆琦，字公璐，嘉善县万志作文璐。邑诸生，分湖人，家故饶。明宣德五年，改魏塘为县，将建学宫。琦承父坦遗命，献地为学宫。复创义塾于分湖之阴，捐田五百亩，延师以训宗党里闬之愿学而无力者。学士曾鹤龄为记。琦好施与，凡湖海之士过其门，款留不倦，人比之陈孟公云。本《分湖志》，参嘉善县万志。

按：曾记创塾者之父名孟琛，似与公璐同行。录此俟考。

陆竹坡，下保东区人。笃实仗义，处里中不立崖岸，好济扶贫弱。凡遇文人词客，款留浹旬不倦。明景泰间，岁饥，出粟赈贷。县令奉文授冠带以旌焉。本《分湖志》"别录"内.

叶夔，字尧章，尚宝卿绅长子。以增广生入南监，六荐不售。或慰之，则曰"业顾未充耳"，学益励。南北士大夫过其家，辄令子从受业，教必先孝弟，遇物引喻切至。时绅居谏垣，以直道佐孝宗，无内顾忧，以家有能子也。居考妣丧，哀毁骨立。弟旦幼，值岁役，请代之。当道称其友振衰族，完其居使不失所有。广西贡士二人、闽贡士一人途被盗，赠以资

斧,得抵都就试。岁饥,有司贷赈,辄不俟其劝。遇饿莩给槥掩之,多不可计。年六十一卒。子四:可久、可大、可观、可嘉。可嘉改名允,详"仕宦"。本同邑吴尚书山撰墓志。可大字懋业,幼读书兼善治生。夔游南雍,举家事委之,悉当父意。既入郡庠,则曰"吾病不克学,盍从吾好",辄弃去力田蓄资,家日裕。从弟可成贫不能学,召至家而教之,授以产,为之婚。后登科第,任部曹,卓然为名臣,皆可大力也。叶氏族广,谱久不辑,延乡人士修之。与人交,好面折人过,即贫窭周之弗靳。年四十七卒,无子。临没,举父所授田分贻兄弟,曰:"予不孝,惧先业之失传也。"后以可成次子重元为后。本平湖孙恭肃公植撰墓志。重元号后湖,太学生,受业顾端文公宪成门。由叶家埭迁池亭,以耕读为世业,子孙视他支为蕃。至今数分湖望族,必称池亭叶,以匹赵田袁云。

管渊,字公跃,居分湖之滨。好读书,放怀诗酒,为人疏财仗义。有土豪侵陵孤弱,渊奋不顾身力为排挤,卒至倾家。既而叹曰:"人生尚气亦虚耳",遂绝意世务,惟以岐黄活人而已。本《贞丰拟乘》,摘录戴庆长原传。

李枝芳,芦墟布衣,自少任侠仗义。松江之役,从长洲诸生戴之俊为部领。丁亥四月,吴胜兆事泄,之俊死,枝芳亦被执,辞色不挠,杀于市。本《外史》,参温氏逸史。

朱永祚,字尔祥,苏家港人,明崇祯朝大学士文肃公国桢从曾孙。性爽侠,习拳勇。甲申、乙酉间,偕弟启祥团练乡勇,以卫桑梓。长兴伯吴易起义,征教习水师,屯聚泖淀间。丙戌,同吴至嘉兴被执不屈,与弟偕死。事详《南疆逸史》,

惜逸其名。本裔孙朱麟宝所述。

按：吴郡李瑶《南疆绎史勘本》二十八卷，附载吴兴朱生事云，孙吴之后，有朱生者起兵南浔，为吴兴朱文肃国桢诸孙。时帅其众数千，出没吴淞泖淀间，北拒王师，转战白龙桥北，寻败，受执不屈，大帅断其喉殪。友人某潜抱尸以楮封喉殓之，归其家。其妻某氏一恸而绝，既苏，日夜哭，竟断肠死。事得诸郑元庆《湖录五行考》中，惜逸其名。呜呼！沧桑变起，凡忠臣节妇之湮没不彰者，岂少也哉？苟不得名人纪载与贤后裔之传述，抱恨九京，埋幽千载，谁复知之？树芳于朱生及妻某氏之死，不能不急为补入也。时乙巳正月上元节后一日录。

周瑞，字曼青。孙、吴之后，复聚众长白荡，官兵讨之败，八百人皆死，军声遂振。迎吴易入其营，已而入孙璋家饮。侦者知之，猝引大兵至，易与瑞并获，杀于杭州草桥门。璋父子亦死。本《南疆绎史》二十八卷“陆世钥传”后。

按：叶氏《湖隐外史》载，分湖一旅屹然勍敌，即指周瑞事也。瑞系分湖人。

赵鸾立，字思溪，芦墟人。性耿介，不避豪贵。崇祯初，举约正，凡地方是非利害必径情规切以报，有司亦信行之。国朝定鼎初，芦墟左近为盗巢穴。巡抚土国宝欲尽剿灭焉。鸾立闻，往谒土公。土公曰：“汝为前朝约正，今国家已更，当非约正矣。”鸾立曰：“国祚虽移，齿德靡改。”土公曰：“芦墟尽为盗薮，诛之不已。吾欲剿之何如？”鸾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盗多他处巢集者，居民无与焉。若尽剿之，民何辜乎？如欲弭之，某请数其人而殄灭之。”抚从之，盗乃

息。邑令叶某旌其闾曰“三代逸老”。本《分湖志》“别录”。

国朝

朱璜，字渭珍，苏家港人。童年有至性。父自振，字孟起，明乌程庠生。鼎革后，隐居教读。时被盗执，璜破产奔赎，号哭乞代。盗悯其孝且幼，两释之。后以力田起家。康熙间，以布衣举乡饮介宾。本裔孙麟宝述。

潘羹五，居北舍[1]港。早年丧偶，生一子，誓不再娶。家中服役，悉用老仆。旧时婢妪，概斥不用。中年任侠好结交海内术士，尝有山右莫先生客其家。莫固精于艺术，盖隐于侠者，后不知所终。羹五晚年闭门却扫，谢绝尘事。有一行乞者在其门献鸡卵一枚，或问何用，曰“此中有物”，即抽出之，乃一宝剑也。门者报知羹五，羹五以年老谢客，其人怏怏而去。本顾宗海所述。子元，字薇垣，号少白，国学生。学博才赡，屡应京兆试不售，垂翼而归。于诗文外称鉴赏家，凡青乌、卜筮、星算、医方无不精诣。尝自言寿至六十五。乾隆丙午、丁未间，以医为浙商聘赴杭州适馆，授餐备极优渥。丁未五月八日，忽归与亲友别。叩其故，则曰“吾今六十五矣，知是月当绝”，人多笑之。及十五日，而讣音果至。本沈大本《城南夜话》。孙士鑑，字子明，警敏嗜学，善吟咏，工篆刻，著有《五经印则》。本《江震人物续志》“别录”。

吴中黄，字子发，居冠溪。少孤贫，以勤苦自励。中年家渐裕，以旧宅让诸弟，卜宅于所居之南。敦宗睦族，乡里称善。时有季弟某忌兄厚赀，因与寡嫂某氏日夜伺衅，搆讼不

〔1〕“北舍”即今“北厍”。

已。中黄置不与校，且默为周恤。同邑潘太史耒额其堂曰“友于”，盖纪实也。平生好施与，凡远近创立寺观，不惜捐赀以助。康熙五十五年，县令许公铭为给“德臻纯嘏”匾额。年九十馀卒。孙性敏，字脩来，亦好施与。兄性纯，字文锡，寄籍归安诸生，后循例入成均。平生慷慨仗义，能周人之急，并有祖风云。本吴家骐所述。

叶朝晖，字苏皋，为人诚朴，笃于行义。早丧亲，从父邵提携之，内则庶母张氏抚育以成立。既长，不屑章句，善治生，克振先业。葬本生祖及季父，独力不诿，且出资置祭田。念方邵之恩，父事之终身，没则葬之，厚恤庶母之家。伯姊有疾，于分授外另拨田赡之。悲母之不逮养，不时周其舅氏暨外兄弟。祖母吴氏苦节四十年未旌，力陈当道，建坊于闾。本吴素先撰《义行传》。

陈敬，字景颐，号退斋。生二岁而孤，母夫人沈抚之成立，由白荡湾迁居芦墟镇。当熙雍之间，士之习武学者兼通文艺。敬入武庠生，犹孜孜好学，购藏经史三千馀卷，亲加丹黄，披阅忘倦。念母夫人苦志守节，于雍正二年请旌建坊。事详沈志。性好施与，凡亲族之待以举火者，不一家。乾隆辛酉岁，邑侯李劝令殷户买谷贮仓，以备赈饥，敬慨然乐输无吝色。或值米价翔贵时，率先平粜。乙亥冬，岁大饥，当事设厂施粥。敬特捐米百斛，尝曰：“吾宁薄于自奉，厚以泽人也。”其他创立宗祠，增捐祭产，厚嫁堂弟之女，兼为立后，事多可风。卒年六十有五。敬第三子汝树，字庭嘉，号兰崖，震庠生。尝九入棘闱，三邀乡荐，竟不得登贤书，士论惜之。平

生友爱甚笃。胞弟汝藻早世，遗产颇厚，孤子才三龄。汝树代为经理，历二十年。侄骏烈，惮之如严父焉。后无疾而逝，年七十有四。汝懋字克修，号月舫，敬第五子，国学生。自幼多病，遂隐于医，得养生术。好善乐施。宅南面河为往来要道，向因坝阻行旅不便，乃与同人商议开坝筑桥，捐数不敷，复解囊竣事，成此善举。他如惜字施药、戒杀放生，特其馀事耳。卒年七十有五。汝树之子世燿，字映辉，号寿门，江庠生，立品耿介。乾隆甲辰，岁试已列一等第三名矣。有天水生素通关节，来向世燿曰："若与吾五十金，名次可不更动，否则退甲进乙，幸毋悔。"世燿正色拒之。后出正案，世燿竟置第七，悉如生言，以是不得食饩于庠。七应南闱试不售，卒年五十有七。本曾孙堃所述。

周德培，字佐元，吴江诸生。少有至性，母持家勤苦，必朗诵所读书以慰其心。及母病革，哀痛迫切逾于成人。后事继母杨如所生，遗产数十亩悉以让诸弟，安贫训徒。十上省门不售，卒。子镐，乾隆庚子浙闱副榜。三子锡[1]，嘉善邑庠生。本嘉善县万志"侨寓"。

按：德培芦墟人，乾隆十八年科试，学使者雷宪副铱取列江庠第二名，入泮后迁居嘉善。参王鲲《松陵闻见录》。

叶振德，字季含，号滋亭，重元五世孙。父永茂，字舜冈，号亘斋，诸生。自重元始迁池亭，世以儒为业。及永茂之身，宗族千馀，指游庠序者一人而已。乃奋然作兴，以俭勤复其恒产，严课子弟，族之孤贫而有才者咸教养之。四子振文、振

〔1〕原文此处无"子"字，疑漏。

藻、振雅、振德，从子振统、族子思深，皆传其学，有声士林。振德自少无子弟之过，事父母孝，昆弟间无违言，析产以良田让诸兄。仲兄以所授田有不便与之易，从之。已而悔之，又与之易，复从之，如是者屡。父闻而怒，并加扑责，振德怡然顺受，不敢言事起仲兄也。居恒励操守，慎交游，所往来者皆长德吉士，及族戚之文行素著者。既饩于学，后进之试郡邑者，例从保结，相见咸执贽，虽纸墨之微未尝受。遇贫者，转解囊以助，故士争乐亲之。十应省试不售，遂不复试。以乾隆庚戌恩科贡成均，就职复设教谕。居家视昆弟子若子，孙亦如之。不率教，小则谯让，大则挞，不少贷。其明粹者奖掖之，亦不遗馀力，饥寒病苦，加意噢咻。以故有疾，诸子若孙分夜侍宿，事之亦如父祖焉。闺门之内，礼法秩然，女子[1]、子妇、女孙咸通书史。僮仆臧获，亦有和敬之色。年六十一卒。子树凤，字桐百，号竹筠；树鹤字松千，号云坡，并例贡生，克承其家学。初，振德为诸生，与其兄振雅同人学。其后，二子亦同入学，人称“其父子兄弟中必叠双以比”。先世石林、松年同捷之庆，为吾邑世族美谈云。树鹤有至性，笃于伦纪，为人谋事一将以诚重然诺。好施与，有父祖风，三世皆为乡人所畏爱。性好直言，晚额其读书处曰“讱斋”，有《讱斋吟稿》。年六十四卒。振统字继庭，号湘湖，振德从父昆弟，工书。子树棠，字召封，诸生，有《蓉村诗》。思深字奉璋，号湘洲，与振统俱以勤学饬行，为同宗人所惮，一时称为“池亭二湘”。参同邑沈宗德撰《滋亭先生墓志》，沈曰富撰《外祖云坡

〔1〕此处原文为“女子子”，疑多一“子”字。

公传略》。

袁琏，字惕三，世居赵田，了凡先生黄六世孙。少而才敏，年十二能文，补嘉善县学生。先是，其父存时，与家奴讼，家已破，乃慨然曰："士而贫常也。万一以衣食乱其心志，不几绝读书种乎？"遂弃家为贾。贾仍不废学，积久之，家复饶。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晚年作家塾，教其群子姓与戚属之贫不能竟学者，所成就甚众。外氏有女兄无养，迎之家优奉之。族子某学于家塾，几成矣而骤夭，遂养其母。游杭之昭庆寺，见寺僧守痴貌若有忧者，问之，曰："吾择一地以葬父母，而价翔力绌，是以忧。"遽出金趣地主书券，以其券畀守痴。岁荒，出粟以粜于乡，斗减百钱。其平生忠实可倚，事率类此。无子，以兄子嗣为嗣。卒，葬嘉善县魏塘南区了凡先生墓侧。本《渊雅堂文集》所撰墓志，并参嘉善万志。

陆汝贤，字印周，号笏溪，居陆家桥。少应童子试即冠一军，乡闱荐而不售。博学能文，暇时辄喜谈司马温公故实，每至得意处抚掌大笑，声振林樾。于三唐人文多数浏览，而于《柳河东全集》尤笃嗜焉。性卞急，不能容物，遇子弟及里党之人有过失，往往大声诋诃，至面发赤不止。及其引掖后进，则又不辞劳悴，谆谆劝勉，以冀其成。年既老，忽于卧室内被偷儿击伤暴卒。时邑侯唐公仲冕临榻抚视，知其横被奇祸，严饬捕役四处搜缉，获一陈某来，陈固不时探听者也。唐公诘之，陈言："被追惧获，故以梃相拒耳"，然求其梃不得。后

陈某死，唐公亦去任，其事遂寝。人咸为汝贤称冤云。本迮鹤寿所撰传。

吴之湄，字临洲，号心禅，邑诸生，自冠溪移居芦墟。襟怀磊落，遇事敢为。尝有诸生潘某毒噬善类，乡之被其侮者不可胜计。之湄心怀不平，讦其阴事数条，控诸臬司熊公枚。公廉得其实，斥革究治，寻以监毙。乡人颂熊公之贤，而叹之湄之能任事也。尤精笔札，工画法，绘山水小幅气韵淡远，脱尽寻常蹊径。年八十馀卒。参冯金伯《国朝画识》。

按：《江震人物续志》采入“艺能”内。

郭学洪，字容舟，号竹芗，居芦墟。自少赤贫，苦志积学，补博士弟子员。更业医，已而声名渐起，延致者无虚日。积囊中金不私其家，凡族之贫而无告者，求无不应。性嗜菊。旁有隙地数弓可供树艺，邻豪欲夺之，讼之官，事乃寝没。后其从侄凤哭之云：“栽花地少为邻夺，卖药钱多救族贫”，盖纪实也。子星榆，字南阶，号春岩，工书，能世其业。著有《广六书通考》四卷。

张大观，字达人，号皓亭，居芦墟镇。少贫，尝习贾，后弃去，力攻制举业，补诸生。为人厚重端方，不苟言笑，教授生徒，广为造就。晚年馆壶芦兜张氏十七载。张氏子弟少孤，咸能向学，相继登黉序，皆出其教焉。年六十六卒。本门人张泰龄所述。

袁腾涛，字跃龙，号雨寰，一号桐村，居孙家浜，江庠生，以课徒为业。其教幼子弟，必先从事《小学》，凡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悉遵朱子学规。尝谓：“人能习熟《小学》，他日出

而应世，揖让进退自然闲雅可观。此蒙养之始，不可忽也。”督课经书，不惮再三讲解，反覆背诵，必求精熟乃已。晚年家居，历遭歉岁，穷饿自甘，不肯向人求升斗米。门人有载米相饷者，亦欣然受之，但嘱曰：“尔无忧先生贫也，吾自乐此不疲耳。”卒于道光七年。

沈锡爵，字思美，号愚溪，世居大胜村。曾祖文旭，字日昇，慷慨仗义。邑令叶前尝旌其闾，曰“耆年硕德”。锡爵意度豁然，有曾祖风。少读书，不屑事章句，好稗官野乘，通晓唐宋数百家说部，遇人谈论风生，听者忘倦。性好游，尝过兰亭，访天台，谓“右军之叙与兴公之赋，乃文人粉饰耳，皆不足取信”，其持论多见诸纪事诗中。平生多义行，尝以田二百亩、白金千两，与其从孙之贫而好学者。饥岁，则出米平粜，为里中先。喜作诗，懒不自惜，仅存《浙东纪游草》一卷。其卒也，长洲顾日新为作传。

陈焕，字章伯，号一恬，芦墟人。祖策，字书贤，嘉善诸生；父琳，字宝林，皆以疡医行。焕更精其术，贮良药，工敷治，所诊视应手愈，不计酬直。性孝友，敬事寡嫂，请旌建坊。曾葬其业师郁文。以国学生终，年五十八。子孙世其业。本郭麐所撰葬志，参陈堃所述。

柳琇，字卫莹，号逊村，世居北舍港。父学洙，字师孟。同产五人，学洙最幼，能友爱，尝以新宅让诸兄，人咸称善。琇生有至性。父没，与兄析居，迁大胜村。母黄，年逾六旬，泣请于兄，愿迎养。兄不得已从之。兄性刚，每顺事之，临财则让，有事则任，无怨色。其他睦姻任恤事，藉藉乡党间。嘉

庆甲子，连雨水荒，市人多遏籴，独出廪粟分给里党。所居无横暴事，与人交有恩义。同里有梅某家贫，付千金使权子母。既而梅死，子幼，不责其偿。年五十五卒。次子毓芳，字蕴章，号秀山，孝友性成，内行诚笃，年未四十卒。人咸惜之。姻再侄沈超然填讳。本沈璟墓志、顾日新小传。

树芳按：府君已采入《江震人物续志》“节义传”。

柳嗣峰，字以忠，号鹤汀，居北舍港。父珩，字楚材，性刚方，能面斥人过。尝以事为诸生潘某所诬，或劝其曲为弥缝。珩曰：“身可辱，志不可屈。”其处事坚忍如此。嗣峰[1]入府庠，五入棘闱不售，遂绝意进取，惟以读书敦品为务，里居课徒自娱，所入馆谷半以分诸侄。家无中赀，尝焚券以慰贷者。对人寡言笑，虽显贵在前，其坦适如故也。

袁青，字雪持，号雪圃，赵田人，琏孙。弱冠应嘉善县试，邑侯恒公赏其文，拔置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攻苦力学，寒暑罔间，虽名场屡蹶，淡如也。弟茂荆早亡，侄昌龄幼，家事皆其经理，卒能抚养成立。为人端悫无饰，乡党群推为儒者。嘉庆庚辰，岁贡入成均。卒年六十有一。本从弟萌槐所述。茂荆字范韩，少力学，为文取法古人。应试屡不售，年逾三十，某钜公视浙学，其幕友某茂荆之戚也，密贻书馈以关节。茂荆方治装，得书遂不赴试。所亲争劝之，以死自誓，未几卒。子昌龄，字安吟，号诵伯，诸生，有父风。本沈曰富所述。

夏时彦，字士芳，号南村。父应龙，字御六，与兄御天友爱甚笃，白首同爨，并好施与。乾隆二十年，岁大祲，应龙捐

〔1〕“峰”原文为“锋”字，误。

米煮粥，邑令某给“孚济怀仁”额，旌其庐。至今杜字圩旧宅额尚存。时彦从杜字圩迁居南栅，幼与郭清源元灏同笔砚，相爱如同胞。后奉父兄命，弃去习贾。清源泣曰：“夏兄去，我谁与同学耶？”其亲爱如此。家中落，兄弟分室，独取其少者。后极意经营，稍积赢馀，即为伯叔及诸兄营奄穸。亲族有孤寡赤贫者，恒周恤无吝容。晚年目不能视，于四书六经背诵如流。曾孙辈日从塾中归，必令灯下读，有误辄教正，初不觉其两目不见也。喜诵先儒格言，令各书一通，为之讲解不倦。卒于嘉庆十九年，年八十有三。本曾孙墉所述。

张孝嗣，字绳祖，号忆鲈，世居壶卢兜。性慷慨好赒给。邻族寒士有乞贷者，无不应。嗜吟爱客，一时知名之士造门无虚日，与歙县鲍征君廷博尤称莫逆交。征君病革时，口授人作书以其孙为托。一友贫不能婚，出金任其事。尝买一僮，成人后为之择配。焚其券，夫妇感泣，愿留。家多藏书，嗜金石，有《清承堂印谱》八卷行世。年止三十六。长子与龄，字芳遐，号杏初，持家有矩矱，诸弟皆敬惮之。母疾，祷梓潼神像前，愿减己算益母。刻《克复要言》等书劝世。卒年二十九。次子益龄，字进之，号子谦，江庠生，少有隽才，工书善词赋。年三十二卒。有《画棚庐诗稿》。本季子泰龄所述。

许照，字葵阳，号秋田，家芦墟，吴江廪膳生。自少入学，恬于进取，视世间纷华靡丽之场泊如也。平生外和内介，口不臧否人物，胸中自存可否，遇事有定识，同辈多就商，从容为之剖析而去。中年悼亡，誓不再娶，抚一子成立。晚年，日以课孙为事。于道光丙午年兴起文会，合远近生童，每集尝

有数十人，号称极盛。即于是秋八月，忽得痞疾而歿，惜哉！闻卒之夕，神识清爽，命家人取桂花露一杯，饮之无味，曰“我胃气绝矣”。复命折桂花一枝嗅之，竟随香气而逝。人以是异之。

《分湖小识》卷二终。

分湖小识　卷三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录

人物中　文学

孙炎，字奎章，号立夫，居华冢小港，家有华黍庄。性至孝，居丧有芝产之异，名人多赋诗纪之。堂叔鲁珍业丰乏嗣，欲嗣之，力辞，为置后焉。弱冠以文名，与柯南陔煜同游汪太史琬之门，得其指授，深探理窟，多发于科举文字。诗不多作，颇肖昌黎、东坡。同邑如费文江洪学、周笠川廷谔俱为文字交。后侨居武塘，为嘉善县岁贡生。著有《华黍庄集》、《秋水集》、《柳洲诗》行世。五旬后，举一子，名念畴，字伏元，嘉善优贡生，杭州府训导。孙二，银槎、铭彝，见“仕宦传”。本袁氏《松陵诗徵小传》，并参嘉善万志。

叶舒璐，字镜浤，明大理卿绍颙孙，岁贡生。工诗，驱使淹博，属对工巧，古体诗宗长庆，律诗宗渭南，著有《分干诗钞》、《月珮词》。本《诗徵》，参震泽沈志。[1]

---

〔1〕沈彤、倪师孟纂的乾隆《震泽县志》38卷、首1卷。

马麓，字驾六，芦墟人，乾隆丙辰郡学岁贡生。沈志失载。淡于仕进，闭户著书，尤好宋元以来理学诸书，凡格言名论手辑成书，有《先儒粹言》二卷。雅中丞尔哈善极赏之。本《江震续志稿》。

按：《江震人物续志》采入“别录”内。

迮灏，字沧洲，号空斋，邑诸生，世居南传村。力学工文，夏日悬火帐中，彻夜观书，帐顶熏成墨色。手钞《史记》、《汉书》、《韩昌黎全集》，一笔不苟。时歧考之例未严，灏先考吴江，复考长洲。魏文宗岁校苏郡两试，两售俱拔第一，卒去长就江。后偕其弟云龙幕游公卿间。有《淮南倡和集》。本李寅、顾三典跋语，参迮鹤寿所辑《家乘》。

迮云龙，字耕石，自号三江渔父。生有夙慧，读书过目不忘。既长，倜傥任气，历游黔滇，为诗有奇气，得江山之助。云龙初名杨思，寄姓解氏，入河间郡庠，后由国学应北闱试。雍正十年壬子举顺天副贡，乾隆元年以荐应宏词科，竟以额满被黜。《君放歌》诗云“十五卷外隔重瞳”，自注进呈止十五卷。平生善奏疏，与隆上公科多、庆上公复俱为莫逆交。其在隆公幕也，公缘事革职，众论纷然，云龙独挺身出辩[1]，人多异之。其在庆公幕也，时逆首班滚设计烧匿上奏。时云龙谓公曰：“班滚存没未可知，宜核寔奏呈。”庆公不听，竟奏班滚烧毙，凯旋入相。事在乾隆十二年。后张广泗奏班滚尚在，庆公由是削职。佐平大金川，议叙内阁中书，而云龙锐意还南，辞职不就。隐于分湖之滨，筑室种树，著书自娱，所居“池上草

〔1〕“辩”原文为“辨”。

堂"藏书甚富。卒，葬南莘塔之北阡。族曾孙朗经纪其事。所著奏稿若干卷、诗若干卷，藏于朗家。本连朗《雕虫馆骈体文传注》及郭麐《樗园销夏录》，并沈锡爵所述。

陈鑑，字其言，号甫衣，居芦墟。父尧臣精绘事，深得画家三昧。鑑少为汪太史份高弟，学有根柢，发为时文，湛深经术。中雍正甲辰秀水籍举人，不求仕进，恬淡寡营。晚年喜作诗，随意吟咏，不事雕饰，其淡韵自绝人也。年八十二卒。

本顾乃赓所述，并参《诗徵小传》。

陈文星，字鬯亭，号不村，邑诸生，居芦墟。癖嗜诗，以性灵为主，不为缘情绮靡之作，故能萧疏淡远，如幽草闲花，别有一种天然之致。所著《随意草》未梓散轶，至今传者绝少。

本《诗徵小传》。

郁扬勋，字钦谐，居芦墟。少习举子业，补博士弟子员。年五十馀始为诗，著有《娱老吟》二卷。同邑计希深默序而行之。诗尚真率，不事琢磨，沈宗伯德潜曾选入《别裁集》中。

本《诗徵小传》。

按：扬勋所著《娱老吟》已入沈志书目。

沈芳，字纫佩，号水村，芦墟人，邑诸生。好读书，能抉其精奥，究心六书之学，师何太史焯。尝言，"隶书有折无转，篆书有转无折"，其论允为不刊。芳篆法严整，方圆悉中规矩。王吏部澍称为"可继斯冰"。乾隆十二年，聘修江震邑志，采辑详核。著有《水村诗稿》。参陆燿《文集》、郭麐《销夏录》。

按：《江震人物续志》采入"别录"内。

张方湛，字玉川，号分涯，震泽廪膳生，居芦墟。少工制义，年十六即补博士弟子员。岁科试屡拔前茅，然傲气凌人，曾逆某学使意，置之三等，而文名未尝稍抑。屡荐不售。晚年研穷经史之学，著《稽古日钞》，于十三经撮其大旨，取先儒辨驳之说，折衷经典，遵引御纂。若亭林、安溪、竹垞、稼堂诸先辈论议，咸采及之。一切注疏、传授、诸经、图谱、阙逸备载无遗，学者据为善本。本沈锡爵及顾乃赓所述，参《江震人物续志》“别录”。

顾思虞，字孚中，世居南传村。父英，字丹九，邑诸生，博古能文，有声黉序。思虞早入府学，乾隆戊午、辛酉两荐于乡不售，遂肆力于诗。平生所作不下三千首，有《集古诗钞》行世。其未梓者有《唾馀集》、《自娱草》、《咏物诗》藏于家。晚年自号竹友老人。子学周，字开勋，以诸生世其业，自号卧庐逸老。精汉隶，师事陆赠翁璨，所书《华山碑》、《千字文》、《隶字辨》已浸淫入古。本官懋弼所撰《小传》，及迮朗《骈体文传》。孙乃赓，字韵祖，号三坻，江庠生。清白自矢，不肯苟得，以课徒终。

郁吴邑，字若郁，号省斋，居芦墟，占籍钱塘学，廪膳生。工文词，与弟文齐名。平生喜结交当世贤豪长者，如仁和沈臬使廷芳、大兴朱学士筠、元和惠征君栋、同邑沈征君彤，咸以文字相契合。乾隆辛酉、丁卯、壬申间，连荐不售，遂绝意进取，专业于诗，师事沈宗伯德潜。取法清真雅正，不作靡曼之音。惜遗稿散轶流传绝少，惟有《四书文》行于世，皆湛深经术，卓然名家。族侄圮传，字受书，号石公，英敏多才，工诗

及画。病后废举子业，卖药自给。虽囊橐萧然，吟声时彻户外。著有《石公吟稿》。本陈堃所述，参《四书文序》。

郭元灏，字清源，一字海粟居士。幼颖异，喜读书，年二十二补博士弟子员。能为诗古文词，旁及百氏之学。同里郁文高才负气，好凌轹人，然独心折元灏。元灏亦时时规切之。善鼓琴，调弦雅歌，往往有激楚之音。遭母丧，哀毁过甚，疾卒，年五十有三。子二，麐、凤，积学能文，克世其家云。本阮元所撰墓表。

郁文，字承哉，一字澄斋，世居芦墟，邑庠生。尝游京师，下榻于大兴朱氏最久，与学士筠、文正公珪析疑问难，说经铿锵。所学具有本原，屡试京兆辄遭屏弃。自以高才不遇，往往使酒骂座，以是龃龉于时。善鼓琴。其卒之夕，适在朱文正第中。与文正谈琴理，乃起弹三曲，觉有激楚之音，竟以是夕卒。人皆异之。陆中丞少时每心服其才，既贵，归里与人言及郁君怀奇不遇，未尝不唏嘘叹息。其足以感动如此。惜诗文散轶不传于世。本郭麐《灵芬馆杂著》，参戴延年《搏沙录》。

胡一珠，字丕澂，号木斋，居芦墟，震泽增广生。自少从陆进士伟然游。伟然为文根柢经史，阐发圣贤精奥，不肯轻于许可，独以能文许。一珠游庠后，历试高等，精轩岐术，风行遐迩。平生好诱掖后进。晚年两目俱盲，犹能点窜文字，不假思索口授人书之。其精于制义如此。子星垣，字象昭，号文亭，江庠生。浑厚质朴，克绍前业。本吴家骐所述。

沈璟，字树亭，号云巢，居西蒙港。世以读书为业，至璟益自发愤，不屑与诸生终。乃下帷勤苦，寒暑无间者二十年。

嘉庆五年庚申领乡荐，三上春官不得志，遂设教莺湖，所造就甚众，远近名流辄奉为坛坫。璟诗文华富温密，深得春夏之气，非貌为古者所能仿佛。居家虽极贫，而赴义若渴。外舅某贫未葬，尝慨然出金以谋窀穸。其于兄弟之间怡怡如也。每馆谷所入，半以分给，故卒之日，家无馀赀。著有《云巢诗钞》行世。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晚号蘧庵学人，又号复翁，世居芦墟镇，吴江附监生。右眉全白，风标秀异。年十六入学，诗文俊逸，脱稿传写相属。家贫，出游。时袁简斋以诗，姚惜抱以古文，陆朗甫以品学，海内所称钜子也。麐翱翔其间，特服膺惜抱。乾隆乙卯，赴北闱，法时帆学士先施纳交焉。报罢还，遂绝意仕进，为诸侯宾客以老。嘉庆戊午，与弟凤迁居嘉善。著有《灵芬馆诗集》三十卷、《杂著文集》十四卷、《词》六卷、《金石例补》二卷、《江行日记》一卷、《樗园销夏录》三卷、《诗话》十八卷、《爨馀丛话》六卷行世。又辑《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金勇刻之扬州。本山阴汪能肃《魏塘人物记》. 弟凤，字丹叔，甫成童，受经未毕，家贫习贾，昏夜坠水几死。母氏怜之，令复理故业。好为诗，时有性灵语，特取诚斋诗与为寝食。兄每出游归，时就删削，或定居一二旬，花时雪朝宾朋不来，命酒相对，此倡彼和，辄至永夜，欣然不知明日之无炊也。晚年为童子师，藉以自给，后麐十年卒。著有《山馨书屋诗初集》十卷、《二集》九卷行世。参钱塘吴锡骐及兄麐诗序.

按：郭复翁近已采入《江震人物续志》“文学传”，较《魏塘人物记》加详。然不若记中之能举其大概，故舍志而从记。

叶昉升，字华川。父恩深，诗"谊行"。生三子，长肇元，次即昉升，少肇旸。兄弟俱攻制举业，而昉升更好为诗，居家友爱甚笃。肇旸先补诸生，亲朋致贺，家无僮仆，父命肇元入市沽酒脯，而昉升供客盏盂怡怡如也。同邑王元文、沈刚中俱名士，时称"两北溪"，见昉升诗，皆亟称之，与订交。有《文竹山房诗》四卷已刻，元文为之序。昉升诗专学唐人，其性灵不及族弟树枚，而风骨远过之。其卒也，年未三十，故世但知树枚能诗。肇元字震伯，诸生。其制义为远近所推重，为人严整清苦，族子弟或矜式之。尝辑《分湖近谱》，载先世尚宝卿绅以下支派，贫不能刊，今存于家。又精堪舆术。肇旸字旸谷，工医，亦好吟咏，有《榆庄诗草》。本沈曰富所述。

叶树枚，字条生，号改吟，世居池亭，明尚宝司少卿绅裔孙。少务举业，不售弃去，专力于诗，吐弃平庸，刻意生新。客游吴越间，以工诗称。晚年好为散体文，亦能清超脱俗，近已散轶，惟《改吟斋诗钞》四卷行世。参《江震人物续志》"别录"。

潘眉，字稚韩，号寿生，吴江学廪贡生，世居芦墟镇。少好为诗，师事同里郭麐。及长，兼攻古文词，旁通史学，成《陈寿三国志考证》八卷行世。继迁魏塘。时郭麐自芦墟移家于此，已数年矣。眉与居相近，晨夕过从，师而兼友，学益大进。家贫，客游江右大梁闽浙间，前后凡十馀年，而于粤东寄迹最久。其始至也，纂修《高州府志》数十卷，考核详明，刊行于世。其再至也，在潮州主讲黄冈书院五六年，与门下士讲求经史，务为有用之学。年既老，不复出游，端居多暇，

犹嗜书忘倦。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年七十有二。眉于天文、舆图、金石及三统、大衍历数之学，靡不精究。所著诗文极富，皆手自删汰，简之又简，只存《小遂初堂诗稿》八卷、《文钞》三卷、《说文解字》两卷、笔记数种藏于家。参其家行略。

人物中　流寓

元

钱重鼎，重一作仲。字德均，通州人。宋末，以诗经发解。元兵渡江，不复仕进，常客于陆翰林行直家几十年。行直有别墅在分湖，因为卜筑于其旁，至则聚书其中，以自怡悦。初，赵孟頫为重鼎作《水村图》，林樾阴翳，茅屋荒茫，与所筑宛然无异，遂名之曰“水村隐居”。重鼎自为记，一时名士题咏至数十篇。重鼎作文有逸致，诗亦高古。本《元诗癸集》、《槜[1]里诗系》及《分湖志》。

按：邑志“寓贤”内不载钱重鼎，而其人实为分湖寓公。况水村一图名人纪载颇多，如《曝书亭文集》及《居易录》，其尤著者也。

明

袁颢，字菊泉，杞山顺子，赘于芦墟徐氏。精于医，每诊以太素脉悬断祸福。有王氏子素不孝，颢诊之曰：“心脉为己身，肝脉为父母。今心脉弦急凌肝，子未能顺亲乎？急更

〔1〕“槜”原文为“攜”字，误。槜里亦作槜李，即今嘉兴。

之,不更,三日后有火灾。”果验,诣门谢,泪潸潸下。后卒为孝子。苏州胡司理,能吏也。居官不廉,微服求诊。颢曰:“心脉圆而清,公殆贵人乎?”曰:“然。”曰:“肺金为财,脾土生之。脾脉且浮且沉,公得毋有羡心乎?”胡面赤不语,奉教而退,竟成廉名。本嘉善万志“外纪”,参吴江沈志“寓贤”。

袁泽,字世霑,颢曾侄孙。精痘疹,视儿色理即知吉凶。当痘时,每至一村集群童阅之,与之期某当生,某当死,靡不毕验。又无利心,求者阗门,有神仙之称。子朴、柏,咸克继其业。本《分湖志》,参嘉善万志。

朱南,字子夏,金陵人,或云齐庶人诸孙,倜诡吏纲荒遁野外。天启乙丑初来湖上,一头陀瓢笠耳,有与谈数学异之,劝令长发,为治巾栉。未几,往越往闽,天台、武夷之间盘桓累载。至辛巳秋复来,客叶绍袁家。好酒使气,睥睨之态溢于眉宇,自称朱颠。然周旋久,实平易无他吊诡。性不喜见轩冕,见亦夷然不屑。其下市井负贩,援而止之,而止无酒亦不肯往。通邵子《皇极经世》数。又能诗,《秋怀》七言律十首,其最胜也。本《湖隐外史》.

张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元年戊辰进士,官礼部主事,文名德操兼重海内,与张太师共执坛坫牛耳垂二十载。乙酉之变,芟发为头陀,往来吴越间,分湖之芦墟绛田、翔鸥所最狎也。自称为陆道人,人不知也,即以陆道人目之。本《湖隐外史》.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人中,松江人。崇祯丁丑进士,授惠州推官,改绍兴。福王立,起兵科给事中。子龙上书数万

言，皆当时至计，莫之能用。甲申八月，请假归里。乙酉秋，与徐枋同避难芦墟。南京不守，丙戌闰六月十日，松江起兵，子龙为监军左给事中。事败被获，跃入水死。本温氏逸史，参徐枋《居易堂诗集》。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

按：徐枋《怀旧篇》云："稚齿即多长者游，况今避世荒江陬。曾下常悬仲举榻，曾卧百尺元龙楼。云间给谏最相爱，忘年降分为朋俦。胡然兵解骑箕尾，欲归天上驱旄头。"自注：云间陈给谏卧子先生，乙酉秋同避难芦墟，后举事不遂死。

杨廷枢，见吴江沈志"寓贤传"。国朝平定江南，廷枢避地芦墟。是时，太湖有盗，绅士亡命者咸托为逋逃薮，以倡义相招，廷枢以因粮于民，不从。顺治四年，苏松提督吴胜兆反，运筹者廷枢门人戴之俊也。事败株连，被执至泗洲寺。巡抚土国宝劝谕不从，曰"头可断，发不可断"，即血书其衣云："苏州有明朝义士杨廷枢，幼读圣贤之书，长怀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于古人。绩学高文，名常满于宇内。为孝廉者一十八载，生世间者五十三年。作士林乡党之规模，庶几东京郭有道；负名教纲常之重望，愿为宋室文文山。惜时命之不犹，未登朝而食禄；值中原之多故，遂蒙难以捐生。其年则丁亥之年，其月则孟夏之月。才隐遁于山阿，忽罹陷于罗网。时逢其变，命付于天。虽云突如其来，吾已知之久矣。视死如归，轰轰烈烈，成仁无愧，炳炳烺烺，生平所学至此方为快然。千古为昭，到底终须不没，但因报国无能，怀忠未展，终是人臣未竟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魂惘惘以升天，愿为厉鬼；气英英而坠地，期待来生。舟中书志，不能尽言。

留此血衣,以俟异日。愿我知己面付遗孤,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没之言,以此为诀。四月廿八日舟中血书。”并赋绝命词十首,五月二日被戮。临刑呼曰“生为大明人”,隶卒挥刀断其首,声自项中出曰“死为大明鬼”。悬首于市,门人诒绍原赎之以殓。有陆山斗,字圣谋,助成其事焉。著有《古柏轩诗集》,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参《顾丹五笔记》、《分湖志》.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忠节公汧子,崇祯壬午举人。乙酉秋,避地芦墟,后隐于上沙。痛父殉难,栖息土室,终身不入城市,卖字画以自给。著有《居易堂集》。参《江震人物备考》.

赵进美,字嶷叔,一字韫退,号清止,益都人。崇祯庚辰进士。弘[1]光时,授吏部主事,善属文,情藻兼至。甲申之变,侨居金陵,与宋琬同避地吴阊、嘉禾间,后来湖上。国朝顺治初,起太常博士,历官福建按察使。著有《清止阁集》。本《湖隐外史》,参《山左诗钞》.

朱懋,字希哲,淮安盐城人。能为招魂之术,携李徐太宰忠懿公招画夫人,甚敬异之。崇祯十五年,至分湖叶绍袁家,招致亡女小鸾,事详《琼花镜》中。本《湖隐外史》.

国朝

魏坤,字禹平,嘉善人。康熙己卯举人。学问渊博,工填词,与朱彝尊齐名。以不得志隐居分湖,仿钱德均故事作《水

〔1〕“弘”原文为“宏”字。

村第二图》,名人题赠几遍。著有《水村琴趣》、《倚晴阁诗钞》。本《分湖志》。

按:坤见嘉善万志"文苑传"。

沈栻,字钦伯,常熟人。乾隆十六年辛未传胪,授庶常,晋庶子,两充湖北、云南正考官,称得士。后观察山西,擢湖南藬使,廉洁自持,未几卒于官。少时,为芦墟举人陈其言高弟,偕其师曾读书陶冶庵,工八法,善画山水。本顾乃赓所述,并参《国朝画识》。

人物中　释道

明

净瑄,不知何许人。有儒行,通内典,住泗洲寺。明永乐间,夏忠靖公元吉奉诏治江浙水,闻瑄名,驻节寺中,下榻禅房数日,与瑄相倡和,缔为方外交,数相往来,惜所著诗文不传。本《分湖志》,参《湖隐外史》。

大远,字振宇,分湖人。年十六,慕云栖法席,往授记莂。及返故庐,荒榛罥葛不能容灯磬。湖西北岸,向有元时圆通庵旧址,圮废已久。远意图规复,苦行累积,卒以成就。四方云水之侣,皆得挂瓶锡而憩焉。平生冲夷淡泊,于人无二观。性不识瞋人,有横逆加者,微笑默受而已。如此数年,环湖士庶咸服其德量,莫有非礼之及矣。崇祯九年,叶绍袁兄弟送住泗洲寺,欲以兴丛林振古刹,未及两载而没。本《湖隐外史》.

智静,字达如,大远弟子。质性醇厚,仪容古朴,于经典

多所探会，天童、瑞光诸法席恒得与焉。崇祯癸未年，罢腊。智上，字达元，亦大远弟子，参宗，能诗偈，尝有赠叶绍袁《注金刚参同契诗》云："佛喻金刚显六通，超宗绝相味何穷。梦形幻化有岂有，人法消亡空亦空。会理顿圆离四句，观心无得体三同。若非开士临凡现，般若焉能倩笔攻。"本《湖隐外史》。

如谷，字日海，初号慧空，思贤里人。嘉善杨志[1]："思贤里鼓分湖。"性渊默，行不动尘，往谒云谷于栖霞寺，又参荆山月庭讲席，名振丛林，归居景莲精舍。闭关三年，道大悟，诣五台，礼文殊。未数月归，安坐而逝。本《分湖志》，参嘉善万志。

真可，字达观，号紫柏大师，邑太湖人。少游四方，参契道奥，英气高情，挺然干云霄而立。与袁司马黄为心宗密友。司马家多藏书，师在湖上闭关三年，尽司马诸书而去。以此益名闻天下，凡偈颂诗文，操笔立就，皆琳琅金石。有《紫柏老人集》行世，又有《茹退集》。本《湖隐外史》。万历癸卯，因沈讱卿而有诏狱之祸。平日自题其像曰："这个阿师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圜中自在。"古以狱为圜土，或者其先知乎？参《近事丛谈》。后坐化狱中。有偈云：柝声未续铃声续，谁是声兮谁是闻。却忆法堂钟鼓候，古来魂梦更纷纷。见《初学集》诗注。

按：真可详《献集》及邑志。

皋豫，昆山人，出家于尧峰山兴福禅林。道行精严，接人恺悌。崇祯十七年甲申秋，自润州夹山来，寄迹圆通庵。闻

〔1〕杨廉、郁之章纂的康熙《重修嘉善县志》12卷。

湖可以避世，有终焉隐居之志。《秋日游湖上》云："一迹寄芦洲，菱歌唤我游。浪开云影碧，风起树光秋。香自花边阁，烟生柳外舟。沿堤淡远处，此际有高楼。"《题宝生庵》云："精舍俯湖边，经营地主贤。一堤依水国，数瓦起云天。梵语呼鱼出，钟声惊鸟眠。尝闻大小阮，破浪每争先。"本《湖隐外史》。

但月，天台人。受指宗智者教，参会止观。有《四因诗》，不复见。又有《哭叶世傛》诗云："百年游戏总逢场，刺促惟君一倍伤。金石掷馀空断绝，玉楼记后岂荒唐。春风雁影离分水，午梦僧寮人故乡。邺架有经传世学，痛声犹唤第三行。"来寓圆通庵，未逾年谢世。本《湖隐外史》。

大惺，字梦父，本楚人，为庐山僧。碧云之什，不减惠休。五言如"一山开妙想，四壁落闲花。月明家梦远，雁度塞书通。草封穿洞石，花锁出溪云。鹤巢千载寺，僧冷六朝钟。以我拈花意，供君扫石题"；七言如"花因月闰留馀艳，柳为年高不带柔。砌长苔纹因雨过，梦沉莲漏少书通"，皆佳句也。又有《壬午秋晤叶云期、开期、书期》诗云："倾盖逢三益，秋林话几宵。文心花吐月，禅课雨鸣蕉。天马今当待，金车我梦遥。殷勤不尽意，回首忆题桥。"初寓圆通庵，后住泗洲寺。本《湖隐外史》。

嶽峙，字干云，达元弟子。清姿弱质，仪表皎然。早岁往参云门钜德禅师，师示以"死生梦觉总是一理"，心甚疑之。一日，见画板白鹤，忽有警悟，遂作一偈云："梦觉由来只一人，东风何用许多春。不知白鹤飞何处，满目青山绿水新。"

本《湖隐外史》。

灵具，字可生，祖家浜人。眉目疏秀，清标映人。皈但月为师，通止观密义，能诗句，如“檐低窗引日，竹覆瓦通烟”，“野花含雨笑，芳树觉春迟”，亦清丽脱俗。后冒雪游天台，备诸行脚之苦，以此获疾。国朝顺治四年丁亥，年三十，卒于简庵。本《湖隐外史》，参《甲行日注》。

东溪，陶庄人。薙发嘉兴精严寺，通内典，有戒行。本《分湖志》。

国朝

雪径，本分湖叶家仆，忽悟空宗，夫妇同修行。妇出家城中某庵，雪径往同里西皈庵。庵不蔽风雨，募化修之，堂庑房舍毕备。又于庞山湖滨筑石堤以捍水。堤广二丈，杂植榆柳芙蓉。浚堤内汙莱田为池，池种荷花。里人于此游玩，称胜景焉。道行超俗，任真守静，晨夕功课外，禅定而已。后跏趺而逝。本《同里续先哲志》。

德亮，字霁堂，号雪床，甫里陈氏子。年十二即喜为诗，弱冠后祝发于天津弥勒禅院，继闻武清极乐寺雪堂禅师说戒，遂具足焉。越三年，托为行脚，纵游名山。所过五台、峨嵋、天台、雁宕、匡庐、罗浮诸名胜，驻锡最久，故多纪游之什。康熙癸巳岁，复归故里。时玉峰雪崖禅师道行精严，乃往受衣钵。雪崖没后六载，始寓莘塔之长馨庵。一名云舫庵。芒鞋布衲，日事吟哦。性耿介，好直指人过，遇俗人辄掉头不顾。与沈文慤德潜为莫逆交。德潜尝题其诗曰：“雪床五古

已入韦公之室，五律出入王孟间”，其见赏于宗匠如此。寓庵十馀年卒。德潜选其诗入《国朝别裁集》。本雪床《自序》及《国朝别裁》。

龚志音，住东朱家港。少业操舟，至武林天竺，见妇人履纳诸袖中。返遇老人，谓曰：“袖中物吾知之矣。汝本命夭，作此孽，当即日死。”志音大惊，乞救。老人曰：“此妇在某所，急返之。汝归家当虔修数十年，可来重见吾也。”自后出家，屏绝尘缘，焚香梵诵，欲搆数椽为藏修地。时东顾村有旧庵已圮，志音虔心募化，创成一庵，凡殿堂、门庑、庖湢、斋房备具规模，名曰“遇仙庵”。志音初不通文墨，自遇仙后貌渐闲雅，能诗，豫知风雨晦冥。其在杭也，老人赠以膏药七个，曰“身有难用之，毋误”。后龚之叔母乳上忽发一疽，知龚遇异人，必有良药，力求之，乃与以膏药一个，帖之立愈。不数年，龚患疮，有七。寻旧所赠已失其一，转换帖之不能愈，竟以是疾卒。本《分湖志》及顾乃赓所述。

天寥，俗姓吴，名鲲，字独游，芦墟人。少业衣工，见郭麐兄弟谈诗辄窃听，遂学为诗，竟成名家。年五十，依胥塘雁塔寺北莱上人为僧，后无疾而逝。其诗生气迥出，纯乎天籁，有士人学力所不能至。北莱为辑其遗稿三卷，付梓行世。本《魏塘人物记》，参《录芬馆杂著》诗序。

按：《魏塘人物记》录天寥诗稍多，恐诗板遗失，积久湮没故耳。然既有刻集，今亦不复再登。

显洁，字粹白，晚号剩朽，北舍港柳氏子，俗名体仁。自幼读书聪颖，以贫出家周庄全福寺，后居灵隐之上永福，与名

流往还倡酬。诗无率意，雅韵欲流，人谓“出小颠之上”。明医理，尤精制义，大家子弟多从之学，有掇巍科去者。道光三年，示寂于韬光庵，年六十三。遗稿散轶已不可问，近始觅得几首附录于后。其《题施少峰踏叶寻僧图》云：“禅关远叩白云深，香火前因觅素心。一径西风黄叶满，芒鞋踏破入秋林。初地闲房掩竹梢，画禅点染订神交。他时若访团瓢处，随意山门月下敲。”《奉怀少峰居士并乞画》云：“玉溪新涨雪初晴，息影寒斋风物清。遥忆鬓丝禅榻畔，梅花瘦影上窗横。制衣充冻缔良缘，高义频资卖画钱。不似清贫文太守，袜材奢望欲求田。”《代柬寄施少峰》云：“重提往事已经年，夙慧情深香火缘。约我寻山冲雪艇，劳君觅句劈云笺。檐依嫩竹千竿翠，灶焙新茶一缕烟。正是幽栖清绝处，可能乘兴践逃禅。”原注：“拟待雪中携钓艇，来往竹里访诗僧”，少峰去年赠诗句也。《挽玲如宗侄》云：“竺国幽栖万虑休，慈云影里度清修。三生石与禅关近，应化精魂向此游。劣疾残躯托久延，浮华过眼似云烟。子平术数倘能验，纵在人间有几年。”原注：术者谓我寿至六十有三。玲如亦北舍港柳氏子，与显洁同出家于灵隐天竺间，至今人犹称之曰“柳七和尚”。参仁和朱咸熙《耐冷谈》、树芳《近游日记》。

《分湖小识》卷三终。

分湖小识　卷四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录

人物下　列女已旌

吴氏，池亭叶伯英世俊妻，监察御史吴焕女。结褵七月而伯英卒，无子。越二载，侄舒礽生，始嗣之。以嗣在襁褓，翁姑暨夫柩不可久停家，又贫，即鬻[1]簪珥等奁，竭力营葬之。勤于操作，教子游庠，得交邑之贤士。有诸姑以千金装寄氏所，无子且死人，无人知者。氏集诸舅昆弟明归其资，不没寸铢。苦节四十年。卒后又二十年，康熙丁卯，中丞汤公题请建坊于闾。雍正庚戌，特恩建节烈祠祀学宫旁，吴亦得与春秋国祭焉。本吴素先撰《节妇传》。

按：吴氏载沈志“已旌列女”内，甚略，故录本传补之。

沈氏，国学生芦墟陈镛妻。志载，“正寅”其字。江庠生沈凤鸣女，生子武庠生敬。氏于归后，奉舅姑遗命迁于镇南。未几，夫即辞世。时年二十有二，遗孤二龄，氏只手支持，能

〔1〕“鬻”原文为“粥”，古文二字通假。

廓旧业。及子已长，延师训诲，俾得成立。于雍正二年具呈请旌，奉旨建坊于门闾。守贞五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乾隆十八年，木主送入江震节孝祠。

周氏，国学生白荡湾陈镇妻，武庠生芦墟周士达女。年二十一，夫亡，生子名深，国学生。氏于归时，舅职监生良翰，家正隆盛，食指甚繁。佐理中馈皆出氏一人之力，甚得姑氏欢心。未及数年，舅与夫相继辞世。氏事姑以孝，教子以学，卒能授室成家。于雍正四年，其子深具呈请旌，奉旨建坊于青邑北光圩墓道。守贞四十二年，卒年六十有三。

赵氏，秀庠生芦墟陈苞丰妻，吴江庠生赵应垣女。年二十六，夫亡。生子鑲，岁贡生，滁州全椒县教谕。氏夫亡时，孤才四龄，自白荡湾迁居于镇，所传薄产仅供馆粥，又无近支伯叔可庇，家室母子二人罥罥孑立。及子稍长，严于训诲，俾得力学成名。于雍正五年，其子鑲具呈请旌，奉旨建坊于门闾。守贞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九。乾隆十八年，木主送入江震节孝祠。

沈氏，善庠生白荡湾陈王祺妻，吴江岁贡生沈缵文女。年二十三，夫亡，生子国学生名乐。氏上奉翁姑，下抚子女，孝慈兼尽，卒能教子成家。于雍正十二年，子乐具呈请旌，奉旨建坊于江邑肥字圩墓道。守贞五十五年，年七十有八。

按：以上四节妇已见沈志，所载甚略。今因其子孙之请而详述之。

虞氏，虞君信女，国学生朱禹录养媳。年十六，夫源本卒。氏矢志守贞三十年，乾隆十四年卒，年四十有六。至

二十七年请旌建坊于南倍圩门首。本朱瑞增所述，下同.

陈氏，国学生岐周女，邑庠生朱桐润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年，嘉庆十一年卒，年六十有一。至□□年，请旌建坊于倍汝圩墓前。

节妇梅氏，诸生毓祥女。少失恃，事父孝。年二十，归泮水港顾瞻洙字慎斋，为继室。时祖姑王氏在堂，年八十，患痔，常在床褥。梅氏竭力侍奉。先是，瞻洙娶柳氏，生两子一女，俱在襁褓；有弟润周，夫妇俱早亡，遗一女仅三岁，氏并抚之。诸孤尚幼，不知先有己母。戚党见者，亦几不知诸孤之先有母也。归顾六载，瞻洙患痢卒，氏年二十五，悲哀欲绝。父劝谕曰："汝既无尊嫜，又鲜叔伯，而上有八旬祖姑，下有子侄女七孤，岂可恝置耶？"因强起治家，凡三十三年，家业隆隆起，葬祖姑以下诸丧，续建丙舍，植树以千计。迨诸孤以次授室，析产界之曰："吾乃今得弛于负担，报吾夫于地下矣。"乾隆五十七年冬病卒，年五十有九。本《播琴堂文集·节孝梅孺人传》。乾隆五十四年题旌，六十年建坊于二十九都鬼字圩墓前，嘉庆元年入节孝祠。

顾氏，壶卢兜张维叙字亮功继室。归七载，维叙卒，年二十六。氏痛不欲生，继念舅姑老，一死不足以塞责，遂强餐庀事，奉晨昏惟谨。维叙无兄弟，又无子，氏以为忧，力劝舅娶妾。越九年，生子大椿，氏喜，与妾互抚之，呼氏为嫂阿母。舅姑老，氏持家政请于舅。建宗祠，置祭田以赡族。舅卒，为叔娶妇，生子孝嗣，立为维叙后。氏抚如己出，恩义并挚。未几，叔又卒，遂以孝嗣承两祧。自出外就傅，迄于冠昏，皆氏

之力也。卒年七十有六。豫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请旌建坊，入节孝祠。本王以衔所撰墓志，鲍廷博所撰传。

柳氏，北舍港柳仲华女，适国学生巷头金紫绅。年未三十，紫绅亡，抚孤守节。已邀旌典，入祀江震节孝祠，惟请旌之年失载。本《柳氏家谱》。

按：苏州府石志、《江震人物续志》均不载请旌之年。

芦墟詹氏有两节妇，沈氏，詹廷桂之妻也，与夫同岁生。夫没，沈氏年二十有七，扶八岁孤羲祥，棘指柏心以年以日，获见羲祥成立，授室矣。亡何羲祥没，羲祥之妇吴氏年二十有三，与姑同抚三岁孤鹤松。越三年，吴又没，惟孤孙与大母相依。三世一身，不绝如线，卒抚鹤松至成立。氏年六十终。计其一生，茹哀衔痛，送往拊存，食苦之虫，含辛之蠹，未足以喻其惨毒而劳瘁也。卒后三十年，大吏为请诸朝，乌头绰楔之建有日矣。惟吴以守节日浅，格例不得请，可为惋惜云。本《灵芬馆诗集·詹氏双节诗序》。

按：沈氏于乾隆六十年题旌。嘉庆五年，建坊于二十九都商字圩墓前。

蒯氏，大胜村沈元恺字性良妻。年二十三，夫亡。自乾隆二十七年守志，至六十年卒，年五十有六，苦节三十三年。嘉庆二年题旌，五年建坊于二十九都西力圩墓前。

顾氏，芦墟故文学陈基字克昌妻。归十六月，年十九，而基卒。家极贫，事姑备历艰辛。屏处一室，椎髻垢面，日勤纺绩，邻妪未得一见其面。夫弟焕命长子希曾承其后，氏教子读书一如己出。苦节三十五年卒。嘉庆二年题旌，建坊于

门。本胞侄希恕所述。

按:《江震人物续志》卷六“列女”内载,“顾氏陈克昌妻,乾隆六十年题旌”。

袁氏,北舍港柳锐字进堂妻。年二十四,夫亡,无出,抚从子兆鸾为夫后。自乾隆三十八年守志,至嘉庆八年题旌,十二年建坊于二十八都西兽圩祖茔之前。卒年八十有三。

杨氏,故文学如珍女。年十六,归芦墟陆文学基为妻。基以勤学得衄血症不起。氏年二十有六,子钺生才二十五日。家贫甚,藉刺绣为活计,卒抚钺成立。嘉庆十四年己巳卒,年六十有一。二十一年丙子请旌建坊。本顾乃赓所采.

张氏,二图港监生承龙女。年十五,归枫里桥郭濬川字量容为妻,时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濬川亡,氏年二十有三,抚孤才四岁。嘉庆十五年请旌,十七年建坊于二十九都北役圩所居之东偏。道光二年,氏年七十有五。本孙体仁所述。

陈氏,白荡湾陈敏三女,字苏家港朱栋字右东为妻。未婚夫亡,氏年二十,闻讣奔丧,守贞二十四年,年四十四岁卒。嗣子江庠生霞灿,于道光六年请旌。本《朱氏支谱》。

按:王氏《松陵见闻录》误以字作名,书“朱右东聘妻,年二十一,夫亡”。

张烈女,芦墟张学周女,黎里陈氏子聘焉。陈病亡,凶闻至,女悲泣不食,欲赴其丧。格于父母,女以针刺枣上,强吞之不死。父母闻而慰谕之。女曰:“我闻烈女不更二夫。身既属陈,死为陈鬼。”绝食五日,夜瞰亲睡,自缢死,时乾隆

三十一年七月事也。《潜德编》载，年十八闻讣自缢。张本小家，又赤贫。女缢后，有萧某赁其屋，每更深灯灺，于张女灵前辄唱淫冶之词。忽一夜，阴风吹面，扑灭其火。萧之幼子忽作女声曰："汝敢以不入耳之词，污我耳乎？"萧大骇，乃焚香叩求女灵，子遂醒。其事尤为可异，今之故老犹能言之。而女之父兄不知贞烈为何等事，湮没至五六十年，不为之闻于朝，俾得旌其闾。呜呼，可悲也已。本陈希恕所述。

柳氏，北舍港柳学山次女。幼有淑德，适灶港陈殿觐五月，而殿觐亡。氏年二十有一，遗腹一女，抚从侄为夫后，贫苦自励，卒能完聚成家。年至八十有六卒。

吴氏，二十八都里亦圩村民袁进益妻。年二十，夫亡。无出，抚侄为后，能力葬舅姑，俾夫祔焉。嘉庆二十一年丙子，氏八十生辰，里人柳树芳访其事，作诗以歌咏之。

顾氏，二十九都南既圩村民倪九畴妻。年十七成婚，二十八夫亡，有二孤，贫不能存。氏佣工力作，藉以抚养，以其馀资为二子娶妇。晚年，寄食里人柳树芳家，年已五十有六。树芳闻其历叙平生艰苦，未敢以寻常老妪视也。卒年七十，苦节四十二年。

陈氏，二十九都东北房圩村民任士良妻。年二十七而寡，生一子，贫甚。有劝其改嫁者，妇曰："我宁死不肯弃孤，作他家妇。"后二十年，孤已成立，妇为之授室成家。寿至八十有五。自乾隆二十六年守志，至嘉庆二十四年三月三日卒，苦节五十八年。

烈妇姚氏，紫树下人。年二十四，为村民史心一妻。归

一年，心一以病亡。妇哭之欲绝，其母急为劝解，且虑其死也，以身卫之。既而绐其母曰："死者不可复生。婿既死，女又死，非所以安母心，即非所以慰堂上二人心。母且归，毋以女为念。"母信其言，始稍稍出外。有间，即自缢于房中。后夫一日死，遂与夫同日殓。时嘉庆十年十一月六日也。氏家在二十八都南盈圩，以贫故，未请旌。本顾宗海所采，树芳为作传。

俞氏，二十八都里亦圩村民沈立刚妻。年二十一，夫亡，遗孤甫一岁。家极贫，氏力勤纺织，积数十年，置田若干亩，为葬夫地。氏虽农家女，颇能通晓大义，里党无闲言。自乾隆三十九年守志，至道光元年，年六十有八。本孤其昌所述。

徐氏，芦墟袁嘉猷妻。二十四岁丧夫，自康熙三十四年守志，至乾隆五年卒，年六十有九，苦节四十五年。本曾孙焉所述。

芦墟东杜圩夏氏有三节妇，一袁氏，夏运乾妻。二十一岁丧夫，时乾隆二十八年。矢志困守，待妯娌以和让，乡党称善。守节五十七年，嘉庆二十四年没，年七十有七。按：道光十年总旌内，夏运乾之妻袁氏失采。一万氏，运乾弟体乾妻，二十一岁丧夫。自乾隆四十七年守节，至道光十年卒，年七十岁。一袁氏，运乾弟国望妻，十九岁丧夫。自乾隆三十四年守节，至道光九年卒，年八十岁。本堂叔廷楹所述。

殳氏，芦墟袁永林妻，二十一岁丧夫。自乾隆四十年守志，至道光元年，年六十有六。本族侄椿所述。

按：以上十一人，《江震人物续志》均载在道光十年总旌坊内，

惟夏运乾之妻袁氏当日失采，载入“未旌列女”内。

烈妇冯氏，北舍港梅阵雄继妻。年二十四，夫亡，自缢。道光六年请旌。以下本《江震人物续志》“已旌列女”内。

柳氏，黄潞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二年。道光八年请旌。王鲲《松陵见闻录》作“六年题旌”。

何氏，西濛港徐镶妾。明亡遭乱，讹传镶死，遂自缢。

按：何氏以下二十二人，均于道光十年总旌。

陆氏，庠生迮应召妻。顾氏，周大武妻。陈氏，迮斌妻。唐氏，迮超群妻。顾氏，迮维嵩妻。顾氏，迮大声妻。金氏，迮文昇妻。吴氏，迮喜立妻。凌氏，迮世求妻。陈氏，迮勤昌妻。沈氏，迮仙桂妻。迮氏，陈树德妻。柳氏，凌文德妻。迮氏，许达侯妻。于氏，长渠柳正为妻。张氏，正为子瞻淇妻。施氏，柳贵官妻。庞氏，迮顺祥妻。张氏，周天生妻。柳氏，潘溯贤妻。施氏，柳国兴妻。

烈女姚氏，大义圩村民姚赓陶女。父前没，女许字都字圩徐元宗幼子开成。婚有日矣，先期七日，开成病卒。女闻之，一痛而绝，既醒告母，愿归于徐。母未决，宗党佥曰：“不可。”女乃翦发一绺，谓母曰：“身不能往，请以此物纳诸棺中。”母重违其意，遂持以往，及返则自缢于房矣。后夫二日死，告于徐，迎女柩合厝于都字圩。时道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女年二十有一。本树芳《黄杨集》。

按：《江震人物续志》载，道光十一年请旌。

徐氏，八尺周晋昌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卒年八十。本王希曾所采。道光十年总旌。

徐氏，八尺赵清源妻。年二十七，清源亡，所出一子名俊，才二岁。抚养成立，读书入学，门户渐充，犹清操如平时。道光十年，陶宫保澍汇题请旌建坊。十七年，龚学使守正给“荼苦风清”匾额。二十二年，氏年六十有九，守节已历四十二年。同上所采。

李氏，大树下是字圩马如璋字钦若妻。甫入门，如璋问曰：“卿在家，何事？”对曰：“事父母耳。”如璋又曰：“今事舅姑，不如事父母之易也。”对曰：“舅姑犹父母也。妾惟以事父母者事舅姑耳。”如璋知其贤，悉以家事委之。阅六年，氏年二十九，如璋以病辞世。氏泫然泣曰：“养父母者，人子事也。奉舅姑者，为妇事也。今已矣，子事、妇事殆将一身兼之乎！”于是事舅姑益谨，处家事益严。历三十年，舅姑没，为二孤娶妇。道光十年，陶中丞澍汇题请旌，氏亦与焉。本迮鹤寿所述。

朱氏，莘塔陈万增室，与陆烈妇为娣姒行。年二十七，万增殁，未有子，以弟文澜子挺秀嗣。氏抚孤成立，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娣妇陆卒以烈死，所出二子，长挺秀为万增后，次挺才后文澜，俱幼弱，氏抚如己出。一门宗祀咸赖以不绝，氏之力也。道光十年，请旌建坊。同上所述。

按：以上四节妇俱见《江震人物续志》“已旌列女”内。

张氏，芦墟镇沈卜三妻，同镇张近光女。年三十，卜三亡，遗子女二，俱幼。氏贫无依赖，藉纺织为抚养。越数年，女适江庠生陈肇基，子仪庭亦娶妇成家。孙男绕膝，晚境渐佳。氏刻苦自励，仍复如初。卒于道光四年闰七月十四日，

年六十。

按：张氏于道光十年总旌。迄氏《潜隐编》中截枚略，今本陈得珊肇基所述，而详载之。

人物下 列女未旌

钱氏，叶元丰妇。顺治三年三月十七日，寇掠乡村，氏投水死，年止二十，可谓烈矣。本叶绍袁《甲行日注》。

顾氏女，字庠生郭洪，未嫁，洪没。女闻讣绝粒，父母劝之，则曰："往郭躬敛即食耳。"遂归郭家，守志尽礼。以下十三人，本《分湖志》。

陆氏女，字周钦文，未嫁，钦文没。氏往成礼，守节以终。

方氏，农家女也。亲老且贫，无兄弟，矢志不嫁，纺绩养亲。及亲没，祝发空门，清操毕世。

赵氏，袁栢妻。庞氏，费允中妻。毛氏，叶君素妻。周氏，陆希文妻。金氏，韩之光妻。沈氏，之[1]光子卜臣妻。杨氏，朱少溪妻。顾氏，朱瑞溪妻。陆氏，朱爱溪妻。陆氏，举人周天生妻。

按：赵氏以下十人，分湖旧志中，已不载其夫亡守节年月，而《江震人物续志》采入"未旌列女"内，今亦各存其姓氏云。

张氏，诸生叶舒礽侧室。年二十二，舒礽亡，能抚嫡子朝晫成立，复先人之业。雍正癸卯，邑侯叶前旌之曰"巾帼丈夫"。舒礽之弟舒玮妇毛氏、从子廷曙妇顾氏俱有苦节，时称

〔1〕"之"原文为"子"，误。

"池上三节妇",皆待旌。本吴素先撰《节妇传》。

按:池上三节妇,惟张氏已见沈志"未旌列女"内。志载,舒礽,北门外轸角圩人,亦未悉其实在里居耳。今本举人沈曰富所述连类书之。

章氏,周庄人,芦墟周彩容妻。年十八,夫亡,舅姑年老,纺织孝养,复相继没。氏勤苦积资,连举三丧,又抚嗣子成立,守节五十九年。本章腾龙《贞丰拟乘》。

按:《拟乘》载,章氏雍正五年采入《吴县志》,乾隆九年题旌,而吴江沈志失载。今从《江震人物续志》"未旌列女"内补入。

凌氏,芦墟夏贡廷继妻。年二十三,夫亡。抚前室子成立,守节三十年。以下本《江震人物续志》"未旌列女"内.

王氏,大令锡女,莘塔监生陈国宝妻。年二十六,夫亡。抚嗣子成立,守节六十五年。

槐氏,池巷上人,北分港金鸣玉妻。年二十,夫亡。抚子企望成立,守节三十年。

干氏,龙泾人,长渠柳瞻淇子某妻。《潜德编》作"僻居东村",误。年二十,夫亡守节。

迮氏,芦墟人,嘉善陆莲芳妻。年二十三,夫亡。翁姑欲嫁之,遂逃归。族人履祥与之屋及纺织具,苦度终身,守节四十九年。

金氏,北分港人,耀寰妹,胡芦兜沈某妻。年二十,夫亡守节。

朱氏女,苏家港人。父毓照,职监生。许字嘉善沈丹槐。道光壬午,丹槐成进士,选庶常,未婚,丁父忧,以哀毁卒。时

女年二十，闻讣哀恸，愿奔丧。父母知其不可夺，遂送归成礼。事姑孝，抚嗣子慈。兄瑞增具启征诗，名人咸歌咏之。

陈氏，分湖人，夫亡守节。叶丹桂有诗记之。

马氏，江泽村吴文妻。年二十，婚三月夫亡，守节五十有二年。

杨氏，西荦圩监生马台元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有六年。

沈氏，芦墟故文学周亮武字笠功妻。归五十日，而亮武卒，年二十三。时翁已卒，姑命以亮武兄次子德恺承其后。自乾隆五年守志，至五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卒，年七十有二，苦节四十九年。本黄冈所采。

张氏，芦墟故文学黄德基字岐周妻。年十岁为黄氏养媳，至二十岁成婚。时夫病已剧，甫一月而卒。家贫，朝夜纺织，不惮辛勤。夫弟德昇以长子大贤承其后。自乾隆十六年守志，至嘉庆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六，苦节四十六年。本从孙冈所述。

按：以上二人，《江震人物续志》失采，已入《潜德编》。

顾氏，二十八都钟翊珣圩，村民钮廷柱妻。年二十二，夫亡。无出，以侄承夫后。自乾隆五十八年守志，至道光元年，年已五十。《潜德编》"附录"载，"钮廷士妻顾氏，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四十馀年"，即此妇也。

蒋氏，二十八都枝黄圩村民朱盛德妻。乾隆五十二年，氏年十八归于朱。朱嗜酒好博，每出外归，身无完袴。后得瘵疾，终岁卧床。氏为之给衣食，侍汤药，典衣质钗，毫无怨

色。年二十六，盛德亡，无出。盛德有弟贫，未娶。氏举房舍出质，以其馀资权子母，为叔娶妇生子，以长为夫后。而自以纺织为业，数十年子成婚，旧宅得复，皆氏之力也。自乾隆五十九年守志，至道光元年，时年五十有二。本朱德基所采.

王氏，芦墟袁润千继室。二十九岁丧夫。自乾隆四十六年守志，至道光元年，年六十有九。本男晋陶所述。

陶氏，袁超轮室，住二十九都东西富圩。二十四岁夫亡，抚孤守节，卒年七十有九。本袁腾涛所述。

俞氏，袁超宗室，住二十九都东西富圩。二十三岁夫亡守节。无出，以侄为夫后，卒年七十有八。同上所采。

金氏，三都坡字圩钱育万妻。年二十三，夫亡。自乾隆十年守志，至嘉庆六年卒，年七十有九，苦节五十六年。本周蓉村所采。

按：以上六人，《江震人物续志》采入“未旌列女”内。

潘氏，二十八都倪房圩村民浦恒宗妻。年三十，而恒宗亡，遗一子大林。氏刻苦自守，饘飧不给，恒忍饥以勤纺织。大林长，娶媳凌氏。氏命大林贾于外，率凌氏以俭约，家稍稍起。亡何，大林娶妇甫三年而又卒，凌氏年二十五，止存一周岁之孤。两世孀居，茕茕孑立。潘氏自乾隆五十九年守志，至道光二年，时年六十有一。凌氏年三十有四，亦能刻苦自励，有姑风焉。本族弟兆龄所述。

沈氏，许庄车字圩陆茂才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二年，纺织度日，无子待嗣。本陈逢源所述。

陆烈妇，诸生汝贤女，长适陈文澜，生子挺秀、挺才。嘉

庆八年，文澜卒，妇欲以死殉。其姒妇朱劝曰："礼，夫死服丧三年，今死之，是违礼也。且如二孤何？"妇始然之。至嘉庆十有一年，丧服终，是夕号泣不绝声，及旦而殁，年三十有二。论者谓妇人之以贞烈死者，类皆出于一时之愤激。今烈妇既忍之以三年，复决之于一夕，礼至义尽，可不谓难乎？本连鹤寿所述。

张氏，茂臣女，北舍港柳镛字东序妻。生有淑德，能得舅姑欢。年二十四，镛亡，抚孤守节，年止四十而亡。格于旧例，未得请旌。本《柳氏家谱》。

顾氏，袁大来妻。年二十三，夫亡。六十八卒，守节四十三年。以下二十二人，皆本道光己丑年朱庭照所采。

陈氏，袁巨川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五十有六。

韩氏，袁宗贤妻。年二十九，夫亡。七十卒，守节四十有一年。

卓氏，袁宏道妻。年三十，夫亡。六十一卒，守节三十有一年。

许氏，顾叙九妻。年二十八，夫亡。五十九卒，守节三十有一年。

凌氏，顾天禄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七十。

王氏，顾载璜妻。年二十九，夫亡。六十四卒，守节三十有五年。

费氏，顾鹤皋妻。年二十七，夫亡。八十三卒，守节五十

有六年。

徐氏，沈大成妻。年二十二，夫亡。七十卒，守节四十有八年。

朱氏，左玉文妻。年二十五，夫亡。四十九卒，守节二十有四年。

赵氏，凌抒丹妻。年十九，夫亡。五十岁卒，守节三十有一年。

詹氏，凌梧冈妻。年二十七，夫亡。四十八卒，守节二十有一年。

詹氏，凌肇璜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五十有九。

吴氏，朱铠妻。年三十，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七十有六。

叶氏，凌大有妻。年二十三，夫亡。六十四卒，守节四十有一年。

杭氏，顾鹤立妻。年三十，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七十有六。

吴氏，凌兆业妻。年二十六，夫亡。五十二卒，守节二十有六年。

顾氏，陈友松妻。年二十二，夫亡。五十九卒，守节三十有七年。

杨氏，沈霞起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至道光九年，年六十有二。

吴氏，郭天育妻。年二十二，夫亡。七十四卒，守节五十

有三年。

陈氏，徐楞妻。年二十五，夫亡。四十卒，守节十有五年。《续志》载，“守节二十年”，误。

按：陈氏，芦墟镇文伯女。徐楞字廷模，江庠生。

周氏，费如璋妻。年二十二，夫亡。五十五卒，守节三十有三年。

郭氏，迮裕妻。年二十八，夫亡。六十岁卒，守节三十有二年。以下十七人，皆本道光辛卯年朱容照所采。

邱氏，王殿卿妻。年二十七，夫亡。九十六卒，守节六十有九年。

张氏，凌明扬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六十有五。

柳氏，潘高贤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七十有六。

王氏，朱景福妻。年二十三，夫亡。五十四卒，守节三十有一年。

徐氏，赵济璜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八十二卒，守节五十有六年。

顾氏，陈贤绪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六十有一。

邹氏，迮如栢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四十有九。

许氏，沈三英妻。年三十，夫亡。八十五卒，守节五十有五年。

吴氏，陈德周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四十八卒，守节二十有二年。

吴氏，顾南琛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四十有八。

王氏，柳同风妻。年二十一，夫亡。五十四卒，守节三十有三年。

王氏，包仁洪继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六十有六。

史氏，沈奇法妻。年二十二，夫亡。四十六卒，守节二十有四年。

袁氏，迮爱莲妻。年二十六，夫亡。三年丧服终，遂绝粒而死。

金氏，诸葛圣立妻。年二十九，圣立客于外，讹传已死，氏性急切，遂服砒死。

钱氏，心传女，孝养不字。父母没，抚幼弟嘉猷成立，年五十二卒。

李氏，屠永安妻。年二十八，夫亡。六十九卒，守节四十有一年。以下十二人，皆本道光辛卯年迮鹤寿所采。

沈氏，韩廷光妻。年十九，夫亡。八十三卒，守节六十有四年。

马氏，顾仲升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四十有九。《续志》作“守节四十八年”，误。

迮氏，袁艮心《续志》作艮甫。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七十有七。

沈氏，王载赓妻。年十九，夫亡。八十六卒，守节六十有七年。

庞氏，朱鹤翔妻。年二十七，夫亡。六十五卒，守节三十有八年。

翁氏，沈荣宗妻。年三十，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四十有六。《续志》载，"守节四十三年"，误。

张氏，徐启传妻。年二十八，夫亡。七十八岁卒，守节五十年。

金氏，叶如茂妻。年二十三，夫亡。六十五卒，守节四十有二年。

詹氏，沈昂青妻。本《续志》，《潜德编》作"詹昂青妻沈氏"，误，年二十八，夫亡。五十四卒，守节二十有六年。

陈氏，李国珍妻。年十九，夫亡。六十五卒，守节四十有六年。

袁氏，王兰堂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至道光十一年，年四十有三。《续志》作"守节三十年"，误。

盛贞女，大胜圩村民人宗女。父早世，依母居，孝闻里党间。许字玉字圩村民费顺范子。费子贾于苏，年逾弱冠，以贫故未婚。道光十三年春，忽得瘵疾。女闻之若有忧色，恐伤阿母心，操作如平时。母费出也，闻婿病笃，六月二十六日往省之。女于是日沐浴更衣，入缢卧内，年二十有三。没后十日，而费子死。

顾氏，泮水港江庠生宗海女。年二十一，适芦墟镇曹成平。成平绮年嗜学，业师倪广文倬决其必成。后得时疾，年

二十九而亡，遗子女二。氏年亦二十九，痛不欲生。宗党劝以抚孤为急，乃强起进饮食。遗孤才六龄，即教之读书，年近弱冠忽又夭折。女嫁二载亦卒。抚侄子为夫后，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五十有三。本顾宗海所述。

朱氏，泮水港顾心葵妻。见《潜德编》。年二十六，夫亡，抚三岁孤金渠成立。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六十有八卒。同上。

朱氏，芦墟镇顾佩珩妻，周庄处士朱恒材次女。于归三载，夫即病亡。氏年二十有八，抚育嗣子以延一脉。迨子成立能养老，病日增，后夫三十七年而没。以下四十人，皆本陈元堃所采。

曹氏，芦墟镇陈汝藻妻，国学生曹锡文长女。年三十，夫以病故，子甫三龄。上以事姑，下以育子，门内之务一身支持。所传遗业稍有扩充，皆由一生节俭所致。厥后藐孤成立，得延一线之传，享年八十而终。

迮氏，芦墟镇陈服章妻，国学生莘塔迮升求女。于归后，年二十三而寡。无出，以夫从弟国学生树本长子光照为后。卒于嘉庆十二年，年七十有四，守节五十二年。道光七年科试，嗣子具文请奖，学使辛公从益给“节光外史”匾，以旌其庐。

沈氏，芦墟镇陈揆元妻，国学生平望沈如冈女。年二十七，夫亡。生女二，无子，以夫兄衡元次子在田为后。守节四十七年，卒年七十有三。

徐氏，芦墟镇陈士璋妻，国学生徐浩然妹。年二十九而

寡,生子女一,子成童而夭,以夫从弟羽翔子圣谟为后。夫亡后,家产荡然,惟恃十指之力。性耿介,或亲戚见招,恒托故不往,不欲以贫窭累人。迨子成立能养,年已八十馀矣,未几卒。

吴氏,芦墟镇陈丹曦妻,处士吴惟宗女。年二十三而寡,无子,以夫弟江庠生文炳长子国学生以埙为后。氏奉姑育嗣,持家勤俭,中年以后,稍积赢馀。卒年八十有七。

张氏,芦墟镇震庠生郁文妻,同镇张雷阳胞妹。无出,年三十二,夫没于京师。闻讣即欲自经,兄弟劝止迎养于母家。多年后,诸兄相继没,仍归夫室。一贫如洗,十指营生,卒于嘉庆初年,年已七旬馀矣。以夫弟庠生若邨次子凤麟为后。闻乾隆年间,朱竹君学士出资送其夫柩回家,门人陈章伯力为营葬,惜嗣子凤麟亦以无出而绝。

朱氏,江庠生芦墟郁焕妻,国学生苏家港朱锦涛女。生女三,无子,以夫兄国学生新然次子作霖为后。氏年三十,夫亡。家赤贫,归养于母家。后母家亦日落,仍归夫室。日夜勤劬,惟藉女工度日。迨诸女遣嫁,精力已衰,未及七旬而卒。

迮氏,芦墟镇陈勉旃妻,邑庠生莘塔迮尚志女。年二十二而寡,无子,即欲自殉,以父母劝谕乃止。苦节五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三,以夫弟楚材长子焕文为后。

于氏,芦墟陈鸿逵妻,东宁浜于瑞章女。年二十九而寡,无出,以夫兄国学生树本季子允显为后。氏性和平。夫好博,每败北归,迁怒于妇,时加鞭挞,氏处之如常,绝无怨言。

后夫病没，氏居丧尽礼，时时饮泣。资产为夫荡尽，因寄食伯。氏椎髻晨炊，篝灯夜绩，不辞劳瘁，卒年四十有九。

吕氏，芦墟沈松龄妻，南玉港吕鸣皋女。年三十而寡，两子皆幼，粝食粗衣，抚孤成立。长子复初于道光十年呈词请奖，陶中丞澍给“怀清履洁”匾，以旌其庐。寿至八十有四，守节五十四年。

张氏，芦墟吴振寰继室，两湾浜张惠如女。年二十九而寡，子女俱无，以侄孙南皋为后。衰舅龙钟，嗣孙蒙稚，摒挡家务，一身兼持。迨孙授室，不逾年而殁，年七十有三。

陈氏，武庠生芦墟徐冠宇妻，同镇陈楚珍女。年二十六而寡，一女，无子。堂有嗣姑，年老多病，奉侍汤药不离左右。及姑辞世，尽典钗环，措资营丧。乡党莫不称贤。后夫三十二年卒。

叶氏，府庠生芦墟陈藜照继室，江庠生池亭叶肇元女。年二十六，夫亡。子女俱无，以夫弟学坡子奉三为后，与叔姒王同居共爨。王亦早寡，相依为命。晨炊夜绩，疏布自甘。积有馀资，上为翁姑营葬，下为嗣子授室。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

陈氏，芦墟赵希韩妻，同镇陈鲁祥女。年二十四，夫亡，无出，资产为夫荡尽。赁屋一楹，以纺绩为生。无事不逾闺闼，间遇亲戚绝无怨言。即至饘飧不继，从不乞怜于人。苦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五十有二。

陈氏，芦墟胡万钟妻，吴家村陈圣麟女。年二十五，夫亡。上有孀姑，下无弱息，两世双寡，零丁相依。后姑辞世，

殡殓成礼，悉由氏手措办。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七十。

杨氏，赵田陶鸣夔妻，陈思村杨敬持女。年甫十八而寡，子女俱无，以夫兄席珍次子怀新为后。氏自幼为养媳，代姑操作，能得欢心，中馈之事悉以委之。迨年甫二九，毕姻半载，夫患暴疾而亡。欲以身殉，舅姑以妇贤，百计劝解，始得全生。贞守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八十有二。

郭氏，芦墟胡星偕妻，同镇郭德延女。年二十五，夫亡。一子尚幼，家业萧然。夜绩篝灯，兼以课读。迨子成立能养，终岁勤劬犹不稍怠。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六十馀矣。

杨氏，芦墟陈济勋妻，嘉善国学生杨家浜杨庭槐女。年二十八，夫亡。无出，以夫弟观澜子绍先为后。贞守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五十有九。

吴氏，芦墟陈大原妻，同镇吴廷简女。年二十二而寡，姑老在堂，子孩在抱，家无长物，资产荡然。氏痛不欲生，亲戚屡劝得全，仰事俯育，全凭纺织为生。守节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已五十有三。

王氏，白荡湾陈申乔妻，金泽王振声女。年二十六而寡，生子协赓尚幼。其舅青浦岁贡生养浩，以医业起家，抚养有赖。迨舅既没，家日凌替，自营抚孤。守贞三十八年，卒年六十有四。道光六年，其子具呈请奖，学使辛公从益给“节光外史”额。

张氏，白荡湾陈端士妻，芦墟张初揆女。年二十五而寡，无出，资产荡然。氏勤于女工，自安粗粝。守贞三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三。道光十五年，嗣子具呈请奖，学使龚公守正给

“心贞荼蘼”额。

徐氏，国学生芦墟徐浩然季女，苏家港朱桐森妻。朱本小康，资产为桐森荡尽。氏年十九夫亡，无以为生，乃归养于母家。二十馀年后，父母并殁，胞兄希朴家亦日落，不得已归金泽朱氏近支，藉以终老。守贞四十二年，道光六年卒，年六十有一。嗣夫从弟江庠生金相子殿荣为后。道光七年，江苏学政辛公从益给予“完节垂型”额。

朱氏，职监生苏家港朱渠成季女，从九品许庄潘云海妻。嘉庆二十二年，年二十九，夫亡。无出，以夫弟国学生宿海子为后。贞守至道光二十五年，年五十有八。

周氏，芦墟顾恂如妻，嘉兴籍武举人周应龙字定山女。年二十五而寡，自幼即为养媳。其舅亮工，国学生。家本小康，以子口哑，又无他出可任家事，闻氏敏而才，遂缔姻迎归。延师训课，教之书记，教之应对，娴习有年，试之以事，悉能承办。成婚三载，夫即病亡。生子承宗，性又不慧。舅已年老，未几而卒。丧葬之事，皆氏一人料理。后胞兄武生备五与同里倪广远，以漕事系狱，几罹不测。氏橐金入狱，百计周旋，幸得不死。后事白，兄与倪俱释而归，人咸谓得氏之力居多。卒年七十有三。

徐氏，白荡湾陈大中妻，浙邑俞汇徐福三女。年二十五，夫亡。生子应祺，自幼即患疯疾，不能成室家。氏纺织治生以供堂上，及舅老病故，措资殡殓，卒能成礼。守贞三十九年，卒年六十有四。

赵氏，白荡湾陈云表妻，池基湾赵益均女。年二十七而

寡,生子松青。舅姑既殁,家业萧然,无以自存,因寄食于夫兄鸣冈家。纺绩有年,稍积馀资,为子娶妇。将及桑榆,子媳又相继而殁,两孙幼弱,备尝艰苦。守贞至道光二十五年,年六十有七。

陈氏,国学生周庄沈鹤立继室,芦墟陈汝藻女。年二十五,夫亡。无出,以夫兄麟标次子国学生维垣为后。氏于归时,舅职监生体乾,家正隆盛。夫亡后,舅亦病卒,姑以年老分析。嗣子年幼,延师训诲,抚养成立,为之娶妇者三次。晚年精力就衰,遂以家务委子。守贞至道光十年,年六十有三卒。

陈氏,东西涔倪有廉妻,芦墟陈世熙字淳初女。年二十七,夫亡。无出,以夫从兄次子青邑庠生与栩为后。氏自夫没,痛不欲生,以母力劝乃止。孝慈兼尽,性又明敏,能通书史,佐理中馈而外,暇则为诸女侄讲解《列女传》及《女诫》等书,且教之书法,幼辈咸敬事之。生母年老多病,迎养于家。晚患目疾,长斋奉佛,专意修持。守贞至道光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

陈氏,金泽许素为妻,国学生芦墟陈文灼季女。年二十八,夫亡。氏于归时,家已中落。氏性贤淑,出其奁赠授夫,俾逐什一利,复折耗大半。夫患衄血而殁,氏终年郁郁。后以哭母成疾,卒于道光六年,时年四十有二。

陈氏,芦墟徐士珍妻,朱家港陈进安女。年二十九,夫亡。一女,无子,以夫兄希朴次子应虔为后。氏为妇时,稍有家资,为夫荡尽。继遭变故,惟朝夕勤劬,自甘淡泊。姑老多

病，奉侍汤药不稍懈。迨子成立，筋力已衰，年逾花甲而卒。

袁氏，芦墟张兴吾妻，江庠生孙家浜袁腾涛女。年二十九，夫亡，一女无子。张本寒素，氏于归后，夫以经营失业，荒耽于酒，竟以癫痫死。归依于父，数年父殁，弟家赤贫不能兼顾，仍归于张，依夫兄大观家，稍周其急。既而夫兄又殁，嫡侄芝培砚食他方，旋赋悼亡。无可依栖，不得已依婿家陆氏。未几，女又病故，婿出外经营，不能安身，遂寄食于甥家黎川陈氏。迨年逾花甲，老病缠绵，归卒于家。氏历遭否塞，哭泣自伤，遂成双瞽。遇人不淑，有女仳离，可哀也已。

顾氏，费家埂费友仁妻，泮水港顾惠三女。年二十八而寡，无出。氏于归时，家有薄产，夫以耽饮好博，遂至荡然。氏屡谏不从，反遭凌辱。氏惟饮泣忍受而已。素善女工，藉以度日，兼供夫之朝夕。其心犹以为未足，始则典其钗环，继则质其衣服，以为樗蒲杯酌之费。氏不得已，商于父母，为大归之计。夫犹时至妇家需索，仍复稍为资助，冀其回心。卒至客死于外，氏闻讣即亲往觅其尸归，措资成敛终丧。后父母亦相继殁，夫居已属他人，欲归则已无归矣，仍依于胞弟连封家，寄食以终焉。

宓氏，芦墟张廷模妻，同镇宓士宜女。年二十八，夫亡守贞至道光二十五年，年已七旬有馀。

吴氏，芦墟陈芳墀妻，善庠生绛田村吴跃渊女。年三十，夫亡。两子俱幼，家贫，朝夜辛勤，专攻纺织。及子长大，授室成家，俱出一人之力。其姒宓氏，夫弟华圻妻，武庠生宓国庆女。于归一载，夫以衄血而亡，子女俱无。抚胞侄锡球为

后,性极和顺。双寡零丁,同居共爨,永无间言。贞守至道光二十五年,吴年五十有三,宓年四十有七。

陈氏,南庄凌景春妻,芦墟陈明赞季女。自幼为凌养媳,年二十成婚。阅六载,夫以瘵疾亡。无出,以从子三寿为后。舅松千业医,颇善治病,薪水有赖。舅既殁,家日落。姑以哭子丧明,常在床褥,氏侍奉汤药不稍怠。及卒,尽典钗环以敛。守贞至道光二十五年,年已四十有九。

刘氏,西三家村张银槎妻,唐家坊刘原安女。年二十七而寡,无出,以从侄宇春次子基为后。家无生产,堂有孀姑。父母怜其孤苦,欲令改适,氏矢志不从。素长针刺,朝夕辛勤藉以餬口。迨姑病终,竭力措资始得殡殓。后刘父经营失业,年老无子,不能兼顾室家,氏迎母奉养。及父母相继病故,丧敛之资半出于氏。贞守至道光二十五年,年已五十有六。

陈氏,西三家村张宇春妻,芦墟陈元堃长女。于归时,夫夙抱怯症。氏尽典钗环为夫疗治,五年而没。时年二十有九,遗孩尚幼,氏即欲自尽。父母劝以抚孤为急,强起持家。继而姑以哭子病笃,氏奉侍汤药,不解衣带半年。未几姑卒,适值岁凶,无以为敛,遂哀告亲戚,竭蹶措资,始得成礼。既鲜资产,又多夙逋,氏只手支持,一于俭约,始能粗立门户。两孤幼弱,以长以教,渐至成人。贞守至道光二十五年,年已四十有六。

陈氏,善湾唐载乾妻,江庠生芦墟陈元城次女。年二十九,夫亡。生一女,无子,以夫兄省三次子为后。氏以

父母早亡，幼为唐氏养媳，颇勤操作，甚得姑氏欢心。迨至成婚，夫以瘵疾三年而没。时家已中落，资产无多，上以奉姑，下以育女，所入不敷，惟恃纺织以供朝夕，遂致积劳成鲙血症。后三年，姑以病殁。氏哀毁过常，竟至卧床不起，年只四十有一，守节十有三年。

叶氏，谢天港近村沈正夫妻，震庠生池亭树绩次女。年二十七，夫亡。一女，无子，以夫叔次子为后。氏幼为养媳，家贫以蚕织治生，姑氏甚得其力，爱如生女。甫毕婚，姑以病殁。未几，夫又不起。守贞至道光二十七年，氏年六十有三。

费氏，武庠生大义圩柳国瑞妻，费家埂穀士女。年三十，夫亡。抚孤成立，守节二十三年，道光九年卒，年五十有三。以下本家谱及近时所采。

徐氏，北舍港柳昆玉妻。年二十六，夫亡。无出，抚侄冈生为子。贞守至道光二十四年卒，年三十有九。

俞氏，职监生大港上柳煌妻，国学生盛泽俞曦女。年三十，夫亡，守节抚二子壎、坡成立。后皆授室，相继而殁，均无所出。复抚从孙待麟为后。道光二十六年秋，变产力葬舅姑以下三世，年五十有五。

陆氏，北舍港柳桂卿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抚孤，家增成立。至道光二十六年，氏年四十有七。

杨氏，大胜村柳兆青妻，职监生陈思村杨炳季女。年二十一，夫亡。无出，抚夫弟兆薰长子应迟为后。贞守至道光二十六年，氏年三十有八。

戴氏，柳国瑞子日乂妻。年三十夫亡，抚孤守志。自道

光十三年,贞守至二十六年,氏年四十有三。

柳氏,贡生树芳女,年十七归国学生黎里冯廷椿。廷椿以病亡,氏年二十九,无出。哀痛成疾,没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距廷椿死百日耳,遗言“以墨衰敛”。树芳悲其志,曾作《仲女志略》。

柳氏,国学生北舍港铭女。年二十三,为壶芦兜沈树庭妻。八阅月而树庭亡。无子,以夫兄子元宣为嗣。贞守至道光二十六年,年五十有四。

徐氏,北翔圩村民陈三贵妻。年二十三而寡,无子,以从侄绍堂为嗣。授室数年,绍堂又殁。氏长斋奉佛,苦节终身。贞守至道光二十六年,年已八十有二。

赵氏,牧犊潭俞万春妻。万春早亡,生一女,无子。年少守节,家贫。舅士恒劝其再嫁,氏矢志不从,逾数日,夜投水死。事在乾隆四十九年。本俞邦英续采。

《分湖小志》卷四终。

续采

烈女於氏，菱荡湾於文为女，许字浦家埭浦殿生之子学文。未婚，而浦子疾作。其家请于父母，俗有见喜之例，愿女过门，冀疾可瘳。父诺之，女始有难色，继请以破晓往。至则疾不可为矣，女不食而返。越日而讣音至，女遂自经于房。时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事也。浦子年十七，烈女年十九。

往辑《分湖小识》列“未旌列女”一门，今夏已付梓人氏矣。继闻里中有传烈女事者，急往访之，人无异词。噫！荒村白屋之中，贞烈出焉。如幽兰之在空谷，不采自芳。推其一往之诚，岂沾沾为名计哉！然古今来，实至名归，理有必然，况贞烈之在天壤间耶？爰急书之附于“未旌列女”之后，以俟辖轩使者采也。丁未中秋节，柳树芳又记。

分湖小识　卷五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录

别录上　轶事

分湖科第之盛，首推叶氏。自明尚宝司少卿绅以名宦起家，凡七世，进士登乡榜者尤多。绅字廷缙，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进士。弟绲，字廷佩，成化十年甲午举人。绅孙可成，字懋学，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进士。绲孙叙，字伯惇，三十四年乙卯举人。可成子重光，字道宣，隆庆元年丁卯举人。侄重第，字道及，万历十四年丙戌进士。重第子绍袁，字仲韶，天启五年乙丑进士。侄绍禹，字季若，乙丑同榜进士。绍袁子燮，字星期，国朝康熙九年庚戌进士。绍禹子吴楫，字惠旃，康熙二十四年乙丑进士。燮兄子舒崇，字元礼，康熙十五年丙辰进士。绲十世孙逢金，字卓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进士。吴楫元孙锍，字芳春，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举人。本《叶氏世谱》，参邑志。锍子振声，道光二十年庚子举人。

武科以周氏为最盛。国初，名士达，字廷茂，始迁分湖，

遂以武起家。士达子岳英，字瞻闾，康熙十一年壬子浙江籍举人。岳英兄邦翰，字嵩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嘉善籍举人。先于甲寅年，以诸生随征耿逆，军功累加都司佥书，辞不就，有武略，载入《闽海汇编》。岳英子躬桢，字配苍，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嘉兴籍举人。邦翰第五子潮生，字冠威，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嘉兴籍举人，官太湖营千总。邦翰从孙大武，字嗣开，康熙四十一年壬子举人，官衢州协中营千总。邦翰第七子天生，字秉乾，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嘉兴籍举人。躬桢子炎武，字方升，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嘉兴籍举人。邦翰孙应龙，字定山，乾隆九年甲子嘉善籍举人。本《周氏族谱》，参邑志及《嘉善县志》。

按：《周氏族谱》载，大武字世昌，不详科目，录此俟考。

吾乡，自明季洪都督祖烈以武进士致身抗节，入国朝以后，武科特盛，不特周氏一门也。进士三人。陈元佐字天柱，居芦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进士，官江西南昌卫守备，升广西左江镇游击，被劾。周宇春，本姓沈，居大胜村，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进士，殿试论削。徐绶字青侯，居芦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会元，官广东西宁营守备。举人五人。陈鑑，本姓沈，字天驹，居芦墟，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嘉兴籍举人。徐大经，绶弟，字维纶，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嘉善籍举人。杨玠字允执，居二十九都给字圩，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秀水籍举人。杨官，玠子，字三英，雍正元年癸卯平湖籍举人。周开，本姓张，字鹤书，居芦墟，雍正四年丙午嘉善籍举人，官某卫千总。本邑志。

分湖叶氏之先，有号骑门者，居富土，父以操舟为业。一

日，舣京口，有美丈夫三四，负囊箧来赁其舟，言稍待即来。后更数日不至。时媪有娠，乃载囊箧归，入门而产子，因命之曰“骑门”。年十三，浴于河，若有物刺其足者，泅之得钥一握，持以启向所载囊箧，款识悉合，而白镪满中，悉镌“天赐叶骑门”五字，遂富甲江左。明太祖有天下，徙东南富民实京师，骑门不肯往，多鞶[1]金饷诸贵人。太祖廉得之，籍没骑门家。季子方周岁，逃匿分湖陆氏，为分湖叶氏之始。本《叶氏宗谱》。

沈万三秀之富。志载，分湖陆氏家赀。弟贵不事生产，曾作诗讽其兄云：“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可罢休。底事子孙长久计，瓦盆盛酒木棉裘。”后隐终南山，不知所终。本高士奇《天禄识馀》。

按：《天禄识馀》分注中载，明洪武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督率运粮家，给发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差距[2]。富者，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乃秀之三者。近得万三之孙沈伯熙墓志铭，乃南昌卢充耘撰并书。载，伯熙讳庄字伯熙，先世由南浔徙长洲。大父富，兄曰至。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累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卒于京。呜呼，前明粮长之祸督运者，至子孙而未已。可不惧哉？我国家改民运为官运，真莫大之德。录此，所以别仁暴也。

泗洲寺僧净瑄能诗。明永乐间，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江南，至寺中与为方外交，赠诗云：“行尽吴山逸兴浓，却从萧寺访瑄公。未论石上三生约，且喜山中一宿同。诗句新题

〔1〕“鞶”同“舆”。
〔2〕“距”原文为“钜”字。

蕉叶雨，茶香熟送藕花风。明当八百蒲牢吼，重整云帆向五茸。”屈志载易恒诗，而此诗不载，故录之。本《湖隐外史》。

明成化间，莘塔迮氏有孝女，母寡而瞽且贫，无子，止生一女，愿终身不嫁以养母。年饥，乞食奉母，翻饭落秽器中。女大哭，恐遭天谴，洗而咽之。须臾，雷作，跪而祝曰：“宁击我，勿击母。母瞽勿怪，其不见也。”雷火入室旋绕，落地有声，视之皆白金，面有篆文曰“天赐孝女”，共三百馀金。置田园，立嗣子，送母终葬。后抚嗣成立。事见松陵旧志。本迮朗《淮上纪闻》。

按：邑志“列女”内载，孝女某鬻于南传迮氏为婢，其事母与此相同。而“纪闻”内直云迮女。未知孰是，录此俟考。

顾仲光太守，一号平野，治行政绩登诸邑乘。其举神童科也，时年十二，与同邑孙赓、陈策俱应院试。学使闻其名，先命对偶，题曰“吴下神童顾昺、孙赓、陈策”，公应声曰“汉家三杰萧何、韩信、张良”。学使异其才，遂举第一，陈第二，孙第三，时称“江南三才子”。所著有《天山集》。旧居北芦墟，后移家北塘。宅后为谐赏园，池馆林泉之胜，为松陵第一。本《南传顾氏族谱》。

芦墟镇上向有击柝老人，相传明季人，而隐于柝者。其《题泗洲寺》诗云：“山门浩荡吟风月，殿角崔巍射斗牛。”即此可以想其怀抱。本袁炘所述。

柳仲华，字君彩，世居北舍港。仁厚古朴，以穑事自力。时邻人张某素恃强凌弱，仲华屡受其侮。适有名地师，谓柳氏方兴未艾。张忌之，私赂以财，求所以破坏其家者。地师

隐教以宅边开一大沟，可丧其长子。张从其计，反自丧其子。贼后，张感悟，遂以礼遇之。仲华平居里党无间言，或遇凶岁，力为周恤，卒年七十有三。曾孙嗣锋所述，世再侄连鹤寿填讳。

李玉洲重华，少与连三江读书南传顾氏之撰玉堂。夏初，照墙瓦沟内，忽产凤仙花二枝，花开不落。时三江有诗纪瑞云，"晓露滴偏多，天风吹不落"。又云，"几度垂头埋草里，一番仰面出墙时"。惜不纪其全。后玉洲名留仙苑，沐浴凤池。人以为得此花之应。本顾乃赓所述。

连三江，精熟《文选》。其在都门，与王次山侍御交往，谈间偶及次山前在南沙相公座上背诵海赋之事。次山云："偶熟此文，至景纯江赋则不复成诵矣。"因戏三江曰："老兄试诵江赋可乎？"三江应声诵之，尚遗却四句，次山已为击节。老辈之笃志强学如此。本云龙《自跋》。

钱树棠先生，尝为述陆公朗夫之事。云，公官湖南时，天下巡抚之官皆有贡献，争以奇珍自媚。公所贡者，寻常土宜而已。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吏重赂习以为常。公未尝致一物，闻其能为祸，亦不惧也。故事巡抚决狱，有失入者，部臣以轻重议罪，有失出者议罚之。会廷臣言失出之罚，使巡抚官自议，当罚几何。公乃私忧曰："岁岁决狱，难保无失出之误。自议所罚，则不可从轻。我惟有旧宅一区、田百亩在，将何以胜之？"公之忧，盖恐事至而不能全，其清节也。是时，湖南亢旱，而公已病，日强行求雨，冒暑积劳遂不起。家人以药饵进，却之曰："身体受之父

母，今庶全归矣。”陈君驾千又为言，昔在湖南幕下，授公子经。公以事遣其子随予还江南，临行戒之曰：“所过都邑，勿使官吏知吾子。”时行李萧然，竟无人知所过者为公之子也。始，公为山东布政使入觐时，城门榷税胥吏侈甚，凡封疆大官入城者，不论装物有无，必索重资。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既入，从故人借给衾褥。觐已，还之而去。湖南水多，芙蕖的藕甚贱，幕客皆恣啖之。公既病，夜中欲得藕粉。素不具，乃使仆叩其客之门而乞之，其廉俭如此。本张士元《嘉树山房文集》。

中丞手书官箴三则，《切问斋文集》未载。尝见公手书素册，故补录之。其一云：杨震谓，“暮夜之金，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夫今之知畏天地者，少矣。人与我同干一事，岂肯漏言。以此自信，所以此风终古不息。不思属员馈送，必有弹兑之人，赍持之人。上司收受，又必有传禀之人，接收之人。此四人者，其口甚可畏矣。况夤缘而或以为得计，不觉喜形于齿颊。奉派而若以为苦累，必将哀诉于亲朋，而传说者又为傅会其事，增益其数。人共闻之，而己独不闻，犹矫语于众人之前，以为我不受贿，所谓掩耳而盗铃也。岂不哀哉？其二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方今圣人在上，明并日月，未见有贪婪恣肆而幸逃法外者。广东、浙江、山东大案累累，可为炯戒。今江西又见告矣，而贪污之风仍未少衰。其意谓，物自来而取之，与御人国门不同，不知不肖之吏巧于中人。入则甘言跪进，托为亲密私人，出则吐气扬眉，公然攫人都市。于易简、王燧之流有一于此，必至丧身亡家。而燕雀

处堂,自谓无患,黄金白璧来则受纳。独不念天处高,而听则卑哉! 其三云:院司贪,不能令知府不贪;知府贪,不能令州县不贪。诚使上下一心,各矢廉洁,则不言兴利而利己甚溥;不言除害而害己潜消。盖利莫大于阜民之财,害莫深于夺民之食。上司不贪,则属员之仓库可期充实,正供之外不致苛累。一旦有急,民亦输将恐后,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何待督责敲扑,愁痛之声人人骨髓哉? 今或抗差殴役,目无官长,缓则致长刁风,急则因而生变。此非百姓之过,有司之过也。亦非有司之过,而大吏之过也。人幸而为一方之司命,可不以此自省乎?

湖南多贤中丞,近以朗夫先生为最。先生尝为山东布政,仲冕客岱下守令幕中,见先生所颁教令,清风惠政溢于言表。有以称祝馈者,立还之,且戒曰:“某性孤介,岂尚不知而以是相溷耶? 嗣后,永以为戒。”时承某抚军之弊,吏尚严酷。先生敕诸郡守,务率牧令善拊循其民,毋令激而生变。某断不敢徇庇僚属,轻杀百姓也。及赴楚任,岱守任公溥言、亲见先生检点行李,惟布被一袭,衣两箧,半实图书。行必以楷从,以祷雨致疾卒于长沙,敛以布袜,其身无长物如此。本唐仲冕《题陆朗夫中丞手书后》,见诚端《重刊切问斋文钞》卷首。

吾乡陆朗夫[1]中丞少时,其尊甫虔实先生居京师,中丞独与母夫人居家。无宿储,倚十指以给。又不容于其叔父、逐使别居,至弃其黼于门。中丞恳苦力学,卓然思自立,不以贫故自戚。后中丞既贵,迎太夫人养于官所。时虔实翁已前

〔1〕“夫”原文为“甫”字,误。

卒，思辄流涕，奉母极尽孝养。太夫人没后，出一箧示其子，敝絮袄一袭也。流涕言曰："此吾风雪中就学，汝大母拆己衣絮以足之，至今不敢忘失也。"中丞当高宗朝清节为天下第一，其根本则自贫时立志，不忝所生始。本《灵芬馆杂著》.

中丞所选《切问斋文钞》及所著古文，皆布帛菽粟，凿然有用之文。诗亦和平雅整，知为有德之言。里中知交落落，尝赋《五友诗》：迮屺望，云"衣冠缅诸老，图像悬梓里。吴中旧文献，一一写彼美。尤工作兰草，芬芳袭满纸"。迮善画，尝临《吴中先贤图》一册。沈需尊，云"沈郎绝可怜，身事如画饼。作诗十年馀，闭户忍饥冷。嗜好昌歜芰，交知罔两影"。迮修君，云"我师有令子，家食困馆口。少小同笔砚，交情酒味厚。当时握寸管，已能运腕肘。声名近卓荦，竟欲轻颜柳"。修君工八法。沈懋维，云"卖药归养母，慈泪制悲滴。孝行我所钦，梦绕小桥侧"。徐沧如，云"徐子颇秀蔚，文如木向夏。槐荫覆广衢，藤蔓走修架"。此五君子，世皆无闻，录此诗亦以存其人也。本《灵芬馆诗话》。

陆中丞尝谓人曰："君等营营不自立，畏饿死耳。不知能饿死人，已立矣。"本吴县江沅《染香庵诗录》卷下"怀旧小序"内。

金书升，字俊选，八尺人，岁贡生，淹通经术，为文别开涂径。周日藻极称之。家酷贫，恪勤孝养，兄弟三人同爨无间言。本石府志。

沈翼苍，字行健，西蒙港人，诸生。善书，尤精篆隶，诗亦清新，有《茫溪诗草》、《绘风文钞》。本《江震续志稿》.

徐浩然，字沧如，号淡泉，居芦墟镇。少攻举业，尤精字学。后入都补国子监生，屡试不售。时毕秋帆制军聘为记室，书名益盛，遂弃举子业，惟以临池自娱。诗亦清丽可观，著有《涵雅书屋诗稿》。本连朗所述。

沈心梵，初名锡璋，府试得十五名。夜梦，有人告之曰："汝庠名锡珪，府试名次以后为佳。"遂更名补册，填入末座。是年，府尊乃一老翰林，姓刘名藻，自负知人，接见雷翠庭学使曰："今年府取之士，自十五名以前皆可取也。"雷性刚介，竟将十五名以前一概不录，而以名次最后者采取之。心梵竟以府试末名入泮。本胞弟锡爵所述。

柳璋，字赤南，恂恂好学，为费东村周仁弟子。少应童子试，辄拔前茅。适邑侯赵公赏其文，置之第一。府试第一，则梅花湾梅某也。时有"不在梅边，在柳边"之语。会院试文宗李公与赵不合，置不录。明年复改名应试，李密访其卷不可得。年未五十，赍志以没。至今老辈中言及之，犹为扼腕。本从侄嗣锋所述。

胡木斋，初名大烈。入学之岁，填注册给，有一蜘蛛悬于案头，以为吉征，遂改名一珠。是年，果入泮。初从同里张京山游，张名兆珠，入籍海盐县学。雍正六年，推归吴江。乾隆辛未岁恩贡生，为里中名宿。至今梗概已不传矣。本陈元堃所述。

夏廷松，字云栋，居芦墟镇。少从郭元灏学，为科举文，三十后始补诸生。平生无他嗜好，颇喜藏书，多精本，护惜甚至，虽交好不轻假视。弟子潘眉幼有异禀，将废学为贾，廷松

力成就之。时或修脯不继，绝不与较。后无故自经于室，年四十有一。参《灵芬馆杂著》、墓志铭。

袁兰，字湘洲，号二恬，居芦墟镇，吴江岁贡生。工为时艺，从游者至百十人。诗亦间作，尝以旧稿一册示郭麐。麐最爱其感事诗“落拓便饥寒”，五字包含无限。参《灵芬馆诗话》卷九。

顾雪梅，字素南，晚号志松老人，世居泮水港，江邑诸生。性无他好，惟嗜古书画砚。衣冠古朴如野梅，疏放不自修饰，却有一种清寒趣味。卒年七十有八。子一，名桂枝，字云塘，工书画，早卒。

张鸿，字组云，号秋槎，世居平望镇，后移家梅墩。人府庠，为文操笔立就，有俯视一切之概。间为诗，懒不自惜。尝聚平生诗文烈火焚之，曰“留此徒为覆瓿用”，故其家不遗一字。旧馆北舍港，课士之馀兼通医理。昼则丹铅杂下，夜则药草备尝，精神半耗于此。后医道渐行，不二年而没，士多惜之。

顾德本，字禹封，号卧冈，国学生。善写兰，每有所得辄展卷伸纸，丛葩怪石拂拂十指间，远近多有购之者。本吴家骐撰传。弟大本，字得中，号镜溪。自少读书，困于小试，遂弃帖括，以著述自娱。宅旁治小园，颜其斋曰“传晓处”。暇则饮酒赋诗其中，所著有《重文类纂》，增订《竹谱》、《镜溪外集》等书，藏于家。本费兰墀撰传。子宗海，字银澜，号云泉，江庠生。幼年小试，以诗赋见称，两取古学，始补博士弟子员。时家道日落，退以课徒为业，犹得先辈教授子弟之法。卒年

七十有六。诗不多作，著有《赋稿》二卷。

青石庄龚定安，初名盘艰。于小试未得一衿，年已三十，欲弃举子业，别图生计。时柳鹤汀嗣锋为其同砚友，除夕忽得一梦，恍惚间在鹿城应试，见正案上大书“龚蟠”二字，狂喜而悟，即以此梦告定安。遂易盘为蟠，是年果入泮。

镇有柴姓者，失其名，家贫为人佣作。夏月贩瓜以卖，冬则为里中支更。目不识字，而脱口辄成韵语。尝闻里老诵其诗云：“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老妻不用哓哓说，起看庭前梅树花。”人遂称为柴才子。今其诗采入《续随园诗话》。柴又有诗云：“三间门面六招牌，南是医生北药材。流水小桥船只响，家家引领望人来。”沈愚溪尝为人诵之。

按：《分湖志》载，柴阿采芦墟人。父业圃。阿采少，间读书辄熟记。后渐识字，读《千家诗》，信口成诵。日负蔬菜鬻于市，行吟不绝。其诗虽鄙俚，然亦可观，如《咏灯花》云，“不借东风力，花开自有光”。《咏午日》云，“节届天中榴破色，时逢地腊艾添长”。后，益贫，为人佣，竟以饥寒卒。殆即所谓柴才子乎？

乾隆间，黎川有焦氏新妇者，其夫恒夜出，妇以言哂之，袖出钗钏数事。知其为小偷，妇乃自沉于河。本元和朱绶《知止堂文集》。

按：徐氏《黎里志》失载此事，故附录之。

分湖西南杨家荡素为盗薮，其乡人多业渔，有所谓剪网船者，动以百计，一橹两桨，轻棹如飞。夜间出没湖荡，多被横劫，远近报失案者纷然。然捕役玩法，朋比作奸，卒莫能破。嘉庆十年乙丑秋，黄友兰明府莅任吴江亲自督捕，断其

船，枭其首，此风遂息。又十四、十五两年间，邑有某姓者恃强凌弱雄踞里中，莠民竞相依附，渐成党目，缙绅莫敢谁何。明府廉得其实，通详臬司发捕缉获。某惧自缢死，其党遂散。明府两任吴江，前后政绩卓卓可纪。后以事落职，捐复改调仪征县，复忤上官意落职，惜哉。明府名玙，湖南[1]澧州人，卒于金陵官舍，年六十有七。

钟清源，字宗燿，号山泉，福建武平人，嘉庆十九年署分湖司巡检。是秋大旱，邑开积谷仓平粜。芦墟设厂于泗洲寺，清源主其事，出入不苟，吏胥不得染指。遇投词，即批准出牌，一无需索。业主追租，如佃户贫困，不轻笞责，第限期缴还，政声翕然。暇与士大夫以诗相倡和，后任铜山巡检，以失察罢官，归卒。

沈云巢先生，人品端饬，没已三载。嘉庆戊寅岁，其弟子张景瑞秋试金陵闱中，梦见先生告之曰："我为此间土地，得与汝相见。汝到我家，嘱我儿须发愤读书，以继我志。汝文字甚好，然功名成就只问自己功夫耳。馀无他嘱。"张讶之，试毕后，偕其兄景泰寻至上元县土地祠，问守僧以土地姓名，僧以先生名对。张肃然俯伏叩求一签云："南士争如北士高，华佗无术论针刀。将军战马今何在，顺水船边挂锦袍。"及南北发解，我邑惟北场沈福清一人。解元则马云路，东流县人也。

张泰松，字晴湖，世居三家村。天姿卓荦，自少工帖括，多艺能，尤善四体书，屡困童子试，年近五十犹未得一衿。临

〔1〕"湖南"原文为"河南"，误。

没之岁，梦人以城隍名刺来请。既而赴试玉峰，每出不肯过城隍庙前。人问之，曰："吾非拘于梦兆，因有老父在堂故耳。"及归，竟婴疾卒。易箦时，犹索纸笔，倩人扶起书关帝庙额"与天地参"四字，曰"此平生未了愿也"，遂溘然而逝。本顾宗海所述。

周京，字邑丰，号寄林，国学生，世居汤大瀛。祖攀龙，字云尊，国学生，仗义好施，有古烈士风。至京，罹族人难，家已中落，移居吴江之城南。嗜饮工书，兼好吟咏，平生以文字友朋为性命。与同志结城南诗社，文燕之欢几无虚日，虽质衣典钗不顾也。书法宗苏玉局，尤善写兰，得陈元素笔意。著有《五芝堂遗稿》。

屠掞，字藻庭，号荻庄，八尺人，廪生。诗清稳秀逸，书法如之，老而愈工，著有《荻庄诗草》。参《江震人物续志》。

徐涛，字听松，号江庵，芦墟人。为诗沉思刻苦，不轻下一语。当拈题分韵，拥褐深坐兀若木鸡。及诗成，莫不折服。著有《江庵遗诗》。本《灵芬馆楹园销夏录》。

顾甡，字瞻麓，芦墟人，后迁嘉善。生平以诗为性命，五律至处，欲入四灵之室。同上。

高鹤鸣，字闻天，号伴山。自其曾祖时，家号素封，四传而已荡然无馀。鹤鸣自少以训蒙为业，喜读方书。祖居不能守，遂由黎里下乡迁于芦墟镇。晨夕披览，覃精贯串，遂以医名。周甲以后，艺益精，游益广，就诊者常盈门，延请者无虚日。鹤鸣有求必应，不避寒暑，以致积劳成疾，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年七十有八。先是，鹤鸣之来芦墟也，无一椽片

瓦，寄居人家。后医道盛行，稍置田宅，命子攀桂、宫桂历从名师，相继入学，脩羊之费甚钜，尤为难得云。

柳铭，字若峰，号心斋，与嗣锋为同堂兄弟，国学生。为人和蔼可亲，好排解人事，不论亲疏常悉力赴之，必求济乃已。晚年，摒斥家事。年八十，无病而逝。人以达者目之。

柳钟，字应黄，嗣锋胞兄。持身介，晚年困于贫乏。尝织草履度日，不肯向人乞升斗米，其固穷如此。

柳梦金，字贡三，号双南，国学生。有至性，事父母诚悫不怠。父年逾六旬，诸事不问。既没，梦金摒挡丧葬事后，料理积务逐一经营，无间寒暑。三年，诸废毕举，遂积劳成疾，衄血而没，年止四十有七。弟梦坤，字以宁，号确斋，国学生。少工诗，与兄梦金友爱甚笃，卒年三十有九，著有《雪香斋诗草》。

袁宝秋，字粒我，号稻香，嘉善庠生，了凡先生七世孙。为芦墟郭竹芗馆甥，遂授徒于翁家，醇谨自饬，和易可亲，凡从游者类多成就。三十年后，始返赵田故居。生平尤好为诗，著有《牧笛唫草》一卷。本侄孙嵩龄所述。

吴鸣钧，字振丰，号云璈，居芦墟镇，府庠生。少具干济才，事至立断，尤好为人排解，同辈中实罕其伦。后得瘵疾，年未四十而没。人咸惜之。诗亦婉约多致，著有《盍簪书屋诗稿》。参《灵芬馆诗话》。

黄冈，字竹友，号竹堂，后号祝唐。先世由万坞迁居芦墟镇，震泽附生。自少即喜为八分之学，苦乏师承。及长，购得汉碑数种，晨夕临摹，浸淫入古，自成一家。尝书《千字文》

数十本，择其最合作者上石。论者谓，能寓古朴于峭劲，杂流丽于端庄。卒年六十有五。参《千字文》郭跋及自跋语。

朱庭照，字庆韶，号少云，居苏家港。平生豪迈自喜，官楚南布政使理问，摄湘潭县事。未几，以母老乞养归。诗酒流连，情文兼挚，尤工尺牍，人多藏弆之。著有《湘游草》、《留云山馆遗稿》。参陈文述诗序。

潘神童，名谔，字越锋，居泮水港。自幼读书目数行下，举止若老成，受业于费石岑培基。方九龄，即能背诵《两都》、《江海》等赋。应县试，邑侯李逢春面试，果琅琅背诵不遗一字，即以《孟子》中“然则圣人且有过与”命对，童应声曰“正惟弟子不能学也”。李公大加激赏，因年幼未拔前茅，令其出入署中，以示宠异，一时名宿均有不凡之目。越二年，忽染痢疾卒。临没，神识清爽，犹口占韵语以慰父。师石岑为之订定遗稿，方澄园观察及邑侯李公俱有“弁言”，今藏于家。方神童之入塾也，其父朝鼎既延名师督课，又虑其自负聪明，乃择一少年颖异者伴读，以激励之。时同砚友为吴君音，亦绮岁能文。在馆肄业有年，朝鼎从不索其脩[1]脯，后登嘉庆戊辰科贤书，就职广文。而神童竟以幼慧而夭，惜哉。本顾宗海所述。

里中沈哦松，生有夙慧，目数行下。幼时，塾师出“子夏”为对，即应之曰“亥唐”。其灵敏如此，惜以体弱弃举子业，不永年而卒。

郭骥，字超云，号友三，芦墟人，麐从弟。工画山水。少

〔1〕“脩”原文为“修”，误。

孤贫，习负贩，后寄赵田袁氏。业制脂烛，然手不释卷。寻出为蒙师，课暇始学绘事，竟以此得名，游吴越间。骥为人朴诚，乡语喃喃，不伐其技，人多乐亲之。本沈曰富所述。

朱霞灿，字际唐，号素园，江庠生，世居苏家港，晚迁泮水港。性慷慨尚义，家贫，以教授为业。中年幕游皖江，归囊稍赢。有族母诡以困乏诉，即解囊相赠。后知其非贫，亦一笑置之。族兄江庠生景熙夫妇卒，遗幼女作人养媳，其家虐之无人理。霞灿往责绝之，挈归养为己女，择江庠生顾宗海子朗山嫁之。生平好义，类如此。本朱麟宝所述。

《分湖小识》卷五终。

分湖小识　卷六

里人柳树芳湄生氏辑录

别录下　灵异

湖中有五彩锦被，不知何代物。凄风瑟雨之日，浮漾水面，若远若近，渔舟往往见之。或云，是蜃气之类。本《湖隐外史》.

又有金缆，一村农载米渡湖，若有萦绕柁间者，视之则紫金色也。其人停桡撷之，迨如千寻不止，遂弃米于水，以容此缆。缆犹未罄，舟重且几沉矣。其人大惧，仍掇置之水，铿然有声。遗金一钩，揆其铢两，适与所弃之米值正相符。同上.

故老言，湖之南涯有巨蚌，如二三大艇，夜必光烛沙汕间。初疑为月色，无月亦然。忽一日，疾风骤雨，有龙下取蚌。蚌与龙斗，激浪摇天，摧云压水，湖中荇藻如舞秋叶。蚌不胜龙，龙夺珠去。蚌死，壳浮水面，乃见其大。事在万历初年。叶绍袁云，今又六十馀年矣，闻故处复生小蚌，夜亦渐有光起，远望如列星，荧荧散落水面。则前说固不妄，倘亦地灵

所毓与。同上。

崇祯十年丁丑八月，湖有大鱼翻波掀浪，从蟹笕上跃行而东，如山涌水中，从之以千百计，皆大有四五十斤。人皆聚立而观。至泗洲寺前止焉，盖寺前水为最深。寺有远上人驻锡，能以德化云。同上。

顺治四年冬十二月六日，分湖有渔人网起多活海舌，声嘈嘈然，当是随潮汐由黄浦泖涨入耳。“舌”作“蜇”字讹，见《江赋注》，即水母目虾也。本《甲行日注》。

冠溪吴圣揆家，白昼晦冥，有龙自中门入，夭矫倏然，破屋而逝，榱桷甍栋挟以俱飞，耕牛三头摄至云中而坠。时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间事也。本钮琇《觚賸》。

南传迮氏，居分湖北，一仆居分湖南。六月清晨，仆归家行至湖边，待渡立水滨，忽见一蛇横湖而渡。湖面甚广，蛇头已在南岸，而北岸尚盘数圈，徐徐下水若解索然。大可合抱，背起赤鳞如丹砂，腹偃白，鳞如银锡，荡漾绿波，照耀红旭，从未见蛇长如此者。仆魂胆尽丧，倒于地半日始醒，匍匐而归，面黄如蜡，亟延医治之，谓胆已破不能救治。越月，仆死。本《淮上纪闻》。

乾隆十年六月，大雷电，分湖数村农人衣多印红印，长短方圆不一，归检箧笥复如之。辄用水洗净，干复如故。本《分湖志》。

是年九月，芦墟下乡民家，瓮忽鸣如鼓浪声，又似吹笙竽者，历数日不绝。其家疑为妖，击破之遂不复鸣。同上.

乾隆壬午春，有人于分湖获一小鼎，其质为磁，其色如

玉,径三寸许,有世所传八仙于其上。其人以之藏家庙中,盖重之也。久之,忽闻室中有声清泠彻耳,殊非箫管笙簧比。举家惊异,徐而察之,则声自鼎出,于是益加珍重焉。无何,若人之妇遘疾。问于术者,乃言“尔家必有神物”。若人以为信然,归而语诸妇,妇曰“是不祥物也。汝曷弃之,毋以是为我累”。因将八仙悉皆剥落,音乐之声由是寂然,而妇之疾亦适愈。时池亭叶华川 昉升曾作《分湖小鼎歌》以纪其异。本《文竹山房诗稿》小序中。

我吴自汤文正公毁除楞伽山五通神像,而淫祀遂绝,百馀年来,流弊渐生,乡里奸巫往往托为妖言以惑人渔利。近芦墟东,有陈三姑娘者犯淫,父沉诸宗家荡。未周年,所狎十七人悉招下地,同为厉鬼。人病诣卜,咸云“三姑为祟”。三四十里间,皆谨事之。至有三姑神马鬻于店,始行于乡,渐流城市,近且松属金泽、张堰等镇各有其庙,縻费人间牲帛,岁以万计。习俗之愚,一至于此。是在长民者,有以禁之也。参诸晦香《联明斋小识》。

善湾唐氏有旧宅,置不居,乾隆十九年甲戌,忽闻室内有声。窥其户,有巾服者,有倩妆者憧憧往来。启察之,无有也。俄而,闻作语声,都不解,惟一妾能听之,则曰“我实狐也,暂寄孥虚室,弗敢扰,幸无虑”。唐乃任之。唐故多藏书,时告言乞假毕则还,无误。久之,忽告以有事当出门,厮役皆预饬戒矣。然去后,渐有为患者,或夺小儿物,或揭字画悬于檐间,甚或抛掷瓦砾污秽以恐人。唐憾焉,于其归也,斥言之,应曰“诺”。未几言曰“奴子作狡狯,已杀之矣”。视其庭,

血满盎，且曰“我前所以出者，缘奉城隍神檄，办人口册。今事毕，我且从此去”，后遂寂然。明年，邑大饥，继以疫，人多死，始知所办册，即在劫人口也。本沈大本《城南夜话》.

陆家桥陆氏为我乡望族，其先有名旭光者，为顺治五年副贡生，隐居教授，不乐仕进。所居有楼三楹，旁临小溪。一夕，月色微茫，推窗启视，见有两股垂檐而下，大如车轮。仰视屋上，一巨人坐于屋脊，几莫穷其颠际。陆以佩剑击其股，轻如败絮，旋即不见。陆寻卒，或云“此水神魍魉也。非有福分人不能见。见者不能为福，即能为祸”。相传陆中丞微时，读书南莘塔，连氏夜半开门小遗，见一长人坐于石牌楼上。中丞见之不以语人，其后发名成业，扬历中外。同一物也，而见之祸福不同如此。本吴家骐所述。

乾隆乙卯年季春之月，芦墟陈古愚元堃自言，其年十六岁，从乡间扫墓归，风雨萧飒，已近下春。入门甫进厅前，忽见一物从旁暗室中出，形长约三尺，广二尺许，如席一片并无头足，黑色有毛，其光四射，贴地而行，速如飞。见者正在骇异间，寻迹之已不见。越月，元堃患病几殆，卧床半载始愈。

按：《纲目》，宋元丰末，尝有物大如席，夜见寝殿上。元符末又见，至大观间渐昼见。政和以来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声，其形仅丈馀，仿佛如龟，黑气蒙之，不大了了。气之所及，腥血四洒，或变人形，或为驴，昼夜出无时，习以为常，人亦不大怖。似此则，古愚所见尚其小者也。

张某之妻多蓄鸡鸭，每日则以所馀粥饭饲之，满地狼籍，率以为常。后闻其死而复生，急谓其子曰：“顷到冥司地，一

无所见，惟见粥饭一大盆。熟视之，即向之所以饲鸡鸭也。有强余食者，恶臭难下。旁有一人执笔而曰‘此妇阳寿尚有三日，暂放之去’。”后三日果死。

弥陀港张氏客至，煮一鳖，厨娘嫌其形太怪，以银针置釜中，熟出视之，针已黑矣。投之犬，犬毙。老渔云：“此蛇跌鳖也，食之必死。”龙径椴上，捕一束腰乌鱼，将弃诸水旁。一人竟携以归食之，腹胀死。录此以为贪饕者戒。

贞丰近村，一农薙草田间，遇一毒蛇，击断其尾，旋逸去。归家夜寝，俄闻门外犬声甚喧，疑为窃也。急起视之，其犬直入卧所，力与蛇斗。良久烛之，见断尾蛇毙于床下。时沈笑山超然。异其事，作诗纪之。见柳树芳《课馀集》。

别录下　风俗

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

商贾之小者，谓之荐枭船，贩卖稻粱，往来轻便，不越千里之内，计其赢馀以给衣食。

湖之西北多业舟楫，曰摇小载，曰挡板船，曰撑尖头船。小者近在百里之内，大者直通江河千里而遥。

妇女多治木棉花，俗谓之摇纱，或以贸布为业，或以纺纱资生。

土田甚贵，较诸他处，几至三倍，低者亦如之。

村俗尚勤，乡人农隙则灌种蔬菜，妇女亦勤农事，间或种桑麻，以治丝枲。

薄俗好斗多讼，凡行事以克剥居心。一不遂意，便致忿争，其在近镇者尤甚。

居室竞尚华侈，自百馀年来，旧宇改观，且有事雕刻以伤农事者。近嘉善一带，犹遵朴素。

男女冠饰，衣服务极华美，绮罗锦绣比屋皆然。浙界诸村市，犹为近古。

婚丧之礼，务以胜人为尚，都不称其家，而俗礼之不经者尤多。惟婚礼用亲迎，此古制之仅存者也。

按：风俗十条盖仍《分湖志》之旧，而增损其字句，不敢稍参以臆见也。

吴下村民竞尚演剧，每当春光和霭，卖饧节近，是处高台宠岚，张乐于广漠之野，而一时喧誉首推珠华。新珠、华墅两地名。如君夫季伦，互相标胜，彼为五凤楼，此为九龙台。两处争新斗异，独出冠时。或以筼筜竹为竹楼，或以鹭羽扇为羽阁。回以六曲朱栏，悬以五彩流苏。红铜青锡铸为瓴甋，白练绛绡结为雕墙丹碧之丽。与红桃绿柳相掩映，计三春之费不下数千金。由是，彩毫公子，玉麈王孙，披惠风而骋怀，惜韶华以言迈。相与泛桂楫，掉兰桨，攀花问柳于香畦绣陌之间。日当亭午，度陇集黄冠野父，钩帘坐白璧佳人。台上管弦迭奏，歌舞尽神，丝肉之声与莺啼燕语相间。此真太平之胜景也。本叶昉升《文竹山房杂录》。

吴中风俗，父母殁未入殓，夜间必延僧道诵经，或比邱尼，名为记念，而其实则专于吹弹。近年来，甚至唱《惊变》、《埋玉》诸剧，锣鼓喧阗，于是一家亲戚彻夜相聚为乐。此亦

风俗之至偷者也。本叶肇旸《榆庄杂录》。

案：吴俗淫靡莫此为甚，摘录二条垂示后人。凡有心世道者，总宜随时劝惩也。

别录下　灾祥

顺治三年丙戌，正月二十三日，湖南夜闻虎声。举火逐之，则一白虎奔入荻苇中。人散，复上岸鸣。此兵妖也。本《甲行日注》。

乾隆二十年乙亥，秋，田禾甚丰茂。忽一日间，狂风吹折，无粒米收。至岁杪，每当星明露下，四野中辄有灯火辉煌，帆樯明灭，巨舰峨峨，什伯成队，如兵旅潜行，人马之声隆隆盈耳。居人惊以为盗，斩木为兵，群相防御。苦无衣食，乃忍饥耐冻暴露于野，不得安枕者。月馀，群情惶惧，逋窜甚众。后竟杳无踪迹。人耶，鬼耶，真耶，幻耶，俱不可知。至二十一年丙子春，民尚掇草根木皮为食。有往山中取嫩石，以水磨砻作为饼餈，洁白与粉无异，名之曰“观音粉”，强为吞咽。迨四月间，豆麦熟，始各有生意。而秋夏之交，疫疠遍乡邑，死者枕籍于路。或以为灯火之故，然亦饥寒之所致也。本叶昉升《文竹山房杂录》“灾异”。

五十年乙巳，东南大旱。吴下素称泽国，港底俱涸。近处常、镇诸地粒米无收，米价每斗束至七钱。从此乞人满路，饿殍遍野。地方官力为赈济。苏郡粥厂分为六处，然每日拥挤，老幼践踏死者，日以百计。何不幸而遭此一厄也。本叶

肇昉《榆庄杂录》。

嘉庆元年丙辰正月，大雨雪三日。河冻半月不开，花木死者无算。是春，麦无收。

七年壬戌，岁大稔，每亩收米三石有馀。

九年甲子，五月，大雨淋漓，水淹田，禾几尽。人情汹涌，群起劫夺。自五月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二日止。先是，客冬有黑星降于地，大如碗，自西北以至东南。又岁除夕，毒雾漫天，恶臭难闻，虽咫尺不能移步。人谓，黑星主灾，毒雾主迷，信然。

十三年戊辰夏，米价腾贵，每石长至五千馀文，至来年始平。

十四年己巳秋大熟。

十五年庚午夏水，不为灾。

十六年辛未八月，大风雨寒甚，禾被伤，秀多不实。

十七年壬申、十八年癸酉，禾尽熟。

十九年甲戌六七月间，吴中亢旱四十馀日，山田多被旱荒。我乡幸以水区得免。至冬，米价昂贵，每石糙米长至四千馀文，乡人多获厚利。

二十年乙亥春，阴雨连绵，鬼火出没湖荡间，俗传谓之阴兵，鸟枪金钲之声终夜不绝。兼之外地饥民络绎来扰，里中人心惶恐，至三月间始定。

吴中田家占验，以岁朝东南风则大稔，西北风则歉。谚云："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岁朝西北风，大水害农功。"余以近年考之，亦有不尽验者。

二十年乙亥元旦，大风自西北来，日如晦，至秋岁大稔。

二十一年丙子元旦，风自东来，连晴十日，是秋成熟反逊于前。始知天道茫茫，原不在寻常课问中也。是年九月十八日卯刻，白虹见于东北。

二十二年丁丑岁大稔。秋冬之交，大雨连旬，湖水顿涨，低区尽被淹没，高亦致多折损。

二十三年戊寅岁大稔，每石糙米贱至二千文。

二十四年己卯六七月间，大旱不雨，田禾被伤，收成不及去年之半。

二十五年庚辰岁大稔，每亩多至三石有馀。

道光元年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时，两足麻木，屈不能伸，名曰“脚麻痧”，又曰“钓脚痧”。凡遇此症，非呕即泻。自夏徂秋，死者无虚日。是年秋，有收。

二年壬午秋大熟。

三年癸未五月中，大雨连旬，水涨与甲子年相埒。六月中，稍退。至七月初二、初九两日，狂飚复发，大雨如注，涨痕较五月杪更增一尺有馀，漂没田庐棺椁无算。百年以来，未有此奇灾也。江苏被灾甚广，共有二十三厅、州、县。蒙恩先给极次灾黎一月口粮，动碾常平仓谷，减价平粜，复发帑银百万，分别赈恤。自院司以下，均各捐廉助赈。是冬，人情尚得安静。凡有田之家，大小粒米无收，粮亦停征。

四年甲申春，江震两邑分办土赈，谕董劝捐。芦墟设局于泗洲寺，司其事者朱君庭照、迮君鹤寿、陈君日照等，共捐助赈制钱八千九百八十千有零，发出赈钱六千一百三十九千

有零。大口一万七千八百四十八口，每口给发制钱三百四十四文，除经费外，赈馀制钱二千三百七十千有零，当即缴县讫。是年秋，岁大稔。

五年乙酉秋歉收，其在分湖一带尤甚。

六年丙戌岁大稔。

七年丁亥至十年庚寅，四年之间，年岁相等。

十一年辛卯五月间积雨，水涨，去道光癸未年二尺有五，去嘉庆甲子年一尺有八。虽相去尚悬，然远近筑岸车水，几费疾苦。六月十六日，寒甚，有传雪花飘者。自八月至十月，积水不退，农多踏冰刈稻，收成不及丰年之半。吴江漕粮缓征二分。是年，淮扬数郡被灾尤酷。饥民乞食苏松，沿至浙右，多由官府给发护送，不扰民间，民乃得安。

十二年壬辰岁大稔。冬多雪，寒甚。

十三年癸巳春间积阴，风雨连绵，至立夏日始得起晴。秋杪复阴。一冬三月，从未开霁。木棉花荒，水稻狼籍，田家作苦，又遇歉收。是年，荒赈十七省，中办二百七十五州、县、卫。江震两邑缓征三分二厘，尚不与焉。

十四年甲午春，积歉之馀。人多乞食，邑西尤甚。院司复事劝捐，以备接济。三月中，邑令喻董设局，刻不能缓。时在城及各镇诸董事或竟停止，或减作平粜。惟芦墟一隅，悉照癸未年土赈办理，大费周折。自四月初一日开局，至八月初七日放竣，共捐制钱八千六百六十千有零，发出制钱七千八百七十一千有零。大口二万九千八百十八口，每口六文，共放四十四日。除经费外，有亏无盈。是役也，黄君冈、

朱君容照、凌君峻柏之力居多。是年秋，倍收。

十五年乙未、十六年丙申，连岁大稔，糙米每石贱至二千馀文。

十七年丁酉、十八年戊戌夏秋之间水，不成灾。江邑漕粮于丁酉年缓征一分，于戊戌年缓征二分。是冬，除夕雷雨交作，亦目所罕睹也。

十九年己亥春，正月大雪，秋七月连雨伤禾，幸未成灾。是年，江邑漕粮缓征二分七厘。

二十年庚子夏雨不为灾。江邑缓征仍办二分七厘，收成丰于去年。

二十一年辛丑春雨连绵，菽麦多被水淹。自夏徂冬，水退复来，几无干土。邑中极低之区，不但菽麦无收，抑且稻禾无望。其在太湖近边一带，被灾尤酷。而同里之北、芦墟之东尽属高乡，收成不减去年。此瘠彼肥，不知天何心也。至十一月初，天复雨，继以大雪越两昼夜，平地至没牛马，为九十老人所未见者。时低区水稻尚有三四分未收。雪后半月都未消融，饥鸢攒食，田间千万成群，村农昼夜驱除，不遑宁处，可慨也已。是年，江邑漕粮缓征三分五厘。

二十二年壬寅夏，江浙州县咸被英[1]夷兵荒。是冬，漕粮奉恩减免，吴江减免二分外，再缓征一分七厘。圣德如天，荡荡难名苗顽，其可来格也乎？年岁收成，低田胜于高田。各家稍有起色，而雀荷仍不能敛迹，何也？

二十三年癸卯自春徂夏，雨旸极和，至秋收成不及去年

〔1〕"英"原文为"暎"字，为"英国"的旧译。

十分之半。外由风损，内被虫伤，凡种秈稻、早稻更次，一亩不过三四斗、五六斗不等。其在芦墟近镇一带尤甚。吴江漕粮缓征三分，大小之家愈形拮据矣。

二十四年甲辰田禾收成不及壬寅年，然阖邑高低有收，大非去秋光景。惟远近盗案颇多，讳疾忌医恐难免养疽成痈。吴江漕粮缓征二分一厘。小除夕，夜半雷电交作，大雨如注。时在立春前四日。

二十五年乙巳秋，收成不及去年，通计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兼之谷贱农伤，田家仍形拮据。吴江漕粮缓征一分五厘。十一月下旬，连日西北风，极猛烈，河冻不开。至十二月初旬，雨雪连绵，西风叠起，河开复冻，前后十馀日。

二十六年丙午秋，收成又减于去年，通计每亩不及二石，吴江漕粮缓征一分七厘。

《分湖小识》卷六终。

湖隱外史

吳江　天寥道人叶绍袁　纂

湖隐外史

吴江　天寥道人叶绍袁纂

风　景

楚《骚》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又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后世凭风眺景之始也。王无功《与冯处士》云："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群吟，藤萝翳景，心甚乐之。赏洽兴穷，还归河渚，蓬室瓮牖，弹琴读书。"摩诘《与裴迪秀才》云："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二书时一展诵，心神遥往。况复花飞夹岸，即是桃源；目极平原，无非枫树。孤村夜笛，吹薜径之烟霞；细雨征帆，送蘋波之风月。故笔床茶灶，常想散人；箬笠蓑衣，每思钓叟。纪风景第一。

分湖在余家东南。柴门槛箔，波光晓夕相映。北属于吴，南属于越，中分为二，故名分湖。亦不甚广阔，但路僻人稀，罕有过而问者。若夫野旷天低，云平地迥，远市无声，苍

林四绕，回春飐于蘅渚，滴蓼雨于秋疏，残雪犹寒，空烟欲袭，千家禾黍，十里菱花，固亦鸥侣忘而日下，渔人志而终迷者矣。

先大夫弛簪归隐，筑堤湖浒，植以芙蓉杨柳，扶疏晻霭。谢朓[1]所云“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也。绛[2]桃百树，烂熳如锦。晨晖滉漾，倒影平波，则红妆倚屏，竞梳晓鬟矣。彭泽之园未成，林宗之算已促。林宗，年四十二。继遭巨浸，阡花陌草无复一二存焉。数年以来，稍稍莳植，然亦岂能如琅玡种柳，即有十围，武陵落花，缤纷数百步乎？

湖无山也，而有山根伏于水半，水落，橹摇触之，如一席大耳。夫名传地肺，徒馀漆艎形似修帆，仅留破石。若使巍然屿嵁，丘壑之胜又岂止此。

蒲叶滩，在湖西南，与余家咫尺。四围皆水，芦荻丛生其上。秋空月静，泛小艇夷犹，眺之微茫远碧，霜枫乍飞，僧舍磬声灯影，参差林薄，不知此际在尘世中也。何必美人南浦，希五湖之扁舟；帝子北渚，拾三湘之香草哉！

湖水与他水亦异，澄江静练，不待商飚萧瑟时也。坠晚枫之叶，留晚雁之影，至秋则更清耳。纤草碎石历历可数，鱼虾如游画中，与碧天荡漾矣。

湖底有蛎径，皆蛎房积成，直接湖南。亘十里许，阔可四五尺。晴日朝射，立岸上望之，光皎然浮映水面，如鲛人霜绡一匹。又如大秦国，以水晶为屋柱。此是水晶堤也。

---

〔1〕“朓”原文为“眺”字，误。

〔2〕“绛”原文为“缑”字，全志多次出现，不一一作注。

灵　异

徐谐志怪，名昉漆园，然世无其传矣。后人好事，祧为荒唐漶漫之谭，几不可诘。顾往往有曲士执理失之，而事实有出于意外者。零陵翔燕，庐顶栖鹅。郢城之井，鸟可营巢；游溪之穴，羊能出岸。铁锁断而即移，麦陇飞而依旧。丽英仙去，馀木鹤于空山；摩伽梵来，识争龙于坠石。宇宙大矣，岂尽诬哉！纪灵异第二。

湖中有五彩锦被，不知何代物。凄风瑟雨之日浮漾水上，若远若近，鱼舟往往见之。因思陆鲁望《纪古锦裙》云："驳霞残红，流烟坠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喋涂染。蹙缩环珮，云隐涯岸。浓淡拂霏，霭抑冥密。"湖固鲁望故墟也，得无亦其所遗欤？或云是蜃气之类。

又有金缆，一村农载米渡湖，若有萦绕楫间者。视之，得缆则紫金色也。其人停桡撷之，迨如千寻不止，遂弃米于水，以容此缆。缆犹未罄，舟重且几沉矣。其人大惧，仍掇置之水，铿然有声。遗金一钩，揆其铢两，适与所弃之米值正相符。

余家一老奴言，其为儿时，父母覃耜所积废于鼠牙，遂舍傩载，为笱梁之业，施罛湖中。一日网起，尽珊瑚也。虽不能扶柯结条，然亦径一二寸许，光采烨烨。鬻之巨家，得金竟足偿昔所废云。

故老言，湖之南涯有蚌，巨如二三大艇，夜必光烛沙汕

间。初疑月色也，无月亦然。忽一日，骤风疾雨，有龙下取蚌。蚌与龙斗，激浪摇天，摧云压水，湖中荇藻如舞秋叶。蚌不胜龙，龙夺珠去。蚌死，壳浮水上，乃见其大。云在万历初年。夫渊骊之颔，自有千金之宝；井羊之食，曾闻九仙之馆。如必取而后有，何以称神物哉？今六十馀年矣。闻故处复有小蚌，夜亦渐有光起，远望如列星荧荧，散落水面，则前说固不妄，倘亦地灵所毓也。

余家之西，有白头公湾，相传旧有大藤萦盘如虬，顶上时见一老父坐焉，故名。后有人知此藤为甘草也，夜剔之去，老人遂不复见。陶隐居云：河西上郡不复通市，汉中汶山来自诸夷。又《图经》云：甘草青茎，叶如槐叶紫蕤，花似柰花。未知当日果是否耳。

万历壬子，余遣苍头往湖边拾取蛎房，薄暮，持一本归，葳蕤轮囷，色如紫云。余曰："此石芝也，汝曷得之？"曰："见碛砺崩磊中挺然而茁，剔之归耳。"余甚为惋叹。明年复生，复为人采去。又明年，芝生之侧，农人治地获一古铜印章。余索视之，则"叶氏瑞芝堂印"六字。按：芝为仙人瑶草。故夫阆风王母之宫，红英垂馥；零陵女子之室，紫华吐芳。岂先世殆有高骞邈泛，特于堂寄意焉，而神灵凭之以表异耶？不然，芝自石生，印从土见，后先三载，相隔咫尺，抑亦奇矣。

崇祯丁丑八月，湖有大鱼翻波掀浪，从蟹笕上跃行而东，如山涌水中，从之者以千百计，皆大有四五十斤。人皆聚立而观。至泗洲寺前止焉，盖寺前水为最深，寺有远上人驻锡，

能以德化也。

每月十五日一放生，亦自丁丑昉[1]也。围以竹木，著为鱼圃。今自朔望，或神天诞日，凡诸水族相率至庵前，浮水面上，以首北向如聚而朝者，莫能数计。洵乎物理感应之寄，孰谓中孚不可格豚鱼哉？

天启乙丑春，海潮由泖至分湖，余兄弟同举南宫。崇祯癸酉秋又至，且过余家，入西莲荡而止。余所目睹也，竟无异处。

补 遗

元至正十一年，分湖煅工一柳桩以安铁砧者，且十馀年矣，忽发长条数茎如苇，家亦无甚休咎。

古 迹

夫玄览者，恒吊古以寄其怀；摛情者，必征迹而宣其藻。俯仰陈迹，感慨系之矣，故无俟繁称昔载，远引异地也。即如馆娃香散，响屧犹存；弹铗歌销，蒯缑如在。冯驩宅在吴郡．流杯亭畔，忽成女坟之湖；点石台边，故是司空之墅。莫不地以人重，人以地永。湖虽芣荻渊薮，亦岂无徘徊眺瞩于兹者乎？百年之内，几度琴樽；一水之间，谁人鱼鸟。太傅所以有湮没之悲，右军能无生今昔之感欤？纪古迹第三。

陆天随，湖人也。《甫里先生传》注云："甫里，松江村墟

〔1〕"昉"原文为"昉"字。

名。”按唐陆广微《吴地记》云：“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则古之松江，正今之吴江也。又安知今之分湖，不即为昔之甫里哉？今其子孙散在湖以南，世系历有可证。

余家今所居故址，相传仙人白玉蟾道经此地，为所定也。胜国时，以胡元故不仕，迄明始显。

湖之西北，地名据代，有一古墓，墓上有二树，俱可十围。老蔓枯藤萦绕其上，数百年外物也。两树相去五六尺许，而下根相连。其相连处如瓢如罂，中空上缺，泓然贮水焉，寒暑不涸。崇祯辛巳，大旱，湖底尽见，此水如故也。

湖正西，名淀字圩，农人耕田掘一古镜，径二三尺，堕砖而碎。又白定香炉一、龙文剑一，剑锈[1]涩不可开。下有砖沟，回曲纡长。农人恐有伤于田，随即掩之。想古墓隧道也。

壬申秋，大旱，湖水涸。去自岸而外数丈，有若卷若立突兀矗起，则皆太湖栏砌石也。人以告余。余曰：“此必昔人花台药榭之所也。陵迁谷改，不知何年为此沉没。其人其世已不可考，而石犹在耶。屈原旧宅，捣衣之具空存；西子故宫，浣纱之迹已杳矣。”遂舟而致之。大非李太尉平泉庄上，与米老袍笏拜者，悉卤莽耳。儿女炫奇，争相记之。琼章时年十七，记能作六朝藻语，刻《返生香》中。云，“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花木隐映、池台依倚，歌童与舞女流连，游客偕骚人啸咏。林壑交美，烟霞有主，不亦游观之乐乎？今皆化为异物矣。且并莓垣蘚井荒涂旧址之迹，一无可存而考之。独兹石之颓乎，卧于波侧，不知其几百年矣。而今出之，不足

〔1〕“锈”原文为“绣”字。

悲哉？虽然当夫流波之冲激而奔排，鱼虾之游泳而窟穴。秋风芦花之瑟瑟，寒宵征雁之嘹嘹。苍烟白露，蒹葭无际。钓艇渔帆，吹横笛而出没；萍钿荇带，杂黛螺而萦覆。则此石之存于天地间也，其殆与湖之水，冷落于无穷已耶”云云。今手书草稿犹在箧也。右军云：“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生大矣，岂不痛哉！观一室之内，情随事迁，则彼之寂寞水湄，迄无可传考者，又不必悲也。

陆氏义塾，在分湖之阴。乡人陆坦构屋数楹，创夫子庙于塾前，割田五百亩以赡生徒。学士曾鹤龄记。

鲍节制旧墅，在分湖之南柳溪，有乔松、怪石及环翠池、石屋洞。

陶氏义塾，亦在分湖之南柳溪。宋绍兴中，保义郎陶文幹自姑苏徙居柳溪，世家鼎峙，桥亭相望，乃建义塾。

天　行

夫金穰、水毁、木饥、火旱，验五行之占；南亢、北中、西兵、东水，决八风之候。书云而志丰荒，辨物以纪祲稔。此太史之职，非庶人之司也。然蕴虫殚暑，靡子偕忧；商羊载舞、其咨均慼。壁龙未绘，莫窥穿屋之云；谷蛇或射，忽骤漂庐之雨。吉凶同患，宜修列焉。纪天行第四。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自二月雨，迄于五月。至十八日，前后左右一望数十里，渺茫无际矣。女娲芦灰莫能遽止，崇伯息壤讵可尽堙。余家水浮岸上寸许，他家人于寝室。公符

公玉两侄家址尤洼下，悬釜而炊，实有此事，俱在几案之上，几累旬月也。鱼虾甚多，人藉以为食，故米终不贵一金馀耳。

天启元年辛酉，大雪，正月起至二月初止，无日不积有数尺，寒冷如塞北，可以堕指。闻苕霅山中，有二大白额虎，久为人患，是春冻饿死。壬戌，得之《华林人言》。

崇祯六年癸酉，六月二十五日，早东北风，暮东南风，雨如瀑布千匹，浪如龙掀蛟吼，摇天撼日。数百年大木无不尽拔，民家草屋直在半空飞舞耳，门前不能立人。抵暮，往楗门仅一窥之，则昏昏茫茫，天水紫黄色相错。故老云：未见此异也。

十年丁丑，冬，坚冰，路无行舟，殆五六日。村中人东至芦墟，八里。西至黎川，十里。或湖南人过湖北为市，皆涉冰往来，无有陨覆之虞。《楚辞》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言北方耳。南方乃亦若是，岂仅滹沱之河，结凌之海哉？或云：此祥也，非灾也。

十四年辛巳，正二月间，尝有风沙飞卷，黄雾塞合。惟庚午岁，余于都门屡见之。吴中曾无此象，亦一变也。夏四月不雨，迄于六月，港皆见底，渡者如砥矢之道焉。民情骚动，几不能生。米一石，价三金。蝗自夏来者，犹不伤禾。遗种秋生者，繁伙无算，往往受其祸矣。闻蝗畏水，而吾乡之蝗竟为土著，乱流而济，甚可骇也。

社　赛

里社之设，所以祈年谷，祓灾祲也。然旸雹告禋，斯威仪

克备,于是赛会举焉。湘楚九歌,礼尊太乙;渭雍五畤,日重上辛。彭城寺内,还图童子之狼;方山岸边,即立郡侯之马。香囊窃绣,方知啖鬼之雄;羽伞从戎,尽睹湿泥之异。北阪夫人之祠,景光时出;东海女郎之庙,祈泽非虚。盖实沈骀台,固博雅君子所不废也。纪社赛第五。

正月初三日,出猛将会,当时民家殷实,争效繁华,旗帜羽葆之类,每年迭增鲜彩。红紫错遝,笙管杂奏,缤纷陆离,逶迤村巷。年来不能得矣,旆旌舆杖仅以备观,惟金鼓之声不绝于耳者,一二日而已。

辛巳六月初六七间,飞蝗蔽天匝地,人心忧皇,莫知所措,惟共求冥佑。余首捐金倡焉,定初十日举行,甚切虔肃。会出,而蝗悉飞过界,或夜集田中,亦不伤苗。他家稍怠不诚,遂有损害。盖亦灵矣。俗传,猛将宋刘琦弟,名锐,有碑可考云。

五月十三日,伏魔大帝诞辰,乡人岁有奠献之会,俱用牲醴。余以帝乃大乘金汤也,独用蔬飧,但不废裸鬯,以昭神庥。

祠 寺

后汉,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本序云:“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夫尺土之域,亦有兴衰;悬华之制,不分大小。维神光七日,事异赤乌之代;而精舍五重,形同白马之塔。半蒿秋水,能发莲花;一径疏林,即开栀子。

女同周玘，曾补金钗之膝；观似戴颙，或减瓦官之臂。况乃嘘炎紫气，显圣玉泉，护国丹霄，崇徽金阙，庙貌之弗替，人心之式凭也。纪祠寺第六。

真武庙，在余家东，旧有而圮[1]，今壬午复建。又有，在余家正北，隔一港矣。有术士谓余曰："君命己丑。此庙在子位，贵人方也，修之必发。"余初以为迂。向有道人居之久矣。癸亥秋，忽以其风雨鸟鼠也，庀材葺之。既新更崇敞焉，甲子春告成。余即于是秋偕公车，可见形家之术，信有之。庙今改名弥陀庵。

无多庵[2]，在西莲湾淀字圩北汀，茅茨数椽，仅容瓢笠，故名曰"无多"，取黄蘗佛法无多子之话也。

关帝祠，濒湖之涘，即宝生庵也。向来祠前每夕有火光煜煜不定，及庙坍圮，无矣。癸酉春，葺庙塑像香火崇盛，火光复故而更大焉。夫莫灵于神也。然亦藉栋宇辉煌，光仪灿烂，则英爽倍著赫奕哉。己卯，又于祠东建静室，供释迦檀像。前有放生栅三十丈，栅内种菱，后有荷花池十馀亩。

圆通庵，在宝生庵东北。元至正中，故有此庵。老衲大远，即其旧壤重为楚丘，殚极勤瘁，椓橐成之。余为碑记，有云："风娑雨钵，饥餐秋夜香花；破衲虚瓶，辱忍雪山钟磬。"盖目睹其拮据之劳，非拾珠布金，藉力檀度者比也。

陆庙，天随故香火遗址也。在湖中，别一小渚，不与岸接。云昔时周围四十亩，水日砰激徙去，今仅二三亩矣。

泗洲寺，在湖之东北，建于唐景龙二年。至宋开禧中，僧

〔1〕"圮"原文为"圯"字，此误全志多次出现，不一一作注。
〔2〕"无"即"無"，简化为"无"。

法行重建。绍定间，僧清杲；元至正间，僧文玖，皆有行名。国初永乐间，夏忠靖公 名原吉。治水江南。至寺中，有僧埙瑄能诗，公与为方外友，赠诗云："行尽吴江逸兴浓，却从萧寺访瑄公。未论石上三生约，且喜山中一宿同。诗句新题蕉叶雨，茶香热送藕花风。明当八百蒲牢吼，重整云帆向五茸。"又，其徒行璇拓其寺，旋毁于火。弘治间，僧道珩又复至，以至今云。据寺碑所载如此，赵会元粟夫 名宧，文也。又，有断碑埋荒草间，碑阴在上，止有大观年月日。

泗洲有东寺、西寺基，今皆民居也。人称为西寺湾，意唐时此地必荒衣冠丛集所在。不然，荒凉森茫之区，芦获鱼虾之泽也，而建此两大蓝若耶？

郡志载易恒诗云："幽寻林壑间，春暝护禅关。到寺过眉杖，开门对面山。岂昔时寺门向西耶？灯传清昼永，僧与白云闲。欲觅泗洲老，高风讵可攀。"

汾泽庙，在分湖之阴，一名龙王庙。旧传白龙曾见于此，元至正间立庙祀之。岁旱，有祷辄应。

洪宅庵，在分湖南。宋景定三年建，明洪武间敕谕二章，赐金身大士。

水月禅院，在分湖西南，宋绍定间建。元末兵毁，明洪武初重建。院有八景：古殿灯辉、崇楼钟韵、龙潭印月、马鬣蒸云、分湖客帆、豐[1]溪渔唱、苔溪睡鹤、竹坞栖鸢。

〔1〕"豐"原文为"豐"，即"丰"字。

名 哲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先圣雅言之矣。讵必奥区神皋,而后英俊绂冕之兴乎? 池边杨柳,遂成交让之枝;桥上杏花,曾闻碎锦之号。能如通德,即同郑公之乡;未徙柴桑,先有渊明之里。数枝遗竹,犹思中散;一声唳鹤,还想士衡。故知地以人重,非人以地灵也。惟兹湖居荒垌,地阻遐陬,俗罕茂望,人虚景誉,自唐以来,天随一人而已。迄于昭代,我为著族。蜀无他扬[1]子云可考,然而亦有贤豪蔚起。人文晖映,勒功彝鼎,著声删述,艺苑金镳,骚坛绣旆,间出崛兴,不其韪哉。昔习公有《耆旧》之传,常生有《华阳》之志,由来尚矣,敢附斯义。纪名哲第七。

武功伯徐公有贞,父本芦墟人,以医行,侨居郡中。公遂赘于郡,为长洲诸生,登进士。湖固其枌乡也。立朝事迹详《天顺名臣录》及国史,兹不具载。

司马袁公了凡先生,讳黄,祖籍芦墟人,后由嘉善迁分湖,复迁赵田。万历丙戌登进士。先生学究羲文,理参孔孟,图书精蕴,谶纬奇秘,靡不穷原物始,探本象先。旁及飞壬遁甲、金丹鼎炁、五花八阵、绛旗石矾。京房李郃之占、巫彭岐伯之术、阴符玄女之箓、鸡摩鹿朵之文,各臻至境,咸析要归,洵一代之宗工、百家之汇海也。

高要令袁公若思,名俨,司马先生子,天启乙丑进士,与余同年同门。如丙戌故事,丙戌房师为杨太史贞复,乙丑为

〔1〕"扬"原文为"杨"字,误。

杨太史济之。座主两皆同姓，人咸异之。若思身长七尺，伟然丰隆，土木之形不事边幅。与人无贵践，皆和颜色以接之。读书数行俱下，一览即终身不忘。凡诗赋古文，握管数千言立就。高谈雄辩[1]，闳博罕敌也。与余数十年，异姓骨肉兄弟之好，始终如一，晦明风雨、欢悲欣戚无不同之。暮年一第，陨命遐荒，天乎，伤哉！在高要期年，清风映拂，沁入陬澨。卒时，士民如丧考妣。盖棺之日，即祠名宦。此国家三百年来未有也。崇祯十五年，父子同日入吴江贤祠，一时羡盛事焉。

学正陶公子昌，名振。洪武末举明经，天才超逸，诗词豪隽[2]，有名于时。

懿　戚 补小序，详事实。

陆太宰完

吴司寇山

冯太仆

毛侍御

顾宪臬大典

沈宪副

吴侍御焕

陈方伯于王

钱相国士升

〔1〕"辩"原文为"辨"字。

〔2〕"隽"原文为"嵩"。

文　帷 补小序，详事实。

顾端文公泾阳
范工部光父
沈中丞宏所
金工部浮弋
许太学伯厚，名培，嘉兴人。
张孝廉九服，名崃，太仓人，崇祯丁卯举人。

令　望

《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盖婚姻嘉合，王风深致意焉。倘或求非吉士，所谓怨耦仇匹也，能无溯标梅而叹慨欤？故必乐偕洗马，名著玉润之标；郗选右军，声高坦卧之致。玉镜台前，羡茂先之快婿；红丝幔内，识元振之伟人。承延赏之位，即在西川；继元献之踪，遂登东府。斯为美谭，由来佳事。我家胜国迄今，亦云乔木而茑萝所附寥寥仅见，况于他族，尤为足音，盖诚难也。山简有言：戴叔鸾嫁女，惟贤是问，况卫氏令望之人乎？纪令望第十。

孙公斯立，名植，平湖人，先尚宝公曾孙婿也。嘉靖乙未进士，授刑部主事。有客以"通贿分宜，即可改铨"之说进。公艴然厉声曰："若尔，我先无颜以见子矣。"即上疏乞归。迨嵩败，始出，补司马曹。守正不阿，品望日重，历官大司寇。家居杜门迸迹，室无馀赀。平昔淡抑寡好，事关利弊，即正色

不可动。人服其小心而有大力焉。一诗载《携李志》,今录之,以想见其概云:“秋宇望寥廓,兀坐希沉冥。门巷寡尘累,烦嚣寂无营。一榻以终日,俯仰千古情。飘风何飒飒,起步临前楹。云烟淡日夕,金波忽东升。零露泫庭柯,灏气澄空明。翳余秉微尚,丘园贲幽贞。哲人不可即,颓矣负平生。”卒,赠谥“简肃”。子成泰,夫人所出。万历庚辰进士,历苏州知府、大明兵备副使,以廉洁著。人至今称之。

严子开,名楗,常熟人,文靖公 名讷 曾孙,家赠太仆婿也。万历壬子举人。为诸生时,四壁萧然。读书好古,不以贫自困。及偕公车,世家子一护嵩,即胜南宫之举百倍,而端操介节道义益坚。时寄之吟咏,以抒写性情而已。芜支之试,例有荐剡,必贽交故人子弟,无一请托士也。申文定公诸孙求缔秦晋好,力拒之,若预知后日有左言之变矣。乙丑,几入彀,为权奸所抑,以此郁郁成疾,死。子祇敬,字仲日,工诗文,知名于世。乙酉秋,随余祝发入皋亭山。

杨维斗,名廷枢,芦墟费□□婿也。详后.

周长生,名廷祚,大仆忠毅公长子,高要令袁公若思婿也。颀然挺秀,早有文名。英藻茂发,才格俊爽。其超逸之气,可一日千里。忠毅首排逆珰,为青蒲之伏第一人。廷祚首讼父冤,又为天下孝子先焉。以忠毅荫,入国学。与余家五世交矣,故待余父执之礼甚恭。诸子皆袁氏出,能诗文。

王石书,名复烈,长洲人。方伯王二淇 名世仁 孙也。余季女小繁归焉。美容止,攻诗文。余深望其继轨前修云。

兴　会

《世说》云："每至兴会，故有相思。"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遂曰玉大，故自濯濯。孙兴公云："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又："风恬月朗，襟情之咏是许椽所长。"故知登山临水，一咏一觞，所以溯览禊事，矫想芳洲，良非浅也。《书》曰"诗言志"，故古有采诗之官。《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任昉曰："记叙事识物，以备不忘者也。"《诗》则十五国之风，爰迨末季，莫能殚矣。"赋"则宋玉、相如，后有作者，邈乎难继。"记"自子云作《蜀记》，而昭明不录其目，刘勰不载其说。然寄思幽遁，遂著桃源之名；托意放怀，即标醉乡之号。寓言且尔，况契赏之所及哉。分湖自天随而后，湮没无闻，胜国一二好事者始克传之。负杖春丛，流杯古壑。泛新光于波杪，追素月于园垂。抚写佳胜，盖可感也。刘梦得《望赋》云"悠远烟绵，与空苍然"，固我湖野阔云平之概，而诸君子徘徊凝虑，兴会之所留连者乎。今载赋一首、记一首、诗十首于左焉。记兴会第十一。

分湖诗赋

陶　振 官教谕，吴江人。

钓鳌生朝发迹乎东海，夕将抵乎西都，遇茫洋之大泽，势滔涵乎太虚。以为洞庭耶，则属楼不见翠飞乎黄鹤，近山不见翠列于苍梧。以为彭蠡耶，则泻不见银河九天之瀑布，而障不见屏风九叠之匡庐。于是东览三泖，西瞻具区，然后知其为三吴之巨浸，名所谓分湖者欤。

是时也，日落苍湾，烟淡平芜，恍东山之月出，遇邻舟之老渔，停桂棹而揖余曰：吾将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子以分湖之大义，子亦乐而闻之乎？是湖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顷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馀。故其南半为嘉禾之境，其北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原其始，盖具区之溢出，而旁汇于此潴。然亦安知其不滥觞于昆仑之顶，泄瀚海而来尾闾者耶？乃若微波不兴，一碧万顷，如青铜之净拭，似白练之平铺。飓风倏起，长鲸怒呼，拔银山之千尺，卷惊涛之雪如。使观者不觉心战而胆慄[1]，顷刻碎行人之辘轳。其产则辛夷、杜若、菡萏、珊瑚，大贝之宝，明月之珠，春水桃花之鳜，秋风莼菜之鲈。白颊夺淮西之风味，紫蟹剖吴下之膏腴。又有鱼鳞之屋，水晶之居。其源莫测，其奥莫窥。搆波神之窟宅，作冯夷之幽都。月白风清，似或听广乐钧天于飘渺；云消雨霁，恍若见金支翠旂之有无。或有凌波之仙子，岂无骑鲤之仲夫。玉宇生凉，则足以称纯阳飞剑之渡；绿云晓涨，则足以供汉阴抱瓮之劓。散落霞锦光于荡漾，濯残阳红缬于扶疏。昔杜少陵空有渼陂之乐，曾未至此一泛；李翰林空有郎官之泛，曾不及此一窥。故凡游乎此者，自有以得其乐，又何必渡黄陵而游赤壁，隔沧海而望蓬壶也哉。虽然此特其概耳。

若夫地灵人杰，同德相符，则有陆龟蒙之苗裔，陶弘景之后徒。天游子学贯乎载籍，六一翁道究乎精粗。云樵先生之磊落，采芝逸士之清臞。是数公者，莫不韬光于草泽，混迹于

〔1〕“慄”原文为“慓”字。

樵渔，披羊裘于风雨，恣纶竿之卷舒，葆青光于治世，处高明而不污。彼其人，盖南州高士之列，孰为诞而为迂。若是，则今之分湖，不独有异芳奇物之产，神仙巨灵之宅，仰且为浙西人物之渊薮，东吴学海之归墟也。

语毕，老渔鼓枻波间，倏别而去。飞玉龙之一声，卷惊涛于别浦。折风水于太湖八百之西湾，不觉七十二峰翠鸾之掀舞。纷落叶以相触，洒蓬窗之急雨。起而视之，则时夜将半，斗阑干，月已堕海西丈五矣。于是叱湘妃捧砚，命洛神展素，援长虹大笔于青天，蘸蟾窟九秋之清露，想老渔所述之前言，遂写为分湖之赋。

陆龟蒙遗事，至今人知之。陶弘景后徒，意即学正公也。天游子、六一翁、云樵先生、采芝逸士，俱无可考矣。惜哉！安得起九源而问之哉？余家有“叶氏瑞芝堂印”铜图记一方，万历甲寅年，农人锄田得之土中，则采芝逸士得无即我先世欤？

游分湖记

杨维祯

至正九年三月十有六日，吴江顾君逊既招客游东林，明日复命钓雪舫载声妓、酒具游分湖。客凡七人：会稽杨维祯、甫里陆宣、大梁程翼、金陵孙焕、云间王佐、吴郡陆恒、汝南殷奎。妓二人：珠帘氏、金粟氏也。朝出自武陵溪，过伍子滩二里许，北望见鹊巢乔树颠，杏桃花与水杨柳绯翠相间，长竿旆出绯翠顶。主人云，西顾村也。又五里，所见修篁乔木蔽芾亭台于岩洞之上，遂解舟维来秀桥。

不问主，迳诣亭所，亭曰“翠岩”。主人与陆君继善出，肃

客憩乐潜丈室，设茗饮谈。乐潜诗有“向夕群动息，时闻落叶声”之句，予嘉而录之。复引客至嘉树堂，观先翁手植百岁棠。就饮堂上，出铁[1]笛一枝，云江南后唐物也。有刻字云：“一枝横寒玉，七点明瑞星。”予为作《清江引》，一弄声劲亮甚。笛阕，陆君恒揳余二弦琴，顾君逊亦自起弹十四弦，命珠帘氏与孙君焕，交作十六天魔舞。饮彻，妓踢歌引客至长堤上，度来秀桥至南陆庵，班荆坐大树下。珠帘氏用白莲瓣令，行杯酌主客。舟中鼓吹交作，两岸女妇驰逐而观者，襁属不绝。

解缆出汪港五里，所至分湖。湖东西袤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故名分湖云。舟经龙王庙，酹酒龙君借便风，果应。锦帆一开，即抵柳溪。过吉祥寺，游鲍氏池亭。亭有古松数十株[2]，奇石数十章[3]。亭已废，环翠池及石屋洞尚无恙。时寺客徐徐柳边出，陪谈兴废事云：池亭为前朝鲍节制旧墅也，今子孙无噍类，唯遗八十老媪不能立，乞人寺去。

登舟出柳溪，过登瀛桥十里许，北过芦墟为巡官寨。寨官李氏邀客啜茗。徐步过泗通桥，月已在青松顶上一丈矣。遂步月色归苍雪所，用主人顾君逊“武陵溪上花如锦”之句，分韵赋诗。

夫水国之游众矣，得名者鸱夷子，后惟陶水仙、僧州秃翁耳。鸱夷子先几去国，并挟西子偕去，智矣。而客则未闻秃

〔1〕“铁”原文为“鈇”字，全志多次出现此误，不一一作注。
〔2〕“株”原文为“章”字。
〔3〕“章”原文为“株”字。

翁赤壁之乐，客有吹洞箫者清矣。而声妓尚无闻。水仙宾客与声妓俱载，客为焦草之流，酒徒耳。而觞咏之乐又未闻也。觞咏至，而声妓之娱又无流连之行。

今分湖之游备矣。其可不有记述，以为后人之慕乎？于是乎书，俾主人刻诸苍雪轩上，主客诗各系于后。时，期而弗至者：茅山张君雨、界溪顾君瑛也。是月十有六日记。

诗

杨维祯

荡舟武陵溪，朝出伍子浦。还过西陆家，仙童启岩户。棠树大十围，桃花灿欲语。遗我古铁枝，色比修月斧。为作古江调，江乌凌乱舞。携之谒龙君，湖水吹暮雨。晚饮花石冈，亭台已无主。瀛桥步月归，竹枝和铜鼓。道人早归来，脱冠挂玄武。

诗

顾　逊 元吴江人。

武陵溪上花如锦，花气薰人如酒浓。箫声时倚镆铘铁，云影忽落琉璃钟。小娃传令覆莲掌，游子掀篷招玉容。汾湖归来夜何许，明月近挂青螺峰。

诗

陆　恒

春风画舫锦帆乘，鲍陆池台次第登。翡翠花枝人似玉，蒲萄银瓮酒如渑。泗洲寺里看题竹，伍子滩头听采菱。歌扇斜摇波縠绉，舞衫轻脱唾茸凝。七星铁管金为点，万斛珠琴宝作层。臂脱珠鞴明越白，燕冲胡帽湿吴绫。雄诗夺锦欺三

谢,侠气凌云比五陵。醉卧氍毹惊露下,芙蓉月浸碧壶冰。

诗

陆　宣 元甫里人.

翠岩亭下问棠梨,上客同舟过柳溪。花下停歌听鹦鹉,竹间把酒引玻璃。绯桃照眼春无赖,石洞关云路转迷。金粟弹筝银甲冷,珠帘度曲翠眉低。锦帆卷浪风生座,罗袜生尘草被堤。屡舞不妨飞野马,醉归遮莫报邻鸡。梵王台殿空陈迹,鲍氏池亭忆故栖。铁笛吹残山月白,竹枝唱过泗桥西。

诗

程　翼

楼船载酒分湖上,万顷玻璃绿新涨。玉箫檀板馆娃歌,铜鼓云璈仙侣唱。凉蜜金盘荔子浆,紫驰银瓮葡萄酿。挑心大舞天魔宫,分班小摆花神仗。人坐盘陀左翠岩,鹤立海棠青锦障。醉挥玉麈夺诗魁,气喷铁龙驱酒将。三五珠扉流水香,十二阑干花气王。归来凉月白纷纷,涌出云涛三万丈。

诗

王　佐

青帘画舫载吴娃,晶晶行云十里赊。湖光远带柳溪水,春色好在桃源家。十幅锦帆风正健,一声铁笛月初斜。玉壶香醪兴未尽,更醉海棠嘉树花。

诗

孙　焕

今朝好天气,天朗阴云舒。湖中朱雀舫,花下碧油车。题诗过子建,鸣琴续相如。四美古难具,馀欢重踌躇。

诗

殷　奎

平湖天镜落，波涛殷寒枕。鸢飞下帖帖，龙眠惊淰淰。道人吹铁龙，百窍声尽噤。柳溪千花明，粲若天马锦。交朋类搏沙，美会犹拾沈。主人敬爱客，十日相泥饮。嗟予一介微，好古亦天禀。作诗续貂末，芳评赖题品。

题分湖客馆壁诗

陶　振

草堂新筑东湖上，琴剑相随逆旅中。脱颖休夸赵毛遂，草玄甘学汉扬[1]雄。芦花絮被秋云白，苜蓿堆盘晓日红。应胜京华冠珮客，早朝辛苦大明宫。

分湖义塾

魏　骥

弦歌俎豆肃雍容，俨若当年鲁泮宫。不是名家敦圣教，那能僻地蔼文风。沼芹出水丛丛碧，坛杏当庭树树红。最喜哦声昭远迩，一方浑有几家同。

过分湖访叶虞部

张献翼

五湖东去接江乡，今日波光似渭阳。谁谓清时无拙宦，自怜波客有高堂。晴川半是云为树，遁迹真成水一方。莫讶宁家亲久绝，相逢俱可问行藏。

---

〔1〕“扬”原文为“杨”字，误。

游分湖诗

卞　纶 嘉善人。

万里秋天万里湖，月轮飞作片云无。影摇黄鹤矶头梦，光夺骊龙颔上珠。渔唱悠悠来远渡，雁声呖呖起烟芜。满船风露凉如水，身世分明在玉壶。

致仕还分湖问讯海棠

陆行直 洪武中，翰林典籍。

湖滨春水似桃源，杨柳青青燕子喧。借问当时花下影，紫箫吹断几黄昏。

补　遗

陆氏义塾记

曾鹤龄 学士，泰和人。

分湖在县西北三十六里。并湖有田衍迤肥沃，无虑数千亩，皆陆氏产。陆氏家故饶，至孟琛益尚儒雅，喜导人读书。尝曰："使一乡之人皆知学，则风俗自变，礼义自生。"又曰："好学者，人情皆然也。顾其力弱，无所从游而怠废耳。使有游学之地，不翕然相从如归耶。"于是，命其子构屋十数楹为塾，聘有文学德行者为师，告于其里闬后进小子，愿学者卒诣焉。惧其无所瞻仰也，创夫子庙于塾前，俾朔望相率谒拜。又惧其乏资给也，割常稔之田若干亩，岁收其租，以供常膳束脩之费。

塾成，而参政饶公礼行部过之，周览咨嗟，谓曰："此盛举也，可名义塾，吾当为尔求记。"今年，公来京师，适有河南

布政使之命，乃以属余曰："吾当欲践吾言耳，且褒善励俗，亦大夫君子不宜辞也。"余惟义塾之建，古所罕用，而陆氏有之。见人有一善，汲汲欲著之，不俾磨灭此仁人心也，而饶公有之。士庶之子不涉远劳费，坐蒙造就之功，所在未之见也。而分湖则然，皆不可不书。塾始于宣德六年九月一日，落成于八年[1]三月十日。

著　作

自汉遣谒者求遗书天下，而山林草泽钩谶纬候，悉人承明，咸归藏室矣。渊客寸玑，无非鹥雉之采；织女尺组，即备翠翟之章。然汉时，未有以集名书。《艺文志》载：赋、颂、歌、诗一百家，皆不称集。晋孙勉分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俭撰《七志》，三曰"文翰"，亦无集名。至梁阮[2]孝绪为《七录》，始有"文集"录。刘彦和云："形同草本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其间，厄于兵燹，散于乱离，湮没不传者又可胜道耶？郑所南，宋室遗臣也。《心史》一卷，沉之承天寺井中，殆将四百年。至崇祯丙子，寺僧浚旧井，见底有石匣，出之，匣中有书。闻之，中丞玉笥张公 名国维。始获于世。噫，其心亦苦矣，其出亦奇矣。我湖僻野，文献寥寥，聊具一班耳。纪著作第十二。

陶学正振，有《钓鳌集》、《紫金山赋》，今不传，止遗《分湖赋》。

---

〔1〕原文此处多一"年"字，成"年年"。

〔2〕"阮"原文为"院"字，误。

余羡长，名安期，布衣也。有《寥寥集》，又纂辑《唐类函》二百卷。子南史，亦以诗名，邑诸生。

袁司马先生，有《图书解》、《历法新书》、《屯田马政治河考》、《农书》、《易说》、《尚书中庸疏意》、《举业文规》、《心鹄》、《群书备考》、《两行斋集》。

袁若思，有《抱膝轩集》。

朱白民，名鹭，老于诸生，工画竹，有《建文书法儗》行世。

先尚宝公，有文集，有奏疏，俱被祝融无存，今仅载一疏于《三吴水利考》中。

先大夫，仅有《义田记》一篇，见《玉田县志》。

余，有《桐麈集》，并《午梦堂》诸刻。

时义，则万历初年，先大夫与袁司马先生主盟缔文社，名"分湖会业"。此后来，社艺嗃矢，时贤所不敢追埒者也。

制举义，余与廷尉俱刻二百馀篇，经义亦各刻百篇，名《瑞芝堂》。

余诸子，有《屺雁哀诗》一册。

次子世倜，字声期，有《百旻草》，文亦不多，然止十八岁耳。如《罗浮山赋》："积坠叶而曳袖，集芰制以飞英；驾云蜺而灵矫，御飘风以遐征。饮飞泉而自舒，餐琼蕊以为鲭；步瑶水而踟蹰，上鸿天以锵珩。饵仙石之流液，进碧海之琅觥，采扶桑之丹椹，服太上之玉精。"《晓起赋》："罢馀月于晓山兮，落残星于锦江"；"入宿雾之丛蓼兮，踏湿苔之平原"。《归墟五山序》："洛阳白社，世鲜吞石，犊山秘室，人不知书"；"湘山之树，枉赭江滨；坛祠之云，空浮白昼。逸想霞道，名拒丹

台；飞情烟衢，身乏朱翼。青牛远逝，绝秦关之书；白鹄遐升，断周王之辔”；“还期碧玉于凌波，即见降霞于丹液。芙蓉城里，自嚼琅菜之丹；白玉洞中，尽卷蛤蜊之食”。皆俊丽语也。

三子世傛，字威期，年二十二卒，有《灵护集》。集中如《梦游昆仑山赋》：“澄蟾停影于八树，炬龙息御于九光。霞六甲而吸噏，雾三日而旁唐。露皆甘而轻玛瑙，雪恒绛而错琳琅。”拟金戛石，何减孙兴公掷地之声耶。

五子世傪，字书期，少有神童之誉。九岁时，辨《列子》日远近。人咸谓，后来可入理学之奥。年二十，未婚而卒。赋皆博雅弘赡，不能摘录。小词极学晏叔原，如“淡烟欲暝，采莲人去是天涯。吴宫易远，楚天空杳，一带啼鸦”，调《秋波媚》也。“香熸去年心，啼莺却又今”，调《菩萨蛮》也。此等语，入宋人集中，亦未易辨。时艺仅刻十首于《宝生庵社义》。儿辈及友人周鲁望作也。

殉　难

盖尝上下晋宋之际，未尝不掩卷叹也，自古有之。覆亡之不暇于斯烈矣。永嘉既沦，五□并扰，靖康不远，祥兴再焉。矢及御帷，爰有侍中之血；衣更执盖，曾著辛宾之哭。五国城中，吊寒飚于雪幕；崖山海上，泣夜月于冰航。盖亦忠臣慨愤之林，志士涕泪之薮乎。明德末季，奸臣府乱，遂使太伯遗民，仲谋故业，衣冠坠地，兵火连天。要离冢边，鹃啼荒草；梁鸿墓畔，燕落空巢。痛心刻骨，有甚此欤？睢阳、常

山,一二其人,盖诚史籍之光,岂止邦家之恫而已? 纪殉难第十三。

顾公汉石,名咸建,昆山文康公 名鼎臣。曾孙也。癸未进士,授浙江钱塘令。乙酉之变,力创扞御策,而潞王主和,奸弁议讲,不获行。公志将欲从灵均以死,而百姓奔走防捄,又不获以死听公。已而百姓曰:"捄公者,生公也。倘公不死水,死兵,如终负公何?"于是缒城夜出公,送归。六月十九日,抵于敝庐。二十日,敌兵索焉,遇于昆山道中,乃止公。高其名也,将之官。公大骂不屈,然犹无意加刃也。贼臣张秉贞、陈洪范倡言杀之。时盛暑,悬首五日如生,蝇蚋无敢集其上。士民号哭,守首者不肯去。某亦悲之,许收殓。隆武元年,赠太仆卿,谥"忠节"。公虽本籍昆山人,而女为余子世俑守节,故夫人公子假馆余家,后又侨居湖南北间,则分湖固得而有公矣。

杨公维斗,名廷枢,郡中庄简公 名成。孙也。庚午解元,文名振天下,从游之士如李司隶,门徒录牒矣。继夫人赵田费氏,故乙酉之变,即避居芦墟。后入真珠坞山中,帔田衣庐,揪垅而栖焉。丁亥四月,兵搜太湖盗,狐狸四散,而纵千虎深山,恣其搏噬。公不幸无端被执。时土率诸番落在分湖,居泗洲寺。缚公至,再三令之降。气益厉,坚不肯屈,遂遇害于市桥之南。市人无不伤之。先是,自山至湖舟中,作自叙一篇、绝命词二十首,从容慷慨,两尽其致。盖公之意固久已定矣。生平名播海内,故不虚也。

洪公定远,名祖烈,芦墟人。详后。

李枝芳，芦墟布衣也。松江之役从戴之俊，为部领。丁亥四月，吴胜兆谋泄受祸，之俊阖家死之。枝芳亦被执，辞色不挠，意气激烈，杀之于市。

武　略

夫涕濞之野，茹蘧之域，土风朴塞，俗尚椎鲁。农安耕耨，士持课诵。阛阓之肆，鬻贩相堵。安得左挟弓右弗矢，靺鞨韦跗，赳雄鸣跃者哉。然而天地道法有计焉，步伐止齐有候焉。家传黄石，士习孙吴，善学古者能得之矣。淮阴市上，即具大将之坛；负郭巷中，或致通侯之印。存乎人耳，亦足述也。纪武略第十四。

洪定远，名祖烈，芦墟人。居贫攻苦，佣于人，为典库，管质记书算。有善相者云："当以武起家，必致贵。"于是弃笔墨，学司马兵法，中万历丙辰武进士，即将兵剿闯，调征辽。又调赴援黔，连破平塘、卧墈、乐坝、毕节等塞，至七山箐、六广河，斩获甚伙。又败走焦溪黑苗，又防剿闽粤海寇。己巳，都城戒严，守西直门。中贵横甚，诸将屈膝不暇。洪以气节自厉，投劾求去。军士噪泣，珰焰为稍止。然功亦终不录已，罢为南京龙江水兵营游击将军。雅歌投壶，抑抑乎其容也。能诗文。在金陵，余致牍候之，答余诗有"好音欣远慰，清骨洵多贫"之句。上筹边诸策，伟论动人。居帅幕廉甚，以故士多乐附。而不能媚权贵，徼躐华抚肮胾。惟南大司马李公邦华以国士待之，云有古名将风。旧京再建，官都督佥书，与

奸相马士英不合，罢职归里，行李萧然。乙酉六月，遂入闽。丙戌九月，福州陷，抗节死之。

金五云，名昶。余有传当入此。

侠 游

鲁仲连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郭解之徒固能以意气矜重天下，然纵其客杀人，以自干先王之诛。此之谓暴民，何称侠欤？且夫侠亦必以仁义忠信为主，而后其名贵，其行事始可终身负之而不衰。又其次，谨厚雅饬，退然如不足也。或取，或不必取，居身清浊互用。及委之四方，奔走燕秦齐楚之郊，无往不效力焉。斯其人庶可以风也已。侠近于兵，游异于隐，故即次焉。纪侠游第十五。

沈十林，名令言，吴江钜族也。少习举子业，不就，辄弃去，以豪侠自雄。善谈论，旁若无人。体貌修伟，长七尺有馀。万历癸卯，挟策入燕。精太素脉，名重都下，与江夏郭文毅公最相善也。时文毅官少宗伯，为争楚藩，首辅四明郤[1]焉。会妖书事起，四明欲以中文毅，念大臣未可轻动，知沈与文毅往来甚密，遂令缇骑逮沈下诏狱，深文罗织云："但言妖书出郭侍郎手，则汝事毕矣。"十林备诸惨毒，终不发一声，以故文毅得以无患。而十林亦减死，安置塞外为民。已，四明罢相，人皆重江夏，而怜沈也，因放之归。归来筑室滋黄，

〔1〕"郤"同"隙"。

地名。去余家数里。近，每轻舫泛湖上，流连风月，索酒饮，夷犹啸傲谈竟日去。有子孝廉锳，小余一岁，为文社兄弟。而十林顾欲以小友呼我，为忘年交也。居近湖，又尝至湖上，故载。

敦　履

夫侠非可学，游亦岂恒轨哉。士君子居平处里闬间，故当以操履行诣为主。颍川待友，即标方正之称；夏侯作书，自入雅量之目。蔡洪有云："玄默为稼穑，义理为丰年，忠恕为珍宝，道德为广宅。"斯旨韪矣。分湖东西十馀里，南北分吴越，环湖而居千有馀家，布衣之中岂无其人。然凭吊往昔，则柴荆之门彼无传述；杨榷当今，则村市之径我乏交游。仅于寒宗得一二人，非私族也，耳目之所易识焉耳。纪敦履第十六。

族兄君素，名璨。品行端方，鉴识高远。生平与人无顺逆，皆坦然夷犹其间。而名节所系，及有关利病，则确持定见，必不肯宽假徇人。人以藹如可亲，而不知其秋霜在抱也。论事必晰其指归，中其窾会，令理解灼然无疑而止。而于财利之途，尤极矜严，至贫不妄取与，可质莘野无愧矣。卒以老广文，终于浙之象山，岂不惜哉。

从兄峻之，名绍德。容姿颀皙，神采安详，开朗笃雅，我宗冠也。敦于伦谊，而又以才能运之。凡宗人事，恒籍周旋以济焉。弟立之早亡，一遗腹子世璧，抚孤寡无怠色，无二

心。从兄汝嘉以槔蒲耗官帑，慨然捐金代偿，而免于戍。余时幼，有族昆噪于室，则阳责以大义，而阴出橐援之，隙乃止。里有恶少欺余弱也，诬家奴为探丸，则义形于色，力白之邑庭，而跳梁乃息。至于旧交贫戚，居恒惠恤者比比矣。量甚高，酒饮百觥，郑康成温克如故也。盛暑，一苎衫不去体。问之，曰“习惯如自然耳”。邑令君刘勿所先生甚重之。癸卯之试几得矣，又复失之，终于一子衿，而又有无年之憾，天道如何？

公符，名世圭，峻之子。较父更浑稜角矣，终身无怒容，无薄语，无躁心。仆僮有宜谴者，亦嘻嘻然缓喻之，教其改过。一日，有微疾，会须入城，以瓦炉置船板上，自为看煮。忽奴跳而起，药铛倾焉。徐视之笑曰：“如何一倾即尽，我病其殆将瘳乎？”斯言虽小，观其度矣，敦厚宽柔皆此类也。乃亦无年，非天也，未精郭景纯术耳。

公玉，名世璧，立之子。兄弟同居，内外无间言。公符肥而日怡怡然，公玉瘦而两眉恒蹙蹙，如不堪其忧者。性怯，畏人如虎，恂恂若处子，不敢一越礼法。家素封，微伤纤啬，然仗义事亦肯为之。

君恩，名世禄，尚宝公长支六世孙也。父诸生，甚贫，授田四十亩，拮据将茶，历三十年遂广至千亩。族谊敦挚，以匮乏告者，无不应。与人无竞，处世周密，忠厚溢于辞气之外，为梓墟推服，且好交友不倦。朱子夏恒客其家，待之甚有礼。善饮酒。乙酉岁初，招宗人为春宴之集，饮至夜分。散客罢就枕，朝明□□□□□□□祠。

子闇，名世章。父尔端，国学生。为人慷慨任义，有鲁朱家风。慨家世式微，念余必能亢宗，故望余甚切。秋风一铩，辄为低眉太息。及甲子，余徼公车，而兄先于三月殁矣。悲夫！子闇，其季子也，谨守先业，居谦处退，心冲气柔，无愧为善人云者。乙酉之乱，城中兵火交讧。吴侍御亦临夫人侨寄其家，盖从嫂即夫人女也。无何，夫人病殁。眉之、迪之，耿然弗安于心，欲移他所。子闇固留之，扫除堂庑，洁其屏几，与之张穗幙，俾缞杖哭奠，慎衽箦之制，尽终天之哀，是亦人情所难也。眉之、迪之，吴族吊则辞，叶族吊则受，可谓宾主交有礼焉。

文瑾，名世琬，述之嗣子也，本生父继之。少时，美丈夫也。长则任酒使气，大言疾笑，放浪不羁，家殖因渐替焉。甲子秋，贤书先至季若，人争贺。继之独愀然，以不及余也，曰："文价无定尔耶。"自中庭出至门，眄眄然跂而望之，不得，则长叹入。旋即出，出又复入，如此数四，而余好音亦至，乃大喜，过余室相慰。同一兄弟，而其泾渭之别，自有深意如此。三子，长即文瑾，嗣伯父，事伯父母甚谨，然才品性质懦而又懦者也。继之早亡。次子文瑜，贫益甚，以父遗屋数间、田十七亩即鬻述之，共三百五十金。迨述之殁，文瑾悉还与弟，为汶阳之归。夫高明华腴之家，□□□□□□□□世恒有之。闻此风者，不可以愧死乎？

文瑜，名世琰，稍尚气。屋甚湫隘，而慨然留徐仪仲夫妇居之，且为备窀窆焉。仪仲，徐少司空念阳孙。乙酉六月，避乱于此。大理诸子行事多戾于公议，文瑜恒厉色面折之，故一家

疾之如仇。

文瑄,名世瑄,继之第三子也。初行椎髻之令,兄弟皆全去发。是时,分湖寇盗充斥,瑄避匿他所。一日归视其母,以僧服不便,青衣黑帽,方至家而遇盗。盗揭视其首曰:“僧人而俗帽,必奸究也。”遂杀之。

栖 逸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1]云。”然则隐士之目,自唐虞已然,遐哉邈矣。迨乎后世,故行矫异,凿窟而居,披发自覆,编草为裳,穿石作釜,絜之遗风罢月、惊猿怨鹤者,固其高霞孤映之致,一往胜哉,然非圣世有道之轨也。庾彦宝十亩之宅,山池相半,我犹以有待为烦。韩康伯荆门昼掩,闲庭晏然,则真名士风流矣。奚必入深山入林密,而后称逸乎?渊明《五柳先生传》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今仿其遗躅,号为“一松主人”,倘亦我思古人之意欤。纪栖逸第十七。

一松主人,家世读书为业,曾宦游金陵燕市中。不一二载赋归来,四壁萧然也。性度爽豁,与人周旋,以真不知世间有金钱动心者,及济人急慷慨必赴,忘其贫也。无他好,好书,好酒,诗亦恒作。人求其文,无不应。晚而好禅,禅亦不求深解,寄情焉。已尔敝庐数椽,聊庇风雨。庭中故有一松修干耸立,清音谡谡将五六十年,因名其室曰“一松草堂”。

---

〔1〕“冢”原文为“冢”字。

草堂之西，倚水而筑。有一人焉，常客主人家，曰“西溪钓翁”。钓翁不甚识字，粗晓文义，喜弈，弈亦不精，惟饮量胜，累百巨觥无能为颓。时与主人对，岁倾中山几甓也。钓翁家多菱，善莳水仙。秋时，必采菱为侑具，冬则水仙花代之。已而钓翁死，朱颠客焉。朱颠饮不如钓翁，但好饮。松之馀多种蔓菁，饮即捋为庾景行食品。醉则于于然，与客散发松下也，故自号“一松主人”。

容　止

《尔雅》曰：“美士为彦。”《左传》：“宋公子美而艳。”《国策》邹忌曰：“我与城北徐公孰美？”矜妳耳目，殆已久矣。若夫升台遥叹，仪标建武，题柱著名，声垂京兆。平叔辨粉于魏宫，洗马映珠于济坐。瑶林琼树，岩岩独立之姿；春柳芳兰，濯濯竟体之目。亦有江左推其声华，后来称为令上。凤凰骑去，神仙玉诏之除；飞燕迎来，少年金山之赏。斯其表矣，岂不韪欤。纪容止第十八。

圣旃，名仉，廷尉长子也。姿仪妍丽，神采映发，天情明秀，雅韵动人，灵慧之气，菁葱郁浡于眄睐之间。发不膏而黑，眉不黛而青，齿不粉而白，唇不脂而红，皎如玉树临风前也。年十六七时，几使闺中艳冶览镜失色。杜牧之诗“使君怜小阮”，[1]其谓是矣。使王晋世雍客取大位，绿水芙蓉，固我家一貂蝉侍中也。

〔1〕“阮”原文为“院”字，误。

艺　事

《书》曰："工执艺事故有曲。"艺有通艺，有博艺，名义虽殊，同归事也。《语》曰："伎艺毕给则贤。"《周礼》大司徒班职事于郡国，十有二十曰学艺，爰自上古制器尚象、挥弓牟矢，下迨叔季、齐谐寓言、垩斤楮叶，存而不论可矣。他若熊渠、李广之射，造父、王良之御，崔瑗、张芝、师宜官、王右军之书，顾虎头、陆探微之画，秦青、韩娥之歌，中郎、叔夜之琴，桓伊之笛，谢镇西之琵琶，王抗、羊玄保之弈。一时赏心，千古炫美，载之青史，垂于绿简。孰谓艺成而下，非所务哉？纪艺事第十九。

战　功

宋之南也，楚蜀樊邓间，皆为盗薮，惟河东、河北著忠义之称，结山水之社。然所以破金人者，有宗留守、岳招讨为之统帅也。兹者南都失守，吴会尘扰。义师分溃，士弃同仇之戈；正朔再更，人失本朝之望。汾湖一旅屹然劲敌，军无杨仆之将，营非王濬之旗，未习昆明之池，莫谙露桡之制，以百夫之乌合，指周瑞。为肆伐之鹰扬。丙戌三月二十六日之役，怒气翻波，呼声霹野，持弓殪兕，发矢贯豝，追北至庞山湖四十里，杀获二千人，斩其渠魁，遁去者二三十人而已。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蘖，崇名振于七郡。岂如赤壁故垒，终藉火焚；益州楼船，徒徼风利哉。纪战功第二十。

义 赞

分湖一战，威稜赫赫。然周瑞一垄上耕佣，崛起草泽，不能制置护军也，又未有朝廷位号。时吴司马秋间兵溃，屏影杜响，瑞等访求得之。于是设坛建旗，祭纛莅盟，器仗鲜明，部伍整肃。画隼纂兵，人进射声之号；水龙分翼，家列习流之阵。爰有武林诸士闻风憩[1]怀，慕义兴起。衣寇犹在，凄怆故主之思；弓矢来同，慷慨征途之涉。初谒司马，领受节制，复入踞湖山谒某，北面执赞，称门弟子。马融帐下，忽成君子之营；鹿苑山中，时，某为僧。欲射如来之鼓。纪义赞第二十一。

侨 聚

分湖之僻，逾于武陵，渔人见落英缤纷，故知有桃源而问之。我湖茫茫阔水耳，弘光之乱，遂为避世佳地。轻帆问津，楫相摩而声相错矣。数椽茅屋，即有浔阳三隐；一片芹乡，岂止竹溪六逸。郡邑戚友，隔壤名贤，携琴把剑于鸡村鬼店之中，倘亦禾黍行迈者之一慨也。纪侨聚第[2]二十二。

杨维斗 苏州人。

周子佩 苏州人。

朱彦兼 苏州人。

张虞若 苏州人。

---

〔1〕“憩”原文为“遡”，误。

〔2〕原文无“第”字。

钱驭少 镇江人。

潘江如 镇江人。

方尔止 桐城人。

万年少 徐州人。

吴巨手 嘉兴人。

周长生 吴江人。

吴眉之 吴江人。

吴迪之 吴江人。

沈尧年 吴江人。

陈孝将 吴江人。

石仲栗 吴江人。

晦 迹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孔子曰："无道则隐。"宗社至于沦亡，其无道茀闭之极矣乎。贤人而握机运钤，剪此朝食，上也。非然，则入山深，入林密而已矣。顾有行非行，藏非藏，变姓易名悠悠川泽间，而人不得而物色之，殆老子之犹龙者与。纪晦迹第二十三。

张受先，名采，戊辰进士，太仓[1]人。文名德操兼重海内，与张太史天如共执坛玷牛耳，垂二十载。乙酉之变，芟发为头陀，往来吴越间，分湖之芦墟绛田，翔鸥所最狎也，自称为"陆道人"。人不知也，即以陆道人目焉。余邂逅于宝筏

〔1〕"仓"原文为"苍"字，误。

庵，识之，揖而语，时日已暮。明早遂行，不知其所往矣。学荷篠丈人之意与，盖亦张志和浮家流亚也。

流　寓

诗歌出宿，史传傲舍。贤如宁戚，曾识逆旅之中；主有孙宾，或引坐车之上。慕梁鸿之风操，即可佣舂；变梅福之姓名，无妨隐卒。古诚有之，今焉渺矣。惟是客路淹留，天涯沦落，故乡可悲，游子易感。怨王孙之绿草，老司马之青衫。至于云徒水侣策杖担瓶，访宝函之奥，叩金字之音。马鸣去而不反，龙树望而初来。游方之外又其宜也。纪流寓第二十四。

朱子夏，名南，金陵人也。或云，齐庶诸孙，偶诖吏网，荒遁野外。乙丑初，来湖上，一头陀瓢笠耳。余有族季与谈数学，异之，劝令长发，为治巾栉。未几，往越，往闽，天台、武夷之间，盘桓累载。至辛巳秋复来，余始识之，待之以赵邠卿之礼，善余交，遂恒客焉。好酒使气，睥睨之态溢于眉宇，自称为朱颠。然周旋久，实平易无他吊诡。性不喜见轩冕，见亦夷然不屑耳。其下虽市井负贩，援而止之，而止无酒，则亦不肯往。独喜见余，以余贫，无求田问舍俗气也。其目余亦云："胸无城府，门无杂宾。"此言实为知己。通邵子《皇极经世》数，又能诗。《秋怀》七言律十首，其最胜也。

遁　合

《易》曰："遁亨，遁而亨也。"然遁亦不同矣。吹瓢之风，爰征洗耳之洁；聚鹢之服，独成著幽之文。仙药、神经、圣书，昌尉之库；龙柽、虬柏、秀石，妇岩之床。玄奕封授隐侯，君真诏称高士。斯其谢迹方内，游心物表，遁乎世者也。若夫画地而趋，则亦有之。田畴躬耕徐无，王俊结庐武陵。荆州之牧可依，登楼生感；伯通之庑堪寄，举案垂名。沧浪亭下，是即为家；北固山边，无妨长隐。斯又久于栖迟，悠然寤歌者矣。今则又有不同者焉，当夫崇之季、弘之初也，喧悲笳于东海，士女西奔；闹羌笛于南屏，杭州山。衣冠北迈。永嘉有洒泪之新亭，而祥兴馀负薪之故土哉。暂而合，暂而离，宜也。我独慨，夫诸君子之失于去就也。大义不明，而习留梦炎之故智，其谓之何？呜呼！风斯下矣。然一时聚会之迹，则有不可泯泯者焉。采其人之稍著者，以缀于篇。纪遁合第二十五。

宋玉仲，名璜，山东莱阳人，庚辰进士，乙丑同年应享子也。甲申五月，京师失陷，山左烽烟扰起矣。玉仲主泛海之谋，由登抵淮，进广陵，浮扬[1]子，逾北固，历金昌，至武陵居焉，盖曾为杭司理也。乙酉六月，杭不能居，又将择地云间。有告以分湖水乡，苍茫湍漾之区，一丸封问津处，即可如桃源。而余又年谊也，故来投止。余出受遗堂居之。弟玉叔，名琬，诸生，随玉仲在。兄璠，上林院丞，居幼舆家。家丁

〔1〕"扬"原文为"杨"字。

三十馀人，皆缨盔绣甲，弓矢火器之属精美悉备。远近闻风，造谒者几于何思澄之刺一束矣。闰六月下浣来，八月望去。

王敬哉，名崇简，宛平人，癸未进士。与宋玉仲有交，故京师之变，即遁居莱阳。登州又乱，即同玉仲泛海至杭，又自杭同来，居善长侄家，后入都。敬哉，恂恂敦厚君子也。素固贫士，装橐萧然，能诗。善长称其在室中，时以风雅自娱，乃狐首之恋，不能以忠节、名义决焉，惜哉。然辨懿安皇后一谤，杞宋足征，功亦可录也。

左□□，名懋赏，莱阳人。左萝石弟也。萝石夫人同在。萝石名懋第，以中丞与陈弁洪范使燕议盟。洪范降，而左公不屈死，遗命致夫人曰："携子女往南，但无□处即居之，为彼土著可也。"同玉仲来，亦同去。今不知何往。

赵韫退，名进美，益都人，乙丑同年振业子也。己卯，十八岁，乡试第一，癸未进士。弘光时，吏部主事。善属文，诗亦情藻兼至，如《金阊》诸作："闲情一夜生春水，落日千家绕故宫"；"烟霞林屋今无迹，风雨梧宫尚有愁"；"烟林远接湖光淡，罗绮同分草气香"；"断岸自因芳草转，遥山宜共晚霞看"；"并留人影衣香远，不断泉声石气寒"，亦何必减开元中，盛少年美才也。操刺谒余，亦欲效玉仲居停，而编茨葺茅之地已乏，故遂去。后亦入都□□。诗赋虽工，无论天宝、建炎诸名家，□与之为伍，即崖山一覆，岂无遗民齿冷乎？然余志此，而并录其诗者，正以曲江故人，有如此令子，而不善自待，盖深伤之也。

梵　衲

尝谓庐山十八贤，传莲社之图、虎溪之步。遐哉往躅，邈矣其人。是以神理玄悟，赏才藻于孙许；俊思奇拔，挹风猷于范颜。彦威眷企于道安，东亭羡怀于法汰。识经声于南岳，泌隐知音；闻清啸于澧阳，翱参秘旨。庭树啼鸦，扣无住而证性；佛头集雀，询如会以知禅。陆大夫之出鹅，瓶原不毁；裴相国之观画，仪即为真。收永叔之棋，遂升法座；解子瞻之带，永镇山门。晦堂无隐之香，能诠鲁直；妙喜物格之论，忽契子韶。会心标谛，故非远也。纪梵纳第二十六。

振宇，名大远，即湖人也。年十六，慕云栖法席，往授记荪。及返，故庐荒榛罥葛，不能容灯磬。湖西北岸，故有胜国圆通庵旧址，圮废久矣。远意图规复，亦无力也。先王母吴太孺人为助胜，因始之。先太宜人则随时振其乏，而远又能苦行累积，卒以成就。虽不敢比称蓝若，幢幡钟鼓庶几备列，四方云水之侣，皆得拄瓶锡而憩焉。生平冲夷淡泊，于人无二观，性不识嗔人，有横逆加者，微笑默受而已。如此数十年，环湖士庶咸服其德量，莫有非礼之及矣。余与廷尉敦崇型范，丙子年送住泗洲寺，欲以兴丛林振古刹。未及二载，灵光顺寂，所谓德音未遐，墓木已拱，宝契既潜，能无气运之感？

达如智，静远公弟子也。质性醇厚，仪容古朴，于经典多所探会。天童、瑞光诸法席得恒与焉。宗理虽未深入，而大合宗意。崇祯癸未罢腊。

达元智，上参宗，能诗偈，作“四颂”。《如何是夺人不夺境》云：“日暖风轻景象新，千红万紫竞芳春。游人玩兴多杯酒，觌面相逢不识人。”《如何夺境不夺人》云：“鸟惜落花啼不歇，人欢红雨点莓苔。雾迷天地忘归路，遥听渔歌欸乃来。”《如何人境两俱夺》云：“昂昂意气凛冰霜，八面威风孰敢当。慧剑直挥无物处，血冲梵宇斗星藏。”《如何人境俱不夺》云：“圣明重道遍行仁，四海清宁贺太平。阆苑花芬如绣锦，农夫郊野乐躬耕。”闻余注《金刚》、《参同》，赠云：“佛喻金刚显六通，超宗绝相味何穷。梦形幻化有岂有，人法消忘空亦空。会理顿圆离四句，观心无得体三同。若非开士临凡现，般若焉能倩笔攻。”

飞　锡

余既著列“梵衲”，备前章矣。然而灵光远耀，幽迹遐探，访道寻交，古贤不废。赴招结集，先宿由传。远公社内，岂无西域之履；新罗国中，直泛东海之楫。是以天台涧边，佛偕黄檗之渡；平田路上，妇窥临济之参。登庐顶以观云，一枝横出；伫鳌山而看雪，三日留连。过江止须折苇，总为显圣；焚香可以语鹤，何况亲来。倘亦彰彰记载，标游准范者欤。《天台赋》云，“应真飞锡以蹑虚”是也。纪飞锡第二十七。

紫柏大师[1]，吴江太湖人。少游四方，参契道奥，英气高情，挺然于云霄而立，与袁司马公心宗密友也。司马家多

〔1〕世称紫柏尊者，与憨山德清、莲池袾宏、藕益智旭并称“明末四大法师（高僧）”。

藏书,故大师在湖上闭关三年,尽司马公诸书而去。以此益名闻天下,凡偈颂诗文操笔立就,皆琳琅金石。今见师遗照,真天人之表,有《紫柏老人集》行于世,凡宗印教乘与吾儒之道,盖兼晰精蕴者矣。

兴福 兴福禅林在尧峰山。林皋豫师,昆山人。道行精严,接人恺怿,平夷之致,出于快爽。甲申秋,自润州夹山来,在圆通庵栖息。月馀,闻湖可以避世,有终焉隐居之志焉。《秋日游湖上》诗云:"一迹寄芦洲,菱歌唤我游。浪开云影碧,烟起树光秋。香自花边阁,烟深柳外舟。沿堤淡远处,此际有高流。"《题宝生庵》云:"精舍俯湖边,经营地主贤。一堤依水国,数瓦起云天。梵语呼鱼出,钟声惊鸟喧。尝闻大小阮,破浪每争先。"

诺诺,金陵人,江西宝华寺朝宗忍师徒也。朝宗为当今坛席第一,英锋俊机,辨才无碍。诺诺领其钳锤,妙用转语,雄爽灵快,法门龙象也。

天台僧但月,名受指宗智者,教参会止观,有"四因"诗;余为序,兹不具载。载《哭亡傛》诗三首:"百年游戏总逢场,刺促惟君一倍伤。金石掷馀空断绝,玉楼记后岂荒唐。春风雁影离分水,午梦僧寮入故乡。邺架有经传世学,痛声犹唤第三行。"其一。"惊今奇异识前尘,公子翩翩挟季旬。读尽秘书天欲忌,毓成名德代无伦。更馀灯火伤懿戚,世外因缘痛法亲。余病方深相见在,情根同脱莫为人。"其二。"武唐春水照精神,肺疾偏虞岁在辰。欲冀连绵持法运,宁知恍惚失天真。莺花二月悲陈迹,蟾桂三秋叹席珍。年少轻归问何

自，敢将芜句吊湖滨。”其三。寓圆通庵，未逾年亦谢世。

庐山僧梦父，名大惺，本楚人。碧云之什，不减惠休也。五言云：“一山开妙想，四壁落闲花”；“月明家梦远，雁度塞书通”；“草封穿涧石，花锁出溪云”；“鹤巢千载寺，僧冷六朝钟”；“以我拈花意，供君扫石题”。七言云：“花因月闰留馀艳，柳为年高不带柔”；“砌长苔纹因雨过，梦沉莲漏少书通”，皆丽句也。《赠儿辈》一诗小序云：“壬午秋，喜晤云期、开期诸昆玉夜谈，赋此纪意。‘倾盖逢三益，秋林话几宵。文心花吐月，禅课雨鸣蕉。天马君当待，金车我梦遥。殷勤不尽意，回首忆题桥。’”初寓圆通庵，后住泗洲寺。

嶽峙，字千云，达元徒也。清姿弱质，仪表皎然。早岁，往参云门钜德禅师。师示以“生死梦觉，总是一理”，心甚疑之。一日，见画板白鹤，忽有警晤，遂作一偈云：“梦觉由来只一人，东风何用许多春。不知白鹤飞何处，满目青山绿水新。”

可生，名灵具，湖南祖家浜人。眉目疏秀，清标映人，皈但月为师，通止观密义，能诗。余记其“野花含雨笑，芳树觉春迟”之句。操履纯静，思致旷远，以弱质而冒雪游天台，备诸行脚之苦，以此获疾。丁亥年，三十岁，卒于简庵。

灵　章 乩仙诗

盖闻三元宝箓，藏景金精，六甲灵飞，潜神玉笈。故萤可化珠，亦鼍能击鼓。茅山上奏，随缥渺之香烟；淝郡飞章，

惊漏注之祝字。初无影响，即似刘根之召；忽有去来，如受文公之役。仙名萼绿，非同条脱之遗；女号兰香，莫有唾盂之赠。止累翰以骋思，或小言而托意。写韵如生，悲歌欲泣。斯亦理之难通，事之易喜者矣。纪灵章第二十八。

甲申秋日，儿辈召仙，一仙至，自称“蓬莱仙子”，诗云：“暂辞阆苑到人间，袅袅乘风汾水边。两岸枫林红似锦，一江清泛碧于天。”其一。“地蹙淮南半壁馀，烽烟满目正愁余。不如从我游仙去，一榻凉风数卷书。”其二。又仙《题腊梅花》诗云：“磬口檀心未足夸，肯随我去看仙葩。琼楼尽日无人到，寒月霏微落绛花。”

吕真人：“秋风何事到天涯，更把青花半夜斜。自此有人来绿野，霜林微雨带啼鸦。”

杨丕都，云东汉章帝时人。“平林见鸟飞，绛幕映寒晖。独坐凝神趣，萧怀淡芳蕤。野色静苍碧，山光摇翠微。骋望四天古，寂观万物奇。清歌散愁候，秋月明夜思。孤窗独抱膝，朗吟彻柴扉。”

李太白：“飘篷逐客远离乡，古渚秋风隔夜郎。何处云飞归不得，带回家思向长杨。”其一。“风前见尽鸟飞回，故国悲看月色哀。更漏不缘离别恨，声声依约夜深来。”

颜鲁公：“天边征雁飞，天外群峰峙。茂草自郁生，平芜绕孤寺。”又：“青云连高楼，竹影共水流。洛阳年少子，袅袅风光幽。春卉莺啼怨，秋梧乌叫愁。今夜黄花放，离情逐暮游。”

冥　秘

夫少君昉于汉殿营陵，著于北海。楚些掞藻，莫返灵均；聚窟邀香，虚传曼倩。"芳遗梦室，空授蘼芜；石刻潜英，遥窥帷幕。未有缕裙簇蝶，追艳粉之仙魂；素袖留痕，渍故衫之血泪。春风夜雨，明妃环珮来归；秋月疏帘，神女声音宛接。上林神君。寰瀛图上，即浮陈竹之舟；锁碧窗中，遂镌李碑之字。岂圣人不语，因以废欤。倘亦探幽抉秘，好奇之一助也。纪冥秘第二十九。

朱希哲，名懋，淮安盐城人，能为招魂之术。携李徐太宰忠懿公招画夫人，甚敬异之。壬午年，至分湖为余招琼章。事详《琼花境》中。

冯□□，名□□，平湖人。善悬笔请仙术，又能致仙于密室中，为招魂写照。辛巳五月，为余写亡女琼章，姿貌虽不甚似，而装服与渤公所言无异云。

方　钞

《吕氏春秋》曰："巫彭始制药丸，伊尹初创煎饮。"梁简文帝曰："人之所重，莫过乎命。"拯斯之要，实在良方。胡麻、鹿藿能救头痛之痾，麦麴、芎藭暂止河鱼之疾。故幸值菖蒲，东海之妇不死；未逢芝草，西河之女难还。方之为用，岂不大哉？是以禁在龙宫，思邈身入，秘名《金匮》，葛洪手钞。狱吏焚书，永恨逆操之毒；黄父遗帙，爰成佐裕之功。徙柳

生瘤,公孙消其背患;投油吐发,宫女治其腰症。新城王方伯云:“生平不谙医术,而喜集成方。”余亦犹此意也。纪方钞第三十。

鸿 术

方既辑矣,犹兵法之有孙吴焉。非不灿然胪备,而能将者鲜矣,盖糟粕也。神而名之,存乎其人,医可以或少乎?六度未明,四魔难却。饮水针血,始传桑君之奇;干怒烹鼎,爰止威王之疾。道人化身,曾闻疏勒;亡妃泣梦,遂入灵台。求之于今,盖其难哉。况乎分湖僻陋之乡,其有友秋夫而侣华佗者乎?聊以具一端耳。郭景纯曰:“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信哉,其鸿也夫。纪鸿术第三十一。

庶 姓

《白虎通》曰:“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记其族。五音相生,故姓有百也。”宋王宏能通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家谱。盖自汉晋以来,氏族之学久矣。洎唐分之为望,而陇西成纪,清河博陵,遂争重于天下。我昭代不然,南宫一牍三百人,庶姓居十之七八。庶乎?得古扬侧陋之遗意焉。我乡环湖而居,万井千室,其细而最贱者不论,论能世其赀者,其始亦必有强干任事之人,而后能为财币流通之用。迄于今,士习高曾之规矩,农服先畴之畎亩矣。纪庶姓第三十二。

顾氏，居湖之西北，世以桔柚为业，园圃甚茂。有称心旸者，其创业之祖也。心旸之孙名□□者，为诸生。

於氏，居湖之西，族亦繁衍。

王氏，面湖而居。其名士中者，邑诸生，饶于赀，年九十八，不及盈百称人瑞，为恨云。名来徵者，文甚工，而终于子衿。号瑞所者，于事精敏练习，殊有义气，恒左正而攻邪也。

张氏，居湖之西南。号肖湖者，雄杰人也，起家有数千金之业。今曾孙□人在泮。

孙氏，居绛田村，宗支亦繁盛。

金氏，五云以侠著。见前。其兄滨湖而居，厚于赀。

陆氏，任吾，见前。有二诸生。

王氏，号春华者，彬彬好礼。

祖氏，字仲美者，少以美著，邑诸生。

青　衣

盖闻焚香拂扇，时传小青之呼；蹑履提箱，自执平头之役。未逢卫尉，尝困熊翘；空羡萧郎，久留杜亮。郗奴有意，每称修契之亭；汉史能知，独秉元帏之烛。误作浑瑊之仆，即唤黄芩；终事鲁公之身，原名银鹿。亦有典琴、捧剑、拾钓、收纶。金井珠帘，忽赋蒲萄之咏；玉肌柔泽，曾夸菡萏之容。斯乃婉娈分桃，菁华汗竹。余无其人，敢窃比欤？李令伯之应门，仅存五尺；王子渊之僮约，徒志三年。主命浣衣，或知

当白,家无银盌,幸亦不能飞尔矣。纪青衣第三十三。

陈暎,字玉友,年十四五。随余入都中,学三弦胡拍、边关北调与吹箫度曲,风致翩翩如也。一日,作小词《点绛唇》呈余。余惊喜曰:“汝能尔耶,何必欧阳博士家李英。”然益增我思家之感也。崇祯庚辰,年二十八,忽辞余去,弃妻子为僧,从云门钜德禅师。

凌珵,字六美,性度恬静,韵器闲雅,亦能为诗。

徐龙,字虎朋,丰丽明润,灼然姣皙,好吟咏,诗稿成帙也。

金铉,字□□,周安期家小史。美姿容,姣白如雪,能诗亦工书。

□□,□□□,沈青芝家僮。姿亦秀雅,工诗,名一山居,草字大有帖□□□□法。年十七,一夕,无病而死。诗为其父所焚,惜哉。

土 产

昔,人凡茶笋之谱,禽虫之述,随土所宜,各有载矣。岂必长生七日,侈谭新曲之名;青门五色,方重故侯之种。元都翠水,菱号翻鸡;江南紫丝,莼名雉尾。观鲦濠上,或同庄子之游;持蟹杯间,即有毕卓之乐。固亦《尔雅》可参,《职方》不废者耳。《语》云:“桔柚凋于北徙,石榴郁于东移。”岂性迁哉,土异故也。纪土产第三十四。

土之菁英,莫先于谷,分湖之米,亦吾郡吾邑所无也。煮

熟，粒长大而色光润，性柔滋而味甘香，即恐锡山亦未必胜之。

谷美，故黄雀亦佳，稻花一香，湖南北日飞无数。

湖之产，蟹为最，行不着泥，须皆紫色，甘洁鲜美，品为第一。在芦墟尤佳，湖之东南尽境也。

银鱼，比莺脰湖所出更洁白可爱。晴波漾日，二三十艇张帆湖中，乘风若去，映水如归，何必潇湘远浦哉。

又次，鲈鱼，霜鳞雪翼，不减太湖所出。

莼菜，在湖稍北，止生一处。余曾移种他所，终不能盛。

种菱之多，亦未有盛于吾乡者。菱花开时，水上皆白，如静练之飞六出，镜中玉搔头影也。味亦绝胜他处，鲜而且甘。

泗洲寺前水，径丈通泉源，上有回澜，如扬[1]子江心，清冽之味，为我乡名品。

村　落

《尔雅》曰："邑外，谓之郊。"《说文》曰："野，郊外也。"《广韵》曰："村，聚落也。"村虽散处郊野，然古之以村而名，名而传者多矣。雍门周善鼓琴，有雍门村。定陶戚姬村、东昌鲁连村、扶风马融绛帐村、石城莫愁村，楚有昭君村。昭君村在秭归，《杜诗》"生长明妃尚有村"是也。今兹萧条寂寞之涯，鸥荻鸿荧之浒耳，安能如高贤故躅，丽娃旧迹哉？庶几与杏花、水香、锦沙、木客仿佛上下焉而已。纪村落第

〔1〕"扬"原文为"杨"字。

三十五。

芦墟镇，在分湖东。

大胜村，在湖之东北。

东古村，在湖之北。

绛田村，在湖南。

蒲田湾。

后洋港，在湖之西湖。

白头翁湾，在湖之西。

陶庄镇，在分湖之东南，旧名柳溪。宋绍兴中，保义郎自苏移此。后承信郎陶允、镇江茶场陶达守、福州教谕陶诚，进士陶大章、陶大甄，举人陶大猷、陶梦得，户部陶大钧，一时最盛，南曰南陶庄，北曰北陶庄。今居民凋敝，已成乡落。

园 墅

《说文》曰："园所以种树也。"《诗》曰："园有桃。"又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又曰："杨园之道，猗于亩邱。"故植芙蓉者，即以芙蓉为名；种梧桐者，遂以梧桐为号。桔柚著称于楚，蒲萄标芳于晋，皆以草木为园者也。有以地为园者，《诗》曰"游于北园"，唐人诗"东园载酒西园醉"，又"南园绿草飞胡蝶"，是也。其他芳林金谷，乐游茂陵，古今繁矣，何可殚焉？湖上无园，闻先世有之。而今药栏花榭已随断梗飘蓬，夕阳不可问矣。聊志之，以眷怀往事可耳。纪园墅第三十六。

尚宝公有园，在家之南岸，不知何名，云甚宏大，“瑞芝堂”即其所也。遗一峰石“水湄”，崇祯戊辰，化为女子祟人，故碎之，今犹在耳。

先大夫草创一园，未就，名“隐园”。今宝生庵荷花池，故园址也。

宝生庵前汀，故有园，今沉水中，不知谁氏之业也。详载前“古迹”篇内。

桥　梁

《三辅黄图》载灞桥云：“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则唐人诗皆本汉事也。”唐人呼灞桥为销魂桥，而春望在渭桥、天津桥居多。邵尧夫于天津桥闻杜鹃声，则汴京亦有此称耶。我郡宝带，以王仲舒所舍。我邑垂虹，不知何义。岂以横飞耸亘，如蜷蛛在东欤？曾名织里，本在丽娃之乡；或号乘鱼，故有仙人之迹。明月吹箫之夜，秋尽江南；寒钟客梦之船，寺居城外。爰稽往牒，固亦诗肠鼓吹也。纪桥梁第三十七。

湖北来秀桥，相传陆秀夫曾至此访天随遗址，故土人以此名云。桥去余家二三里许。秀夫云天随之后也。

湖东芦墟有二三桥，东西跨水，阻南北之津。然在旗亭酒肆中，不堪登望。

湖南有一石桥，是越地，上有萝藤缠绕。土人云：“此上藤满，则叶氏盛；藤枯，则叶氏衰。”遥系我家风水。后余经过其地，延蔓垂蔓不知何人尽为铲去。式微之叹，日慨凋夷。

天启初年,忽然长发,而余与廷尉遂于子丑同登南宫。

泗洲虽为古刹,亦无津渡。迩年,道人徐某募千金之缘,创石桥于寺门之东,南接芦墟市肆。桥影高照十里外,在宝生庵西水中,日上春候与斜阳初下,缥缈波际仿佛可见,亦点缀湖光一景也。桥成,道人请余文记之。余命傭儿代作,略云:"长螭亘而横渡,落雁下而临波。影入清溟,乍疑龙伏;梁栖迷雾,恒似虹飞。虚驾重流,妙应斜星之制;跨连绝岸,高分半月之辉。朝来入市,无烦鹦鹉之舟;暮欲归田,奚俟沙棠之櫂。文成未遇,或逢授履之仙;武骑来过,还表题书之志。山僧持钵,时来王舍之城;士女烧香,常入维摩之室。岂特紫宫南渡,徒法牵牛;夏墓东来,空传饮马而已。"时傭年十八岁也。何必减王子安《滕王阁序》,而年不及子安远甚。子安二十九,傭止二十二。纂削至此,肝肠为裂。

冢 墓

唐乾符中,有鸡林人崔致远补溧水[1]尉,憩于招贤馆。前冈有冢[2]曰"双女坟",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为诗以吊之。是夜,梦二女至谢曰:"儿本宣城张氏二女,少亲笔砚,长负才情。不意父母匹于盐商小竖,以此愤恨而终。天宝六年,同葬于此。"嗟乎!非崔君之吊,二女不以梦传矣。宜春苑内,久误虾蟆;高平郡中,还多苏合。或著异于金蚕,亦衔悲于玉钏。丽华匹练,寂寞秦淮;宫女钩斜,凄凉隋柳。山

〔1〕"溧"原文为"漂"字。
〔2〕"冢"原文为"冢"字。

莺陇月，曾沾何逊之衣；表柱碑书，遂有阴铿之叹。纪冢墓第三十八。

俞羡长祖墓，在余家之西，即白头翁湾是也。仅一滨涯培塿，茹蘼之阪耳，收太湖天目、南北两淮之水。羡长遂以布衣，诗名动公卿间。

余家发祥始祖之墓，即在居屋之西南汀，迨今垂三百年矣。仙女玉成附葬于此。

六世祖赠尚宝公，官楚中理问，墓在湖之西涯。闻昔树松楸甚多，今惟有断碑修蔓耳。

港南一古墓，不知何氏也，平夷崇广。余兄弟辈，清明时携酒看菜花，或斗百草，必登其颠，率以为常。人言是王家坟云。

宝生庵东亦有王家坟，华表犹在。

宝生庵左一小冢，女史莲侣所葬也。年二十卒。余题其圹石云："若生也奚促，憯奄忽其销亡；若死也奚遽，偕湖水其淼茫。猗飘姚其履纤兮，婉柔曼而清扬；映桃花之夭灼兮，攀杨柳以徜徉。沼有荷华兮隰有棠，汝永安之兮慎勿伤。"

补　遗

余家宅北有一故垄，云陶学正墓。按：学正讳振，由胜国入国初，能诗文。当列在俞氏祖墓前。